

武侠世界
第31年
37
$10.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力敵羣魔」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故事主角馬獅龍爲人行俠仗義、好打不平，這回他接到一個特殊的任務，而這任務既困難、又危險，更沒有任何報酬，是甚麼工作呢？原來他要北上拯救幾個學生領袖、知識份子等人，他們在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中失敗了，他們正面臨死亡的危險，他們必須盡快逃亡，馬獅龍不畏艱險，不怕犧牲，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下拯救了他們……故事情節緊張曲折、峯迴路轉，喜讀南宮宇先生佳作的朋友，今次大可一飽眼福！

*　　*　　*

你有好故事嗎？你有豐富的幻想力嗎？請顯示你的寫作才華，本刊鼓勵有興趣撰寫武俠故事之有志者，誠意培植新作家，試用新作品，歡迎投稿。（每個故事獨立，以不超過五萬或十萬字爲佳）。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吳道子先生所著「劍中情」，請讀者留意！

*　　*　　*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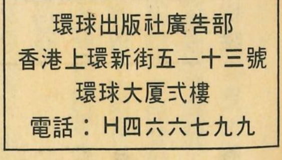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37期
（總號158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力敵羣魔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深入虎口 拯救精英

馬獅龍憤怒地關上了電視機。

他實在難以相信，對一班天真無邪的大學生，當權者竟然要出動軍隊鎮壓。

血腥的味道幾乎可以從電視機的畫面傳來。

他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悲憤，一陣嘔心。

他躺在床上，但是，那些火與血交融的場面，不斷在他的腦海出現，使他無法平靜下來。

這時，電話響了。

「誰？」馬獅龍看看腕錶，凌晨二時三十分。

「哈囉！」是外國人的口音。

「誰？」馬獅龍實在沒有心情。

「是我湯姆，」是高半音的廣東口語：「我代表領事館打來！」

馬獅龍記起，這位湯姆先生，生性滑稽，卻是在美國領事館工作，這人的地位極其微妙，外人會以爲他是一個使館幫閒角色，有人也會以爲他是個特工。

加上此人不修邊幅，毫無架子，喜流連酒吧，因此人們更不相信他是使館中人。

其實他是使館中一個極其重要的人物。

馬獅龍第一次認識他是在一間酒吧內，並沒有甚麼印象；第二次見他，卻在領事館之內。

那時，有恐怖分子揚言，要用敢死隊炸平所有美國領事館，只見湯姆在領事館中指揮若定。

自此之後，馬獅龍便知道湯姆並不是一個普通的人。他身負重任，外表却是無關重要。

「馬獅龍先生，我想請你做一件工作，這工作十分困難、十分危險，但並沒有報酬，也沒有榮譽！」

「誰願意做這種工作？」

「你……」湯姆斬釘截鐵地說道。

「爲甚麼是我？」

湯姆並沒有回答，沉默了半分鐘有多，才續道：「請你立刻來機場酒店。」

他並且說出了房間號碼，然後便放下了電話。

馬獅龍放下電話，自忖道：「是甚麼工作會是十分困難、十分危險、却全無報酬，也沒有榮譽？」

他實在無法想像得到。

湯姆先生是個愛開玩笑的人，但決非在這個時刻，他看看手錶，已是凌晨三時。

馬獅龍實在忍不住，下床披衣，駕着汽車，直駛往機場酒店。

* * *

房間是一個極爲華麗的套房。

走廊有兩個極不尋常的保鏢，他們打量了馬獅龍一眼，其中一個問道：「馬先生？」

馬獅龍點了點頭。

那人道：「盡頭那一間房間！」

馬獅龍直往那房間。

他正想伸手敲門，門却開了。

迎接他的正是湯姆。

「馬獅龍，請進來！」

房間非常大，其實並非一間房，而是一個大廳，廳後面至少還有兩個房間。

大廳佈置得十分豪華。

「你眞是在等我？」馬獅龍問。

湯姆點點頭。

「你以爲我一定會來？」

湯姆道：「一定會！」

「爲甚麼？」

「因爲你是一個十分好奇的人！」

馬獅龍苦笑，這實在是一個致命傷。

湯姆忽然臉孔嚴肅，道：「我先介紹一個人給你認識——瑪莎太太！」

有一個高佻的女人從後面的房間走出來。

典型的美國女郎面孔——高鼻、深眼、雪白的牙齒，可是，她却有着一股獨特的氣質。

那女郎輕笑，道：「我叫瑪姬！」

「馬獅龍！」

兩人輕輕的握了一下手。

湯姆道：「沒有甚麼時間了，馬先生，你看過剛才的電視嗎？」

馬獅龍點了點頭。

湯姆臉孔更加嚴肅，道：「可怕嗎？」

馬獅龍不知道怎樣回答，那是一種國家的羞耻。

「他們都在水深火熱之中，特別是那些領袖！」

瑪姬道：「特別是那十幾個學生領袖，我恐怕他們被逮捕之後，會被立即處決！」

馬獅龍知道，她並沒有把事情誇大。

湯姆道：「因此，我希望你與瑪姬，立即前往京城，拯救他們，幫助他們逃離魔掌！」

「以我們的力量？兩個人？」

湯姆點了點頭，道：「所以我說過，這件事十分危險、十分困難，却並沒有報酬，也無榮譽！」

瑪姬道：「却有一顆中國人的良心！」

馬獅龍聽了，心頭起了一陣震盪！

是的，是中國人的良心！

他們都是精英份子的精英，他們是國家的希望。

湯姆道：「瑪姬十分熟悉京城中廣場的情形，她可以帶你去見那些人，我們不知道有幾個人能夠躲起來，你能救得了多少便多少！」

馬獅龍道：「我以甚麼身份前去？」

湯姆從懷內拿出一本護照，道：「從現在開始，你是美籍華人瑪沙，她是你的夫人瑪莎太太，你是一個使館

人員，目的是幫助美使館人員撤離！」

「撤離？」

「是的，我們有足夠的資料，顯示我們的工作人員，一定要暫時撤離！」

瑪姬道：「沒有甚麼時間了，我們上機！」

「上機？」馬獅龍看看手錶，凌晨四時。

瑪姬道：「是的，飛機已在機場上等候着我們，而且時間上亦急不容緩！」

馬獅龍接過了護照。

瑪姬十分心急地道：「快走！機上已有一切用品，不用擔心！」

湯姆看着馬獅龍，誠懇地道：「馬獅龍，你仍然可以拒絕！不過，他們……他們都是你們的希望，也是人類的希望！」

馬獅龍實在被他感動。

瑪姬已提着手袋，站在門前，也用十分誠懇的眼光望着馬獅龍。

馬獅龍道：「再見，湯姆！」

湯姆握着馬獅龍的手，道：「再見！」

他們出了酒店，直赴機場。

機場海關人員一看他們的護照，便指示他們從一條特別通道入候機室，完全不用檢查。

候機室內早已有兩個穿着筆挺西裝的人等着他們，兩人一言不發，帶了他們入停機坪。

停機坪上有一輛插有美國國旗的大房車，載了他們前往一架大客機處，兩人登上了機。

機上除了空姐之外，乘客便只有馬獅龍與瑪姬兩人，那麼大的客機，只有他們兩人，實在有點怪異。

飛機幾乎立即開動。

轉眼飛機已入了雲霄。

馬獅龍解開了安全帶，問道：「瑪姬，這次拯救行動，有沒有甚麼具體計劃？」

瑪姬搖了搖頭，道：「沒有，我們只有目的，但行動都是隨機應變！」

馬獅龍道：「你對當局一切都十分熟悉？」

「是的！」

「包括甚麼？」

「包括地理方面，也包括人情世故！」

「表面的法律，以及對事物的看法，並不是你們西方人的一般看法！」

「這個我明白，我在裏面工作了七年，我有足夠的經驗，你放心。」

她打開手袋，拿出了一個銀包、打火機、鎖匙扣及一些化粧品。

「上面是一個樸實的社會，雖然……」

瑪姬道：「瑪沙，這並不是化粧品，先看這一個長方形的東西，它表面是一個打火機，其實是一個通訊器！」

馬獅龍接了過來，用手一按，火機亮了。

「看這一邊！」

馬獅龍照着她的指示，果然是一個微型的通話器。

瑪姬道：「這一邊可以和我通話，另一邊可以在更遠的地方發出消息，用摩氏密碼便可以，遠至可以把訊息傳遞到香港！」

然後瑪姬又把一支唇膏遞給馬獅龍，道：「這是一支潤唇膏，就算男人拿在手裏，也沒有人懷疑，其實這是一支手槍。還有，這個小盒內，有三十發後備子彈，這手槍一次可以發射十發，你看！」

她從手袋裡拿出一張照片，接口道：「這是我在美國練習時所拍的！」

馬獅龍拿過來一看，只見照片裏的瑪姬，用手指按着唇膏的底部，射向一個離她約有一百米的目標物。

瑪姬道：「我不能在這機上示範給你看，不過，你可以相信這手槍的威力，雖然沒有『麥林』型那麼厲害，但足可以應付一切突變，而且，我知道你向來不喜歡用槍，不過，我們面前的一切，都是未知之數！」

馬獅龍道：「你已知道我的背景？」

「當然知道，你對毒品特別感到興趣，世界上多宗大販毒案，都是由你協助所破！」

馬獅龍實在佩服她，道：「還有甚麼？」

「你冷靜機警，受過嚴格中國武術訓練，身手靈活，對惡劣環境有極高的適應能力……」

「好了！」

瑪姬又遞了那個銀包給馬獅龍，道：「這裏有很多錢，這東西其實比武器還要厲害，你們中國話說——財可通神，又說，有錢可以使魔鬼工作。」

「有錢可使鬼推磨！」

「是的，這東西對神鬼也有用處！」

兩人相視笑了起來。

瑪姬又再把那個匙扣及幾支鎖匙給了馬獅龍，道：「這幾支鎖匙與這個匙扣，並不是甚麼門匙，而是一些小巧的逃生工具，有小刀、百合匙、螺絲批……」

馬獅龍問道：「這些化粧品呢？」

「是一些微型炸彈，這些炸彈並不是普通類型，而是可以因應環境而改變的！」她打開了其中一個小盒子，又道：「這裏有一個小調校器，可以調校至燃燒、爆炸、迷魂、催淚。」

馬獅龍看了一下，實在佩服設計這些武器的人，一個指頭那麼大的東西，竟然可以調校出這麼多種用途。

瑪姬道：「我希望這些東西都用不着！」

「爲甚麼？」

「用不着這些東西，我們便順利完成任務！」

「我也希望如此！」

客機上雖然只有他們兩人，不過，他們仍然受到極好的招待。當他們

吃完了一餐豐富的早餐後，飛機已開始着陸。

馬獅龍從機上望下去，發覺機場的附近，有幾輛坦克車擺放着。

飛機再降下一些，他們更可以看到一些軍人。

這個機場本來是一個國際性的機場，爲甚麼一下子便變成了一個軍事機場似的。

看來這裏的情形，比電視上所報導的情形更壞。

馬獅龍與瑪姬下了飛機。

機口已有兩個軍人荷槍實彈，看過兩人的護照，又看了瑪姬的手袋，便讓他們登上一輛美國領事館派來的汽車。

機場表面十分平靜，但氣氛却是緊張的。

汽車直駛往使館區。

這條路似乎是特別安排的，他們並沒有看見甚麼，雖然間中也有一兩聲槍聲。

遠處有一些衝天的火焰。

馬獅龍忍不住問那司機，道：「情形怎麼了？」

「比想像中更壞！」

瑪姬問道：「怎麼了？」

「聽說那廣場已成了一個血海……我沒有時間向你們陳述。當我們接近使館區，你們便要下車，這是幾個重要領袖所躲藏的地方！」

司機遞了一張小地圖給他們。

馬獅龍一看，只見上面縱橫交錯，十分難看。

司機道：「這是市內的渠道分佈形勢，有紅十字的地方，是領袖們所躲藏的地方！」

圖內果然有一個紅十字。

司機把車子停了下來，道：「那邊有一個鐵蓋，請你下車，把鐵蓋掀起，我用車子掩護！」

馬獅龍推開了車門，果然，前面有一個鐵蓋。

瑪姬道：「用鎖匙！」

馬獅龍從口袋裡拿出那串鎖匙，其中一支，是一個鈎形。馬獅龍把鈎子鈎向一個空隙，用力一拉，那鐵蓋已移動了。

司機突然道：「快！有軍人來！」

馬獅龍立刻把鐵蓋掀了起來。

「跳進去！」

馬獅龍聽他語氣，知道沒有甚麼時間，便立即跳下那渠口。

瑪姬也跟着跳了下來。

這渠蓋雖小，但下面却可站兩人，那司機也協助他們，把渠蓋推回原來的位置。

馬獅龍仍然可以聽到上面傳來的聲音。

「甚麼事？」

司機道：「沒有甚麼……好像發生了甚麼故障，不過，沒有事了！」

軍人似乎發現是美國領事館的車，語氣比較客氣一點，道：「快走，直回美國領事館，如今已是實施戒嚴的時候，再停下來，便有麻煩！」

司機道：「好！好！」

接着是汽車開動的聲音。

然後，一排軍人操過那鐵蓋的上面，發出隆隆的聲音，震耳欲聾。

幸好這些聲音過了一會便消失了。

馬獅龍道：「我們的任務開始了！」

瑪姬點了點頭，說：「祝你我好運！」

他們首先向前面的水道走去。四周是漆黑一片，馬獅龍亮着了那串救生鎖匙中的一個小電筒，才可以看清楚前面的渠路。

當他們來到一處較爲寬敞的地方，才停下來。

馬獅龍坐在地上。

他打開了那小地圖，用小電筒照着。

瑪姬看了一會，道：「循這一帶而去，再轉過另一邊的大水渠，便是紅十字所在！」

「以你的估計，那是甚麼地方的下水道？」

「一時之間，我無法想到！」

兩人不再說話，依着前面的水道走去。

這地方的下水道，眞是縱橫交錯，假如沒有地圖的指示，一定會迷路。

這地下水道，傳來陣陣臭味，間中有成羣結隊的老鼠，不過，這些東西對他們來說，也沒有甚麼。

瑪姬道：「幸好近日這地方十分乾旱，否則我們也不能走得這麼容易！」

這地方實在很大，足足走了三個多小時，他們才接近紅十字的所在。

瑪姬在這三個小時的摸索中，似乎已弄清楚了這地下水道跟上面的關係。

瑪姬道：「快到了。」

「這究竟是甚麼地方的下水道？」

「以我估計，應該是中南海下面！」

「中南海？」

「是的！」

「他們怎會躲在這最危險的地方？裏面全是國家最重要的人物所住的地方！」

「也許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他們又再走了一會。

忽然，他們聽到了人聲。

瑪姬道：「慢着！」她從手袋內拿出另一支小電筒，這一支電力更強，光柱可以射至更遠的地方。

她一連按了幾下。

不一會，那邊也有一條光柱射來，連閃幾下。

瑪姬道：「是他們了！」

於是，馬獅龍跟着瑪姬，直往光源發出之處。

不久，他們來到一個極爲寬敞的地方，上面竟然還掛了一盞古老的風燈。

微弱的光線下，坐着七個人。

其中五個是年輕學生模樣的，另外兩個是中年男子，他們都是衣衫不整，看來是經過了一場惡鬥，才能走到這地方躲避。

瑪姬道：「丁先生？」

其中一個中年男子道：「瑪姬？」

「是的，謝天謝地，你們終於來到了！」

丁先生上前，對馬獅龍有點戒心似的，道：「這位是……」

「是馬獅龍，我沒有足夠的把握把你們帶出生天，因此，我們邀請馬先生協助！」

「馬獅龍？」姓丁的中年男子道：「是破獲國內用金縷衣及用秦兵馬俑運毒的那一位？」

馬獅龍道：「是的，是機緣巧合，誤撞誤碰！」

「那好極了！馬先生，我叫丁國富！」

「丁先生？你是四海公司的負責人？」

「是的，我主持四海公司，這位是嚴先生，嚴肅，你也聽過他的名字吧？」

馬獅龍點點頭，道：「嚴先生，我也看過你幾本著作，難得你在這麼局限的環境下，仍有這麼開放的頭腦！」

嚴肅臉帶愁苦，道：「一切又完了！」

丁國富道：「馬先生，我來介紹這幾位小伙子，這位是胡爾開，你在電視裏見過他？」

「見過，胡爾開，你的演說很動人！」

胡爾開用微弱的聲音道：「誇獎了！」

馬獅龍道：「你受傷了？」

丁國富接口道：「不，他因絕食過度，患了心肌炎，稍爲勞累，便很容易疲倦！」

胡爾開道：「馬先先，我也沒有甚麼，一會便好了！」

丁國富道：「這位是馬路！」

馬路是一位沉實的年輕人，只點頭向馬獅龍招呼。

丁國富又道：「這位是單旺！」

單旺是一個身體似乎有點單薄的小伙子，但兩眼炯炯有神，道：「馬先生！」

「還有這兩位，風過處與查玉玲！」

風過處也是一位並不十分强壯的小伙子，不過，他臉上却充滿了剛毅的神色。

而那位女孩子則臉孔端莊，雖不是十分美麗，但她臉上也是一臉正氣。

丁國富補充道：「他們是夫婦！」一共是七個人，五個小伙子、兩個中年人。

馬獅龍道：「只有你們逃下來？」

丁國富道：「本來有十多人，可是，軍隊來了，而且槍火猛烈，大多數的人都散了！」

「他們……」馬獅龍沒有再說下去，因爲他們的眼睛所流露的悲哀，足以回答了他。

馬獅龍道：「我了解你們的心情，走吧！」

馬路道：「不，馬先先，我們應該再等一下！」

「你們等了多久？」

「有五個小時了！」嚴肅道。

「五個小時？」瑪姬道：「如果他們可以來，應該也來了！」

馬路道：「我希望再等下去！」

「等多久？」

沒有人敢回答這句話。

馬獅龍道：「我們要面對現實，我們多留一刻，逃出魔掌的機會，相對便減少了一刻！」

丁國富道：「我明白，他們也明白，你們怎樣？」

沒有人表示。

馬獅龍道：「作爲一個局外人，我給你們一個建議——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

查玉玲用嬌柔的聲音道：「我不能忘記上面的情景，那血肉橫飛的場面！」

單旺道：「我也不能忘記！」

風過處也道：「是的，我們不能留下他們！」

馬獅龍道：「我仍然是那句話，留得青山在！」

胡爾開道：「你們爲甚麼那麼固執？」

「你只懂出風頭！」單旺道，語調並不客氣。

「甚麼？我……」胡爾開有點激動。

馬路道：「這不是指責的時候！」

嚴肅道：「我尊重你們五個人的選擇！但我認爲馬先生所講的十分正確，我決定隨他離開！」

丁國富也道：「這安排是我……因此，我也會隨馬先生離開！」

兩個中年人已表態。

五個小伙子却仍你一言我一語。

瑪姬有點心急，道：「你們都是出色的領袖，爲甚麼却那麼婆婆媽媽？」

單旺道：「我不走！」

風過處道：「我也不走！」

查玉玲沒有說話，只深情地依偎着丈夫。

很明顯，只有四個人願意逃亡。

瑪姬道：「好，就這麼決定，不過，假若你們日後要改變主意，我們的自由神像，仍然會歡迎你們。」

單旺道：「多謝你們！」他首先步向水道的另一面。

風過處與查玉玲也隨着。

胡爾開道：「人各有志！」

馬獅龍道：「好，我們走吧！」

丁國富道：「馬先生，你有甚麼計劃？」

「沒有，只是隨機應變而已！」

瑪姬道：「甚麼計劃也沒有用，上面已是戒嚴，一切都掌握在軍人手上了！」

她拿出了地圖。

丁國富道：「我們還要救兩個人！」

「甚麼人？」

「是方教授夫婦！」

「他們在那裏？」

嚴肅道：「我曾告訴他們，躲入美國領事館是上上之策，不知他們有沒有聽我的話！」

瑪姬道：「如果他們已在領事館內，那沒有甚麼問題，因此，我們亦不用折回，否則節外生枝，恐怕太多事故，反而不妙！」

丁國富也並不十分堅持。

忽然，不遠之處似有人聲。

衆人立時停了下來。

馬獅龍伏在牆邊細聽，一會才低聲道：「是一個七人小隊。」

「他們下來做甚麼？」

「可能是爲了保安，這是中南海的地下水道！」

丁國富道：「甚麼？這是中南海下面？老嚴，爲甚麼要選擇這地方？」

嚴肅道：「他們那會懷疑我們躲在這裏？」

「不會？那些老奸巨猾的……不是派人下來了？」

馬獅龍道：「你們靜下來，」他轉向瑪姬，道：「你向那一邊！」

瑪姬點點頭，竄向另一邊。

馬獅龍道：「你們千萬不要發出任何聲音！」

衆人點頭。

馬獅龍向這一邊移動，在大約百米之外，他已看到有一小隊人，手拿着機關鎗巡來。

爲首的一人道：「隊長，上面的命令眞奇怪，竟會搜這地下水道，我看他們吃了豹子膽，也不會躲在這裏！」

另一人道：「小心！」

他們都停了下來。

那邊是瑪姬的隱伏處。

突然，那隊長向着前面開機關鎗，整個下水道鎗聲回响，使人一時之間完全失聰。

幸好並沒有反應。

「隊長，那會有人！」

這時，馬獅龍已看清楚他們，只要控制了那隊長，其他六個人很容易制服。

馬獅龍慢慢移向那隊長所站之處。

一閃身，他已扣着那人，然後用他的機關鎗向後反射，一連開了二十多鎗。

那些人雖然機警的伏在地上，但這麼近距離，六個人都中了彈。

瑪姬也跳出來。

那隊長在馬獅龍控制之下，還想掙扎。

馬獅龍道：「還有沒有人會下來？」

隊長並不回答。

瑪姬撿起其中一人的手鎗，指着他的前額道：「你有權不說！」

那人仍然不肯說。

瑪姬道：「放開他！」

馬獅龍道：「甚麼？」

「讓他走！」

那人被鬆開之後，立即向前面走。

瑪姬一連開了五鎗，五鎗都在他身旁擦過。

瑪姬道：「停下來，再走，你便沒有那麼好運了！」

那人立刻停下來。

瑪姬問：「還有人下來嗎？」

「沒有了！」

瑪姬又再開了一鎗，子彈射中那人後腦，那隊長倒下，連哼一聲也沒有。

嚴肅走出來，道：「他已招了，何必再殺他？」

瑪姬道：「爲了我們的安全。」

馬獅龍當然明白，但嚴肅是一個學者，他只有紙上的理論，而且還保存着一顆赤子之心。

馬獅龍道：「快換上這些軍人的衣服！」

他們各自選了一套，穿在自己身上。

那些衣服都染有血漬，使他們有點不安。

馬獅龍道：「這次逃亡，更可怕的事情還會陸續發生！」

不一會，六個人已完全換上了軍服。

馬獅龍道：「我們上到路面，便扮作一小隊，跟着我走，大家行動要一致！」

根據手上的地圖，馬獅龍選了一處較爲偏僻的街道，推開了一個鐵蓋，自己首先閃身上了地面。

然後，他看過前後左右都沒有人，才通知他們一一上來，四方八面仍然不斷的傳來鎗聲。

衆人上了路面，馬獅龍心中早有主意。

他的目的地是往大使館區。

不過，要到大使館區，一定要經過廣場前的大街。

偌大的一個廣場，如今已是了無人跡，除了地上一灘一灘的血漬。

一夜屠城，不知有多少稚子無端犧牲。

四處都是子彈掃射過的痕跡，馬獅龍看了，一陣心酸。

忽然，他發覺本來是跟着他走的人，都慢了下來。

馬獅龍轉身道：「快！」

只見每一個人，都是滿臉淚水。

胡爾開道：「我對不起他們！」他似乎想放聲大哭，但他的同伴馬路道：「堅强一點！」

嚴肅的動作也完全慢了下來，他滿臉迷惘，看着那些還有餘腥的血漬，口中唸唸有詞。「爲甚麼他們要這樣？爲甚麼？爲甚麼他們沒有信用？」

丁國富雖然外表比較平靜，但看他緊緊咬着牙齒，也可以明白他是十分激動，他自言自語道：「十年的改革，十年，十年，一夜之間，便完全喪掉！以後的日子，有誰會再來？有誰會投資？」

馬獅龍雖然是個外來的人，但他身上是流着與他們身上同一樣的血液，他感到一陣難以言喩的悲哀。

瑪姬是最冷靜的一個，她輕聲道：「馬獅龍，走吧，不要讓感情誤事！」

馬獅龍似從夢中驚醒，叫道：「快走！」

衆人也只好隨着馬獅龍，從那條較爲偏僻的街道，轉入另一條較爲熱鬧闊大的街道。

前面突然有一响冷鎗，不知是從那裏射來的。

馬獅龍停住脚步，他也舉起了機關鎗，向天空掃射，發出一連串的聲响。

接着，街角處便出現了另一個小隊。

看來剛才那一响鎗，可能便是他們射來。

那小隊的隊長用土話向馬獅龍招呼着，馬獅龍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些甚麼，只有虛應着。

幸好他們沒有停下來，向另一方走去。

馬獅龍問瑪姬道：「這地面路途你熟悉嗎？」

瑪姬點點頭。

「有沒有捷徑往使館區？」

「沒有，只有橫過廣場，才是最快的了！」

「那邊？」

瑪姬點點頭。

馬獅龍所指的那邊，正是烽火燃燒之處。

瑪姬道：「如今我們實在很危險，假若剛才的小隊停下來，我們的身份被揭露，一定不能活下去！」

馬獅龍明白，這是一個非常時期，殺死一個人，比捏死一隻螞蟻還要容易！

馬獅龍道：「好，轉出大街！」

由瑪姬領路，他們向大街進發。

一到了街口，他們便看見十多廿輛坦克整齊的排列着，瑪姬見了，忍不住道：「昨夜這裏發生了兵變？」

「爲甚麼你會這樣問？」

「假若只是對付一些年輕人，要用這些笨重的傢伙？這麼多坦克，進攻一個城市也足夠！」

馬獅龍心下也在犯疑。

再轉出大街。

前面的景象，更是驚心動魄。

不但有坦克，還有裝甲車，更有無數的軍車；還有一堆一堆的火焰，正熊熊地燃燒着。

胡爾開忽然跑了出去。

他臉帶瘋狂，叫道：「拚了！拚了！」

馬路一手抓着他。

馬獅龍也轉身推他回隊中。

馬路滿臉淚水道：「胡爾開！胡爾開！你冷靜一點！」

馬獅龍一拳向他打去，胡爾開才倏然醒過來似的，他望着馬獅龍。

馬獅龍道：「你要犧牲，只管自己去好了，你不能因爲一時衝動，而連累所有人。」

馬路也道：「胡爾開，你一定要保住性命，否則，那些血是白流的了！」

丁國富也上前道：「是的，我們只要有一口氣在，仍然有希望。」

胡爾開滿臉淚水道：「是的，是的，我太衝動了！」

這時，忽然有一輛吉普車駛來。

車上只有一個司機。

他看見六個人似擁作一團，便停下了車，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馬獅龍人急智生，道：「這位兄弟受傷了，想借你的車子一用？」

「可以，但要往那裏？」

「醫院。」

「醫院？普通市民往求醫也不可能了，我們去，更會被人活生生的打死！」

「那你想往那裏去？」

那士兵滿臉惶然，道：「我不知道！」

「你想逃走？」

「不，不……」那士兵惶恐地後退。

瑪姬似欲舉鎗。

馬獅龍實在不想再多見一人死亡，叫道：「你快去找些藥回來，可以嗎？」

那士兵道：「好的，好的，我們的大卡車，會有一些藥物……不過，我並不是逃……」

「走吧！」

那士兵轉出了街角。

馬獅龍走前幾步，看着士兵消失，然後回到衆人處，道：「瑪姬，你駕車！」

瑪姬立時明白。

衆人上了車。

馬獅龍道：「我們有了車子，盡快往使館區，不過，大家都要戒備着，萬一有甚麼事發生，大家先照顧自己，才互相照應！」

是的，前面已成了一個戰場，甚麼事也可能突然發生，沒有人可以預料得到。

瑪姬道：「有了車子，不用再走大街！」

「你熟悉道路，由你作主！」

車子迅速向使館區進發。

他們並沒有正式走向廣場，只是沿着廣場的邊沿走過，不過，從街道望去，也可以看到那種慘烈的情況。

一陣一陣燒焦的氣味傳來。

「甚麼味道？」

沒有人回答。

再轉出一個街口，這處有一排軍車掩護着，車後是一堆十分猛烈的火焰。

他們的車子無法轉路。

瑪姬只好硬着頭皮，駛往軍車的後面。

他們都可以看到，有人把一些屍體拋進了火堆，那些屍體中，有穿白色衣服的，也有穿草綠色的。

白色的是平民，草綠色的是軍人。

無論是誰，一律在火中化爲灰燼！

那便是燒焦氣味的來源。

忽然，火頭又大起來，只見有人把汽油澆了上去，烈焰立時衝天而起。

「快走，快走！」是那軍車內喝出來的聲音。

瑪姬連忙加速。

這時，有一架直升機在上空盤旋。

那些軍車上的人把注意力轉移在直升機上面，瑪姬才可以更快的離開。

吉普車再直駛。

再過一處，只見有很多屍體，横亘在路上，並沒有人理會，不知他們是否眼花，祇見仍有一些在呻吟。

可是，並沒有人理會。

人命的低賤，實在使人慘不忍睹。

獸性之下，似乎甚麼也變成了沒有意義。

馬獅龍曾經到過非洲的埃塞俄比亞，那裏飢荒年年，在枯槁的草原上，有幾千個快要餓死的人，他們也有四方八面而來的人照顧，那場面，早已使人刻骨銘心。

而這些同胞呢？

他們並不是飢民，他們只不過是想討一點小小自由的蟻民！一個有五千年文化思想的國家，竟然會如此，他們甚至比不上一個還停留在部落文化的國家。

馬獅龍想哭，但一時間却哭不出來。

這次的任務，開始時是被迫，被游說的，但看見這一連串的場面，馬獅龍實在慶幸自己肯來救這些熱血的人，這次的任務，是莊嚴的任務。

他感到自己的責任更爲重大。

車子已轉入另一條寬闊的道路，路的兩旁遍植花草樹木，十分美麗。

街上却完全沒有一個人。

路口有兩個士兵站崗。

車子駛近他們，士兵揮手，示意停下。

馬獅龍道：「隨機應變！」

瑪姬一面把車速減慢，一面把身上的軍服拉下來，回復了她本來的裝束。

她更披散了她的一頭秀髮。

車子停了。

那士兵上前。

瑪姬把頭伸出車外，用純正的京片子道：「我是使館的女秘書，前日出了外面玩，今早回來，不知發生了甚麼事，竟然……」

那士兵見她是個外國人，似乎十分客氣地道：「沒有甚麼，沒有甚麼，你快回去！咦？」

他想往車後。

瑪姬道：「我的同伴都醉了！」

另一士兵道：「你那裏有軍車？」

「因爲城外的交通斷絕了，人民子弟兵給我這一輛車，叫我快回使館！」

好一句人民子弟兵！

馬獅龍道：「是的，我送她回領事館，然後再重新入隊！」

兩個士兵看了馬獅龍一眼。

馬獅龍身上所穿的軍服，官階比這兩個士兵高很多，因此，兩人並沒有甚麼懷疑。

瑪姬開動了車子。

兩個士兵揮手，示意她前行。

馬獅龍才噓了一口氣。

後面的四人，也大大鬆弛下來。

假若不是瑪姬，不是一個外國人，看來搜車是無可避免，假若這使館區也發生鎗擊事件的話，那麼，後果實在非常嚴重。

瑪姬立時把汽車加速，直駛進了使館區。

這地方如今變成了世外桃源。

沒有士兵，沒有軍隊，也沒有軍車。

吉普車一直駛進了美國領事館的花園裏面。

* * *

馬獅龍與衆人隨着瑪姬入內。

瑪姬道：「這裏有人招呼你們，我去見一見最高負責人，然後決定去向！」

馬獅龍也想跟着去。

瑪姬道：「我看還是我一個人去好些。」

馬獅龍明白，那些負責人也十分小心謹慎。

衆人入了一個房間，裏面有沙發，也有床，其他一切日常用品也有。

衣橱是打開的，有恤衫西褲掛着。

他們立時脫下軍服，換過了那些衣服。

然後，有兩個中國女僕人送來一些早餐，包括牛奶和白麵包，還有牛油果醬。

他們各自更衣後，便往盥洗。

馬獅龍開了電視機。

畫面是幾十個北京老人正在晨運

打太極，配着柔和悅耳的音樂。

好個平靜的世界。

一切本來是如此美好的，可是，這個時候，竟播放這些東西，難道他們要掩着所有人的耳目？

外面是炮火連天的世界，何來老人打太極的場面？

馬獅龍把電視關了。

沒有人說話，他們都感到饑餓，一齊用早點。

不一會，瑪姬回來了。

瑪姬道：「我們立刻便要起程！」

馬獅龍道：「往那裏？」

「直飛香港！」

「安排好了？」

瑪姬道：「是的，三小時之後，有一班專機，撤退美國僑民，你們混入其中，便可逃離。」

「你呢？」

「我也一起去，因爲到了香港，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你們都是敏感人物，不能留在香港！」

嚴肅問：「往美國？」

「看情形而定。」

「有其他選擇嗎？」馬路問。

瑪姬聳聳肩，道：「歐洲……法國……瑞士！」

馬獅龍道：「到了自由的地方再作打算吧！」

瑪姬道：「你們好好休息一會！」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聲音。

有一個僕人進來，道：「各位，外面無論發生甚麼事，你們也不能出來。」

瑪姬問道：「甚麼事？」

那人道：「不知道。不過，那些士兵竟向使館開鎗，可能是抓你們的！」

接着，是一連串的鎗聲。

瑪姬道：「這裏絕對安全，他們不敢攻進來的！」

「你有這個把握？」

瑪姬道：「當然有，他們仍要靠美國！」

嚴肅道：「美國何嘗不是要靠我們！」

「是互相利用。」

人與人之間是你虞我詐，然而，國與國之間又何嘗不是？

瑪姬往外面。

可惜這房間不能看到外面，但聽到鎗聲不斷，看來他們對領事館也漠視了。

不久，瑪姬回來，道：「可能是發現我們，不過，他們却說是發現了狙擊手，來保護我們！」

「保護？」衆人都笑了起來。

瑪姬道：「領使已打電話去抗議了，不過，那邊却沒有正式的負責人！」

「他們去了那裏？」

「所有人都總動員了，聽說負責人去了接管電視台、電台和報紙。」

漸漸，鎗聲停了。

兩小時之後，他們便動身。

這次他們坐的是美國大型房車，車頭飄着一枝小美國旗，並沒有人或士兵上前干預。

沿途的情形，比早上似乎有秩序得多了，但是，仍然可以聽到疏落的鎗聲，火雖已熄滅了，但仍發出焦臭味，和不斷上升的濃煙。

他們終於到了機場。

機場的週圍，佈滿了軍隊。

軍人都是年輕的小伙子，他們挺着機關鎗，外表是威風凜凜，可是，他們的眼神是茫然的。

馬獅龍從車內向外望，看見附近有很多大炮和高射炮，都是退了炮衣的，即表示隨時可以發射。

雖然是領使館的車，但是仍然要經過重重的關卡搜查，不過他們並沒有遭到甚麼阻撓，因爲領使館早已爲他們準備了一切的證件。

瑪姬表現得最爲大方。

然而，胡爾開、馬路、嚴肅都十分緊張，丁國富倒十分鎮靜，因爲他向來是個跨國商人，出外公幹旅行已有豐富的經驗。

馬獅龍的心却是忐忑不安的，他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他只希望這種預感不會變成事實。

汽車終於駛入了機場大廈前。

瑪姬領着他們，入了候機室。

機場大廳內十分擠擁，到處都是外國人，除了一些工作人員之外，根本看不到中國人。

而這些人全都是使館人員。

瑪姬安排他們坐在日本人的旁邊，這樣，周圍的人看來，便不會覺得他們礙眼。

日本人最守秩序，制服井然，秩序也是井然。

瑪姬往辦手續。

因爲每一個國家撤僑，都是包機，因此，人們一團一團的離去。

不久，瑪姬回來了，臉上現出十分不安的神色。

馬獅龍心中已起了疙瘩。

果然，壞消息來了。

瑪姬道：「機位不足。」

馬獅龍問：「爲甚麼？」

「因爲派來的一架包機，只是一架普通飛機，只有百多個座位，本來，我們是預訂了一架珍寶機的。」

「我們怎麼辦？」

「立即離開。」

「往那裏？」

瑪姬似乎沒有甚麼肯定的主張，她的聲音有些顫抖和沙啞，看來她是經過一番爭吵，可惜她無法在這個時候據理力爭。

在這麼一個時刻，還有甚麼公理？

馬獅龍道：「我們不能再回使館的了！」

胡爾開問：「爲甚麼？」

「因爲太危險了！」

胡爾開十分沮喪地道：「那麼我們完了！」

「完了？」嚴肅道：「甚麼完了？」

「我們……我們……」

嚴肅道：「胡爾開，我看你演說的時候，那麼眞摯感人，你對前途那麼有希望，爲甚麼你遇上小小挫折，便會如此失常？」

馬路道：「他是有些緊張，這是他的老毛病，一有些緊張，便不知所措！」

丁國富道：「胡爾開，你要好好訓練自己，我相信我們面前的困難，是多到不可以想像的！」

胡爾開被他們訓斥了兩句，反而變得鎮定下來。

馬獅龍心想：「他只不過是一個小伙子，一個剛上了大學的小伙子，他的驚惶、他的緊張，其實是眞情流露，也不能太怪責他！」

瑪姬道：「你們再等一下！」

馬獅龍道：「等甚麼？」

「我再去爭取。」

「爭取甚麼？倒不如快離開這裡，假如再拖下去，我們連這裏也不能離開！」

丁國富道：「假如有車子，我們可以到附近的飯店，那些地方也較爲安全。」

瑪姬道：「好，我安排車輛。」

安排車輛並沒有多大問題。

他們上了一輛平治，也插有美國國旗的。

丁國富道：「往外賓飯店。」

那外賓飯店離機場不算很遠，沿途都是軍隊雲集，看來氣氛越來越緊張。

那外賓飯店附近，都有軍隊守衛。

汽車在飯店門外停着。

有軍人上前。

瑪姬向他們說了幾句。

那幾個軍人並不理會，並且破口大罵。

丁國富出來，道：「這些都是我的客戶，他們在外面玩了一會，回來才知發生事故。」

他遞出了他的卡片。

丁國富是京城內著名的商人，差不多沒有人不認識他的名字，可惜，這幾個軍人却不認識，因爲他們似乎是從外地派來的。

幸好飯店內的工作人員也出來了。

飯店的職員一見丁國富，便道：「他是我們的熟客，時常來的！」

那幾個軍人望着丁國富。

而飯店的人已替他們拉開車門，並熱情招待，他們只好讓開，讓他們進入酒店。

丁國富入了飯店的大堂，才抹着汗說：「假如他們發蠻，不知怎樣才好！」

馬獅龍道：「他們不似在鬧事，而是給上頭壓得緊似的！」

瑪姬道：「我明白，事情越來越緊張了，我會盡快安排你們離去！」

馬獅龍道：「我們好好休息一下再算！」

他們被安排在一個大套房之內，這個時候，當然沒有人睡得着。

瑪姬不斷的打電話。

平時，電話已經不是那麼容易接通，這個時候，當然更是不易。

胡爾開、馬路與嚴肅三人，在一角討論着，看來他們有不同的意見。

而丁國富與馬獅龍也聚在一起。

兩個都是中年人，默然相對。

丁國富雖然是第一次認識馬獅龍，但因爲他是做生意的關係，因此早已聽過馬獅龍的名字。

這個時候，他知道靠瑪姬也沒有多大作用，而馬獅龍是個冒險專家，應該是派上用場的時候。

丁國富道：「我們不能再躭下去，這外賓飯店也不會太安全！」

馬獅龍道：「是的，丁先生，你在京城人面熟，我看還是由你想辦法！」

丁國富道：「這個時刻，沒有人會再賣人情的了，馬先生，再用一次地下道？」

馬獅龍道：「我看這是唯一的可行辦法，不過，我們用地下道，只可躲，但逃不出去那裏……」

忽然，外面人聲鼎沸。

他們各自靠着門，側耳傾聽。

有幾個軍人口吻的人要搜房間。

「開門，開門！」

「甚麼人？」

「公安，公安！」

「這是外賓飯店的房間，你們沒有權力入來搜查！」

「他媽的！甚麼沒有權力，你們拍了一些甚麼錄影帶，快交出來！」

外面又來了一些飯店職員。

他們與那些公安人員據理力爭，而那些房內的人也大聲地喝罵。

馬獅龍知道，形勢比剛才入飯店之時，已變得更壞，公安人員有膽入飯店，看來外面已再沒有甚麼法律。

他們只是行使他們本身認爲對的法律。

他們不許採訪，不許錄影，一切都要在他們控制的範圍之下。

忽然，外面都靜了下來。

馬獅龍從那防盜鏡中向外望。

那幾個便衣公安忽然靜了下來，却沒有離開之意，他們不能搜房間，不能拿回錄影帶，似乎是心有不甘。

他們轉過身來。

正恰恰面對着馬獅龍他們所住的一間套房。

「這裏住了甚麼人？」

其中一個職員道：「外賓。」

「甚麼外賓？」那便衣公安似乎是老羞成怒，轉了矛頭向馬獅龍這間房來。

那人衝向這邊，道：「開門，搜查！」

那些職員叫道：「你們有搜查令

麼？」

「我們不需要甚麼搜查令，開門！」

其中一個公安隊長模樣的人，先拔出了手槍。

馬獅龍看了，心中發毛，也拔出了手槍。

房內其他的人，並沒有看到外面發生了甚麼事，不過從外面的說話，也大概知道發生了甚麼。

他們各自散開。

瑪姬道：「讓我來！」

馬獅龍與丁國富也分別躲在一旁。

瑪姬打開了門，擺出一副笑臉，道：「隊長！」

隊長看到了一個外國女人，立時變得有禮起來。

「隊長，我們領事館前日送來的煙酒！」

那隊長接口道：「原來是領事館的人，你是……」

「我是新來不久的，但我知道一切規矩，無論發生甚麼事，我們領事館也不會改變規矩！」

「是的，是的……」那隊長退後，向那職員道：「爲甚麼不告訴我那是美國領事館的人！」

「我早說過是外賓！」

「外賓，外賓，那麼多外賓！」

他們慢慢的退離了走廊。

瑪姬鬆了一口氣。

丁國富替她關上了門，道：「幸好他們是收了規的，否則……」

馬獅龍搖頭道：「公安收規，這飯館也不例外，這成了甚麼世界？」

胡爾開道：「是的，整個國家已成了這個樣子，成甚麼世界？」

嚴肅道：「這正是改革之道！」

「改革，改革，他們會改革甚麼？」

一時之間，他們又變得悲憤起來。

馬獅龍並不理會他們的討論，對瑪姬道：「甚麼時候會有機位？」

「不知道！而且電話無法接通，一接通了說不上兩句又停了，可能電話也被竊聽着！」

馬獅龍道：「那看來不能再等了！」

「有甚麼辦法？」

馬獅龍道：「丁先生，你有沒有辦法？」

丁國富道：「往那裏？」

「機場已不再是離開的地方，坐汽車也坐不了多遠，唯一的辦法，是火車！」

「火車？往那裏？」

「往那裏也好，只要離開了京城，才能想辦法乘機，才有機會離開！」

瑪姬道：「我們領事館的車！」

「不能再用，外面的人的情緒……你看那公安隊長便知道，他們可能更仇視外國人。」

丁國富道：「是的，馬先生說得有理，讓我與飯店的經理談一談！」

他出了外面。

馬獅龍也有點心急，那隊長惡狠狠的模樣，使他實在難忘。

他來到飯店內也如此囂張，那麼，他在外面，一定是更加張牙舞爪的了！

瑪姬道：「我很抱歉，不能爲你們辦事！」

馬獅龍道：「不關你的事，事情轉變得太快，一切都不能預料！」

胡爾開忽然道：「假如不能離開，我們是死定了！」

嚴肅道：「你不是估計到了的嗎？」

「是的，是估計到了！可惜……」

馬路道：「我們早已豁了出去。」

嚴肅道：「我看他們並不會如此……」

「你還沒有看清楚他們的嘴臉？」

嚴肅無言，他是研究學術的，他是一個思想研究的權威，可是他並不太懂人性。

人性的卑劣，並不在他研究的範圍。

不一會，丁國富回來了。

衆人爭着問：「怎麼了？」

「有沒有辦法？」

丁國富道：「有辦法去火車站！」

「甚麼辦法？」

丁國富道：「可以坐飯店的小型客貨車，不過，他們負不起生命危險的責任！」

「這個當然！」馬獅龍道：「這裏離火車站有多遠？」

「約有五十公里！」

「半個小時的車程，如果順利的話！」

馬獅龍道：「丁先生，你駕車有沒有問題？」

「沒有！」

瑪姬道：「假若有人干預……」

馬獅龍道：「我看要冒險一下，甚麼時候會有車南下？」

「大約下午八時多！」

「往那裏？」

「上海！」

「好極，到了上海，乘機逃離的機會更大，因爲那裏也是個大都市！」

事情終於決定下來。

他們的晚餐也是在房內吃的。

七時多，他們改變了裝束，身上仍然穿着自己的衣服，但外面加穿了一件飯店的白色制服。

丁國富負責駕車。

馬獅龍坐在丁國富身旁，因爲他有手槍。

小型客貨車駛出了飯店，一路上仍見有很多軍人調動，一隊接着一隊。

離開了飯店區，情形更爲嚴重。

幸好他們在調動，並沒有上來干擾查問。

街道上只有三兩輛汽車行駛，丁國富不敢行大路，他是個老北京，熟悉大小街道，盡量避免走向會引起麻煩的地方。

可是，麻煩是避不了。

他們轉出公路，便有一個臨時查車的哨站。

站上只有三個公安人員。

丁國富慢駛時，對馬獅龍道：「怎麼辦？」

「先停下來再說！」

車子停了下來。

「檢查！在這個時候到那裏？」

丁國富道：「去火車站接旅客！」

「甚麼旅客？」

「從上海來的旅客！」

「證件，證件！」

丁國富拿出了駕駛執照。

那人眼前一亮，亮的原因並不是見到那汽車執照，而是皮包內的一張美金。

那公安人員還在裝模作樣的問：「這是甚麼？」

馬獅龍接口道：「美國圖片！」

那三個人當然知道這是美金，但仍裝傻扮懵。

馬獅龍心生一計，他袋內也有十來張美金，他立時從袋裏拿了出來，向天空一擲。

立時，十多張美金，面額有大有小，在空中飛舞。

「快開車！」

那三個人已不再理會車子，只猛撲向空中，攫取那些「圖片」了！

瑪姬在車內道：「好辦法！」

嚴肅却道：「在外國人面前，我們完全沒有尊嚴了！」

車子高速的離開了哨站，直往火車站。

在離火車站不遠之處，忽然又有人舉起火把出來。

丁國富本來想把車子衝過去，但那些人實在太多，他只好慢駛下來。

「甚麼人？」馬獅龍問。

「看來是趁火打劫的！」

「趁火打劫？」

他們都是衣衫襤褸的人。

「近日很多盲流，他們從貧瘠的地方而來。」

車子已停下，有人立即爬上車頂。

有兩個人持着火把上來，叫道：「快丟下一些東西給我們吃！」

他們定是打劫吃的。

可惜車上並沒有吃的，可是他們並不相信。

馬獅龍本想用錢。

丁國富一見他伸手入袋，便知道他的意思，忙道：「讓我來。」

「我們是往車站接人的，你們離開吧，我們也沒有甚麼可吃的！」

「沒有可吃的？你們是飯店的！」

有人叫道：「推翻汽有！」

丁國富道：「你們勿亂動！」

有人又叫道：「他在恐嚇我們。」

這人一說，衆人又附和。

「翻車！」

忽地，馬獅龍向天空開了一槍。

這一槍效果眞大，所有人立刻散開。

馬獅龍再舉槍，所有人立時散了，連火把也丟在地上，車子繼續開行。

車內突然傳出一陣笑聲。

「甚麼事？」

「這是我們的國家，我們是龍的傳人？」

笑聲是來自胡爾開，眞令人心酸。

馬獅龍對丁國富道：「開車吧！」

汽車直駛火車站。

接近火車站的時候，他們發現火車站擠滿了人，大都是年輕人。

丁國富把汽車停在一旁，衆人下了車。

馬獅龍道：「看情形，火車旅程也並不順利，我們約定，假若失散，到了上海，我們到黃埔外灘會面，那處有個很大的公園，公園內有座望海樓，不見不散！」

瑪姬從手袋中拿出一些錢，有通行的紙幣也有美金，分派給各人，以備急需之用。

他們分開進入火車站，避免給人懷疑。

瑪姬因爲是外國人，最惹人注目，她換過了一套極爲普通的衣服，戴上一頂帽子，並把頭髮收了起來，又用一些化粧品，裝扮成一個普通女學生的模樣。

馬獅龍一入火車站，便發覺有特工人員在內。

他們的裝束是普通工人，但他們冷酷的眼光，一看便令人產生恐懼。

瑪姬輕聲道：「我去買票！」

馬獅龍一手拉着她，道：「這個時候，還用買票？」

他一直拖着瑪姬往月台。

到月台的路其實是非常短，不過，人實在太多，在你擠我推的情形下，差不多要半個小時才擠到月台，而且在其中，有幾次兩人都被迫分開。

到了月台，已有訊號發出，火車將到。

月台上的人都好像很緊張似的，當火車一到，還沒有讓人下車，便擠了上去。

那些下車的人大叫大嚷。

有很多人從窗口跳了下來。

馬獅龍心想：「這情形根本就是逃難！」

月台雖然是這麼混亂，但並沒有人管理，幸好下車的人也不少，他們大多數是學生，有提着簡單的行李，也有背着背囊，據說是來支援的。

馬獅龍與瑪姬上了一個軟臥卡。

車廂內分成很多格，每格就像一個房間，每個房間內有三張床。

當然，他們都無法找到一張床，因爲所有床都已有人，而且不只一人。

他們站在通道之上。

馬獅龍向瑪姬道：「相信我們要這樣過夜了！」

瑪姬道：「沒關係！」

火車開行了，嘈吵的車廂安靜下來，因爲已是晚上十時，人們開始昏睡。

瑪姬問：「甚麼時候到上海？」

馬獅龍看看手錶，道：「明早。」

那一晚當然是沒有法子睡，不斷有人在通道上來來去去，有些是去厠所，另外有些似另有目的。

瑪姬靠着馬獅龍睡着，而馬獅龍也閉目休息。

忽然，有個年輕人行近，並故意彎下腰來，迫向瑪姬，瑪姬開始時並沒有注意。

但是，那人越來越不像樣，要伸手摸瑪姬。

瑪姬微睜睡眼，似笑非笑。

那人似乎更爲得意，更爲大膽。

火車一晃，他便撲向瑪姬，雙手便要攬着她。

瑪姬並沒有迴避，反而趁他下撲之勢，一拳打出。

這一拳是蓄勢以待，短距離發勁，使那人防不勝防，那一拳便像一個燒紅的烙鐵，印在他臉上。

那人痛極，但不敢叫。

他疼得滾向另一邊。

馬獅龍引脚一蹴，那人叫了一聲。

其他的人都醒了，看着那人，叫道：「走開，走開！」沒有人同情他。

那人按着肚子離開了。

瑪姬望望馬獅龍，手中多了一個小皮包。

馬獅龍接過，裏面有一些零碎的紙幣，並有一張學生證，還有一張有相片的證件。

那相片正是剛才那想渾水摸魚的年輕人。

在這地方，遺失了金錢還不太重要，遺失了證件却是萬萬不能的事。

瑪姬道：「一定要好好敎訓那人！」

馬獅龍道：「好！」他看看證件的名字，叫道：「鄧高，鄧高，你遺失了證件！」

旁邊也有些人幫助把訊息傳了開去。

不一會，那個年輕人已回來。

對馬獅龍道：「那是我失去的證件！」

鄧高的態度仍然是十分囂張。

本來馬獅龍也只想斥責他幾句，便把證件交回給他，但看他氣焰囂張的樣子，實在無法交回給他。

馬獅龍道：「你要回證件也可以，說聲對不起！」

鄧高翹起鼻子，道：「你拿了我的證件，還要我說對不起，你說才是。」

旁人聽了也起了哄，你一言我一語的指責他。

馬獅龍氣在心裏，但仍和平地道：「你說不說？」

鄧高不睬不說，反而想動手。

馬獅龍挺起了腰，道：「你想打架？」

那人惡狠狠地望着馬獅龍，看他的樣子，十足以前的土豪劣紳，欺壓艮民的人。

馬獅龍平生最恨的是持强凌弱的人。

「好，你要動手也可以，不過，這裏人多，動手便會傷及無辜的人，你跟我來！」

鄧高仍然惡狠狠的，他跟着馬獅龍走。

馬獅龍來到厠所門前。

那厠所是污穢不堪，多看一眼也會令人嘔吐。

鄧高一來到，不待馬獅龍說話，已撲向他來。

馬獅龍一個閃身，再加一脚。

這人似也靈活，用手擋開了馬獅龍的一脚，另一隻手已握有一柄短刄。

在旁的人都叫囂。

有人叫道：「殺死他，殺死他！」

不知是鼓勵那無賴殺馬獅龍，還是要馬獅龍殺那流氓，馬獅龍並不驚懼。

他一手拋了那些證件入厠所。

那人高叫一聲，一刀插向馬獅龍。

馬獅龍閃開，應着他的來勢，借力使力，一手便把他推向厠所。

那人無法控制自己的衝力，馬獅龍撲身，再加一脚，那人直撞入厠所之內。

馬獅龍不想看他狼狽的樣子，同時順手把門關上了。

衆人都可以想像到那人的情形，拍手叫好！

馬獅龍回到剛才所坐的地方，却不見了瑪姬，一時之間，他十分緊張。

在旁的一人，用十分濃重的北方口音道：「有兩個人叫了她去那邊。」

馬獅龍立即依他所指，走向另一邊車廂。

有一個人在前面向他招手。

那是丁國富，他的心才安定下來。

馬獅龍立即上前，只見那是一個特等的車廂，裏面有八個座位，全是軟綿綿的沙發。

丁國富在內，瑪姬也在內，嚴肅也在內。

馬獅龍道：「咦，爲甚麼你們有這樣好的廂座？」

丁國富道：「我以前做生意，南北奔走，因此人面相當熟，在這火車上遇見了一個相熟的車長！」

「這是貴賓室？」

「是的，是招待特別貴賓，例如是國家重要人員！」

馬獅龍嘆道：「怪不得我有時也聽過，很多重要人物南下，也乘火車，這裏的設備，與後面的車廂，眞有天淵之別！」

丁國富道：「只載特權份子！」

「你也是？」

「如今你也是！」丁國富笑道。

馬獅龍實在不明白，這個號稱所有人民平等的國家內，爲甚麼還有一些特權份子？

他向嚴肅問道：「嚴先生，你一向是國家的理論專家，爲甚麼會有這種現象？」

嚴肅一時啞口無言。

自由國家雖然有很多荼毒，但至低限度，沒有這種可怕的特權階級。

在自由世界裏，你有錢便可以坐頭等，就是一個平民也可以，可是，在這裏並不如此，你有錢有面也沒有用，只有權力，才是一切。

而這一切，就是悲劇的根源。

權力使人腐化。

馬獅龍不敢再想下去，轉了個話題問：「胡爾開與馬路呢？」

「相信他們會照顧自己！」丁國富道。

在這特權車廂內，他們當然沒有受到騷擾，而且還有熱茶供應。

火車在沉睡的大地奔過，奔向太陽。

馬獅龍睡了一會，又再乍醒，他撥開窗簾，外面已天亮了，一片翠綠的田園，在眼前閃過。

遠望去是無盡的山嶺，阡陌縱橫，江山如此多嬌！

忽然，有一個票務員入來，叫醒了丁國富。

丁國富隨着他出去。

過了一會，他回來了。

丁國富叫醒了衆人，道：「據車長說，上海站有人開始搜捕，我們不能在那裏下車！」

「那我們在甚麼地方下車？」

「車長安排了在到站之前慢駛，我們在慢車時跳下去，有問題沒有？」

馬獅龍與瑪姬當然沒有問題。

嚴肅道：「我會隨着你們！」

馬獅龍忽然想起胡爾開與馬路，便問：「他們不知道這個安排，怎樣？」

丁國富道：「我們也無法通知他，不過，他們是學生模樣，在上海站下車，也容易瞞過！」

嚴肅道：「他們下了車，自然會到我們會合的地點！」

丁國富道：「你們要預備一下！」

火車仍然高速地行駛，過了半個小時，忽然，他們發覺火車軌兩旁，多了很多學生模樣的人在行走。

丁國富一看，便知道會有事發生。

火車漸漸慢了下來。

外面的學生十分多，紛紛要阻着火車前進。

丁國富道：「我們下車！」

他們一起下了車，外面的學生很多，有人竟然臥在火車軌上。

其他的人，也要趕車上的人下來。

車上的人當然不肯，於是一場罵戰開始，有人擲石。

丁國富道：「不要再躭下去了！」

衆人隨着丁國富走下斜坡，幸好上面的人正在叫囂謾罵，甚至打鬥，沒有人理會他們。

斜坡越來越陡峭，他們半滑半滾的下去。

最辛苦的是嚴肅，因爲他是一個文弱書生，不過，他已盡了他最大的努力。

斜坡之下，是一條小河，河上有小船，丁國富叫了一條小船，載他們直往外灘。

水上是異常的平靜。

他們安全的到了外灘，從外灘入市區，也沒有甚麼痳煩，不過，一進入市區，他們便聽到廣播，說有人在郊外燒火車了。

那火車可能便是他們剛才所乘的。

來到上海，這次嚴肅最派用場，因爲他是一個老上海，他很容易便找到一間房子給衆人住下來。

上海暴露　神父相救

上海是一個大城市，京城發生的事，消息傳來很快，不過，市面比他們想像中平靜得多。

從前的跑馬廳前廣場，有學生在抗議示威。

馬獅龍與瑪姬打扮成一對外國人夫婦模樣，到郵電廳打長途電話。

因爲他們本來是乘搭航機往香港的，但由於突然的變故，改乘了火車南下。

很多人都排隊打電話，排了半天，才輪到他們，可是，打往香港的線路又極繁忙，等了很久才接通。

接電話的是湯姆。

馬獅龍把經過簡單地敘述了一次。

湯姆道：「你們試乘機南下，上海的美領事館也許可以幫忙，假如形勢不許可，你們可自作主張！」

從郵電廳出來，已是下午。

天氣忽晴忽陰，瑪姬提議往百貨公司買一些衣服與日常用品。

百貨公司仍然那麼熱鬧。

在這些既得利益的地區，人們都希望過平穩的生活，因此，外面有外面的人哄動，百貨公司內有百貨公司內的人在選購。

很多平民百姓的慾望其實是十分簡單的，他們只希望快快樂樂的渡過

一生，可惜，這簡單的希望從來也不容易達到。

瑪姬爲兩個年輕人買了一些衣物。

然後他們回到秘密居處。

嚴肅與丁國富正在等候着。

嚴肅一見了他們，便道：「胡爾開和馬路不見了！」

「不見了？」

瑪姬道：「他們會經來過？」

嚴肅道：「是的，我們在市區碰見了他們，帶了他們回來，可是，不一會又不見了！」

馬獅龍道：「他們可有說過些甚麼？」

「沒有。」

瑪姬道：「我們只好等他們一下。」

一直到黃昏，仍然沒有他們的消息。

馬獅龍心中突然覺得有點異樣，忽然，他想起日間看過在廣場示威的學生。

馬獅龍道：「難道他們想做英雄？」

嚴肅並不明白馬獅龍所指。

但丁國富的反應最快，道：「對了，有人找到了他們，他們已成爲衆人的偶像，尤其是胡爾開。」

嚴肅也明白，道：「這時候去做英雄偶像，不單拖累了他們，還拖累我們。」

馬獅龍道：「爲了一時熱血，而壞了所有的事，並不是一個眞正英雄的所爲。」

嚴肅道：「也許他們想做烈士！」

馬獅龍道：「我們入市內找他們。」

嚴肅道：「我想他們應該去了大學沙龍。」

「甚麼沙龍？」

「那是一種時髦玩意，大學生爲了發洩情緒，借一個人的家，或者一個教授的家，聚在一起，談一下國家大事，也談一下胸中抱負。」

丁國富道：「你知道那地方嗎？」

嚴肅點點頭。

丁國富道：「還不快去，否則一定壞了大事！」他撥了一個電話，叫了一輛小汽車來。

瑪姬道：「我們也可以去找領事接洽一下，看看有沒有機位離去！」

馬獅龍道：「我看我還是跟丁先生去找尋那兩個年輕人會比較好些。」

瑪姬道：「看看你身上的通話器還可以用嗎？」

馬獅龍從內衣拿出了那個打火機。

瑪姬也拿了一個出來。

兩人相互調敎了一下，便可以通話。

瑪姬道：「假如有任何消息，我們互相通知，我希望快些有機位，盡早離開這地方。」

汽車把瑪姬載到領事館處，放了她下車，然後，汽車直駛往郊外。

上海幾十年來，變化不大。

到處還有各租界不同的景色。

他們來到一間法國式的小屋，紅磚牆，花園內樹影婆娑，他們把汽車停下。

嚴肅道：「讓我先下去看看。」

丁國富道：「小心一點。」

嚴肅入了小屋，不一會便滿臉驚惶的跑了出來，道：「禍事！禍事！」

「發生了甚麼事？」

「你們下來看看！」

兩人隨着嚴肅入了小屋之內。

這小屋有兩層，下面的一層是個大廳。

大廳之內，傢俬倒放，十分凌亂，看來是經過一場打鬥似的。

他們再走入大廳之內。

牆上有些血漬，並有一些子彈的痕跡。

忽然，門關了。

馬獅龍立時回身，已看見兩個高大的男人堵塞着大門，並且手執手鎗。

「站住！」

另一人說：「舉手！」

三人對這突如其來的人，沒有反抗，只能依言擧手。

「你們是甚麼人？」

丁國富道：「我們來探親的！」

「這個時候來探親？」

其中一人移近，這人的打扮，一眼看去便知是一個便衣警探。

另一個道：「搜身！」

丁國富道：「老兄，你們要的東西，我有。」

他拿了一疊紙幣出來。

那人上前一看，嘴角泛出微笑。

「你呢？」

嚴肅也從袋裏拿出了一疊紙幣。

「你呢？」他問馬獅龍。

馬獅龍道：「我也有。」他伸手入袋，拿出來的並不是紙幣，而是手鎗。

那人稍感愕然，馬獅龍已撲了上前，一手奪過他的手鎗，並反手扣住他。

另外一人反應也快，正想開鎗。

馬獅龍以自己手中反扣的那人作爲盾牌。

但那人仍然開鎗，一鎗打中那人的後背，那人驚叫，因爲中的地方並不是要害，因此，他看着血流，並且叫道：「老大，老大……」

那人又想開鎗，馬獅龍把手中那人一推，推向持鎗的那人，因爲他是坦蕩蕩的撲來，那人還算有點良心，暫時沒有再開鎗。

然而，馬獅龍已到。

他一鎗指住那人的胸口，道：「放下手鎗！」

那人被他的伙伴撞來，一時之間，無法還手，只好放下了手鎗。

馬獅龍一拳打出，打得那人金星直冒。

這時，丁國富與嚴肅已控制了那受傷的人。

馬獅龍道：「這房子發生了甚麼事？」

那人雖然被手鎗指着，但仍口硬，沒有出聲。

「我看你這麼不顧道義……」馬獅龍指的是他向同伴開鎗，續道：「也不是甚麼好傢伙！」

那人仍然一派硬漢風範。

馬獅龍已計上心頭，道：「老兄，我先爲你報仇，他爲了獨吞這些錢財，顯然要你先送命，你背上中了他一鎗，你喜歡他被我轟去甚麼？」

那個被丁國富扣着的人，本來也憎恨這個不顧自己性命的同伴，如今聽了馬獅龍所言，是要獨吞那兩大疊紙幣，更是火上加油。

他叫道：「殺死他！」

馬獅龍道：「殺死他，太便宜了他！我來給你一個好提議，先轟去他的右腿！」

「好！」

馬獅龍的手鎗，鎗嘴按着那人的膝蓋。

只要一鎗轟下，他的右腿便立時報銷。

那人驚叫：「不，不……」

馬獅龍道：「你不喜歡右腿，左腿也可以……」他立時又以手鎗抵住他的左腿。

那人叫道：「我說，我們拘捕了一些學生。」

「帶往那裏？」

「帶回公安總部。」

「所有人？」

「有幾個逃脫了。」

「那麼，你們留下來幹甚麼？」

「看看還有沒有同黨來！」

被丁國富扣着的那人道：「那個北京來的，也逃走了。」

「北京來的，你怎知道？」

「我在電視和報紙上看過。」

他所指的無疑是胡爾開，既然他們逃了，再多留此地也是無益。

馬獅龍道：「你們先上汽車。」

丁國富道：「你呢？」

「我要弄妥這兩個狗腿！」

丁國富與嚴肅先走出外，因爲那人有鎗傷，所以並沒有多大作爲。

當他們離開了，外面的汽車也傳來發動引擎的聲音。

被馬獅龍扣着的那人十分害怕，不斷顫抖，因爲他聽馬獅龍說要弄妥他們。

馬獅龍一向不喜歡殺人。

他對坐在地上的人說：「我不能爲你報這一鎗之仇，你好自爲之。」

他一手推了那人向他。

兩人立時撞作一團。

馬獅龍以最快的速度，出了大門，往車上去。

當汽車一離開，屋內便傳出了鎗聲。

丁國富問：「沒有殺死他們？」

「讓他們自相殘殺好了！」

忽然，馬獅龍發覺身上那個通訊器有訊息傳來，他拉出了天線。

傳來瑪姬的聲音，道：「有機位，十時出發，快找着二人。」

馬獅龍道：「暫時找不着。」

「假如錯過了這一班機，大使也不能保証，下次甚麼時候才再有飛機飛香港了。」

「好，我們盡力而爲，但如果我們十時未到，你也回來集合好了。」

馬獅龍把通訊器收了，道：「你以爲他們會逃往那裏？」

「上海這麼大，天知道！」

「我們往外灘試試。」

汽車駛向外灘，可是，這時已八時多，路上根本沒有其他汽車，假如再去，一定會受到軍方的截停。

馬獅龍道：「不要去了，我們回住處。」

丁國富道：「我們要錯過這機位了。」

馬獅龍道：「我們不能錯過這機位。倒不如這樣吧，你們先與瑪姬離去，到了香港，再等我們！」

「你一個人找他們？」

馬獅龍道：「是的，這樣可以分散他們搜捕你們的注意力。」

丁國富道：「不，我們不能不顧道義！」

「甚麼不顧道義？」

嚴肅道：「我們這樣先離去。」

「其實，這並沒有甚麼分別，我答應你們，我一定可以找着他們，送他們安全離去。」

「他們的性命很重要，你明白嗎？」

馬獅龍道：「我明白。」

汽車直駛向機場。

瑪姬已在候機室等着，她一見了馬獅龍，便問：「那兩個年輕人呢？」

「找不着。瑪姬，你先與他倆離開，我負責找那兩個年輕人。」

瑪姬帶了他們入貴賓室，那是專爲外賓而設的。

馬獅龍道：「我們在香港見面。」

瑪姬覺得有點不安，因爲要留下馬獅龍。不過，這是唯一的辦法。

先救走兩人，總好過幾個人一齊被困。

馬獅龍立刻離開了機場，回到居處。

* * *

翌日一早，他便往外灘。

外灘有一個公園，平日是游人如鯽，但這幾天却大大減少。

馬獅龍白等了一天。

那兩個年輕人究竟去了那裏？難道眞的被公安人員抓了去？看來又不像。

第三天，他又來到外灘。

其實，剛一出門，馬獅龍便覺得有點不對勁。

那是一個流氓模樣的人。

馬獅龍乘巴士，他也乘巴士；馬獅龍乘小汽車，他也乘小汽車，一直跟踪着馬獅龍。

有好幾次，馬獅龍想擺脫他，卻都被他牢牢的緊盯着。

甚至來到游人如鯽的外灘，那流氓仍然緊跟着。

馬獅龍心中有點氣，正想對他施一些大懲小誡，忽然，有人從遠處向他走來。

兩個人。

兩個都是蓄有鬍子的人。

馬獅龍因爲想教訓一下那跟踪他的人，因而有點分心，不過，那兩個人卻一再迫近。

兩個人似乎向馬獅龍打了一個眼色，但馬獅龍並不會意，剛巧有兩個女學生上前，叫着馬獅龍。

「先生，替我們拍個照，好嗎？」

馬獅龍沒法子拒絕。

他回首一望，那個跟踪他的人亦失了踪跡。

他接過了相機。

那女孩子是個女學生模樣的打扮，道：「你只要看這鏡，然後按下去便可以。」

她立時回到同伴的身邊，擺了一個姿勢。

馬獅龍對準了鏡頭，按下了快門。

那兩個女學生嫣然一笑。

馬獅龍道：「好了！」

兩個女學生同道：「再多拍一張！」

她們立即又擺了另外一個姿勢。

馬獅龍看着那相機，是十分簡單的那一種，捲過了膠片，又再爲她們多拍了一張。

正要把相機交還那兩個女孩子的時候，旁邊有一個人走近他，在他耳邊說：「走！」

馬獅龍悚然而驚。

兩個女孩子迫近，而後面那個本是跟踪着他的小流氓也出現了。

馬獅龍知道，他陷入了一個包圍。

而剛才衝向他的人，是那麼熟悉——對，是胡爾開，留了鬍鬚的胡爾開。

幸好附近人羣極多。

其中一個女孩子接相機的時候，另一隻手以硬物抵住馬獅龍，並低聲說：「勿動！」

馬獅龍可以感覺到，那是一柄手鎗，一柄小型手鎗，只有手掌那麼大，因此外人是看不到的。

而那一直跟踪着他的小流氓也迫近他的背後。

在品字形的包圍下，馬獅龍似再沒有脫身的機會。

馬獅龍人急智生，大叫道：「打荷包！」

附近的遊人都循着馬獅龍的聲音望過來，但馬獅龍所說的那句話，卻沒有人明白，因爲那是一句廣東話，而大部份人都不明白甚麼是「荷包」。

馬獅龍呆了一呆，已明白這話沒有發揮作用，又叫：「扒手！」

這話附近的人都明白了。

小流氓首先轉身，而其他的人也上前，其中一個猛抓着那小流氓。

就在這混亂的一刹那，馬獅龍推開那女學生的硬物，向人叢中竄去。

她當然不敢開鎗。

小流氓也被行人扯着。

不過，還有另外一個女學生，她的行動也快，緊追着馬獅龍。

人羣見有人追逐，便紛紛讓開。

馬獅龍奔向人多的地方。

而那女孩子發出了一些呼哨的聲音之後，有更多人加入了追逐的隊伍。

馬獅龍暗叫一聲不妙。

但在這個情形之下，唯一的辦法便是走。

忽然，前面有兩個有鬍子的人出現，馬獅龍已清楚的認得出他們是胡爾開與馬路。

胡爾開也走向人羣，他推開了幾個小孩子。

那些正在遊戲的小孩子都大叫大哭起來。

他們的父母本來聚在一起閒談，看見孩子被推，都氣憤地出來謾罵。

而胡爾開已遠遠走了。

馬路也扮成一個强徒，搶走一個女士的手袋，走了十來步，再抛下手袋。

本來追着他的人，都慢了下來。

馬獅龍明白，兩人爲了幫助他脫身，故意製造這些混亂場面。

這時，這個本已人多的遊人區更形混亂。

馬獅龍立時脫了身。

他轉入了一條小巷。

胡爾開也出現，道：「跟着我！」

他們直奔向一間教堂。

教堂的規模並不太大，但外形的建築，與一般歐洲的教堂一模一樣，黑牆白石，顯得莊嚴肅穆。

他們入了教堂。

這一大段奔走的路程也不短，三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斷的喘氣。

這時並不是彌撒的時候，教堂內並沒有人。

忽然，外面傳來脚步聲。

馬獅龍閃身近門一看，立時回首道：「他們追來了！」

三人各自躲在一旁。

不一會，有幾個人進入了教堂。

一眼看去，卻空無一人。

可是，他們並不放棄，慢慢的進入教堂之內，用眼睛搜索。

馬獅龍踏上了那個祭台。

馬獅龍把汽油倒進海中，使追來的快艇中計被焚。

這時，又有人進入教堂，是一個年老的神父。

神父看見衆人不懷好意的窺看，便道：「這是莊嚴的地方，請你們出去！」

其中一人道：「神父，我們是公安人員！」

神父道：「公安人員也不能搜教堂，你們不知道規矩的嗎？」

沒有人理會那位神父。

神父有點愠怒，道：「你們再不出去，我要報警！」

「我們便是幹警。」

神父大聲叫道：「來人呀！來人呀！」

一時之間，教堂後面走出了幾十個人，這些都是教堂內的工作人員。

這些人員，平日已不喜歡這些公安人員，看見他們對神父無禮，心中更爲憎恨。

有人叫道：「神父你去打電話，這些人由我們來對付好了。」

那幾個公安人員聽了，似乎有所顧忌，因爲他們執行的是秘密任務，當然不希望暴露身份，更不希望上司知道他們這麼多人追一個人也追不到。

「好，我們出去，不過，假若有人躲進你們的教堂內，你們一定要交出來。」

「你們先走。」

那幾個公安人員只好心有不甘地離開。

而神父也回來了，看見他們走了，道：「好了，那些人越來越不像樣！」

那些人對神父十分尊敬，紛紛退出。

神父走上祭壇，回身看看四周，確定沒有人了，才道：「你們出來吧！」

馬獅龍感到頭皮發癢，心想：「這年老的神父，實在精明得很。」

當然，他並沒有立刻出去。

神父道：「你們不出來，我便去召那些公安人員來！」他轉身，像要出去似的。

馬獅龍聽他語氣，並不像有惡意，便在祭壇的花旁伸出了頭，道：「神父！」

神父並不詫異，只是微笑。

「下來！不要褻瀆了祭壇！」

馬獅龍小心的下了祭壇，道：「我們是迫不得已的！」

「另外兩個呢？」

胡爾開與馬路也出來了。

神父道：「你們流亡？」

胡爾開扯下了鬍子，道：「神父，你怎麼知道？」

「我聽美國之音得知的！你們快跟我來再說。」

神父帶領他們，穿過教堂，進入後院，再入了一間地下密室。

「在這裏你們是十分安全的！」

神父並沒有留下，關上了門便出去。

胡爾開與馬路都卸下了臉上的化粧。

馬獅龍道：「你們怎麼了？」

胡爾開道：「我們被這裏的學生邀請，說了幾句話，因此……」

馬路道：「因此幾乎着了道兒。」

「甚麼道兒？」

「有人去告密，要拉我們領獎金。」

「那怎麼了？」

「我們只好逃，並且到處躲藏，其實，昨天我們已見到你來外灘。」

「爲甚麼不來會我？」

「因爲有很多公安人員。」

「今天呢？」

「今天他們竟想連你也拘捕，我們不得不露臉，好歹也要與他們週旋一下。」

不一會，有一個僕人隨同神父，帶着一些食物進來。那僕人放下東西，便走了出去。

神父道：「你們在這裏，暫時可以安心。」

胡爾開道：「我害怕連累了你。」

神父道：「快吃些東西。我在電視上見過你，你是胡爾開，你很有才能！」

胡爾開道：「謝謝，我做不了多少事情。」

神父道：「只要人人都學你這樣，這個國家便充滿一片光明！」

「如今呢？」

「我不敢說，美國之音的報導是可怕的，不知有多少人死了。」

「死了？」

他們離開了京城多天，根本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一切都在封鎖之下，我害怕他們要倒退了！」

「甚麼？倒退？」

神父點點頭，道：「因此，你們一定要離開，好好的離開，不要辜負人們對你們的期望。」

馬路道：「官方也說殺了人？」

神父憤怒地說：「在衆目睽睽之下，他們竟說一個人也沒有受傷！」

馬路道：「就是我逃走的時候，身旁也不知死了多少人。甚至有一個同學的腦袋，就在我前面炸成粉碎。」

馬獅龍問道：「有沒有其他更新的消息？」

「據說學生領袖都逃了，有沒有死亡則不知道，但據說有一個全國出名的企業家也逃走了，還有一個著名的學者，聽說本是他們的理論專家，也外逃了！」

胡爾開與馬路十分高興地道：「看來他們已逃出了虎口！」

馬獅龍道：「可惜那天你們不在！」

胡爾開道：「其實我並不是想出風頭，不過……」

馬獅龍道：「我明白，你們已成了偶像，對其他人影响很大，因此，你們以後更要小心！」

神父道：「有甚麼可以幫忙？」

馬獅龍道：「我們乘火車南下的消息，早已傳遍各地，因此，我們不能再乘火車！」

「有其他辦法？」

「我不知道，能否與美國領事館招呼一下？」

神父道：「可以，不過，這裏的電話很麻煩，可能有人盜聽，我接通了以後，你還是要小心說話。」

神父帶馬獅龍往他的辦公室。

其實那地方也算是神父的寢室了。

幾經辛苦，電話接通了。

馬獅龍只得到一個簡單的指示：外灘的港口，泊着一艘郵船。

只有這麼一個簡單的訊息。

其他一概也沒有指示，換句話說，怎樣上船，怎樣偷渡，完全要由他們自己安排。

馬獅龍明白，這是一個非常時期，美國領事館並不想因爲插手而壞了大局。

神父看見馬獅龍皺眉，以爲他遇到了無法解決的問題，便道：「有甚麼我可以效勞的？」

馬獅龍道：「神父，我們已經很感激你的協助！」

「不用客氣，中國人是個優秀的民族，可惜苦難太多，尤其是讀書人！」

「公安對教堂的態度怎樣？」

「以前是不大理會的！」

「如今呢？」

神父搖了搖頭。

馬獅龍道：「入黑之後，我們便離去！」

「要甚麼交通工具？」

「小船，往外灘港口的小船。」

「我盡力而爲。」

神父離去。

馬獅龍望着胡爾開與馬路，道：「希望我們可以平安地由水路離去。」

胡爾開有點興奮，道：「我從來沒有坐過船！」

馬路道：「我也沒有！」

入夜，神父爲他們預備了一頓豐富的晚餐，然後由一個老僕帶領他們到海邊去。

當他們離開不久，便有公安人員來搜查教堂，幸好他們都能及早離開。

海邊是平靜的，那是潮退的時候。

神父爲他們預備的小船，不是船，只是一隻舢舨。

港外正泊着一艘大郵輪。

老僕讓他們下了舢舨才離去。

坐在顛簸不定的舢舨上，開始的時候，胡爾開與馬路都感到十分興奮。

可是，馬獅龍划了幾下，正想教

他們一起合力划之時，胡爾開道：「很暈！」

馬獅龍不理會他，道：「你在這邊用力划！」

馬路也接着道：「我也很暈！」

兩人並不是開玩笑。

馬獅龍無法，只好自己一個人獨自划去。

兩人各抓着船邊，昏得頭也抬不起來。

馬獅龍害怕他們跌下海去，便道：「你們躺下吧！」

幸好兩人並非特到高大，因此，雙雙躺下，仍然可以讓馬獅龍划船。

舢舨直向郵船進發。

從岸邊看這艘郵輪，並不太遠，但一人獨力划着小艇，却好像划極也划不到。

郵船終於在望。

附近有很多大小不一的駁船，日間是用來幫助卸貨的，如今只剩下一兩個船家。

郵船的旁邊，有一條軟梯垂了下來。

上面有人提着燈。

馬獅龍拿出了手電筒，向上面閃了幾下，他這樣做是希望有人明白他的訊號。

果然，上面有所反應，訊號十分簡單：「上來！」

馬獅龍對二人道：「爬上去！」

胡爾開起來，可是他無法坐定，更無法抓住那軟軟的繩梯。

馬獅龍只好一邊定住舢舨，一邊幫他抓繩。

終於他抓着了繩子，向上爬去。

可是，他爬不上兩步，便要鬆手，搖搖欲墜。

馬獅龍道：「快！快，公安人員要來抓你們了！」

這話似乎有些效用。

胡爾開拚命爬了上去。

然後是輪到馬路，馬路笨手笨脚的程度，與胡爾開不遑多讓。

馬獅龍索性在後面推他上去，也叫道：「公安人員來了，給他們抓到了一定沒命！」

這話使馬路較爲清醒一些。

千辛萬苦，終於到了上面。

接應他們的是一個穿着水手制服的男子，他手提一盞風燈，道：「我叫梁傑，跟我來！」

這郵船相當大，因此來到甲板上，十分平穩，胡爾開與馬路才不那麼頭暈。

三人跟着梁傑前去。

忽然，梁傑拉着他們道：「有誰知道你們來？」

馬獅龍道：「沒有！」

「那些快艇似乎是公安人員的，快，你們不用怕他們，跟我來！」

馬獅龍剛才說公安人員來了，只不過是嚇唬他們，刺激一下他們的頭腦，但想不到那竟然是事實。

梁傑帶着他們直往下去，到了機房。

機房裡有一個很小的貯物室，梁傑推開了門，道：「你們暫時躲避一下！」

三人進了那貯物室內。

這室十分小，容不下三人，三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十分辛苦，加上機房內傳來陣陣熱氣，使他們大汗淋漓，透不過氣來。

馬獅龍實在忍耐不住，道：「我出去看看！」

他走出了貯物室。

機房內十分陰暗，因爲郵船還沒有開動，因此機器還沒有動，也沒有人看管。

馬獅龍進去，看到裏面有一些從船上引下來的風管，坐在風管之下，反而沒有這麼難受。

於是，馬獅龍也叫他們兩人出來。

他們各自找了一個有風管的地方坐下。

胡爾開與馬路吸了一些新鮮空氣之後，開始回復了正常的狀況。

突然，外面傳來人聲。

「我說過沒有，完全沒有！」

那是梁傑的聲音。

另一個聲音道：「我要搜查！」

「你搜吧！」

馬獅龍與他們兩人同時縮下，躲在一旁。

接着進來的還有幾人。

他們已接近了貯物室。

有人問：「這是甚麼房間？」

梁傑道：「不是房間，只是一個擺放工具的地方！」

「打開！」

梁傑沒有出聲，但可以想像得到，他是猶豫不安，不知所措。

「砰」的一聲，有人用脚踢開了門。

當然，貯物室內已沒有人影。

梁傑這時反而高聲道：「我早說過沒有人了！」

另一人道：「你們嗅嗅，還有汗味！快搜查整個機房，抓不到人，咱們不回去！」

三人聽了，吃了一大驚。

馬獅龍伏着，他早已習慣黑暗，可以看清楚外面，共有五個人摸黑進來。

機房很大，而且機器林立，又沒有足夠的光線，因此很難搜索。

他們似乎有些害怕，害怕有人埋伏在內。

因此，三人所躲的地方，一時之間無法發現。

不過，馬獅龍已決定，假若一旦被他們發現，他一定會和他們拚命。

他們並不敢深入的搜索，漸漸覺得十分燠熱，那為首的叫道：「你們搜，我在外面等你們！」

只有四人留下。

那四個人沒有了上司的監視，更加不敢深入，只在外圍看了一下，敷衍了事。

不一會，他們也出去了。

馬獅龍吁了一口氣，但仍然匐伏着。

「算了，收隊！」

不一會，外面已完全沒有人聲。

馬獅龍輕聲道：「可以出去了。」

他們雖然各在一個風管之下，但實在也是十分悶熱難耐的，既然那些公安人員走了，也應到甲板透一口氣。

胡爾開出了機房之外，馬路跟着。

可是，他們並沒有呼喚馬獅龍，或者作其他的反應，馬獅龍突然覺得不大對勁。

他竄身走近機房門口。

還沒有伸頭出去，已有一支槍指着他的額頭。

那隊長是個極其狡猾的人，他故意在外面放出收隊的聲音，而實在是在外面埋伏。

那人道：「出來！」

馬獅龍在他手槍之下，無法不出來。

只是胡爾開與馬路兩人伏在地板上，動也不動。

那隊長拿出手扣，要扣馬獅龍。

馬獅龍知道，不再反抗，便要乖乖的跟他回去，於是，他反手一拳打出。

隊長並沒有預料到馬獅龍會出手，閃避不了，悶響了一聲。

而胡爾開與馬路的反應也快，同時躍起。

於是，他們兩人與其他四個隊員打鬥起來，而馬獅龍與那隊長也糾纏着。

馬獅龍死蹬着那隊長的手槍。

隊長是個孔武有力的人，但並不靈活，馬獅龍看中他的弱點，利用柔道，一連摔了他幾下，弄得他頭昏腦脹，一時之間，處於下風。

忽然，外面又多來了幾個人影。

原來是梁傑領了一羣水手來，他們手上都持有一些重物，猛向他們襲來。

馬獅龍一連使出幾個手刀，劈得那隊長連槍也拿不穩，跌在地上，他撲起來，雙拳打在那人的太陽穴上。

隊長暈倒了。

其他的隊員開始心怯，不一會，也被衆人打暈了。

馬獅龍道：「謝謝各位！」

梁傑道：「不用謝，這些公安人員，在岸上早已作威作福，我們上岸，沒有孝敬他們，便會被他們喝喝罵罵，動不動便拉上公安局，我們早已希望有一個機會報仇！」

其他的水手也是如此說。

馬獅龍道：「怎樣處置他們？」

梁傑道：「先把他們綁起來！」

幾個水手快手快腳的綁起了五人。

梁傑道：「今晚開船，明天出了公海，抛下去餵魚！」

衆人也沒有異議。

馬獅龍道：「這樣會不會打草驚蛇？」

梁傑道：「看情形再算！」

水手把那五個公安人員收藏在一些大帆布之下。

梁傑帶領着馬獅龍、胡爾開與馬路往船員的船艙內休歇。船艙內有狹窄的床，比機房好得多。

梁傑道：「你們千萬不要出去，乘客已開始陸續上船，假如一切順利的話，今晚便可以開船！」

三人已是十分疲倦，躺在床上，不一會已矇矓入睡，當他們醒來，已是入黑時份。

梁傑沒有來，他們也不敢妄動。

船艙內也沒有其他船員，看來他們都是十分忙碌的準備開船。

忽然，梁傑急忙的走進來，道：「快跟我走！」

三人急忙下來，跟着梁傑走。

梁傑一邊走，一邊道：「那幾個被我們縛着的公安人員逃走了，並且通知了更多公安人員來搜船，因此，你們不能再留在船上！」

梁傑十分熟悉船上的情形，很快便帶他們來到船尾，直下艙底。

梁傑道：「我已預備了一隻快艇，你懂駕駛嗎？」

馬獅龍道：「甚麼快艇？」

「普通類型的！」

「我看也可以！」

艙底處有一個緊急的特別通道。

梁傑道：「你們從這裏滑下去，便有一艘快艇，你們一直向東去，有幾個荒島，你們停留在那處，相信要等一兩天，我們的船會經那處，接回你們！」

緊急通道已打開。

其實他們也再沒有其他的選擇。

留在船上，不單連累了船上的人員，也很容易被那些公安人員搜捕回去。

他們滑下那緊急通道，便是海水。

馬獅龍帶領他們出了外面，已見有一艘快艇。

他立刻游了上去，並開動引擎。

胡爾開與馬路都是北方內陸的人，根本連見海的機會也沒有，怎會懂得游泳。

不過，爲了逃命，他們也拚了老命，在水中浮沉。

馬獅龍抛了一條繩子給他們，並拉了他們上船。

他們一坐穩，快艇便開動。

艇上的錶板有一個小羅盤，梁傑既然吩咐過，要直向東去，馬獅龍便向東，開足了馬力。

不一會，他們已離開了內港。

外面是一片漆黑。

馬獅龍回頭，看看兩人，兩人又是暈船，躺在當中，好像兩個嬰兒。

後面似有閃光。

馬獅龍把快艇慢了下來。

這時，後面的閃光擴大，並且傳來更强勁的馬達聲，馬獅龍心中一凜，立時把快艇加速。

果然，後面是追來的快艇。

「砰」的一聲，接着右面起了一條巨大的水柱。

胡爾開與馬路被濺得一身是水，他們也爬了起來。

馬獅龍道：「看看有沒有武器！」

兩人搜索着，那裏有武器？

馬獅龍雖然把快艇的速度推至最高，但仍擺脫不了後面那艘快艇。

然後又是「砰」的一聲，前面又起了一條大水柱。

馬獅龍心想：「這次必死無疑！」

馬路道：「這裏有幾罐東西！」

胡爾開道：「看來是汽油！」

馬獅龍道：「打開來看看！」

果然是幾罐汽油。

馬獅龍道：「胡爾開，你過來控制着軚盤！」

「我不懂！」

「你要命嗎？」馬獅龍問。

胡爾開立時上前，控制着軚盤。

馬獅龍道：「你按着它不讓它左搖右擺便可以！」

胡爾開依令。

馬獅龍走過馬路處，道：「弄開一罐！」

馬路用力，把其中一罐弄開了。

「倒下去！」

馬路把那罐汽油倒下去，不一會，一層汽油已浮在水面。

馬獅龍在另一邊也弄開了一罐。

忽然，一陣機關槍射來，而他們的快艇却慢了下來，因爲胡爾開只懂按軚盤，而沒有踏下油門。

馬獅龍撲上前去，又把快艇加速。

這時，機關槍更密。

「快！快……伏下！」

一陣火光已從海面升起。

那艘快艇以爲快追及馬獅龍，因此加速，而機關槍的子彈射在汽油之上，也起了火！

那快艇控制不住，衝入火海。

只見火光之中，有四五個人跳了下海。

但汽油燃燒得十分厲害，他們已成了火人。

馬獅龍不再理會他們，直把快艇再加速。

不一會，傳來一聲巨响，那艘快艇也因着了火而自行爆炸了，黑煙直上雲霄。

他們都吁了一口氣。

馬獅龍看着兩人，精神奕奕的，便問：「你們怎麼，不怕暈船了？」

胡爾開摸摸自己的額頭，也看看

馬路，道：「沒有了，不再暈船了！」

馬路也道：「剛才那麼危險，甚麼暈船也沒有了！」

不久，天已亮起來，在海上看日出，又另具一番景緻，他們也感到興奮。

漸漸，他們已看到了一個荒島。

馬獅龍把船泊過去，然後與他們兩人上了岸，這荒島面積很小，四處都是嶙峋的岩石。

他們都累極，躺在岩石上睡了。

當他們醒來時，已是黃昏時分。

他們在快艇內找出一些乾糧，暫時吃飽了肚子，這些乾糧也可以維持一兩天。

荒島上的晚上，却是異常的寒冷。

他們爬上石上，找到一個背風的地方，才勉强的睡了一會，但海浪聲極大，而且有一些怪鳥悲鳴，嚇得他們無法再睡。

等着，等着，太陽又出來了。

日間的情形也並不好過，因爲烈日當空，晒得各人的皮膚也爆裂。

馬獅龍道：「這樣呆下去也不是辦法。」

胡爾開道：「他們說過會來的！」

馬路道：「也許是發生了變化！」

馬獅龍道：「那幾個追我們的公安人員沒有回去，自然會引起軒然大波，看來我們要自力更生了！」

看着無邊的大海，衆人都是茫然一片。

馬獅龍道：「我們艇上還有汽油，相信可以支持一天左右的航程！」

「回去？」胡爾開問。

「我看不能了，未靠岸，便會遭射殺！」

馬路道：「東去……應該是台灣，那也是塊自由的土地！」

馬獅龍覺得馬路有點天眞，不過，在沒有辦法之中，這倒是一個辦法。

馬獅龍道：「東去是台灣的前哨，也有可能被他們射殺的！」

胡爾開興奮地道：「橫豎也要死，開船吧！」

三人上了快艇，直駛往東面。

漸漸，他們看到了一些漁船，有些是往台灣的，也有些是從福建駛來的。

馬獅龍不敢停下來。

到了黃昏時，他們已可以看到一列海島。

正在高興的時候，已傳來一陣「隆隆」的聲音。

「他們又開炮對付我們？」胡爾開問。

馬獅龍也不知是甚麼緣故，他看看四面，整個海面上也沒有一條船，看來這是一個海面禁區。

「隆隆」的聲音更大，而且帶有火光。

馬獅龍不敢再駛前去，一時之間，進退維谷，前面炮火沒眼睛，岸上的人也不知海面有快艇。

再回去，汽油不夠，而且危險性極大！

胡爾開道：「我們衝入炮火搏一搏！」

「搏甚麼？搏老命？」馬路道。

馬獅龍道：「這幾天局勢又呈緊張，因此，澎湖島又開始放炮了，我們眞是倒霉！」

馬獅龍把快艇轉了方向，向南面去。

不過，他們又見到了漁船。

兩艘漁船並泊着。

馬獅龍把艇駛向他們。

這時，兩隻船也警戒起來，並有零星的警告槍聲。

馬獅龍抓着一塊白布，拚命揮動。

其中一艘船傳來一陣聲音：「你們停下！」

馬獅龍把快艇的引擎關了。

不一會，另一艘漁船已離去。

揚聲器又傳來一陣聲音：「駛過來！」

馬獅龍把快艇駛過去。

一個人站在船頭，叫道：「你是甚麼人？」

馬獅龍道：「我們在海上迷途了！」

「上來！」

已有幾條繩索抛了下來，馬獅龍先讓胡爾開與馬路兩人爬上去，兩人雖然十分疲倦，但爬繩身手也不弱。

接着，馬獅龍也上了去。

漁船之上站了七八個人。

三人因爲太倦，馬上倒在地上。

忽然，其中一人道：「你是在京城鬧事的人？」

胡爾開道：「我們不是鬧事，只是表示我們的不滿！」

馬路也道：「我們愛好和平，不是鬧事！」

「對了，是他們！」

其中一個年紀較大的道：「先讓他們換過衣服！」

衆人帶他們入船艙。

船上到處都擺滿了貨物，一箱一箱的，好像是錄影機、電視機等物品。

馬獅龍立時明白，表面上，兩岸是對立的，但民間却已率先合作。

這船的船王是個豪爽的人，自我介紹道：「我叫郭帶，你們想往那裏？」

「去台灣。」

「不可能的，這幾天局勢緊張，台灣害怕有人湧過去，因此恢復了放火炮！」

「郭先生，可有其他辦法？」

「我看你們都是愛國的人，而上面的人實在太糊塗了，我先載你們回去，上岸再說！」

馬獅龍道：「謝謝你們！」

郭帶道：「不用謝，年輕人是國家的希望，我希望你們快逃出險境！」

「你們回那裏？」

「福建！」

「福建如今怎樣了？」

「我們來的時候，仍然十分平靜！」

回程時十分順利，接近海岸的時候，也有一些小型的巡邏艇來問話，但郭帶是一個十分吃得開的人，三言兩語便支開那些巡邏艇。

當他們快到海港時，郭帶給了他們一艘小艇，讓他們在偏僻的地方上岸。

馬獅龍身上仍有裝備，但胡爾開與馬路兩人却甚麼也沒有帶在身上，幸好郭帶也給了他們一些金錢。

他們這時已改扮成爲漁民模樣。

首級五萬　引來匪徒

上了岸，便是一條公路。

公路上車輛並不繁忙，可惜大多是一些國內的運輸車，那些車都是十分殘舊。

他們只好沿着公路走。

不久，前面竟有一輛長長的貨櫃車。

一個人正蹲在路邊，似在換輪胎。

三人走近，那人站了起來，手拿着斧頭，叫道：「你們站着！」

三人只好站着。

這人的打扮，一看便知是香港人。

馬獅龍道：「我們是想往香港的。」

那人並沒有回答馬獅龍，只望着胡爾開，道：「你是廣場上的領袖，你那天穿睡衣……」

「是的，我是胡爾開！」

「你們去那裏？」

「逃亡！」

這話反而令那人肅然起敬道：「對，你們應該走，應該脫離魔掌！」

馬獅龍上前，簡單的解釋他們要南下。

那人道：「好，你們幫我換了輪胎，你們在貨櫃後面，我載你們到香港！」

胡爾開道：「我眞不知道怎樣感激你！」

「不要說感激，感激的是我們，因爲只有你們那種浩然之氣，我們才感到，我們的民族是有希望的！」

那司機說這話時是熱淚盈眶。

馬獅龍也十分感動。

仗義每多屠狗輩，那司機看來並沒有多少文化，但他却是最明白事理的。

從福建往廣州，普通車輛需要兩天左右，但這種重型貨車，却要三天。

路上並不好過，因爲有很多路十分崎嶇。

第一天過了，並沒有甚麼事發生。

那司機並沒有固定的休息時間，只要他感到疲倦，便會把車停在路旁，休息一下，甚至睡一兩個小時，才再起程。

第二天，他們已進入廣東。

那時剛巧天亮，他把貨櫃車停在一旁。

他下了車，往車尾處，對三人道：「前面有間小茶室，你們下來喝口茶吧。」

胡爾開被困了這麼久，當然是想出來舒展一下筋骨，但馬獅龍却說：「不，我不想再節外生枝！」

司機道：「我看這只是個小鎮，不會有甚麼痲煩的！」

馬獅龍仍道：「既然你們不想去，我喝完了茶，再給你們買些吃的！」

「謝謝！」

那司機直往那間茶室。

茶室十分簡陋，售買一些飯菜與糕點，方便一早出海的漁民和下田的農民。

這時，茶室之內只有三數十人，他們的衣服却是十分粗陋，在黯弱的燈火下，吃着飽點。

司機找了個近門的位子，並要了茶。

因爲這小鎮靠近公路，因此鄉民也常常見到上路的人，尤其是駕貨櫃車的，他們並不覺得奇怪。

忽然，有兩個穿得較爲光鮮的人，走進了茶室。

兩人坐下，要了一些飯，一邊吃飯一邊談。

其中一人道：「這件事攪得太大了，不知會否影響我們這一帶的治安！」

「我看是不會的，近年來，這附近都豐衣足食，有誰願意把這千辛萬苦才得到的安定一手推翻，又再從頭來過？」

「話雖然是這樣說，學生提出的問題，也不是沒根據而胡亂說的！」

「那些學生也太過狂妄了，老頭子用多少血汗才換到這個江山，却給他們指指罵罵，實在難以容忍！」

「那麼你認爲那些老頭子對？」

另外一人沒有作聲。

過了一會，那人才道：「我不理會誰對，只要他們不影响我們的生活，我們甚麼都不管！」

看來這兩個是來往的客商。

有個茶客忽然向他們搭訕道：「上面的消息很壞？」

其中一人接口道：「很壞，聽說殺死了很多人！」

「那有甚麼稀奇？皇帝要殺人，不用揀時辰！」

另外一個茶客道：「甚麼皇帝要殺人，這是甚麼時代，還有這麼極權？」

「幾千年來，我們中國都是這

樣！」

其中一個客商道：「聽說有很多人逃亡了！」

聽到逃亡兩個字，那司機立刻注意起來。

另一個客商道：「他們並且出了花紅，假如抓到那些逃亡的人，一個可以換五萬！」

「五萬？」

客商點點頭，道：「是的，五萬元一個！」

五萬元對於這些鄉民來說，簡直是一個天文數字。

其中一個茶客道：「抓到一個便發達了！」

另一個茶客道：「你這麼說，有良心的嗎？他們拚死爲我們說話，你却要出賣他們？」

「有甚麼出賣不出賣，這個時候，只要抓到銀紙便是聰明人，那有人理會！」

那司機一邊吃着，心中也一邊盤算着：「一個五萬，三個便是十五萬，再乘以三，是四十五萬港幣！」他嚥下了一口飯，喝了一口茶，並咬咬嘴唇。

那實在是一個大誘惑。

他再盤算着，他駕着這一輛大貨車，要來回多少次才可以賺到四十五萬？

如今只要舉報，四十五萬便垂手可得！

可是，他們都是民族的希望！甚麼希望？我發了達才有希望。

他一咬嘴唇，故作若無其事的問道：「你們這麼說，那些逃亡的人可值錢了？」

「當然值錢，我說那五萬花紅，只是一些普通的人，誰若抓到一個領袖，那更值錢，不要說五萬了，可能是十萬，或者五十萬！」

那司機嚥了一口口水，又問道：「假若眞的發現了，去那裏舉報？」

「去任何一個派出所也可以，或者到一些市鎭關卡，向關員報告也可！」

「你們眞的喪心病狂了，假若發現了他們，應該好好協助一下他們才對！」

「協助甚麼，協助我們發達才對！」

這時，鄉人們你一言我一語，有些是贊成幫助逃亡的人，有些却誓要舉報。他們各有各說，越說越是高興。

司機站起來，往櫃枱結帳，並且買了三個糯米鷄和十來個叉燒包。

那掌櫃的問道：「你一個人吃得這麼多？」

「沿路吃的！」

厨房內的伙記把一大包食物遞給了他。

那兩個客商打扮的人，已注意到司機的行動。

其中一個人低聲道：「老四，你看，這司機有些古怪！」

「甚麼古怪？」

「一個人要這麼多東西？」

「他說是沿路吃的！」

「沿路都有茶室飯店，我們去看看！」

「看甚麼？」

「說不定是一條發達的路！」

兩人立即付了帳，跟着那司機。

司機走回貨櫃車處，不知是他心中有鬼，還是他非常小心謹愼，他並沒有往貨櫃車後。

他上了司機位，把車開動。

車子離開那茶室一里左右，才再停了下來。

這地方較爲偏僻，完全沒有行人。

他下了車，走到貨櫃後面，敲門道：「吃東西啊！」

貨櫃門打開了，三人也下了車。

司機看着三人吃東西，由昨夜至今早，他們都是吃一些乾糧，如今看到一些熱騰騰的糯米鷄與包點，有如發現了山珍海味。

他們狼吞虎嚥地吃着。

司機看着三人，神色有些陰晴不定。

馬獅龍一向觀人於微，便問道：「有甚麼不對？」

司機搖搖頭。

「假如你認爲有危險，或者防礙你的生意，你可以在下一個小鎭放下我們！」

「不，我只是……」

「只是甚麼？」

「沒有甚麼了！」

馬獅龍看着那司機，雖然他並沒有說甚麼，不過，他感到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當他們快吃完的時候，馬獅龍往車頂處取水，當他抬頭一看，從車頭的倒後鏡處，却看到那公路旁有兩個人影，兩人有點鬼鬼祟祟。

馬獅龍跳下車，他不想節外生枝，便道：「我們還是上路吧！」

馬路却道：「我們還是再坐一會！」

馬獅龍道：「不，上路要緊！」

那司機道：「好，你們上車吧，我先去方便一下。」他向着路旁草叢處走去。

馬獅龍、胡爾開與馬路做了幾下運動之後，便上了貨櫃車。

司機剛剛小解完畢，那兩個客商便出現，一柄小刀抵着他的背部，道：「老友，一個人獨食難肥！」

司機道：「甚麼獨食？」

「不要裝模作樣了，那三個人都是值錢的傢伙！」

「甚麼值錢？」

另一個道：「我們好好合作一下！」

司機無言，一方面是他自己也心動，另一方面是有一把小刀在威脅着。

「怎樣合作？」

一人道：「我們扮作鄉民，想求你載我們一程，下一個站，我們有熟悉的公安人員，那時……」

「很危險的！」

「當然有危險，沒有危險那會有這麼多錢財？」

「我覺得……」司機道。

「不要再說，你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你不想發財，我們却要！」

那司機只好點頭，却苦着臉。

那人道：「千萬不要苦着臉，那三人都是十分機警的，一露出馬脚，他們不會放過你的！」

司機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他回到貨櫃車，並叫道：「坐穩了！」

說完便上車去。

這時，那兩個客商已走了出來，其中一人氣喘的道：「司機先生，司機先生！」

司機回頭，問：「甚麼事？」

「我們有急事往省城，可是又錯過了頭班車，你可以載我們一程嗎？」

「我……沒有那麼快去省城！」

「你只要載我們一程，在下一個站便可再乘另一班車到省城的了！」

司機嘀咕着。

馬獅龍在車後，已看到那兩個人，正是躲在路旁的兩人，他們似是各懷鬼胎。

馬獅龍道：「你們小心，這兩人不懷好意！」

胡爾開與馬路向前窺看。

胡爾開道：「也沒有甚麼，只是兩個趕路的鄉民！」

馬路也道：「希望司機不要載他們！」

可是，那兩個人已上了司機位旁的座位。

車子動了。

馬獅龍從身上拿出一個小小的化粧盒子，道：「這裏有五枚小炸彈。」

「炸彈？用來作甚麼？」

「小心防範一下！」

兩人各接了一枚，放在手掌。

馬獅龍道：「小心，否則防範不到壞人，自己先爆炸了！」

兩人把小炸彈放入懷內。

馬獅龍道：「小胡，你上前去，看看能否聽到他們說些甚麼？」

胡爾開身體較爲瘦小，勉强在那些貨物中迫了上去。來到車頭，只可以聽到他們斷斷續續的說話。

一會，胡爾開從前面爬回來，緊張地道：「那兩個鄉民並不是好人！」

馬路追問道：「他們說些甚麼？」

「他們說要在入黑之後，先綁了我們，才駛往派出所！」

馬獅龍奇怪地道：「他們憑甚麼要綁我們？」

「他們說服了司機，共有三個人！」

馬獅龍道：「我們也有三個人！」

胡爾開道：「先餵他們吃一顆炸彈！」

馬獅龍連忙道：「千萬不要輕擧妄動，沒有了這大卡車，我們甚麼時候才可以走到省城！」

馬路道：「難道坐以待斃？」

「當然不是，」馬獅龍道：「我們到時以靜制動，看看他們採取甚麼行動！」

三人坐在車廂內，搖搖晃晃的。

車廂之內，空氣流動不足，而且十分陰暗，加上車子的顛簸，很快，他們都有了睡意。

不久，兩人已睡着。

但馬獅龍却忍耐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就在這深呼吸中，他突然察覺，空氣中似乎滲入了一些香煙的氣味。

可是，多吸兩口，馬獅龍只感到那種氣味似是甜的，那甜的氣味，使他無法睜開眼睛。

忽然，他想起胡爾開說過，他們三人要來綁起他們。對了，只有他們三人在昏厥的情況下，才有能力綁起他們。

馬獅龍立刻挺起胸膛，用手推胡爾開。

沒有反應。

再推馬路，也沒有反應。

馬獅龍知道，他們已中了那些迷魂煙了。他急忙掙扎起來，並暫時閉住了呼吸。

他移向卡車的後門，用力推開。

車門露出一條空隙，外面的空氣湧了入來，馬獅龍又猛力地吸了兩口。

有了新鮮空氣，人也淸醒起來。

他站了起來，嘗試開門。

門是可以開的，但開了又有甚麼用？

假若仍然不動，這樣躭下去，自己雖然可以力戰三人，可是，一旦驚動了公安人員，三人均無倖免。

汽車仍飛馳着，轉眼又是一段路程。

馬獅龍終於有了決定。

他先開了一邊門，口咬匕首，一個翻身，已上了車頂，車頂十分平滑。

馬獅龍在車頂上，先把門關緊，才再從車尾處爬至車頭。

他的動作敏捷而迅速，坐在前面的三人，包括司機在內，也不知馬獅龍的行動。

到了車頭，一時之間，馬獅龍仍無法行動，因爲車子起伏不定，他只能穩着身子不動。

過了一會，車子要上斜路。

馬獅龍知道這是機會，當車子換排檔，稍爲慢下來的時候，他便竄向車旁。

那兩個人仍然專心的在燻煙。

馬獅龍跳了下去，一手拉着車門

的一個手把，那手把本來是用來協助人上車的。

另一隻手已抓着其中一個鄉民的頸項。

那人大叫，用力掙扎。

馬獅龍索性用力一拉，把他半個人拉了出車外。

那人狂叫。

而車子也慢下來。

那人突然用力掙扎，馬獅龍被他掙脫了，那人竟然用口狂噬馬獅龍的手臂。

馬獅龍感到劇痛，用力一甩，那人本已是半個身體在車外，沒有了重心，這樣被馬獅龍一甩，整個人像斷了綫的風箏，飛身出外。

車子並沒有完全停下。

那人被甩了出去，加上車子的離心力，被拋得遠遠的，落在一塊山邊突出的稜石上，慘叫一聲。

另一鄉民見狀，也出手攻擊馬獅龍，並叫道：「繼續開車！」

車子本已慢下來。

那司機聽了這話，又見馬獅龍確是神勇，便下了狠心，再換排檔，車子回復了速度。

而那人在車內，覷準機會攻擊馬獅龍。

馬獅龍叫道：「司機，停下車子！」

司機並沒有理會，反而加速。

那人看見同伴慘死，心有餘悸，便拚命用手打馬獅龍的手。

攻擊身體倒可以迴避，但左手卻是拉着手把，無論如何也不能放開。

幸好他的右手已拿着刀子，一刀刺進，那人也十分機靈，迴身閃過。

馬獅龍再刺一刀。

那人又再一閃，可是這一刀卻是一個虛幌，馬獅龍人已竄進了車廂之內。

司機害怕馬獅龍入了車廂，連他也刺個正着，一手便推那鄉民作爲擋箭牌。

那鄉民硬生生的被推，馬獅龍尖刀已到，一削之下，半個右肩已被削去。

一時之間，鮮血狂噴。

那司機見了血，更是瘋狂，一時之間，手足無措，連軚盤也控制不住。

馬獅龍只覺車身晃動。

這時，車子所經過的道路，一邊是石壁，另一邊卻是懸崖，假若車子仍然左右晃動，那便不堪設想。

馬獅龍喝道：「你想連車子也不要了！」

這一喝竟能使司機回復了正常，他緊握着軚盤。

但那鄉民卻不是這樣想，這個時候，他知道自己再無逃出生天的可能，便撞向司機。

馬獅龍道：「要命的便靜下來！」

那人似乎沒有聽到。

忽然，他看見了一個放在車上的玻璃瓶，他毫不考慮，一手拿起來，便揮向馬獅龍。

馬獅龍大半個身子入了車廂，眼見白光一閃，退後一些，玻璃瓶打在車前的擋風玻璃之上。

立時，整塊擋風玻璃也碎裂了。

那司機狂叫：「你毀了我的車子！」說罷，又把那鄉民推向馬獅龍。

那鄉民不由自主的撲出車外。

他又再看見馬獅龍的刀子晃動，竟然驚慌過度，直撲到車外，馬獅龍沒有落井下石，只是把身體讓開。

那鄉民的衝力實在太大，竟然飛出車外去，因爲車子速度十分高，那人無法控制，撞向了山石。

他本來已半身鮮血，撞在石上，更不似人形。

馬獅龍再入車廂。

這時，司機十分驚惶。

馬獅龍道：「司機，你不用驚慌，我不會殺你！」

司機道：「我……我並不想……是他們迫我……」

「我明白……」馬獅龍已坐在座位上。

司機雙手仍然顫抖着。

馬獅龍道：「你好好控制着駕駛盤！」他把刀子放下，並抹去了臉上的鮮血。

司機道：「他們不懷好意！」

「我知道，其實這也見怪不怪，司機大哥，你也是有良心的。」

司機道：「我……我……」

「不用說了，你好好的駕駛吧，到了省城，我也不會虧待你的！」

司機聽了，情緒稍爲平伏。

馬獅龍道：「前面還有多少路，才到省城？」

「還有一日一夜的路程！」

「那麼我們在甚麼地方過夜？」

「我爲了節省開支，並不停留的，只有通宵趕路，太疲倦了，便躺在路邊睡一會！」

「那好極了，如果通宵趕路，可以提早到省城！」

車子繼續在路上飛馳着。

馬獅龍見司機已完全回復正常，才問道：「那兩人爲甚麼要出賣我們？」

「因爲你們如今每人已值五萬元以上！」

「五萬元？他們一輩子也掙不到！」

「是的，那實在是不少錢！」司機頓了一頓，才發覺自己說錯了話，只好解釋道：「我意思是對他們來說，實在不少錢！」

馬獅龍心中已提高警覺。

欲知心中事，但聽口中言，這司機仍是心懷鬼胎的，但馬獅龍表面是若無其事。

馬獅龍道：「如果你倦了，我也可以替你駕駛一會！」

「你也有大車執照？」

馬獅龍從袋中拿出一張國際駕駛執照。

司機一看，便道：「原來你甚麼車也可以駕駛的！」

馬獅龍道：「是的，爲了生活，多一門技術傍身！」

那時，天開始暗下來。

馬獅龍道：「這樣趕路，沒有東西吃是很辛苦的！」

「當然，再過三十哩，便有一處小吃店，希望到時不會錯過！」

「那麼，你要開快一點！」忽然，他想起車後面的兩個小子。

馬獅龍道：「你先停下車來！」

這時，正在荒山野嶺。

司機有點害怕，道：「你想……」

「我想看看那兩個小子，他們被悶香燻暈了，不知有沒有問題！」

司機道：「我也幾乎忘了！」

車子停下，馬獅龍下了車，往車後一看，那兩人卻是熟睡如猪。

司機下車，抹掉車頭破碎的擋風玻璃。

馬獅龍向司機要了一些水，洒在兩人臉上，兩人才從夢中醒來。

胡爾開問：「怎麼了？」

「我攆走了那兩人！」

馬路看見馬獅龍身上的血漬，也不多問。

馬獅龍道：「我這次坐在司機旁，你們在後面也要小心戒備。」

兩人點頭。

司機道：「快上車吧，否則連晚飯也沒有得吃！」

兩人仍然上了貨櫃之內。

馬獅龍上了車頭，道：「我來，好嗎？」

司機道：「你還是再多休息一下，晚上你才駕駛！」

馬獅龍當然不會堅持。

因爲公路接近一個小鎮，所以公路較爲平坦寬敞，汽車飛馳的過去。

過了一個小時左右，果然見到一些燈火，三五間茅屋在田中，孤單單的。

「這些人怎樣生活？」

「大多數的鄉下人，一生一世都是這麼生活！」

「其實他們要求很簡單！」

「是的，他們並不理會誰做皇帝，誰做主席，他們只求溫飽，甚至半溫半飽也可以！」

「可是……」馬獅龍低吟着。

漸漸，他們可以看見更多的燈火。

司機道：「你和我一起去吃東西？」

「不，爲避免麻煩，你買回來好了！」馬獅龍拿出一疊鈔票給他。

「不用這麼多！」

「你先拿去！」

司機拿了鈔票，而車子也停在一間小屋的旁邊。

馬獅龍道：「快去快回！」

司機下了車。

馬獅龍在等候着，等了一會，實在放心不下。

他下了車，往小店去。

那小店十分簡陋，只有幾個人在光顧，另外幾個鄉民，卻圍着一部收音機細聽。

馬獅龍在外面，無法聽到收音機在播些甚麼。

那司機等着厨房煮東西，也圍在收音機旁。

當中沒有甚麼可疑人物，馬獅龍立時回到車中，開了車中的收音機。

收音機正播送一些民間音樂，一會，一個廣播員道：「邊防地區的民衆，好好地把握你們的關卡，暴亂份子將會不惜任何代價闖關，作爲一個良好的公民，你們要小心，若一旦發現暴徒，至少可得五萬元現金，如果是領袖人物，可以超過十萬元以上！」

馬獅龍聽了，心中笑道：「裏面兩個小子，身價又暴漲了！」

聽到聲音，胡爾開與馬路也擠上來，他們又聽了一遍，胡爾開似乎有點開心，道：「我越來越值錢了！」

馬路却有點擔憂，道：「我們身價越高，出走的危險也越大！」

「不用怕，民衆都支持我們！」

「不要這麼說，很多人並不理會甚麼民族大義，只要現金！」

馬獅龍看見司機拿着東西回來，連忙關了收音機。

四人一起吃東西，馬獅龍啃着那些黃飯，心中有說不出的滋味，可是，兩個小子卻吃得津津有味。

吃完了飯，他們又要開始上路。

司機道：「這一程仍然由我來駕駛，你先休息一下，下一程由你試試好了！」

馬獅龍道：「沒有問題！」

於是，汽車又朝着省城開去。

到了午夜十二時，那司機感到相當疲倦，於是由馬獅龍駕車，開始的時候，有點生硬，但駕了十五分鐘，一切已操作如常。

路只有一條，因此，他無需認路，只管往前駛去。

在夜間的公路上奔馳，也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浪漫，兩旁樹木景物，不斷的後退，呆滯的景物也不斷的出現。

忽然，路旁遠處有一陣閃燈。

馬獅龍把車子減速。

前面的閃燈却更加明顯。

馬獅龍瞧了瞧身旁已睡着的司機。

司機惺忪地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前面有閃燈！」

司機看看手錶，是凌晨三時。

「不要理會，這個時候，會有甚麼事情發生！」

車子仍然慢駛着，轉眼已到了有

閃光的地方，那是一大片蔗田。

有一個鄉民似的人，揮着一支電筒，見車子慢下來，便大叫道：「停車，停車！」

司機道：「不要理會他！」

馬獅龍不僅好奇，也存有好心，便把車子停了下來，推開窗道：「甚麼事？」

「我們村裏有個女人要生孩子了！」

「我怎樣幫你們？」馬獅龍問。

「這個時候，我們沒有車子，不能送她往衛生院，先生，你可以幫忙嗎？」

馬獅龍道：「產婦呢？」

那人指指那片蔗田。

馬獅龍道：「你扶她出來！」

那人道：「先生，求求你也下來幫忙！」

馬獅龍開門，跳下車去。

司機叫道：「不要，他們可能是……」

馬獅龍已下了車，心中還在怪責那司機太沒有人情味，蔗田裏已出現了幾個人。

其中一個十分肥胖，大大的肚皮，却並非一個孕婦，而是一個手持長斧的大漢。

馬獅龍有點愕然，隨即明白發生了甚麼事。

總共是五個大漢。

有些是持長刀，三個是拿着利斧。

馬獅龍道：「你們想劫車！」

那大肚皮的漢子道：「放下所有的貨物，車子還可以讓你們駛走！」

馬獅龍嘆了一口氣，回頭對車上的司機道：「眞是好心不得好報！」

「我早說過！」

馬獅龍一個轉身，兩拳同時揮出，那個大肚皮的漢子吃了兩拳，倒在地上。

馬獅龍連忙竄身上去，把他手中的斧頭奪了過來。

那四個人見馬獅龍那麼神勇，退了幾步。

他們畢竟是以搶劫爲生的人，見慣了勇敢的人，自問多人，那怕他單拳獨腿。

於是，四人同時撲上，刀斧齊下。

馬獅龍把長斧橫揮，迫使他們不敢再上。

其中兩個人的長刀，被馬獅龍的長斧碰着，只覺虎口發痲，幾乎連刀也丟了。

另外三個，仍以利斧還擊。

這三個漢子都是孔武有力之輩，使斧頭的招數十分到家，避重就輕的攻擊馬獅龍。

馬獅龍爲了防止他們的突襲，只把斧頭使得大開大合，使他們無法攻近。

那兩個持長刀的，知道馬獅龍厲害，不敢直攖其鋒，只在外面伺機進攻。

這時，那個大肚皮的漢子已醒了過來，他慢慢的爬了起來，一斧便往馬獅龍頭上劈下。

馬獅龍看得清楚，猛地一躍退後，兩個持刀的人却看準這個機會，同時在後面一刺。

馬獅龍感到後面突如其來的勁風，一個轉身，順手把斧頭橫揮，兩人的長刀已飛上了半空。

而那利斧已劈下。

馬獅龍向後昂身，雙腿同時飛起。

雙腿狠狠的踢在那大肚皮漢子的腹上。

那大肚皮漢子被踢個正着，翻了兩個觔斗。

他臥在地上，臉孔是扭曲的。

他忽然叫道：「住手！」

只見他手上已沒有利斧，却多了一柄古老的「勃克」手槍。

馬獅龍一時之間，也停了下來。

那「勃克」是近乎古董的手槍，正指着馬獅龍，看樣子這手槍還能發射。

不過，馬獅龍向來對槍械也感興趣，這種古董類型的手槍，只能在畫册上看過，而今眞有一支在前，他眞想拿來一看。

馬獅龍看着那滿眼冒火的大漢，慢慢放下斧頭，道：「千萬不要亂來！」

那大肚皮漢子站了起來，得意地道：「無論你功夫怎麼好，也不敵我手中一槍！」

馬獅龍故作害怕，道：「小心走火！」

那漢子不知是心慌，還是太過緊張，突然在這時一手按下快掣。

馬獅龍一直凝視這古董手槍，因此，那人手指一按，他已知道有事發生。

他連忙昂身伏地，一連向橫滾了五個轉身。

那手槍已發射。

這古董手槍不獨有欣賞的價值，還有實用的價值！馬獅龍待槍聲一過，又再滾身，一瞬間已接近那個持槍的漢子，一晃身，人已站在他旁邊。

馬獅龍也已一槍在手。

只是一支小型的手槍，但威力足以比那古董手槍大十倍甚至廿倍以上。

他用槍指着那人的腹部。

那人也識貨，知道馬獅龍手上的手槍並不只是用來嚇人的，因此，他被嚇得連腹部也縮了下去。

馬獅龍道：「你們退開！」

所有人立時退開。

馬獅龍道：「我們只是運貨過路！」

那大肚皮漢子道：「好漢，我們也是爲勢所迫！」

「甚麼？打劫也是爲勢所迫？」

「是的，我們是從北面來的人，既沒有本領，也沒有戶口，因此……」

原來這些便是當地人口中的「北佬」。

這些北佬，南下來找生活，以爲來到廣東一帶，定會發財！

馬獅龍道：「你們犯過很多案子？」

那人道：「沒有，只是劫過一些普通的小型車，沒有甚麼收穫，今晚決心劫一輛大車，却遇到你！」

這人可眞倒霉。

馬獅龍道：「你們走吧！」

那人以爲自己聽錯！

馬獅龍道：「你們還是回去北方，人生路不熟，打劫也比人吃虧的！」

那人道：「多謝先生！」

「走吧！」

馬獅龍看着那六個人消失在蔗田之內。

忽然，身旁寂靜極了。

馬獅龍看看司機位上，那位司機不在，他去了那裏，爲甚麼他一直都沒有下來幫忙？

而胡爾開與馬路，也是完全沒有聲息。

他們去了那裏？

馬獅龍叫道：「司機！」

沒有任何回聲。

馬獅龍走近車的後面，那貨櫃的櫃門是緊閉的。

他沒有直接走近，只叫道：「小胡，小馬！」

兩人也完全沒有回應。

馬獅龍拿着手槍，指着櫃門，叫道：「出來！」

門是應聲開了，馬獅龍還沒有看清楚裏面有甚麼人，已有一個炸彈似的東西丟了出來。

馬獅龍立時退後，而那個炸彈已在他跟前爆炸，「砰」的一聲，爆炸力並不大，可是，煙却冒得極大極濃，而且刺鼻刺眼。

是一個催淚彈！

馬獅龍在這全無防備中，眼淚鼻水齊下。

忽然，頭上有一個黑影罩下，手中的手槍已被踢開，那黑影是一個痲包袋！

痲包袋從他的頭頂罩下，接着，他腰間吃了兩拳，頭上也被木棒似的東西擊下！

襲擊者當然不會是胡爾開與馬路！

還有誰？

馬獅龍心中十分氣憤！這司機實在可惡，自己爲他退去劫車的匪徒，而他却趁這機會向他們下毒手！

馬獅龍裝作暈了，仆在地上。

因爲被痲包袋所擋，雙目不能看，雙手不能動，再作硬漢，反會多吃老拳！

那司機見馬獅龍仆下，冷笑了兩聲，並拿起了手槍，指着馬獅龍，見他毫無反抗跡象，才安下心來。

那司機拿了一些繩子，捆了馬獅龍的雙手雙脚，也沒有拉開那痲包袋，便推了他上車。

車內的胡爾開與馬路，也被綁着。

原來他趁馬獅龍力敵那些北佬土匪之際，下了車，走到車後，手快脚快的打暈了胡爾開與馬路。

胡爾開與馬路那麼容易被他制服，是因爲全無防備，也萬萬想不到，這個司機竟無良至此。

司機又從兩人懷中搜出一些小炸彈，他只知可能是炸彈，一心想用來炸死馬獅龍。

幸好馬獅龍命大，丟下來的，只是一個催淚彈。

司機也早有應變之道，見馬獅龍沒有被炸死，便用一個早預備好的痲包袋，罩住了他，才再揮拳應付。

馬獅龍也實在料不到這司機會如此兇惡，才上了當。

但櫃門已被關上。

那司機吹着口哨，跳上司機位，不一會，車子便開動。

馬獅龍其實並沒有暈倒，他三兩下手脚，便甩開那些繩索，並把痲包袋退下。

只見胡爾開與馬路兩人，手脚被綁之外，口裏還塞了一條毛巾，使他們開聲不得。

馬獅龍解開了他們身上的綁帶。

胡爾開正要破口大罵。

馬獅龍止住了他，道：「別打草驚蛇！」

馬路問：「怎樣炮製他？」

「我自有辦法！」

胡爾開道：「綁起他？」

馬獅龍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這時，天色已明，又是另一天的開始。

馬獅龍走到櫃門，向外望去，只見一片田野，而茅屋也漸多，再過一會，那些磚屋也有更多出現，換句話說，車子已近市鎮了。

馬獅龍道：「你們不用出來！」

他又輕輕的爬上了車頂，並關上了門。

胡爾開在櫃內大叫大嚷。

馬路高聲的呻吟。

一時之間，那司機無法，只得把車子停了下來。

他下了車，走到後面，叫道：「甚麼事，要死啦？」

他的「死」字還沒有說出，馬獅龍已從天而降，一個手刀劈在他的前額。

那司機馬上暈倒。

馬獅龍道：「快出來，把他綁起來！」

胡爾開與馬路跳了下來，用五花大綁，綁起了那司機，並放入了貨櫃

之內。

馬獅龍道：「你們負責看守他，我開車！」

胡爾開道：「往那裏？」

「往派出所！」

「甚麼？你告發我們？」

「當然不是！」

馬獅龍上了車，把車子開動，不一會，已駛入了市鎮，他不知道這是個甚麼市鎮。

只見路旁已有一些農夫下田。

馬獅龍慢了車子，找着一個路人，問了往派出所的地點，便把車子直駛。

馬獅龍把車子停了下來，下了車，叫道：「開門！」

胡爾開把門打開。

「拉那人來！」

馬路一脚踢了那人出來。

那司機已醒來，道：「馬先生，馬先生，你放過我一馬吧！」

「我不只放過了你一馬，還救過你，你竟是如此無良，還作甚麼人！」

司機又再哀求。

胡爾開似乎有點感動。

馬獅龍道：「做大事的人，不要那麼婆婆媽媽！」

他說完之後，又再把那司機打了兩拳。

受了馬獅龍兩拳，他會有半天不能說話。

馬獅龍道：「把那痲包袋拿來！」

他們拿了剛才用來罩馬獅龍的那個痲包袋，馬獅龍並不是用來罩他，他把袋尾拉開了一部份，當衣服般穿在那司機身上，並露出了頭部。

「找支粗筆來！」

馬路在司機位處，找了一支粗筆來。

馬獅龍用那筆在痲包袋上寫了五個字。

「反革命份子。」

胡爾開看了，笑了起來，道：「好辦法！」

馬路道：「這罪名可讓他一輩子痲煩！」

那司機看着，却不能出聲。

馬獅龍道：「你們不用來！」

他一手托了那司機，直往不遠的派出所，他並不入內，只把他丟在門口附近。

派出所還沒有人辦公。

馬獅龍立即離去，並且駕車絕塵而去。

後來，據說這司機因此而入獄十年。

三人又再上路。

這次他們不再躲起來，坐在馬獅龍的司機位側。

胡爾開道：「我實在不明白那司機的心態！」

「有甚麼不明白？」

「他們人生只有錢一個字？」

馬獅龍道：「是的，很多人活着就是為了錢！」

馬路問：「他們沒有民族大義？」

馬獅龍笑了起來。

「甚麼？他們真的沒有？」

馬獅龍道：「古人說過，衣食足，則知榮辱！」

「難道他衣食不足？」

「不！他已有衣有食，但現在的人，並不是只追求衣食足那麼簡單，他們還要更多，更多，更多！」

「那是否人的悲哀？」

馬獅龍道：「那要看你從那一個角度看，正如你們，其實你們是精英份子中的精英，為甚麼你們竟要冒這大險，為人爭取一些不可能爭取到的東西！」

「不是不可能！」

「是的，我明白，但那需要時日，需要犧牲！」

「是的，需要犧牲！」

他們沉默着。

馬路問道：「馬先生，我也不明白你，你本可以有安定的生活，不只安定，而且……」

「我做這些冒險傻事？」

兩人點頭，滿臉疑惑。

「那也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事物，天下間，總要有些人，不為甚麼，便要去做一些傻事！」

俠之所以為俠者，馬獅龍是無法加以解釋。

人生在世，值得留戀，值得奮鬥，意義也在乎此。

也許，因為世界上，有很多人仍然堅持做着不同的「傻事」，這世界才會這麼多姿多采。

忽然，他們聽到遠處傳來的火車笛聲。

馬獅龍高興地道：「火車來了！」

胡爾開道：「我們又乘火車？」

「難道你想駕着這車直闖香港？」

馬路道：「另一次奮鬥又要開始了！」

當他們的車子駛近了鐵路，他們便下了車。

歷盡磨難　逃出苦海

乘搭擠迫的火車，已是使人難以忍受的事，但乘搭擠逼的家禽火車卡，更是使人難耐！

馬獅龍、胡爾開與馬路便是擠上了一列滿載雞鴨的火車卡。

一陣難以忍受的氣味，令胡爾開與馬路幾乎想嘔出來，可是馬獅龍却無動於衷。

胡爾開幾經辛苦才移開了一些車門，讓清風從外面送入，稀釋着車卡內濃烈的氣味。

胡爾開看看馬獅龍。

馬獅龍背靠着一個雞籠，手枕着一個鴨籠，正在閉目養神。

胡爾開道：「馬先生，難道你不怕這些氣味，這些討厭的聲音？」

馬獅龍仍然閉着眼睛，道：「有甚麼好怕！」

馬路道：「也許馬先生習慣了這些氣味與聲音！」

馬獅龍半睜眼睛道：「我並不是習慣，而是懂得怎樣處理！」

「處理？」兩人都不明白。

馬獅龍嘆了口氣，道：「也許你們都比我幸福得多，我小時候，生活無定，一早是睡在別人的屋簷下，夜裏可能是在豬舍旁渡過的！」

「比現今更慘？」馬路道。

「是的，其實人是奇怪的動物，可以適應任何的環境，當然，其中情況，外人是難以明白的！」

胡爾開是一個實際的人，道：「不要說你以前怎樣怎樣，我只想知道，你在這惡劣的環境下，如何可以安定下來，不煩不躁？」

馬獅龍道：「你們學過武功嗎？」

兩人搖頭。

馬獅龍道：「習武的人，都有一種自我靜止的方法，只有自我靜止，內心有如枯井，一切靜如止水！」

「教我們可以嗎？」

馬獅龍道：「當然可以，不過，却要看你們可有定力了！」

「好，試試看！」

馬獅龍道：「你把眼垂下，讓眼睛看到你自己的鼻尖，從鼻尖一直下去，直至看到你的心。」

兩人試着做，眼觀鼻，鼻觀心。

馬獅龍續道：「你要全身放鬆。」

兩人果然一動也不動。

漸漸兩人都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彷彿回到母親的懷中，耳邊本是聒噪的雞鴨聲，竟然變成了一些催眠曲似的調子，而搖盪的火車，使他們感受到難以言喻的安定。

其實馬獅龍所展示的，只是一般道家的靜坐心法，學武的人會學過，沒有學過武術的人，也能很快便懂得。

這靜坐心法，把外界的騷擾離棄，讓主觀的心境主宰一切，因此無論外在環境如何惡劣，都能平靜下來。

不知過了多久，馬獅龍睜開了眼睛。

只見兩人仍閉目靜坐。

馬獅龍向外看，只見遠處有幾支巨大的煙囱，他知道已接近廣州的市郊。

馬獅龍推醒了他們。

胡爾開道：「到了嗎？」

馬路也問：「下車？」

馬獅龍笑道：「你們真開心，我們是來觀光旅行嗎？」

兩人望出外面，知道快接近市區。

馬獅龍道：「我們要跳車，否則到了站頭，一定又惹起痲煩！」

胡爾開道：「甚麼時候跳？」

馬獅龍沒有回答他，站了起來，走向卡車的門，他用力推開了少許。

忽然，他看見後面的幾卡，先有人跳車，而且不只一個，看他們身手也了得。

馬獅龍道：「原來不止我們乘霸王車！」

胡爾開與馬路也擠出來看。

「你以為那是甚麼人？」

胡爾開道：「我想是一些盲流！」

「甚麼盲流？」

「都是一些待業的北方年輕人，南下找工作！」

「待業？甚麼是待業？」

「那便是沒有工作的人！」

馬獅龍道：「是失業的人！」

馬路道：「很多北方地區，仍然沒有開發，那裏的地方，生活比這些雞鴨還不如，因此，他們冒了生命危險，在半途偷上火車，輾轉南下！」

外面的房屋更形稠密。

馬獅龍道：「我們也非跳不可了！」

馬路似乎有點害怕。

胡爾開表面是十分勇敢，但馬獅龍仍然可以看到他顫抖的雙足。

馬獅龍道：「你們先跳！」

「為甚麼？」

「我害怕你們不敢跳下去，又要我四處找尋你們！」

胡爾開道：「馬路！你先跳！」

馬路也道：「你先！」

馬獅龍道：「小胡，小心！」他話未說完，已用力一推，把胡爾開推了下去。

下面是一片綠草如茵的地方，只要兩三下翻滾，便沒有事了。

馬路看胡爾開跳了，他也跳下。

馬獅龍也隨着。

其實附近車卡，也有幾人同時跳下。

馬獅龍滾了幾下，已定着了身子，只見不遠之處，馬路睡在草上，動也不動。

馬獅龍趕緊上前，馬路已霍然站起。

「沒有事？」

「沒有事。」

他們再一起向後走，不久也發現了胡爾開，他臉上有些受傷，身旁有一個女孩子。

馬獅龍上前，問道：「怎麼了？」

「沒有甚麼，只是一些皮外傷，幸虧這位姑娘扶了我一把。」

那女孩子衣衫襤褸，蓬頭垢面，但仍有一張討人喜歡的臉孔。

馬獅龍問：「姑娘，你也是跳車的？」

姑娘點了點頭。

「你打算去那裏？」

「……」姑娘說了一句話，但那濃重的北方口音，馬獅龍根本隻字也聽不懂。

胡爾開道：「她說是入市區。」

「你是甚麼人？」

那姑娘又說了幾句話，不過已盡

量用接近普通話的口音，道：「我是北方來找工作的人，看來你們也是，對不對？」

三人當然沒有正面答覆。

姑娘從懷中拿出一封殘破的信，信上除了文字之外，還有一張簡單的地圖。

「這是入市區的圖，是一個友人寄來的。」

胡爾開與馬路共同看了一會，遞給馬獅龍。

馬獅龍看了一下，已大概明白附近形勢。

於是，他們開始步入市區。

市區的情形十分平靜，大馬路上仍然是行人如鯽，似乎北方發生的事對這裏並沒有甚麼影响。

那女孩子一入了市區，便告別了他們，因爲她要去找她的好友。

不過，他們一路走，發覺有很多流浪的異鄉人，他們身世像個乞兒，有些更大模大樣的乞討，有些却躺在行人路旁的長椅上。

他們三人走到一間店舖門口。

裏面的老闆看見三人的模樣，用粗暴的聲音叫道：「走開，走開。」

胡爾開氣極，想上前與他理論。

馬獅龍一手抓着他，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他們又繼續往前面走，在另一間屋子門前，他們聽到了廣播，那是從香港傳來的廣播。

那是一則簡短的新聞報道：「已有很多學生領袖被通緝，雖然政府並沒有明說出賞金，但在民間，人們都知道，只要截獲他們，便像中了獎券一般……有很多家庭，甚至大義滅親，舉報回家投靠的學生……」

胡爾開十分激動。

馬路也是煩燥不安。

馬獅龍當然明白他們的心境，他們甘冒犧牲，爲國人說話，爭取民主自由，却換來這樣的報答。

馬路忽然對胡爾開道：「你看，那似乎是冷煙。」

胡爾開沿他所指望去，並沒有甚麼發現，道：「你眼花了？」

馬獅龍問：「甚麼？」

「冷煙！」

「誰？你們的同學？」

馬路道：「是胡爾開的女朋友。」

胡爾開已追了上去，兩人只好隨着。

可是追了十多間店舖，仍沒有發現，而那處人很多，而且穿那些藍布衣的人太多，根本分不出來，每個人的背影也是差不多的。

胡爾開顯得十分焦急。

馬獅龍如今才明白，胡爾開一路以來，都有一種難以言諭的憂鬱，原來是爲了女朋友。

馬獅龍問：「爲甚麼你們會失散？」

胡爾開道：「在撤退離開之時，場面實在太混亂，而且血肉橫飛，根本是自顧不暇，所以失散了。」

「有沒有試過找她？」

「沒有。」

「爲甚麼？」

「我害怕找不到，也不忍見她血肉模糊。」

馬獅龍道：「小馬，是不是眞的看見？」

「我好像是看到，小胡，你也不用擔心，假若她來了此處，我們定可以找到她。」

胡爾開無奈的搖搖頭，但想了想，却有了一個念頭，道：「她會不會走近族人之處？」

馬獅龍並不明白他的話。

胡爾開解釋地道：「據說這地方，有一條街，有很多新疆人開了羊肉檔，還有很多來做生意的新疆人聚在那裏，既談生意，也一叙鄉情。」

馬獅龍道：「既是如此，我們立刻便去。」

馬路道：「提起了羊肉，我的肚子打鼓了。」

三人走着，問了一些路人，不久便找到那地方。

那是一條相當寬闊的橫街，兩旁擺滿了羊肉檔子，有燒羊肉的，有涮羊肉，十分熱鬧。

那些新疆人，身材十分高大，鷹鼻，淺綠或是藍的眼珠。

假若他們並不是穿着一般的中國人服飾，你見了一定以爲他們是外國人。

他們大多是用自己的語言交談。

胡爾開並不太像他們，不過，他來到此處，却有一股回到鄉間的味道。

他走近一羊肉檔，用純熟的家鄉話爲二人點了一些飯菜，並在一張小圓桌邊坐下。

那些人也懂做生意，十分熱情的招待客人。

有人見胡爾開說得這麼純正的家鄉話，也上來搭訕，在異地遇到了鄉人，當然是一件開心的事。

馬獅龍却不想他招惹得太多，可是，一時之間，却沒有理由阻止他。

馬路反而是頭腦冷靜一點，道：「小胡，勿太張揚，他們並不一定是好人。」

胡爾開道：「不，他們都是好人，他們在這裏營業，只不過是爲了一時的生活，他們終會回到草原上，在廣闊的草原上拍馬奔馳……」

馬獅龍見他口沫橫飛，更是無可奈何。

忽然，有一個身材矮小的人走過來。

這人也操着胡爾開的同種鄉音，胡爾開與他寒暄了幾句，並拿了一雙筷子，招呼他坐下。

胡爾開道：「這個鄉親沒有飯吃，因此，我招呼他坐下，不介意？」

馬獅龍當然不介意。

這人不懂普通話，只用家鄉話與胡爾開交談。

羊肉來了，四人大快朵頤。

忽然，胡爾開十分緊張地道：「甚麼，你見過？」

因爲他是用普通話，所以馬獅龍與馬路都聽到了。

那人又咕嚕咕嚕的說了一大段話。

胡爾開道：「我跟他去看看，一會便回來。」

馬獅龍追問：「往那裏？」

胡爾開已不及回答，便跟那人走了。

馬路道：「我看他是去看看朋友。」

兩人只好等着。

忽然，有一個伙記走近，用廣州話道：「那人是個古惑仔，小心。」

馬獅龍道：「古惑仔？」

「他一向在這裡走動，是出名的騙子。」

馬獅龍道：「那人帶了我的朋友去那裏？」

「我聽到他們說，是往街後面那間旅館，見他們一個朋友。」

馬獅龍道：「謝謝你，快替我算帳。」

他們一起往街內走，穿過了一條小巷，果然來到一間掛着一個小招牌的旅館。

那時，正有一人走出。

馬獅龍眼快，一手抓着馬路。

那人從小旅館走出來，鬼鬼祟祟的看了兩旁一會，才走出了大街。

馬獅龍道：「我進去看看，在這裏等我。」然後，他便跟踪着那人。

那人一直用快步走，不時回望，果然是一個「古惑仔」的模樣。

不久，他轉過了另一條大街，前面便是派出所。

馬獅龍心中怵然，很明顯此人去報官。

胡爾開身價高昂，這人豈有不垂涎之理？

馬獅龍急忙回到旅館。

馬路仍然在門口等着，滿臉喜色。

他一見了馬獅龍，便高興道：「他找到了女朋友。」

馬獅龍道：「快叫他們出來。」

馬路道：「我們進去看他們。」

馬獅龍十分心急，隨着他入內。

裏面走廊陰暗，兩邊都是房間。

馬路進入了其中一間，只見狹窄的房間內，有一張床，床上掛有蚊帳。

一個女孩子坐在床邊。

胡爾開坐在另一邊。

他一見了馬獅龍，便道：「這是我的未婚妻冷煙。」

馬獅龍道：「姑娘，小胡快走。」

胡爾開與冷煙，甚至馬路也狐疑着。

馬獅龍道：「那人去了派出所。」

他們聽了，立時緊張起來。

冷煙道：「隨我來。」

他們隨着冷煙，到了後面的天井，有一道小門。

然而，旅館內已傳出一些粗暴的聲音。

「搜屋，搜屋。」

他們已三步拼作兩步，走出了後門。

從後門直往大街走，到處是熙來攘往的人羣。

他們走到一個巴士站，剛巧有一輛巴士駛來，擠滿了人，他們還是擠了上去。

擠迫已是這個城市的習慣，沒有人理會他們。

胡爾開輕擁着冷煙，有說不出的溫馨與浪漫，人生在世，有甚麼比劫後重逢更爲震人心弦？

巴士穿過了主要的大道，直往火車站而去。

火車站附近的人更多，還有不少盲流，年輕人左一堆右一堆的聚着。

馬獅龍找了一個較爲隱蔽的角落，與他們坐下。

馬獅龍道：「我看我們也不能再在這地方耽下去，這裏人太多，消息也容易傳開。」

胡爾開道：「快走，快離開這鬼地方。」

馬路道：「小胡，不要亂說話，這裏仍是我們的土地，值得驕傲的土地。」

冷煙道：「小胡，你也要冷靜下來。」

胡爾開嘆了口氣。

馬獅龍道：「我想先聯絡一下這裏的美國領事。」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不遠之處已傳來陣陣喧嘩。

有人高叫：「滾，滾！」

只見幾個彪形大漢，驅散聚在各處的青年人，他們的臉上都現出厭惡的神態。

馬獅龍道：「走吧。」

他們站了起來，向着較多人羣的地方走去。

過了幾個街口，馬獅龍又發現似有人跟踪他們，四個人一起的目標太大，很容易被人跟踪上的。

馬獅龍道：「我們分頭而行，今晚再聚在一起，不過，在甚麼地方聚會？」

「人生路不熟！」馬路道。

冷煙道：「有個叫烈士陵園的地方，人人也知道的，一問便找到。」

「好，我們暫時分開，今晚在烈士陵園見。」

胡爾開與冷煙已走向街道的另一端，看來冷煙流落這地方多幾天，對附近環境較爲悉熟。

馬路仍然跟着馬獅龍。

四人分作兩組，而更明顯的，那些跟蹤的人也分作了兩組。

馬獅龍道：「爲了安全計，你我也要分開。」

馬路無可無不可。

忽然，馬獅龍在一間百貨公司門口的人羣中，轉眼已失了所踪。

馬路本來跟着他，在人羣中失去了馬獅龍，他也快步的向另一邊走去。

跟踪他們的人也更茫然。

不過，他們跟踪的觸覺也不錯，而且認定馬獅龍是個主要的人物。

他們兩人在百貨公司門口站了一會，決定進入百貨公司。

百貨公司內擠滿了人，如今物質豐富，只要有錢，甚麼也可以買到。

馬獅龍已溜到了服裝部。

一排一排的衣服，是最好的護身之所。

那兩個人又出現了。

馬獅龍這時，有足夠的閒暇與耐心看清楚他們，他們都是臉白無鬚，精明幹練的樣子。

兩人分頭向服裝部來。

馬獅龍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靈機一觸，隨便抓了一套西裝，便往一個試身室去。

他進了試身室，立刻把自己的外衣脫掉，換過了那套西服。

然後，他昂然的走出來，逕往收錢的地方，問道：「多少錢？」

那店員說了一個數目。

馬獅龍問：「港幣可以嗎？」

店員點了點頭。

馬獅龍立刻付賬，並道：「我這就穿上，不用再包了。」

店員也沒有甚麼表示。

馬獅龍立刻離開了百貨公司。

這「金蟬脫殼」之計似乎是成功了，出了百貨公司，迎面而來的，却是那個曾經告密的「古惑仔」。

馬獅龍心中一氣。

走上前去，再一繞便到了那人的背後，那人口含香煙，似乎是一派悠然自得的模樣。

馬獅龍一搭那人肩膀，道：「不吃羊肉也是一身羶，何況你吃了。」

那人抬起頭，看見馬獅龍，嚇得連話也說不出。

馬獅龍搭着他的肩膀，推他走向一處較爲少人的街道。

那人知道馬獅龍不懷好意，定了定神，才道：「我沒有……沒有……」

「沒有甚麼？」

那人道：「沒有告密。」

「誰說你告密，你這不打自招。」

馬獅龍向來嫉惡如仇，這傢伙爲了滿足自己的私慾，不理會甚麼人也出賣，實在是個無可饒恕的傢伙，他把他拉入一條後巷，打了他幾拳。

這人身體本已瘦弱，受了馬獅龍幾拳，更是面無人色，他哀求道：「老兄，老兄，請放了我，我是無賴，我是流氓，是該死的了……」

他竟然自己打起自己來。

馬獅龍給他的模樣嚇怕了，只好停手。

那人又道：「我只是爲生活所迫，你看我這麼瘦弱，又沒有技能，流落在這地方，怎能生活，只好，只好，做通風報訊的……」

那人還沒有說完，又一把眼淚一把鼻涕。

馬獅龍道：「不要再讓我見你，否則……」

「以後再也不敢了。」

這人表情十足，馬獅龍也實在不忍心再打他一下。

「走吧。」

那人跟蹌的走出了小巷。

馬獅龍拍拍身上泥塵，也出了小巷，他一直在市區內走動着，並沒有人再跟踪他。

一直到了晚上，他才從路人口中，知道了往烈士陵園是該怎樣走去。

這地方是紀念孫中山時代的革命烈士的地方，而今已成了一個大公園。

晚上到這地方的人並不多。

馬獅龍來到那處石碑，只見上面刻着很多人的名字，這些名字都曾在歷史課本上出現過，但有更多的石碑上，並沒有甚麼名字。

那些是無名英雄，是眞正的英雄。

忽然，有人吹了一下口哨。

馬獅龍也回應了一下，馬路出現了，不一會，胡爾開與冷煙都出現了。

馬獅龍道：「沒有被人跟踪上？」

「有，幸好擺脫了。」

四人找了一處隱蔽的地方坐下。

馬獅龍道：「我看我們不能再留下去，這地方的公安，有很多線眼。」

「明天走？」

馬獅龍道：「不，我想今晚行動！」他轉向冷煙，道：「你認識這地方嗎？」

「也不太認識。」

「其實，我想先接觸美國領事才再作打算，我看而今不可能了，只要在領事附近出現，我們也難以脫身。」

冷煙道：「你有甚麼想法？」

「我想乘火車是不可能的了，從深圳偷渡往香港較爲容易。」

「去深圳，那麼我們上公路去。」

「好，我們走吧。」

這時，外面似有脚步聲傳來。

馬獅龍道：「慢着！」

他慢慢的走了出去，只見有十多個人影包圍着他們所坐之處，並且慢慢移近。

馬獅龍道：「不知是誰人被跟踪上了，不過，讓我們一起教訓這些傢伙。」

胡爾開道：「好，好好打一頓。」

在女朋友面前，他顯得更爲成熟。

那些人已迫近。

馬獅龍一躍而出。

那些人一見黑影便撲上來。

馬獅龍三拳兩脚，已打退了三人，但後面三人又再上來，猛攻向馬獅龍。

這時，胡爾開與馬路也跳了出來。

兩人也十分勇猛，連退幾人。

馬獅龍知道，這一戰不能久纏，立時下了幾下殺手鐧，把五個人劈下，打得他們不能動彈。

然後，他飛身一躍，撲向纏着胡爾開的兩人，又是手刀連下，兩人倒地。

馬獅龍再轉向那兩個與馬路交戰的。

正要下手，其中一人竟露出了一柄手槍。

馬獅龍立即叫道：「散開。」

那人似乎不大想開槍。

馬獅龍趁這一機會，一腿踢起，把那人手槍踢甩了手，而他也叫道：「走。」

冷煙帶着路，向西面的一個出口而去，這出口與他們所在的地方最近。

出了門口，昏暗的燈光下，站着一人。

那人便是告密的傢伙。

馬獅龍上前，一拳打過去，道：「又是你這傢伙。」

那人捧着肚皮道：「甚麼？我是來救你們的。」

「救我們？」

「是的，那邊有輛車子，快上車。」

想不到這傢伙竟然懂得駕車。

車子直往前面走。

馬獅龍道：「你載我們往那裏？」

「我不知道。」

馬獅龍道：「上公路。」

那人沒有異議。

想了一下，馬獅龍立時覺得不對勁，道：「是你帶他們來圍捕我們的？」

「不，不，我下午回去想過了，我實在不應該，你們……你們向政府說話，却是爲我們好，我怎能恩將仇報，但我却害了你們一次，怎能補償？」

「你在演戲？」

「不，後來，我想到了，那些公安人員可能會找到你們的下落，果然，他們說要到烈士陵園行動，因此，我四處托人，用了今日所得的賞金，才借到這輛車子，希望可以救你們一次作補償。」

「果然是如此簡單？」

「眞的是如此簡單！」

這時，後面也有汽車追來。

道路上汽車極少，因此，很明顯那輛車是爲他們而來，馬獅龍道：「快，快擺脫他們。」

因爲路上沒有車子，根本無法擺脫他們，幸好這車子馬力大，他們一時之間無法追上。

馬獅龍道：「沒有辦法？」

那人眼睛轉了一轉，道：「前面公路旁邊有一間叫鎭海樓的地方，是一間博物館，夜間沒有人的，我把車子撞向路旁，你們逃進去。」

「他們不見了我們，自然會追進去。」

「不敢的，那是一處文物保護重點，他們不敢進去，否則，一旦被人發現，會被誤會爲偷竊國家文物，那便黃河水也洗不清。」

「好。」

「你們坐穩。」

他先高速開車，拋離那後面跟踪的車子。

快要接近那鎭海樓時，那人道：「你們在前面下車，直走進那間屋內。」

他們下了車，躲在路旁一些矮樹叢內。

那人也跳了下車，讓汽車往前駛去，那人叫他們：「跟我來。」

他們直走向鎭海樓，不一會，公路上已傳來一陣汽車碰撞的聲音。

他們一直走，直入了鎭海樓。

鎭海樓樓高六層，一片烏燈黑火。

那人似乎十分熟悉道路，入了一處橫門，胡爾開與冷煙已跟了進去。

馬獅龍覺得，那人沒有理由在一天之內，會改變他對人生的看法。

可是，他無暇再細想，也進了鎭海樓。

當五人進入一個塵封的密室，燈火大明。

四人大吃一驚。

房中有一個人坐着，旁邊有六個護衛，都是挺着機關槍的。

馬獅龍知道，進也死，退也死。

那人却得意地笑了。

馬獅龍看着他，怒火如焚，他眞恨自己，爲甚麼今日不在小巷中殺了他。

當中坐着的一人，出乎意料之外地，極溫文有禮地道：「各位，請坐。」

四人在機關槍之下，除了聽命之外，還可作甚麼？

他們坐下。

「小胡，你立了大功。」

胡爾開以爲那人叫自己，那知是叫那告密的人，原來這可惡的傢伙也姓胡。

胡爾開道：「你丟盡姓胡的人的臉。」

那人却是嬉皮笑臉。

「小胡，你舉報他們，像替國家拿回寶物一樣，你這次可有甚麼特別要求？」

「沒有甚麼，只要大隊長提拔。」

大隊長道：「好，給他一柄手槍。」

姓胡的道：「甚麼，我不要手槍。」

「難道要我下手？」隊長怒道。

「甚麼？」姓胡的滿臉迷惘。

大隊長道：「你知他們是甚麼人？他們拚了命為人民說話，拚着犧牲也為人民，你竟要置他們於死地，你還算是人？我念你將他們交給我，也有功勞，否則，我一早便槍斃了你，還不自己動手？」

姓胡的更加迷惘。

但馬獅龍已明白，他遇上了貴人，這大隊長是個明白事理的人，並不是敵對的人。

姓胡的退後。

「你走吧！」大隊長道。

姓胡的往外跑。

大隊長舉起了手槍，瞄準着，一槍射出。

那姓胡的後腦中槍倒在地上。

「拖他屍體出去，當他是個盜國寶的人！」

兩個護衛出去，把姓胡的屍體抬走。

大隊長道：「你是胡爾開？」

胡爾開點頭。

大隊長道：「你的表現出色極了，你是我們的希望，你們暫時敗了，但最終是勝利的！」

胡爾開十分感激地道：「大隊長……」

「不要說了，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你們快逃吧！到了外面，有更多的機會為國家辦事……」頓了一頓，道：「你們想怎麼走？」

馬獅龍道：「我們想往深圳！」

「好，隨我來！」

他們隨着隊長，出了鎮海樓，再上公路，那輛本來載他們來的車子，仍在路旁。

大隊長道：「上車，我載你們去！」

其他的護衛乘了另一部車子離去。

在路上，大隊長解釋道：「今日我接到下屬拘捕你們的消息，我不知道他們心意如何，但我却下定決心，要幫助你們，因此，我把小胡獻的計，來個將計就計！」

原來那告密的小胡獻計，不要在烈士陵園拘捕他們，因為他害怕馬獅龍與他們頑强反抗，會受傷或死亡，因此引他們來鎮海樓，一定可以一網成擒，並且活捉。

大隊長暗裏十分同情這些學生，因此決定由自己出馬，好好保護他們，免至他們落在其他人手裏。

姓胡的枉作小人，也斷送了生命。

車子上了公路，大隊長再護送了一程。

馬獅龍與隊長握手話別。

大隊長特別囑咐胡爾開與馬路：「小心你們的生命，那不再是你自己的，而是所有中國人的！」

他們兩人都十分感動。

胡爾開道：「我們不會辜負大隊長的期望！」

馬路道：「你的恩典，我們永世不忘！」

馬獅龍駕着車子，直往深圳。

* * *

從廣州至深圳，路途並不算遠。但對渴望自由的人，那一段路並不易過。

很多路面仍是凸凹不平，馬獅龍駕着車子，有如置身波濤洶湧的大海一般，起伏不定。

路是崎嶇，但總算平安駛過。

轉眼已來到一處叫香湖的地方，那是一處新建設的渡假地方，並不是為一般平民百姓而建，而是為了賺取外滙。

此時天已晚。

馬獅龍叫胡爾開與冷煙扮成一對夫婦，往前台打聽一下，有沒有房間出租。

不一會，他們回來，並已租了兩間屋。

原來那渡假村內，有很多小屋，每間內有兩三個房間，廁所廚房，一應俱全。

馬獅龍不願在黑夜趕路，一來是身體疲倦，容易出事，二來多天沒有洗澡，也應找一個地方安歇一下。

他並沒有把車子駛進渡假村，只在離渡假村不遠處停泊了，並把一些枯草葉，放在車旁，表示壞車待修。

四人入了渡假村。

這裏多是香港人，因此，並沒有人注意他們。

馬獅龍進了屋子，第一件事便是進浴室，開了花洒，由頭至脚，大大清洗一番。

那裏也有一間小型的百貨公司，馬路進去買了四件恤衫，可惜並沒有西褲，他們換過恤衫，也覺得十分舒暢。

連冷煙也換了男裝恤衫，打扮成男孩子的模樣。

冷煙本來不大願意，但馬獅龍說服她，說三男一女在一起，太過礙眼。

胡爾開也道：「你比我更漂亮了！」

因此冷煙也願意扮男裝。

梳洗完畢之後，他們便往餐室。

那餐室是通宵服務的，吃晚餐的人也不少。

他們揀了一個角落坐下，點了普通的晚餐。

身旁的人大多是談論着日來發生的事，對於北方學生的事件，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馬獅龍注視着那邊有五六個男女，也是學生模樣，不過，他們的打扮，却是十分時髦，從頭到脚都是名牌子，看來是一些留洋學生，回來渡

假。

「那些學生也太多事了，好好的去放暑假，示甚麼威，遊甚麼行！」一個男學生道。

另一個附和道：「他們這一弄，幾乎使我們沒法渡假，幸好這裏沒發生甚麼事！」

不過，另外一個却道：「他們的精神也實在感人！」

「感人？他們只是想從中得到些利益！」

「是的，假如沒有我們捐款支持，那會有人肯在烈日之下，曝晒絕食！」

胡爾開聽到這裏，已按奈不住。

馬獅龍手明眼快，一手把他按着，而冷煙亦早知他是一個十分衝動的人，也一手按着他。

馬獅龍輕聲道：「任由他們怎麼說，公道自在人心，你們要求民主，而民主最重要的精神，便是讓不同的意見，都有發表的餘地！」

胡爾開道：「他們侮辱了我，還侮辱了所有犧牲的人！」

那時，另外一桌年紀稍長的人，却反駁這班學生。

其中一人道：「你們這是怎麼了？為國家、為民族的莊嚴大事，被你們說成了這樣，你們有血性的嗎？」

「血性？甚麼血性，我們只喜歡性！」

眾人聽了，都大笑起來。

於是，他們便你一言，我一語。

突然，有一個矮胖的男子道：「我也贊成他們！」

「贊成甚麼？」

「鎮壓！」

這兩字頗有石破天驚之感！

那人却從容道：「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我們一定要有法紀，再不能讓他們胡鬧下去！」

另外幾個人却大聲嚷着：「維持國法要用槍，要用坦克，你根本是個冷血動物！」

接着，又是你一言，我一語。

這些人都是來自自由的地方，這樣肆無忌憚的說話，實在使人側目。

忽然，有人叫道：「你才需要鎮壓！」

一個酒杯已飛了過去。

那人機靈，閃身避開，又還以一隻酒杯。

一時之間，杯碟齊飛。

那些服務人員，大叫起來。

馬獅龍只吃了半碟飯，便道：「走！」

他們本想好好享受一下，無端的被這批人破壞了。

四人急忙結帳，出了餐廳。

馬獅龍估計沒有錯誤，已有人去叫護衛人員進來，但護衛人員仍管不了，已有人去召公安人員。

當他們離開餐室時，忽然，有人叫道：「胡爾開！」

胡爾開立時回過頭來。

只見一個女孩子，望着他道：「果然是你！」

胡爾開不認識那女孩子，而那女孩子是說廣州話的，看來並不是胡爾開的朋友。

那女孩子又道：「我見過你了，在電視上，你眞人比在電視上還漂亮！」

馬獅龍一手拉了他，道：「不能暴露身份！」

胡爾開如夢初醒，急忙轉身步出。

不過，他的身份已暴露。

有一個便裝公安人員早已聽到他們之間的對話，胡爾開的名字是十分敏感的。

那人也不動聲息，慢慢的跟着他們。

馬獅龍是個機警的人，早已看在眼內。

「走，立刻便要離去！」

他們走過幾間娛樂室。

那人也緊跟而來，看來，不擺脫此人，後患無窮。馬獅龍見前面有「的士高」三字。

「進去！」

進的士高是要錢的。

馬獅龍並沒有往售票處，從懷內掏出了兩百元，遞給那看場的，道：「票子！」

那人看見二百元紅彤彤的鈔票，一手接過，當然讓他們進入。

裏面是黑漆一片，並响着强烈刺耳的音樂。

台上有人唱歌，台下的人大跳特跳。

侍者領了他們坐在一個角落，並點燃了桌上的蠟燭。馬獅龍道：「不用了！」

冷煙似乎並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道：「沒吃完飯便有跳舞的興緻？」

「不！你看！」馬獅龍指着門口。

那時，他們還沒有習慣黑暗，看了一會，才看到一個人，在門口處窺看着。

「那人可能又有領獎金的野心！」

三人都十分佩服馬獅龍的先知先覺。

冷煙道：「我們怎辦？」

「不用驚慌，這裏漆黑一片，不會發現我們的！」

果然，那人只是看，却無法找到他們。

不過，那人並不想放棄，他站了一會，也習慣了黑暗，便向人羣中走來。

馬獅龍道：「你們先去跳舞！」

胡爾開與冷煙混入了跳舞的人羣。

那人竟朝着馬獅龍這張桌走來。

馬獅龍向馬路道：「我們也去！」

兩人入了舞池，幸好而今這種新潮的舞，你有你跳，我有我跳，而且男女不拘。

眩目的燈光，使那人無法肯定他

們是否仍在的士高舞池之內，不過，他並沒有放棄。

他也入了舞池。

不過，他身材並不高大，人又多，你擠我擁，他根本無法看清楚每個人的臉孔。

忽然，那人似乎放棄，走出了舞池。

馬獅龍正在慶幸。

這時，音樂停了，幾個樂手下了音樂台，不過，揚聲器仍然播放着瘋狂的音樂。

那些人並不理會是甚麼音樂，只管繼續跳。

馬獅龍正要離開舞池。

不過，門口那個人又再出現，他的身後跟着幾個穿着制服的保安人員。

那人叫道：「開燈，開燈！」

燈果然亮了，人們都哄動起來，舞池內，有人仍然站着不願離去，但也有不少人走開了。

那人叫道：「各位，我們的保安人員爲了保證各位安全，迫不得已才這樣做！」

另外一個保安人員道：「請你們先回座位！」

於是，衆人在埋怨的聲音中回到座位。

霎時之間，舞池內已沒有人。

馬獅龍與馬路不見了！

胡爾開與冷煙也不見了！

那人帶着保安人員，巡視了一周，仍然無法找到馬獅龍等人。

其中一人道：「也許你眼花吧！他們在京城，那有這麼容易來到這裏！」

而在場的人更是噓聲四起，有人吹口哨，也有人吹哨子，十分嘈雜。

另外一個穿西裝的人，從後面進來，也道：「同志，我們是合資企業，我們要做生意的！」

那人一臉無奈，道：「對不起！」

「好了，熄燈，各位繼續跳舞！」

音樂又再起，人們轉眼已忘記一切，舞池又變得鬧烘烘起來。

這時，那幾個樂手又回來了。

他們都覺得十分詫異，因爲台上已有了四個樂手。

那個領班走近，喝道：「你們？」

馬獅龍上前，把吉他套在他的脖子上，道：「對不起，我們客串一下！」

原來當那些保安人員進來搜人之際，四人竟然扮起樂手來，逃過這一關。

那領班也沒有甚麼表示，馬獅龍一手塞了幾張美金在他手中，那人看見鈔票，沒有再說甚麼。

四人連忙下了音樂台。

他們不敢再從正門出去，到了後面廁所，有一扇門，他們便趕快離開。

馬獅龍道：「看來今晚又不能好好的睡！」

胡爾開道：「上路吧！」

他們小心地看着地形，因爲在黑暗之中，無法準確地辨認道路。

正在躊躇之際，又來了脚步聲。

馬獅龍道：「那邊走！」

他們已不理會一切，隨着馬獅龍走。他們走了一會，後面的脚步聲停了。

那時，他們才看清楚，前面是一列平房，並有一些難聞的氣味傳來。

他們走近，才發覺是一列馬厩。

馬厩裏面有十來匹馬，是用來租給旅遊人玩的，那些馬感覺敏銳，有人走近，牠們發出了叫聲。

一馬發聲，其他馬也發出叫聲。

這時，整個馬厩也有些騷動。

這些聲音傳得極遠，也吸引了那些搜索的人。

緊急的脚步，又朝馬厩這邊而來。

有人喝道：「他們在那邊！」

馬獅龍知道，他們已被人發現，便道：「上馬！」

他們進入馬厩，一人牽了一匹馬。

那些馬年齡已大，十分馴良，見有人拉牠們，也不以爲意，順從他們的牽動。

馬獅龍首先上了馬，向山坡上跑去。

胡爾開與冷煙是慣於騎馬的民族，一上了馬，猛扣韁繩，馬匹已向山坡馳去。

原來馬路也不弱。

四人一隊，向着山坡上面進發。

有人叫道：「停，快停下來！」

他們當然沒有停下，反而策馬飛馳。

接着，也有人叫：「找車子！」

但找到車子也沒用，因爲這山路十分陡斜，車子並沒有用，反而是馬匹大有用場！

不久，車子仍是追來了。

但馬匹載着他們已上了山崗頂。

馬獅龍道：「下山去！」

那車子向山崗駛來，上了一小半，已無法再追，而馬獅龍却向另一邊山下進發，跑得不見了蹤跡。

那些人只得頓足而回。

馬獅龍與三人策馬飛馳下山。

胡爾開道：「我們好像回到了故鄉！」

冷煙道：「是的，我們的族人，都要來迎接我們了！」

馬路道：「這馬實在懂人意！」

馬獅龍道：「不要只顧說話，不知他們又會用甚麼方法來追我們了，快！」

四匹馬直向山下衝去。

到了山脚，已是一條公路。

馬獅龍下了馬，道：「把馬趕回山上！」

三人也下了馬，把馬趕回去，那幾匹馬上了山坡，竟然回頭，好像有

點依依不捨的模樣。

一匹馬引吭高嘶，另外三匹馬也附和着。

馬獅龍再催促道：「走吧！」

馬路道：「馬也有人性，可恨這班人！」

他們直上公路。

那時夜已盡，黎明前的一刻，果然是非常黑暗。

他們伏在一處草叢，注視着公路。

遠處的公路，間中也有一些燈光出現，他們都是趕路到深圳回港的。

忽然，馬獅龍跳出草叢，回頭道：「你們等一下，假如我能說服司機，你們才出來！」

一會，一輛貨櫃車出現了。

馬獅龍走出馬路攔着，但那車竟然沒有停下，繼續駛去了。

那司機可能怕截劫。

再等一刻鐘，另一輛又來了。

這一輛却停了下來。

司機是一個赤膊的漢子。

馬獅龍上前，道：「老兄……」

「想偷渡？」

馬獅龍點了點頭。

「有錢嗎？」

馬獅龍道：「要多少？」

「只你一人？」

「不，共有四人！」

「他們呢？」

「你給我一個價錢！」

那人道：「一個人一千，要港幣！」

「好！」馬獅龍伸手入懷中，看看並沒有那麼多港幣，袋內仍有些美金。

馬獅龍一算，四百元美金足夠有餘。

他遞了給司機。

司機一看是美金，竟然貪念又起，道：「還有嗎？」

馬獅龍道：「還有兩張！」

「拿來吧！」

馬獅龍無奈，只好給了他。

那司機十分滿意地道：「上車吧！」

馬獅龍回身。

那司機竟然要開車。馬獅龍一手扶着車旁，一邊叫道：「你們快來！」

司機加速。

馬獅龍另一手已拿出那枝小型手槍，指着那司機的臉頰。

冰冷的金屬使他把車停了下來。

胡爾開、冷煙與馬路上了貨櫃裏面。

馬獅龍也上了車頭，道：「老兄，得人錢財，替人消災，假如你不顧江湖道義，我看你要死在異鄉！」

那司機在手槍之下，噤若寒蟬。

馬獅龍知道，這人並非善類，一直坐在他身旁，手握着槍，監視着他。

貨櫃車一直走着，轉眼已是黎明，而前面就是關卡。

司機道：「老兄，算我不着，如今到了關卡，你們只能各自打算！」

馬獅龍道：「停車！」

胡爾開、冷煙與馬路亦已下了車。

馬獅龍看着貨櫃車車牌，道：「老兄，你在關卡處勿多言，我記得你車牌，假如有事，到了香港，我也不會放過你！」

那貨櫃車已駛去。

「他會告密嗎？」

馬獅龍道：「說不定！」

「那麼，我們怎樣過關？」

忽然，馬獅龍看見路旁的樹林內，有些燈光，他朝着燈光走去，只見四輛小型貨車泊在一起。

幾個司機在搬動貨物。

馬獅龍一看，便知是走私客，在過關之前把貨物調亂，以便蒙混過關。

馬獅龍道：「你們等一下！」

他進入了樹林，上前道：「老兄，幫幫忙！」

那四人停了下來。

馬獅龍道：「你們繼續，我只求你們載我們過關！」

「你們？幾人？」

「四個！」

那些司機見事情被人發現，又不知這些人是甚麼身份，只好道：「碰碰你們的運氣！」

「我們躲在菜堆，有事也不會連累你們的！」

四人各上了一輛貨車。

那些司機把貨物調動妥當之後，便開動車子。

這天的關卡似乎是特別忙碌，那些查卡的關員也沒有甚麼搜索，便讓他們過關。

貨車過了關，開足馬力，向着港方而去。

出了文錦渡，貨車停了，馬獅龍跳下車，其他三人也是。

胡爾開仰頭向天，猛地呼吸一口空氣，叫道：「自由的空氣！」

冷煙却跪在地上，吻着泥土。

馬路只是呆呆的站立。

馬獅龍走出路旁，很快的截了一部的士。

* * *

他們終於來到了湯姆的半山區家中。

古老的英國式建築物，裏面却是非常現代化的裝飾。湯姆並不在，他正去打點一切。

四人洗過澡，換過了衣服，等候着湯姆的電話。

馬獅龍走出露台。

下面是整個維多利亞海港，一切都似乎沒有改變，來往的渡輪仍然劃着海浪，遠處的三支煙囪仍然噴着煙。

不知甚麼時候，胡爾開已站在他

的身旁，道：「多麼美好的地方！」

冷煙也道：「如果我們能留下便好！」

馬獅龍道：「不是我潑你們冷水，還有一大段辛苦的路要你們走！」

這時，電話響了。

馬獅龍接過，道：「好，我們立刻來！」

馬獅龍轉向他們，道：「起程了！」

四人出了門，已有一輛領事車在等候，他們上了車，馬獅龍道：「往西貢碼頭！」

那司機沒有說話，車子直向九龍進發。

半小時後，他們已來到西貢碼頭。

碼頭上泊了一艘古老的中國木帆船。

而湯姆正焦急地等待着。

當他一見車子駛來，便上前道：「上船！」

馬獅龍到了這裏，還以為自己功德圓滿，也站在一旁看着胡爾開他們上船。

湯姆道：「馬先生，我看你仍要陪他們！」

「為甚麼？」

「公海並不一定太平！」

馬獅龍道：「他們目的地是……」

「暫時是菲律賓，然後再乘飛機往歐洲！」

「為甚麼不在這裏……」

「這地方間諜太多！而且，我實在不想功虧一簣！」

馬獅龍心想，這話也不錯，跳了上船。

湯姆道：「我們不知如何感激你！」

「我只盡一分棉力！」馬獅龍道。

胡爾開回過頭來，道：「馬先生，我們……」他有些哽咽，不能說下去。

馬獅龍道：「和你們比較，我算甚麼！」

船夫已解纜。

湯姆揮手，船慢慢地離開了。

＊　＊　＊

冷煙似乎有點不明白地問：「為甚麼我們一定要離開這美麗的地方？」

馬獅龍道：「這地方是冒險家的樂園，甚麼人也有，為確保你們的安全，湯姆的安排並沒有錯！」

出了公海，木船顯得有點波動。

不過，再大的風浪，他們都經過了，這也不算甚麼，迎着海風，有說不出的愉快！

「到菲律賓要多少天？」

「假若順風順水的話，四天也可以了。」

第一天，他們安然無事。

第二天也是轉眼便過。

可是，第三天凌晨，胡爾開與冷煙因睡不着，併肩在船頭看日出時，便發現了幾艘有點不對勁的漁船。

一共是三艘，慢慢向他們迫近。

胡爾開立刻叫醒了馬獅龍。

馬獅龍走出甲板的時候，三艘漁船已在咫尺之內，他們吆喝着：「停船，停船！」

舵手對馬獅龍道：「怎麼辦？馬先生……」

「不用理會他們！」

舵手試圖轉過一個方向，但三艘漁船隨即跟來。

那三艘漁船上的人，全是海盜模樣，馬獅龍在以前幾次出海中，也遇過這樣的人物。

他們的目的，是洗劫越南投奔怒海的船隻，但一向以來，他們都喜歡個別行動，很少會幾艘船一齊合作。

忽然，「砰」的一聲，其中一艘竟然用小鋼炮向馬獅龍這艘船發射。

立時，船頭中彈，出現了一個大洞。

船上其他的漁夫緊張起來，趕緊修補那個大洞。

馬獅龍見狀，只好道：「停下來！」

而這時船上每一個人，都有手鎗，各人都伏在隱蔽的地方，只要馬獅龍下令，他們便有所行動。

那三艘船成「品」字形靠近。

船上的人，大都是臉孔黝黑，看來是菲律賓南部上來的海盜。

這些海盜比起泰國的海盜，更無人性。

馬獅龍已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忽然，有人叫道：「交出人來！」

很清晰的廣州話！

為甚麼菲律賓海盜船上，竟有人說廣州話？

馬獅龍站了出來，問道：「交甚麼人？」

「交出逃亡份子！」

馬獅龍心中一凜，小心注視船上發言的人，那人也作海盜的打扮，但很明顯，他並不是海盜。

他是特工，上面派來抓人的特工。

他為了抓回逃犯，竟然不顧甚麼顏面，僱用了這些毫無人性的海盜！

馬獅龍道：「甚麼逃亡份子？」

那人不再理會馬獅龍，說了幾句菲律賓土話，那些海盜應命，從四方八面爬上船。

對於這些亡命之徒，除了亂鎗掃射之外，似乎再無其他更好的辦法。

馬獅龍首先拔出了鎗，對着那發號施令的人，開了一鎗。

那人十分機靈，早已看見馬獅龍有所動作，便縮回艙內。

鎗聲已响，馬獅龍船上的人，也一起開鎗。

這時，十多個搶先上的海盜已中鎗。

其他的海盜再不敢上前。

鎗戰立時開始。

馬獅龍船上的武器極為優良，相

信是湯姆先生早有遠見，為他們預備了充足的彈藥。

不過，三艘海盜船從三面夾攻而來，並不容易對付。

只見那三艘船開了一輪鎗之後，已各自發動引擎向後面駛去。

馬獅龍已走上了駕駛艙。

胡爾開也上了駕駛艙，問道：「他們撤走了？」

「沒有這麼簡單！」

果然是沒有這麼簡單，只見一些海盜，拉開了船頭的帆布，竟露出了幾支重炮。

馬獅龍一看，便知道這些重炮並非兒戲之物，只要被射中一炮，整條船就會下沉。

他立刻叫道：「全速後退！」

那舵手反應也靈敏，立即發動了引擎。

整艘船退後了。

那三艘海盜船本已退後，加上馬獅龍的船也退了，他們之間，便形成一個頗大的空隙。

三支重炮已瞄向馬獅龍的船隻。

那個化裝的特工又走了出來，道：「我們的目的是逃亡份子，其他人一概不理！假如再逃走，你們後悔也來不及！」

馬獅龍叫舵手停船，叫道：「我們只是普通作業的漁船，並沒有甚麼逃亡份子！」

那人道：「我們已放下了救生艇，把那幾個學生放了下來，其他人可以自由離去！」

馬獅龍仍道：「根本沒有甚麼學生。」

那人不再理會馬獅龍的話，只道：「你們都只是為錢工作，何必賣命！」

這時，海面上有一隻機動的小筏駛過來。

胡爾開見這情形，道：「馬先生，放我們下去，我們不能一起死去，這太沒有價值了！」

馬獅龍道：「你不用慌張，我有應付之道。」

其實，馬獅龍那裏再有應付之道？

假如不放下三個學生，整條船的人是無一倖免。

胡爾開道：「放我下去！」

馬獅龍道：「不！」

胡爾開突然拉開了上衣，只見他的身上已縛滿了火藥，胡爾開道：「我一上了他們的船，他們也無一倖免！」

冷煙也突然出現，道：「不，讓我去！」

她的身上也縛有炸彈。

馬獅龍道：「不，讓我去！」

「不，我們連累你太多了，我去！」

「不，要去我們一起去，小胡，你說過，咱們要一起死的。」

胡爾開已是滿臉淚水。

冷煙却仍然拚命把淚水噙在眼眶之內，可是，最後也忍不住奪眶而出。

馬獅龍是個絕不放棄的人，雖然是最危急之際，他仍然不斷的動腦筋。

這時，外面傳來一陣「嘩啦」之聲，似乎有些東西跌下海中。

眾人向外一望。

馬路竟然不顧一切，一個人跳了下海，並且游向那艘機動筏。

他一邊游，一邊叫道：「我是逃亡學生，我是逃亡學生……」

三人看了，都想立時撲下水去。

不過，三人再下去，並無好處。

馬獅龍道：「我們不要太衝動！」

舵手忽然道：「先生，雷達上有一顆黑點，正全速向我們這邊駛來！」

馬獅龍看着，雷達果然有一大黑點，迫近這處。

那時，馬路已上了機動筏，他突然發狠，把兩個控制機動筏的人，一手一個，推了他們下海。

馬路叫道：「我自願投降！」他已把機動筏停了下來，又道：「讓他們先離去，我才上你們的船！」

「好，讓他們走！」

馬獅龍道：「開船！」

胡爾開道：「我不能眼看馬路送死！」

冷煙也道：「咱們一起上前拚了！」

馬獅龍道：「不！我已有了辦法，讓我潛水下去，上了他們的船，自然可以救回馬路！」

他說完便轉身去換潛水衣。

胡爾開道：「我也去！」

「不，你不熟水性，而且，這裏也需要一個指揮的人，配合我們的行動！」

馬獅龍又向冷煙道：「你與小胡開船，隨時接應我和馬路回來！」

那舵手忽然叫道：「先生，那黑點已定下來了！」

海面上並沒有船隻。

馬獅龍道：「究竟是甚麼東西？」

「不知道，可能是一艘小型潛艇。」

一艘潛艇？為甚麼這個時候竟有潛艇潛來？

這時，馬獅龍的船與海盜船，已距離一千米之遙。

馬路仍在機動筏上，停在當中。

馬獅龍已換了潛水衣，並帶了氧氣筒、推進器。當他正要下水的時候，忽然，整個海面沸盪起來。

他們的船被抛起了幾十丈。

海面上只是白浪一片，接着是一陣火光。

爆炸的聲响極大，大到他們無法聽到，只覺雙耳發燙，耳膜疼痛。

他們的眼也不能睜開。

不知過了多久，船才停下。

馬獅龍伏在甲板上，向外望去，

只見那三艘海盜船，已不見了一艘。

其餘兩艘，正在飄浮着。

馬路的機動筏也不見了！

漸漸，海上露出了一個大漩渦，一艘潛艇浮了一半上來，而另外兩隻海盜船也立時開走了！

當海盜船去後，那艘潛艇也整艘浮了出來。

那是一艘有五十多米長的小型潛艇。

胡爾開道：「馬獅龍，這東西是友是敵？」

「天知道！」

潛艇並沒有動靜。

但船上的無線電接收器却有了聲响。

馬獅龍拿起耳筒。

「所有人下船，我們會安全護送你們往菲律賓。」

「你們是甚麼人？」

「你們不用理會，我們有足夠的力量護送你們！」

「假如……」

「假如你們反對，你們將會立時毀滅，正如剛才那艘船一樣，那是海對空飛彈的效應！」

海對空飛彈？

怪不得是驚天動地的一剎！

「拋下救生艇，上潛艇！」

這似乎再無選擇的機會。

馬獅龍放下了聽筒，道：「放下救生艇，我們三人上潛艇。」

舵手問：「我們呢？」

「你們可以回去。」

三人下了救生艇，駛近潛艇，潛艇開動了，穿過一個管口，進了潛艇之內。

馬獅龍道：「誰是負責人？」

一個軍官模樣的人道：「是我，加勒上校。」

「加勒上校，我們還有一位同伴，可惜他在一艘救生機動筏中，在爆炸之時，不知被拋到甚麼地方。」

「你們不用擔心，我會派人去搜索。」

潛艇內十分淺窄。

加勒上校道：「來，看看是否是你們的朋友！」

朋友？馬獅龍實在想不到，在這個時候，還可以見到甚麼朋友！

天呀，竟是丁國富與嚴肅！

「為甚麼你們會在這裏？」

嚴肅道：「說來話長，你們呢？」

馬獅龍道：「我護送他們往菲律賓！」

丁國富道：「我們本是上了一艘貨櫃船，也想在菲律賓上岸，再飛歐美！」

馬獅龍問：「這是甚麼人？」

「菲共！」

「擄了我們有甚麼用？」

「可以換更多的飛彈！」

馬獅龍聽了，只道：「我們還以為有了救星，原來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

加勒上校接口道：「你們好好談一會！」然後離去。

他們互說了一些逃亡的情況。

丁國富道：「我們自上海逃出，上了飛機，便再沒有甚麼痲煩，你們呢？」

胡爾開介紹他重逢的女朋友，並且把途中的驚險一一細述。

他們最擔心的是馬路，當飛彈爆炸的時候，他是在機動筏上的，但爆炸完畢，已不見踪影，可能，他已……

沒有人再說下去。

可是，當他們最黯然神傷的時候，潛艇的雷達却發現了一個小黑點，艇長小心搜索，竟然是馬路的機動筏。

機動筏是翻轉飄浮着，筏底朝天，不過，當艇長派人去的時候，却在機動筏下面找到了半昏迷的馬路，把他救了上來。

馬路沒有死去，使他們十分高興。

他被救上了潛艇，休息了一會，已然甦醒。

他看見眼前全是認識的人，有說不出的喜悅，道：「我是做夢嗎？」

原來他在爆炸的時候，也被翻滾的浪打上半天，幸好他坐的機動筏是塑膠所製，完全保護了他，落下來之後，已是幾十丈之外，浮在水面，他死命的抓着，與海神搏鬥，慶幸生還。

不一會，加勒上校又來，道：「泊岸了！」

潛艇浮出了海面，直泊岩岸。

馬獅龍等六人，被押上去。

上岸的地方，看來像一個還未開發的荒島，但在天然的樹林岩石掩護之下，却成了一個極好的軍事基地，到處都有防衛與攻擊的軍事設施。

一邊走，馬獅龍一邊小心觀察着。

過了一個山崗，他竟發現前面有一個小小的機場，另外一邊有一個燃油庫。

在燃油庫不遠之處，有一個用多重鐵絲網圍着的地方，並有不少軍人及軍犬守衛，那一定是個十分重要的地方，不過，那些軍人的軍服，並不鮮明，看來並非一支精銳的軍隊。

他們被押進一間茅屋之內。

茅屋是建築在山坡之上，用木柱架高，外牆是用竹和木板建成，十分簡陋。

但空氣却十分流通，涼風習習，十分舒服。

他們被鎖在一起，外面有軍人拿着長鎗守衛。

不一會，有人送來食物。

食物十分粗糙，而且全是椰油的味道，對他們來說，簡直難於下咽。

不過，那些水果却是十分可口和

解渴。

夜裏，有飛機聲音傳來，接着，一架小型的飛機降在島上，馬獅龍與衆人一直監視着。

翌日一早，又再有人送來食物，馬獅龍要求見加勒上校，但那送東西來的人却聽不懂英語。

丁國富對馬獅龍道：「這班菲共既然捉到我們，自然會與有關人等交換，最近那些天蠶飛彈在中東戰場威風之極，加勒上校可能會用我們來交換。」

嚴肅道：「大有可能，根據這幾天的報導，我們已成了正式的通緝犯。」

馬獅龍道：「既是如此，我們不能坐以待斃。」

胡爾開在屋內巡視一周，道：「外面的守軍並不難倒我們——問題是逃往那裏？」

馬獅龍道：「最低限度，先逃離這些人的魔掌！」

馬路接口道：「最好是奪得那飛機，直飛美國！」

奪那飛機？是個好主意！

馬獅龍道：「好，待入黑時，我們便行動！」

馬獅龍把記得的附近地勢，告訴他們，並且說出了他心目中的行動計劃。

下午，最悶熱的時刻，突然天上閃了一下電光，接着便是滂沱大雨。

霎時之間，天地變色，雷雨交加。

馬獅龍看着，道：「天助我們，不用等到入黑，我們現在便採取行動！」

胡爾開、冷煙和馬路三個年輕小子，已把地上的木板撬開，六人下了屋底。

屋底是泥濘不堪的山坡，並有雨水衝下。

馬獅龍道：「分頭行動！」

原來他們早已分配妥當：丁國富與嚴肅兩人負責往燃油庫放火，而馬獅龍與胡爾開、冷煙、馬路三人，一同走向另一邊的建築物。

以馬獅龍的估計，那地方一定是個火藥庫，在那裏，他們可以拿到足夠的武器。

馬獅龍領着三人，冒着大雨，狂奔向那座建築物。

雨實在太大，根本沒有人在守衛。因此，他們十分順利的到了那建築物。

這建築物本來是有人及犬隻看守的，但在這可怕的雨勢下，他們都已躲起來。

當他們接近那座建築物時，連狗也沒有發現他們，因為雨水狂瀉，把他們身上的氣味也冲走了。

他們進入了其中一間較大的屋子，是用磚石砌成的，有人叫了一聲。

他們停了下來，各自伏下。

接着有人開鎗。

馬獅龍示意他們分別包抄。

胡爾開從左去，馬路向右走，冷煙負責前面的把守，馬獅龍却冒險向前去。

馬獅龍一動，又再來了幾槍，馬獅龍幾個翻滾，已到了另一個門口。

有人衝出來，馬獅龍雙腿齊飛。

那人被踢得人仰馬翻，馬獅龍一手奪了他的長鎗，用鎗柄擊暈了他。

有了武器，馬獅龍更為活躍。

而那十來個守衛聽見鎗聲，都紛紛出現。

不過，他們大半是從午睡醒來，不及動手，已被他們打暈或打死了，連狗隻也不能倖免。

胡爾開與馬路也奪得了手鎗。

他們在建築物大門匯合，合力打開了門，果然是一個火藥庫。

馬獅龍道：「拿子彈及手鎗！」

各人取了一些，並為丁國富與嚴肅拿了一些。

冷煙也跑了進來，道：「那邊起火了！」

馬獅龍道：「你們先走！」

他們拚命的往機場那邊走。

馬獅龍待他們跑遠了，抓了一枚手榴彈，一拔訊管，便拋入火藥庫之內。

「轟隆」一聲。

屋頂立時被炸開了。

馬獅龍已走向了機場。

外面的雨仍然是傾盆的下着，有些守軍開始衝出來，不過他們只是盲目用鎗掃射，却不敢冒雨出來。

當燃油庫火勢更猛，有一部份人去了救火，而火藥庫爆炸時，更多人去拯救。

幸好雨勢大，火藥庫並沒有擴大爆炸，但燃油庫那邊，却越來越大火，因為那些燃油浮在水面，越燒越猛。

馬獅龍與衆人已來到機場。

小飛機仍然停着。

馬獅龍率先上了飛機。

這是一架小型偵察機，只可供四人坐。

丁國富做了馬獅龍的副機師，後面剛好讓他們坐下。

馬獅龍發動了引擎。

丁國富道：「沒有指揮，怎樣起飛？」

馬獅龍道：「我便是指揮！」

冒着狂風暴雨，小型軍機終於在馬獅龍操縱之下起飛了。飛機向上升，一百尺，二百尺……一千尺。

直上雲霄，衆人都歡呼。

但歡呼聲未了，外面却有火光出現。

胡爾開叫道：「他們開高射炮！」

想不到這小島上，竟有高射炮的設備。

馬獅龍咬緊牙關，把上升桿拉盡。

一千尺，一千五百尺，三千尺。

幾個火光在機旁掠過。

上了五千尺，前面竟是一片晴朗，再上，只見雲層都在他們脚下。

馬獅龍噓了口氣。

丁國富在旁，在一個箱子裏找出了一份地圖，左看右看，都看不出一個頭緒來。

馬獅龍笑道：「不用看了，我們根本不知道在甚麼地方，更無法肯定其他一切。」

「那我們飛去甚麼地方？」

「飛上月球。」

衆人笑了。

馬獅龍在萬尺高空飛着，不斷用不同波段的無線電與各地方聯絡。

不一會，已有了回音——竟然是一艘巡洋艦，一艘美國巡洋艦的回音。

那艘巡洋艦的無線電，首先替他們確定了位置，然後指示他們向西南飛行。

飛行了半小時之後，馬獅龍把飛機降下一點，已隱約見到下面一點灰色的東西，浮在一片碧澄的海上。

衆人又再歡呼。

可是，問題來了，如何降下？

巡洋艦並沒有飛機下降的設備，飛機也沒有降在水面的設備，這樣衝下去，不知會衝到多少尺水深，也不一定能浮上來。

巡洋艦建議他們再飛，大約再向西南飛行兩小時左右，便有一個荒島可降落。

馬獅龍看看燃料表，只有半個小時便會用罄。

衆人十分心急。

忽然，冷煙道：「這裏有降落傘！」

後面有六個降落傘。

馬獅龍道：「你們懂嗎？」

衆人都搖頭。

馬獅龍道：「丁國富，你把持着駕駛盤，讓我來上一堂速成課。」

衆人當然用心學習，因爲千辛萬苦才逃到這裏。

當一切準備妥當，馬獅龍通知了下面的巡洋艦，他們答應派拯救船。

開了機門，三個年輕人都跳了下去。

兩個中年男人却猶豫着。

馬獅龍道：「還不下去？」

兩人齊聲道：「我有畏高症。」

馬獅龍突然撲了出來，一手推了丁國富下去，而丁國富也一手拉着嚴肅下去。

馬獅龍是最後一個躍下。

六個降落傘都順利地張開了。

不久，他們跌下海中，巡洋艦派來的軍人，很快便把他們救上船，並載他們上了巡洋艦。

既然是一艘美國巡洋艦，一切事都好辦了。

馬獅龍與衆人見過艦長，並簡單說明了一切。

開始時，艦長還有一些保留的態度，後來，馬獅龍要求與香港的美國領事館通話。

當無線電接通了，說了幾句，湯姆竟然也在場，他道：「到了美國，一切都有人保護接洽的了！馬獅龍先生，你實在出色。」

馬獅龍笑道：「只是他們幸運！」

巡洋艦長爲他們安排一切，首先送了他們上一艘航空母艦，再由艦上的飛機，載他們到了夏威夷。

他們在夏威夷再乘搭飛機直往紐約。

在紐約上空，他們看見了美國的自由神像。

五個人都哭了。

馬獅龍並沒有，他並不是沒有感觸，而是他本是個自由人，而他們却大大不同。

下機之後，已有領事館專車來接他們。

馬獅龍並不打算與他們同去。

五人與馬獅龍握手道別。

十多天的日子，像是一場噩夢。

如今噩夢醒了，光明在望。

馬獅龍問胡爾開，道：「甚麼時候吃你的喜酒？」

胡爾開道：「無國何以爲家？」

馬獅龍道：「無論甚麼時候，也不要忘了我！」

他們揮手，馬獅龍只有默默的祝福。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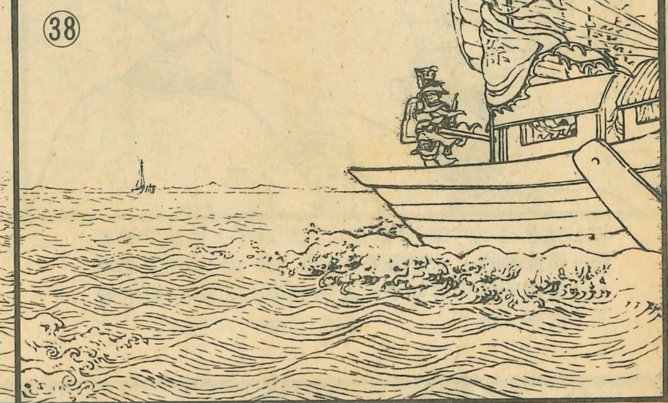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二十三

赤壁大戰（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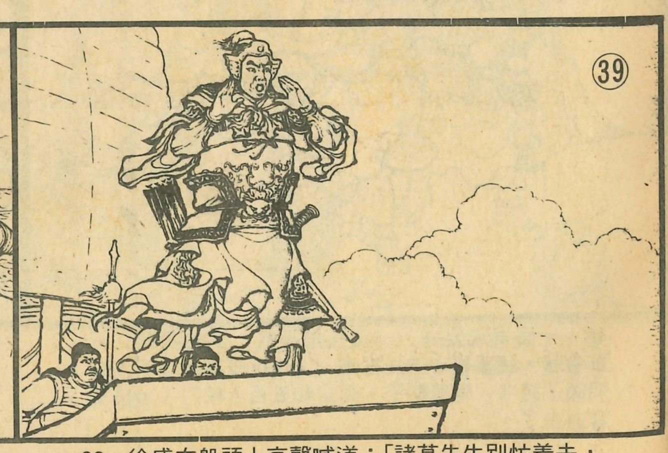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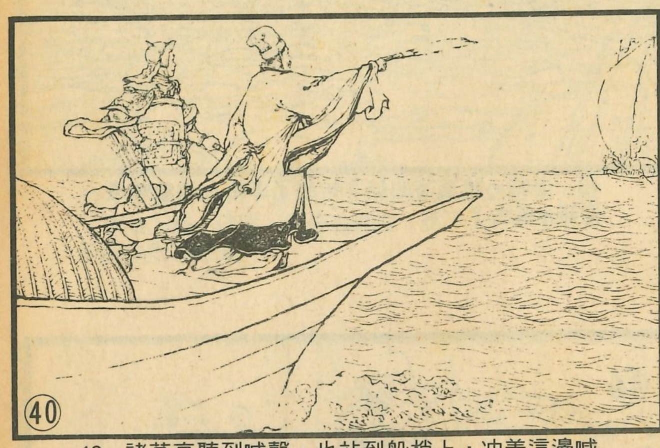
37　丁奉急忙下壇去找，却連影子也沒找到。這時，徐盛也帶着水軍趕來了。兩人仔細向守壇的人追問，這才知道隔夜就有一隻快船停在江邊，諸葛亮一下壇，就下船向上水開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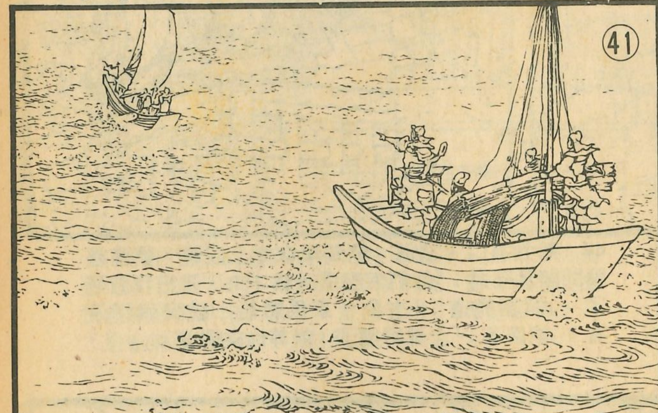
38　丁奉、徐盛聽說，上馬的上馬，下船的下船，趕緊追去。徐盛的船扯足風帆，一路追趕，不多一會，前面那隻快船已經看得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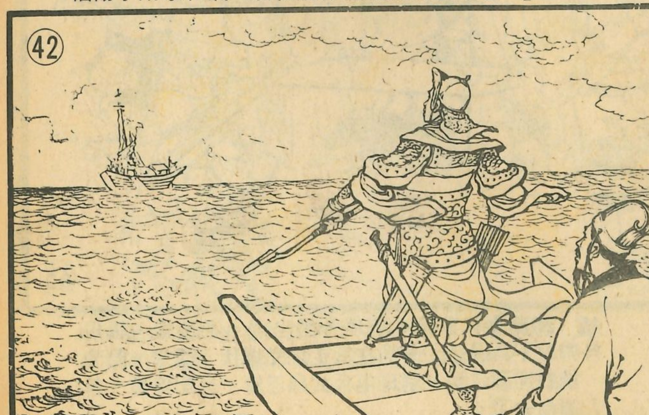
39　徐盛在船頭上高聲喊道：「諸葛先生別忙着去，我們都督有緊要事請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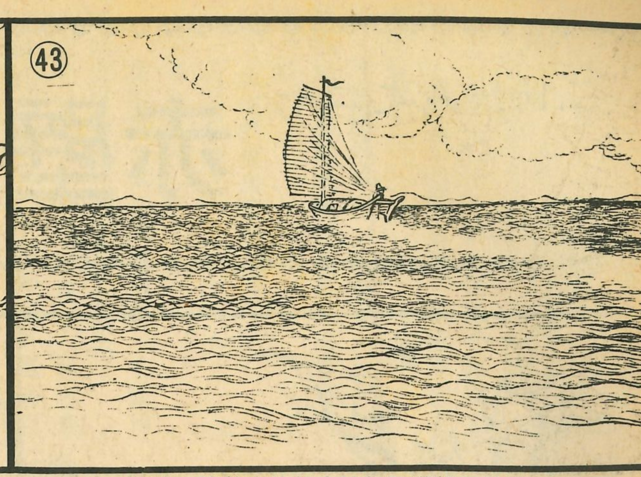
40　諸葛亮聽到喊聲，也站到船梢上，冲着這邊喊起來：「我暫回夏口，不久再和都督相見。此番我料到都督要害我，所以預先叫趙雲來接的。將軍不必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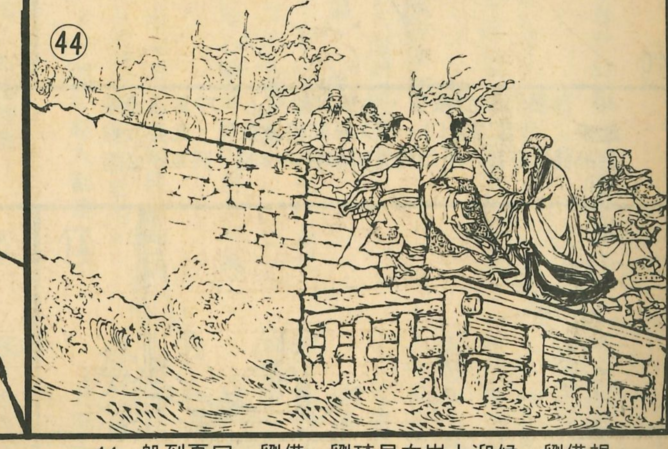
41　徐盛見前面的船沒扯風帆，只管追上去，眼看就要趕上，却見趙雲站上船梢，拈弓搭箭，大聲說道：「我是趙子龍，特地來接軍師的。你一定要追，只怕傷了兩家和氣，現在讓你瞧瞧我的手段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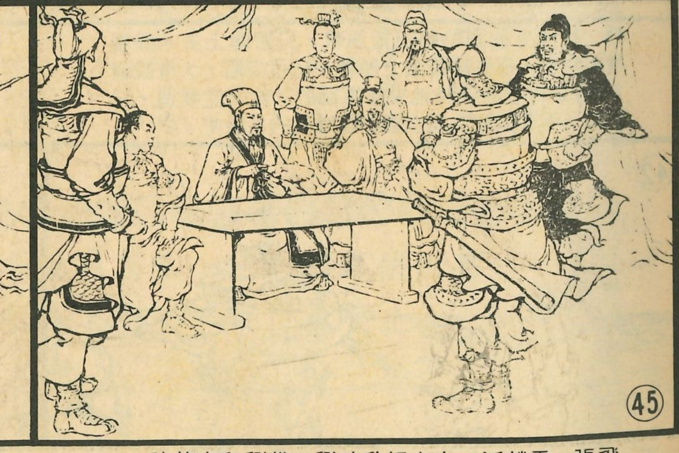
42　趙雲颼的一箭，射斷徐盛船上的篷索，船篷直落下去，船就在江上橫了過來。



43 這時，諸葛亮的船才扯起了滿帆，趁着順風，像箭一般去了。



44 船到夏口，劉備、劉琦早在岸上迎候。劉備趕緊問諸葛亮道：「你們怎麼這時候才來，眞把我急死了。」諸葛亮道：「主公，軍馬戰船，統齊備了沒有？」劉備道：「全都齊備了，就等你來調遣。」



45 諸葛亮和劉備、劉琦升帳坐定，派趙雲、張飛各帶三千兵過江，分別在指定地點埋伏。糜竺、糜芳、劉封巡邏江面，劉琦屯兵武昌江岸。分配停當，各人領命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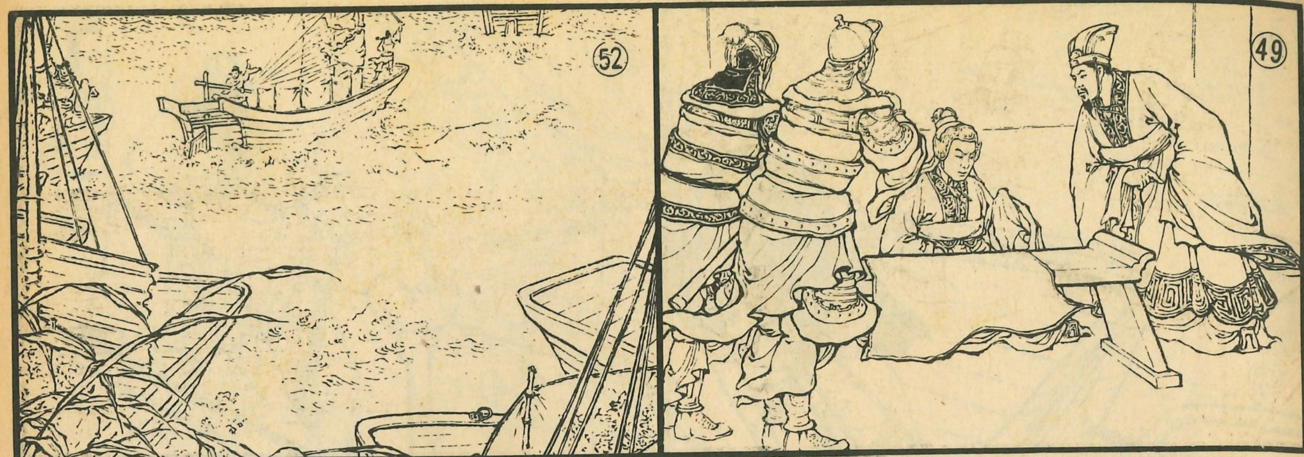
46 關羽站在旁邊，見所有將領多已經派遣出去了，他却沒有輪着，再也忍耐不住，高聲說道：「我跟哥哥打仗多年，從來沒有落過空，今天碰上這等大戰，軍師却把我擱在一邊，不知道是甚麼意思？」



47 諸葛亮沉吟道：「雲長，我想過了，你是個講義氣、重情面的人。當初曹操待你不差，只怕這番遇着，他講起前情，你就不能下手，誤了大事。」關羽聽了，那肯心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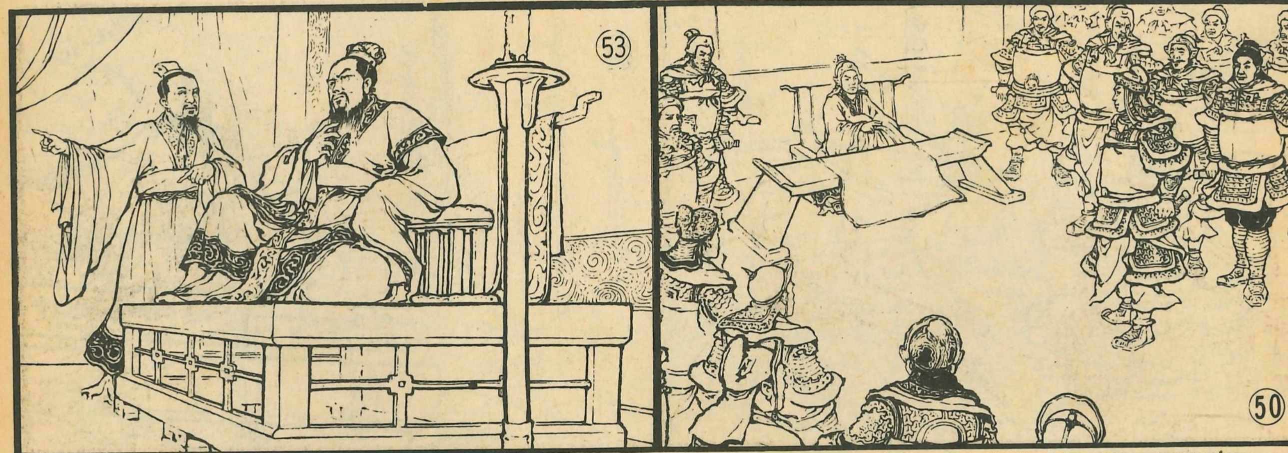


48 一個爭着要去，一個只是不放。後來關羽立下軍令狀，諸葛亮才勉强答應，派他往華容道埋伏。關羽領了將令，帶着關平、周倉和五百名校刀手，投華容道去了。



49 再說丁奉、徐盛追不着諸葛亮，只得將經過情形回報周瑜。周瑜更加吃驚，嘆道：「這人計謀多端，不除了他，簡直叫我日夜不安了。」魯肅勸他暫時容忍，待破曹之後，再作計較。

52 黃蓋備好二十隻火船，船內滿載蘆葦乾柴，灌了魚油，鋪上硫磺，用靑布遮住。到了三更，便率領船隊向對岸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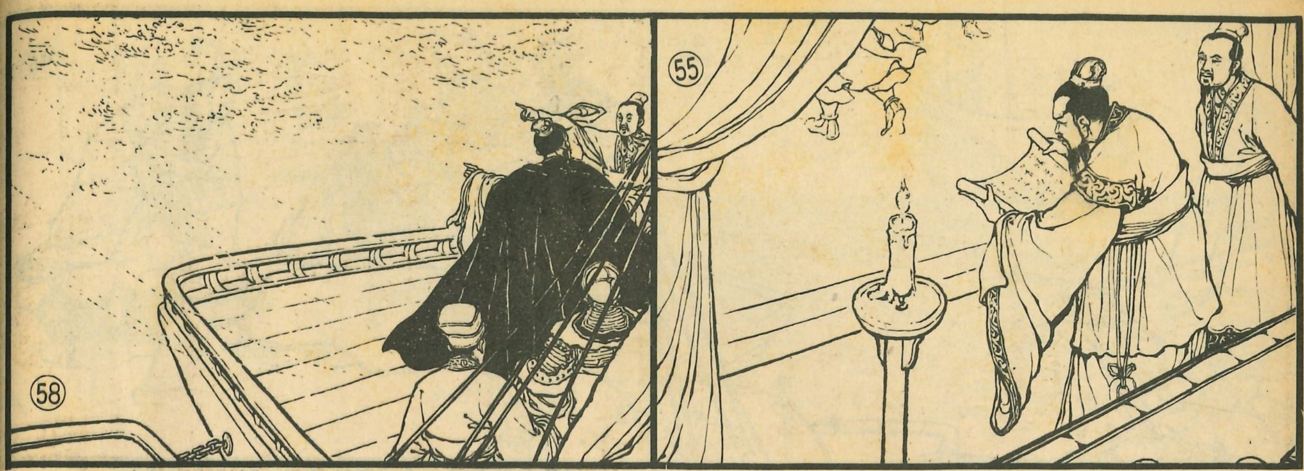
50 周瑜調兵遣將，先派甘寧帶領一軍，打着曹軍旗號，直取烏林，深入曹操屯糧所在，放火燒糧，故意令詐降的曹將蔡中做向導。又派呂蒙、凌統領兵接應。其他各路，也分別派定。

53 再說曹操自從黃蓋密約投降以後，天天等待黃蓋消息。那天晚上，忽然起了東南風，謀士程昱便提醒曹操要提防敵人火攻。曹操笑道：「冬至陽氣上升，是會有東南風的，不必顧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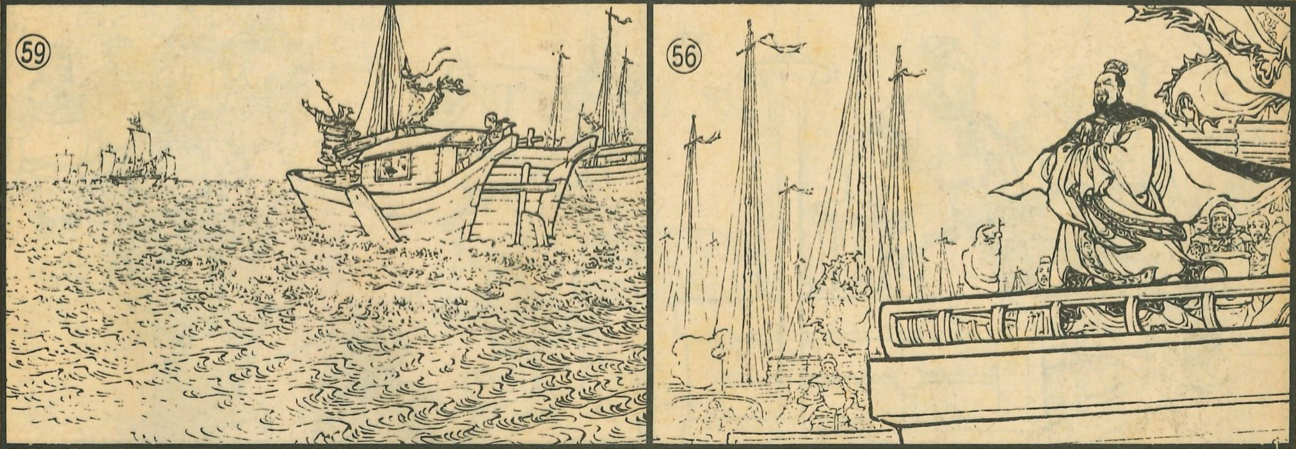
51 天色將晚，周瑜命將詐降的曹將蔡和殺了，便令黃蓋一面派人去曹營約降，一面準備火船，定在三更出發。

54 這時有兵士進來報告：「江南來了一隻小船，黃蓋有密信送到。」曹操馬上叫兵士將來人喚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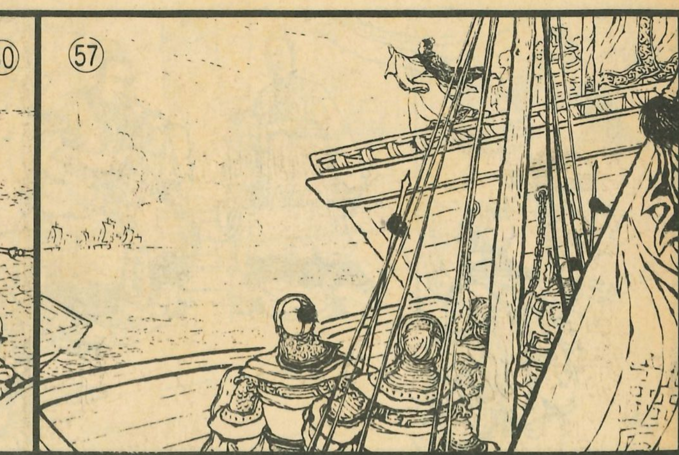
55　那人獻上密信。曹操拆開一看，原來黃蓋約定今夜殺了東吳大將，帶了糧船來降，船上插青龍牙旗做記號。

58　來船漸漸駛近，程昱看了一會，對曹操道：「來船有詐，不許它近寨。船裡倘有糧，船一定穩重。現在看去，黃蓋的船都很輕飄，加上東南風很緊，要防他詭計。」曹操一聽，猛然省悟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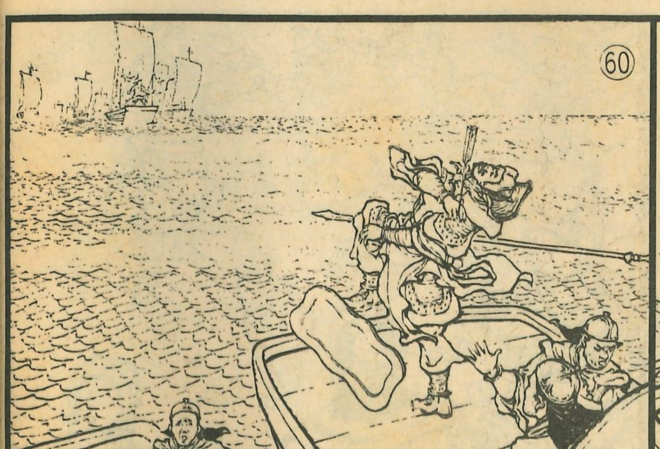


56　曹操大喜，便和衆將官到水寨大船上，向江南岸望着，只待黃蓋的船隻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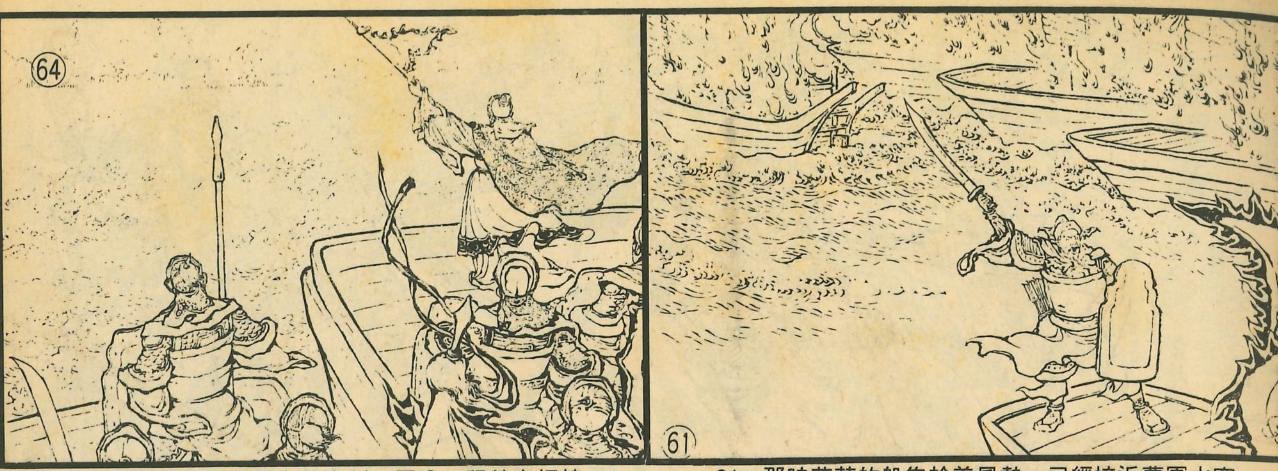
59　曹操便命文聘去阻止來船。文聘奉令，帶着十幾隻巡船開出水寨。他立在船頭上，向來船大叫：「丞相命令，來船不要近寨，停在江心。」



57　不久，曹操遠遠望見有一簇帆船，趁着風勢迎面駛來。船上都插着青龍牙旗，中間一面大旗上寫着「先鋒黃蓋」四個大字，曹操高興得呵呵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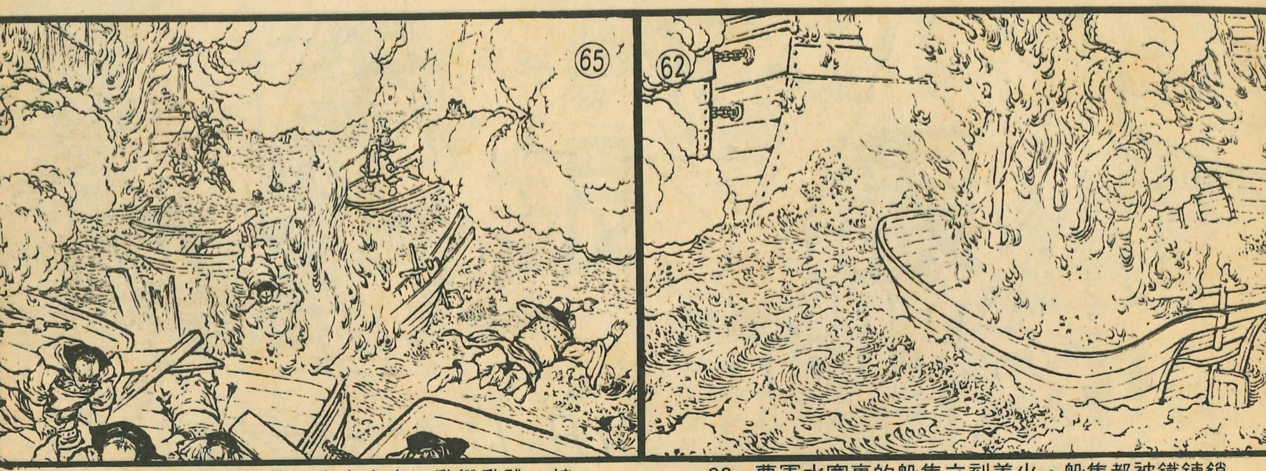


60　不料弓弦响處，一箭射來，正中文聘左臂。文聘倒在船中，船上曹兵大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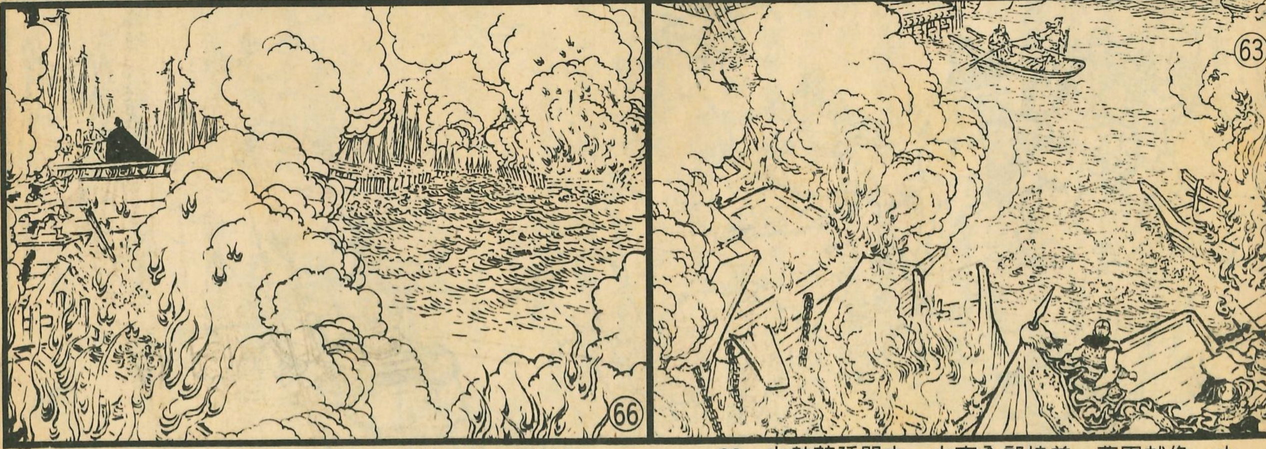
61　那時黃蓋的船隻趁着風勢，已經接近曹軍水寨。黃蓋用刀一招，船上一齊起火，火趁風威，風助火勢，二十隻火船齊向水寨衝去。

64　隔江炮响，東吳大船齊到，周瑜、程普率領韓當、蔣欽、周泰、陳武等，分三路攻進曹軍水寨。



62　曹軍水寨裏的船隻立刻着火，船隻都被鐵鍊鎖住，無法散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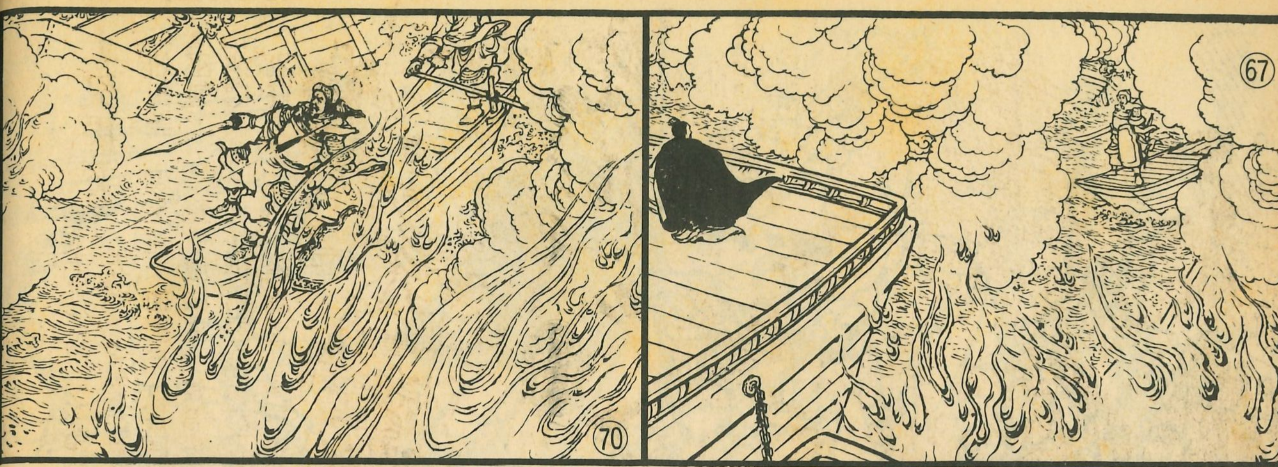
65　曹軍哪裏還能抵抗，火裏水裏，亂鑽亂跳。燒死的、淹死的和死在刀槍之下的，不計其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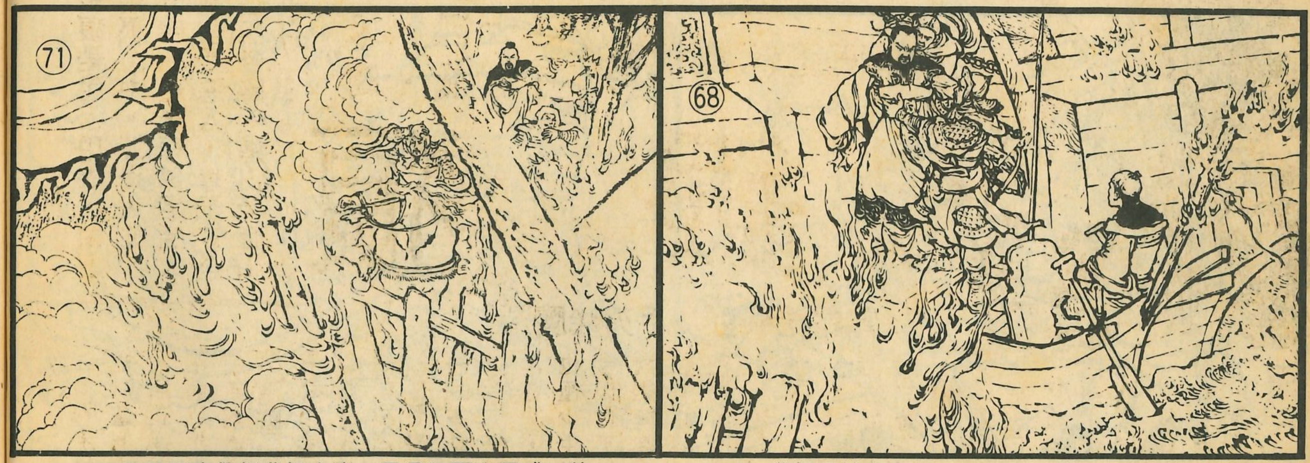
63　火勢蔓延開來，水寨全部燒着。曹軍就像一大堆螞蟻，四處逃竄。只見滿江的火，滿天的烟，上下通紅，照耀如同白晝。

66　曹操在大船上見水寨被燒，正沒法想，不料回頭一望，岸上的旱寨也四處起火。原來甘寧奉了周瑜將令，叫詐降的蔡中引路，到曹操屯糧的所在，殺了蔡中，就放火燒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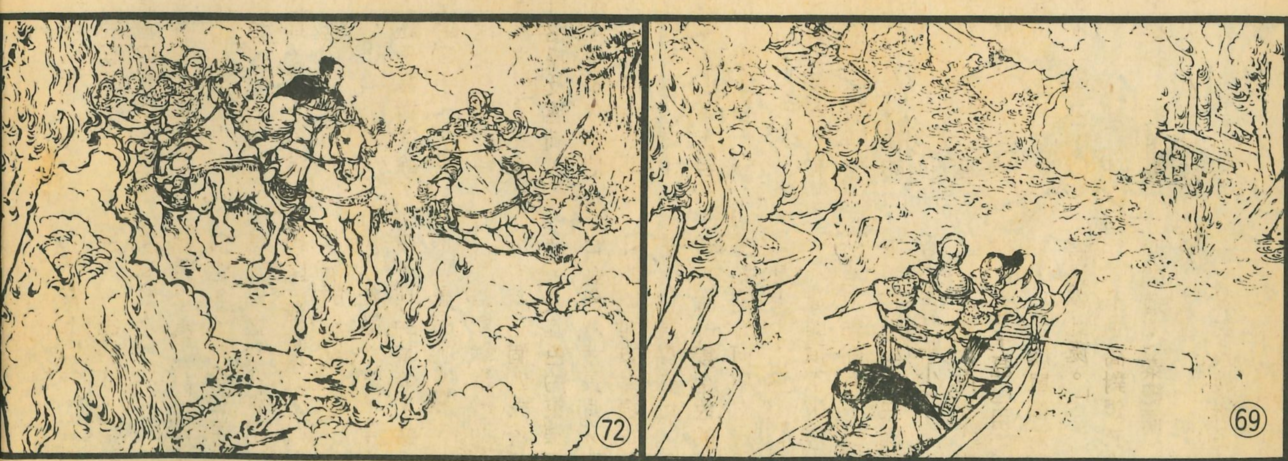
67 曹操叫苦不迭，不料烟火裏鑽出一隻小船，黃蓋提刀站在船頭，正四下尋覓曹操。

70 張遼見了，忙拈弓搭箭，對準黃蓋射去。這時風聲正大，黃蓋沒有聽見弓弦响，一箭飛來，正中肩窩，翻身落水。幸喜後面韓當殺到，急叫兵士救起黃蓋，送回大寨醫治。



68 曹操見情勢緊急，正想逃上岸去，忽見張遼駕着一隻巡船到來，忙把曹操扶下船去。回頭一看，那隻大船也着火了。

71 再說張遼救得曹操上岸，只見江面上早成一片火海，陸地上的營寨，也燒成一條火龍。張遼找來了一百多名騎兵，讓出一匹馬給曹操騎上。大家沒個注意，只在火林裏鑽來鑽去。



69 張遼保護着曹操，向岸邊飛駛。黃蓋在火光中瞥見有一個穿大紅袍的人下了船，料是曹操，便拼命趕過來，大聲叫道：「曹操不要走，黃蓋來了！」

72 東吳兵喊聲連天，鼓聲不絕，從各路殺來。曹操、張遼正在走投無路，碰到毛玠、文聘帶着幾十個人馬逃出來。原來文聘雖然中箭，傷勢不重。大家一商量，決定奔向烏林。

（待續）



上文提要：車飛虹將巫老頭制服，審出銀狼是將人用狼皮植上去的，雲生是否在車上四隻銀狼之中，經過大妞、二妞對証，雲生並未植狼皮，押回惡鬼城下落未明。巫老頭原名活人屠巫魁元，是惡鬼城城主一員悍將，巫家班家族全是惡人，車飛虹全將他們殺戮，大妞供出惡鬼城的秘密，由大、二妞帶路，進入天目山，別莊賓至如歸，聽說老、少城主駕臨，主持集會……

三期完短篇故事／江一帆·文　可飛·圖

銀狼

龍尾捲城主　手刃老魔頭

剛才曾與駝子對話的老者，本來是白道上的一位名家，姓莊名子磊，曾開設過武館，也曾當過總鏢頭，六年前突然退隱，下落不明四年之久，兩年前重出江湖，在杭州創設了「五湖」鏢局，身爲局主兼總鏢頭，據說生意都不錯，誰又能夠想到，莊子磊竟也投身入「惡鬼城」中，並且是八隊中的領隊之一。

不知是甚麼原因，莊子磊對其餘領隊或是那些狠毒兇悍的殺手，很少接近，平日固然是東西南北分散，各幹各的，就是一年一度大家聚會，他也極少主動去和別人打招呼及應酬。今天也不例外，呂不煥剛走不久，他就推椅起座，對他領率的九名手下都沒有打招呼，緩步踱出了大廳，走出莊門，竟登上半峯一塊突出的十丈岩石，遠望山川形勢景色，看上去十分悠閒。

遠遠的，約隔這突出十丈岩石有半里路外，一枝參天巨木頂端，正穩站立着一個人，這人在注目莊子磊的一舉一動。

莊子磊這時拿出手帕，帕白似雪，足有尺半見方，正在掃拂身上塵土，然後手帕以左手緊握，垂於身左側，抖了幾抖，這動作是十分平常，似在抖落手帕上的餘塵。

當莊子磊收起白手帕時，遠遠那枝參天古木頂端窺探之人，也疾射而下，飄落地上。

古木樹旁，正停着一隊人馬，馬是清一色的紅，毛泛杏大的斑白點，識貨的人一望而知，是羣罕見的「梅斑豹駒」，得一已極珍貴，如今却有十一騎之多，如果這馬叫武林中成名人物看到，立刻就能認得出是名震天下，岳陽「無敵堡」的神行隊，也正是人人畏懼的「無敵十使」。

無敵十使，罕有越過三人同時出現武林的事情，像今天這樣十使齊出，自是向來所無。

自樹頂飛縱而下的人，和另侍立馬傍的七個人衣着相同，一身銀色勁裝，棗紅色的束腰寬帶，左右各插四口金色八寸長月牙形飛刀，雙臂近肩外側的地方，銀衣上各附一條寸寬束帶，也是棗紅色，帶中空隙的地方，齊夾置一隻金色的手套，金光閃閃，不知是作何用處，這八位銀衣人物，一身上下，找不到刀劍等任何兵刃。

這樹頂下來的人，雙足落地隨即貼地飛起向右方三丈外一條青石側落下，石上坐着三個人，正是車飛虹與童不老和于小喬。

銀衣人向于小喬十分恭敬的一禮道：「莊子磊已用約好的信號，告知屬下，呂不煥單獨走出別莊，不久，即將通過此處。」

于小喬對銀衣人笑了一笑，點點頭問道：「秦總領，你能否敵得過呂不煥？」

銀衣人姓秦名樸，正是「無敵堡」

中「神行隊」的總領隊，他並非普通人物，聞言想都沒想道：「百合之內，呂不煥是奈何我不得的。」

車飛虹很客氣的說道：「我沒有料到呂不煥會有這樣高的功夫，看來史雲更加扎手了。」

秦樸愛烏及屋，對車飛虹也十分恭敬，道：「公子有所不知，此賊若憑眞正功夫武技，五十合內屬下必能將其生擒，但他一身零碎又狠又毒，使人防不勝防，動起手來半點都不敢大意，甚至應該說要以全力應付那些暴然而出的零碎，因此久戰敗多勝少。」

于小喬道：「是施放毒藥？」

秦樸道：「正是，各種使人想不到的毒。」

童不老一笑，探手入袋中取出寸高三寸寬的銀色小盒，目光四射的刹那當中，道：「秦兄，留神看看。」

說聲中，童不老打開木盒，以寸長小指指甲，挑起盒中淺紅色的極細粉末，向四外彈去。

他眞力足，彈得高，刹那間在那三丈五六圈內，已佈滿紅色粉末，但若非早知道安排或看到，在外表上誰也看不出這三丈五六地方，有甚麼佈置。

童不老在收起銀盒的同時，告訴秦樸，說明只要不走出這三丈五六的範圍，包你百毒不侵，包括毒蟲毒蚧等等。

于小喬適時對秦樸笑道：「秦總領，你在『陰司奪命』和『魔手鬼醫』兩大武林奇客之間，巧得漁人之利，要好好利用這三丈五六的安全地方。」

童不老一笑，又取出一粒白色藥丸，遞給秦樸道：「秦兄請服下去，萬一中了毒刀，也可保平安。」

秦樸連想也不想，就把藥丸吞了下去。

童不老回首望着飛虹，車飛虹搖頭道：「我可以免了吧！有機會試試你老不死門戶中的奇毒，也是生平一大快事。」

于小喬嗔怒地道：「你又要逞能？」

車飛虹笑而不答言，童不老打上哈哈道：「小滑頭，有朝一日你也會變成銀狠，再想找我老不死可就晚了。」

車飛虹微笑道：「不晚，正好拿你老不死當作一頓上好的點心，何況……快，駝鬼已在半箭地。」

童不老不由暗暗欽服，于小喬也從心底泛起一種無法說出的喜悅，包括「無敵神行隊」在內，誰也沒有發覺呂不煥相距的路程，由此可見車飛虹的功力如何深厚。

不用囑咐，童不老閃身於五丈外一棵合抱大樹後，車飛虹輕拍于小喬肩頭，人已閃入四丈多外一塊巨岩後面，于小喬向神行隊揮手，秦樸立於奇石側，于小喬仍坐在石上，其餘七名神行隊中高手，各自將馬匹牽出六丈，人立馬側，不再挪動。

瞬刻，十丈野山林的野徑上，出現了呂不煥的影子，他行動並不十分快，却時時四週回顧，當他走到距離于小喬等人約五丈的時候，突然停止脚步，雙眉緊緊的皺了起來。

五丈外的人影，已然可見，他沒有想到會有人在林中等候他。不過在相距別莊不足數里的西天目山後嶺上，突然出現陌生人物，在他來說已意味到此事並不尋常了。

他突然停止脚步，已電旋般的想了很多，是走回頭路，還是繼續向前走，林中之人是甚麼人物，存何心意等等，他全都想了一遍。

最後決定仍然繼續向前緩步而行，他認定必須摸清林中人的企圖，如是敵對，憑他的功力和揮手即能召來近百的高手，正好一勞永逸的解決了對方。

他首先看到青石旁立的秦樸，他是應該認識秦樸的，因爲秦樸曾經是獨當一面的武林高手，只因秦樸現在雙目幪着「無敵堡」的「銀眼罩」，遮住了大半邊面孔，所以呂不煥沒有看出是秦樸。

不過「無敵堡」這一身特殊的打扮，已足使呂不煥暗暗驚心，他再一看，心頭又是一緊，向來最多二人同出江湖的「無敵堡」中的「神行隊」，今天竟然八人齊出，可見事態嚴重。

當他懷着一顆極不安的心，故作從容的提步向前走近時，才看清青石上坐着的于小喬，老駝子那顆黑心突然地揪在一起，神色也起了變化。

他太清楚這一位名揚天下的「帶刺玫瑰」哩，其實玫瑰生來本就有刺。武林中人特意再多加上那個「帶刺」，意味着這並不是朵平凡的玫瑰！

駝子平生並沒有不敢招惹的人，除了他心目中的「老太爺」之外，包括史雲，他都不放在心內，但是，提起要他和「無敵堡」爲敵，他便會堅決的搖頭嘆息認爲不可！

當然，如果時機成熟，他會當仁不讓，只是目下時機尚未成熟，何況「無敵堡」規戒與衆不同，一向不管江湖武林任何一家的閒事，就算親眼看到極爲不平和慘無人道的事，也絕不插手，除非這件事關係到他們「無敵堡」，如係屬於後者，「無敵堡」必將全力出擊，直到敵方瓦解冰消爲止，其中最扎手難惹的人物，首推于小喬，所以武林中人只要看到那騎「胭脂雲」和「紅披風」，無不敬而遠之。

敬而遠之不算好話，于小喬自己也明白，可是她不在乎，話雖是這樣說，于小喬在武林中始終沒有作過不應當作的事！

呂不煥看到于小喬，不由自主的脚步一停，他有心打個招呼，又怕碰釘子，於是，不理不睬的走過去，但又想想于小喬突然出現在浮玉山西峯的緣故，此處並沒有發生過任何足以使這位「帶刺玫瑰」降臨此地的情況，

要有，也許是作賊心虛，不然，那就是別莊有了問題，但當呂不煥看到于小喬連正眼也沒瞧他的時候，他重又大踏步的向前走，決定來個見怪不怪的坦然走了過去再說。

那知，他剛剛走到青石旁，秦樸上前突然阻住其去路，道：「朋友，請回去吧！此路不通。」

呂不煥心頭一緊，但他跟着打定主意，哈哈一笑道：「好好，回去就回去。」

說着轉身就走，這一着使秦樸大出意外，竟搖搖頭暗暗罵聲「老狐狸」，人却又一閃重阻去路，道：「朋友，答幾句話再走不遲。」

呂不煥早已成了精，停步一笑道：「這位大哥，老夫如果不是湊巧碰上了貴堡正在辦事，也請恕過不知之罪，容老夫告退而存武林道義怎麼樣？」

秦樸冷冷的道：「如果不是像你所說的一樣呢？」

呂不煥一顆心提到了咽喉，道：「總不是湊巧專爲老夫而來的吧？」

秦樸嘿嘿一聲道：「朋友眞聰明，正是爲你而來。」

呂不煥就在這刹那間已準備妥當應敵一切，於是一挺胸，道：「這位大哥，老夫深知貴堡規矩，而自信從未開罪過貴堡，所以無法相信這位大哥的說話。」

于小喬冷冷地開了口，道：「呂鬼醫，你最好還是相信。」

呂不煥早就相信了，所謂不信只是矯作，聞言故露詫異之色，「這恕過老夫，要恭聽因由了。」

秦樸冷冷的道：「呂不煥，結仇一定要有緣故？」

呂不煥道：「現在老夫深信你們是爲老夫而來的，姑娘呼老夫爲鬼醫，閣下更直呼老夫姓名，錯不了，老夫正是呂不煥，閣下怎樣稱呼？」

秦樸冷冷地道：「我，無敵神行十俠領隊。」

這話說了等於沒說，但也算是表明了身份。

呂不煥雙眉一挑道：「領隊朋友，當眞並不說明內情就仇對老夫？」

秦樸道：「呂不煥你聽清楚，我，不是你的朋友，而我們『無敵堡』，已與你作定了仇家，緣故是你們先向我們結仇的。」

呂不煥一愕，說道：「絕無此事，老夫……」

于小喬接了話道：「在濟南府，你們拐了卓家的孩子，卓家是我『無敵堡』至親，凡武林中人無不知，呂不煥，你不承認有這件事？」

糟了，呂不煥一顆心涼到了姥姥家去。

巫魁元的事既然現了原形，這別莊……何須再問後果呢？

他很快便想到了應對方法，立刻坦白的說道：「有這件事，毛病出在巫魁元之手，他沒有弄清楚，不過千幸萬幸這孩子正在老夫身旁……」

秦樸接話道：「姓呂的，少說廢話，你是一個人從別莊出來，身旁那有卓家少公子？」

呂不煥道：「所謂正在老夫身旁，是指他安好無恙，老夫願向貴堡親致鄭重歉意，並願送卓公子回府，只要雙方化解這場誤會。」

于小喬冷哼一聲道：「人在別莊？」

呂不煥答話很快，道：「不錯。」

于小喬突然面上變色道：「一派胡言，卓公子明明在天津大沽口十字漁幫，你竟敢大發夢話欺人，總領隊，少再和他廢話，殺！」

秦樸向于小喬微一躬身應個是字，轉身對呂不煥道：「姓呂的，別再裝模作樣了，事情反正已經成了不了局面，橫着也是一刀，豎着也是一刀，何不把骨頭硬挺一下，作次生存死亡的決戰。」

呂不煥慌忙的雙手連搖道：「且慢！容老夫與于姑娘商量商量。」

于小喬冷哼一聲道：「原來你認識我。」

呂不煥尷尬的聳聳肩，微笑道：「老夫在江湖行走多年，如果認不得名震天下武林的于姑娘，那還混個什麼勁。」

于小喬一聲冷叱道：「少說廢話，有話快講。」

呂不煥神色變爲鄭重其事，道：「于姑娘，說來姑娘也許不信，老夫及老夫所靠的門派，並不懼怕貴堡，只因一向無仇無怨，也不必仇對，這一次咎在巫魁元這個東西，但老夫亦有失察之罪，今願向姑娘鄭重致歉，老夫並承諾多則一個月，少則二十六日，必派專人恭送卓公子至貴堡，兩罷干戈而維道義，老夫誓不違言，請姑娘答一句話。」

于小喬故意作出考慮沉思的樣子，呂不煥會錯了意，接着半威脅的又道：「姑娘是聰明人，雙方如果成了仇家，雖說老夫一方未能討多大便宜，但貴堡自此則永無寧日，並且也不見得賺得了上風，所以說爲仇不如兩和，請姑娘三思。」

于小喬突面色嚴肅地問道：「我已經想過了，呂鬼醫，我不問你現下的門派，却要你答一句實話，這句話，將決定我無敵堡和你門派今後是仇家或友家，我那卓家侄兒究竟在什麼地方？」

呂不煥也正色的答道：「目下正在途中。」

「途中？」于小喬恍然大悟，故作不解道：「要到此地來？」

呂不煥點頭道：「嗯！也許已經到了西天目山。」

秦樸突然接話道：「是半山那座別莊？」

呂不煥又點頭道：「不錯，是跟着敝門中的掌門人來，敝掌門人業已收

他爲第三代傳人。」

于小喬故作詫異之色道：「第三代？怪！」

呂不煥嘿嘿的哼了一聲道：「第二代門主，是敝門中的城主，內情因係門派中事，恕老夫不能多作解釋。」

于小喬緩緩的點頭，目光一掃秦樸，秦樸早已會意，適時躬身對于小喬道：「屬下有個要求，想在姑娘未有答覆對方成仇或成友之前，我想與呂鬼醫印證一下武功。」

呂不煥急聲說道：「這又何必？這又何必？」

于小喬冷冷地說道：「有這個必要，如果你那門派和你呂鬼醫是浪得虛名，恕我無敵堡沒有這份結交興趣。」

這倒好，勢不均力不敵不與之爲友，恰如和志不同道不合難以爲謀相同，看來呂不煥非要顯露些兒武功不可了。

呂不煥正色的說道：「姑娘，動手難容讓，如果是老夫不幸那十分好辦，萬一是貴總領隊不幸，這責任老夫恐怕……」

秦樸哈哈大笑的接口道：「鬼醫你請放心，生死由命，我家姑娘不會如此小氣的。」

于小喬却正色吩咐秦樸道：「總領隊你聽清楚，這是印証較技，絕非仇家對敵，動上手要自己小心，萬一不幸，可別說我不給你作主。」

秦樸躬身應道：「屬下知道，我不會互傷情誼。」

呂不煥雖然是一隻老狐狸，只因是心有所怕，又聽到于小喬與秦樸的對答，不由錯當于小喬已決定不和已方爲仇，既然不是仇家，印證技藝自然是點到即止，當然就傷不了大家雙方情誼，所以他竟敢放落戒心和不安。

他那裡知道，雙方早就勢成水火，只要動上了手，又豈能善休罷手。

呂不煥儘管上了當，可是沒有忘記該問的話，不過他現在更加客氣了，對于小喬一揖道：「敢請姑娘指示，敝屬巫魁元如今何在？」

他已想到不幸的後果，巫魁元誤却今日的聚會是不可能的事，他至今未到，自然是已經出了事。

于小喬答話乾脆的道：「呂鬼醫可知巫魁元手下的大妞二妞？巫老賊殺過她倆的父母家人，所以她兩個人也順理成章的殺了巫老賊。」

呂不煥眉頭一皺。「怪，這兩個丫頭是怎麼獲知內情的？」

于小喬搖搖頭道：「當時我不在場，因此無可奉告。」

呂不煥又問道：「巫魁元有二子二孫，不會……」

于小喬接口道：「據我所知，巫家猴子戲班中人，似乎凡是姓巫的都沒有活着。」

呂不煥不能不問，道：「姑娘可曾聽說，那些猴子、狗和銀狼的下落？」

于小喬道：「不只聽說，我見過，如今都十分平安，只是你若想知道地方，要等和我們總領隊較搏技藝過後，雙方化敵爲友時再說吧。」

呂不煥慨然道：「好！一切聽從尊命罷了。」

秦樸笑道：「呂不煥，請，希望你別當我沒有見過世面的人看待，把你最得意拿手的技藝全部施展出來，包括用毒，請！」

第二聲「請」字脫口而出，秦樸已雙手向左右抬臂一抱，那種開門立戶的起手式，怪到了極點。

呂不煥也沒有動，目光盯在于小喬身上，于小喬一笑，轉身走回青石旁，若無其事的又坐到石上。

呂不煥去了後顧之憂，才向秦樸一拱手道：「現在應該請教老兄的高姓大名了。」

秦樸冷冷一笑，道：「秦樸，武林無名之輩而已。」

說老實話，呂不煥還眞的沒有聽說過秦樸這個名字，但不能不客套的說句「久仰」，接着笑道：「秦兄，不必動兵刃吧？」

秦樸再次冷冷的說道：「秦某是以身上的所有藝業，領教高明，呂鬼醫，你有什麼就施展什麼，秦某自信都可以接下來。」

話很狂，惹得呂不煥陰陰一笑，道：「秦兄，我有柄軟劍，扣在腰間，極爲鋒利，還有不少的帶毒玩兒，很兇，如果都施展出來的話……」

秦樸狂傲的接口道：「只怕也是奈何不了我秦某人。」

老奸巨猾的呂不煥，一聲笑嘻嘻的道：「有秦兄這句話，我就可以放心動手了，請。」

呂不煥探手腰際，一聲龍吟，軟劍抖鳴指向秦樸，銀光閃閃，端的是一口削鐵如坭的寶劍。

秦樸仍然是雙手抱臂一動也不動，目光緊盯在呂不煥的臉上，呂不煥暗中冷哼，劍走輕靈，劍尖抖出十數銀花，刺向秦樸左肩，于小喬看得直想冷笑，呂不煥劍下留了幾分情。

秦樸僅僅閃退一步，已避開這一劍，冷冷的說道：「呂鬼醫，你若是這般打法，等於羞辱秦某。」

呂不煥不接話，劍鋒順甩，斜肩帶劈削去，身形跟着迫上，左掌凌虛壓向秦樸胸前，其疾如電，詭異至極。

秦樸突然雙手抖出，不知何時，他雙手業已套上了那副金色的手套，只見他左手幻出一片掌影，軟劍劍鋒已被他握住，右手忽然抓向呂不煥的面門，招法之快，比呂不煥要快上三分。

劍被握住，呂不煥並不焦急，雖然他是有些驚詫，但自信這是秦樸料錯了軟劍的鋒利，他已看到了秦樸的金色手套，自然也明白秦樸敢於握住劍鋒的原因，於是眞力加到八成，軟

劍暴抽，深信秦樸的左掌必然將隨之而斷，詎料一抽，竟未抽動，一聲不好尚未吐出，秦樸本是抓向他面門的右手五指，實實的敲在他握着劍柄的手背上。

他只聽到連串斷骨脆响和感覺到奇疼之下，一隻右手已不成手形，變作殘斷血污肉碎的一堆。

他的軟劍當然已被秦樸收去，百痛千恨之中，他飛身後退，首先封穴止血止疼，繼之一聲猙獰笑道：「秦樸你這狗雜種，老夫心存仁厚，未施殺手，你竟敢這般歹毒，很好，咱們看看，到底死的是誰？」

他雖然猙獰怒叱，人却沒有迫攻上來，似是早有成竹，靜觀其變。

原來當他劍削秦樸肩臂的同時，那凌虛一着似擊向秦樸前胸的左掌，其實已撤出毒粉，料定秦樸必將中毒倒斃地上。

秦樸人在童不老防禁圈中，早已全身遍洒解毒之藥，豈怕毒粉，不過當聽到呂不煥的狠話之後，將計就計的突然身形一晃，咦了一聲，搖搖頭，人已委頓地上。

呂不煥只當大功告成，一聲獰笑撲上，雙足猛地踢向秦樸的小腹之中，並厲聲道：「殘我五指，我要你一命。」

詎料雙足已及秦樸小腹的刹那間，秦樸猛一滾，嗤的笑了出聲道：「未必見得。」

呂不煥大驚失色，再想退後已經太遲了，雙足脚跟突被秦樸雙手握住，只感覺一陣奇疼攻心，隨即撲倒地上，他用不着想，已經知道一雙脚跟又被對方握碎了。

他右掌殘失，雙足被廢，人之四肢已失其三，一時引起兇性，厲吼一聲：「呂老子有一口氣在，你無敵堡休想有安寧日子過，現在你們有一個算一個，納命來吧。」

話聲中，他僅存的左手即探入懷內，連揚連揮，一陣淡如輕烟的白霧，刹那間展佈了開來。

于小喬和秦樸等人，因爲童不老已撤過藥粉，沒有當那白霧有什麼了不得，不過遠在一邊的童不老突然飛身撲到，急聲的高叫道：「快，快避向風頭高的地方去，越快越好。」

還幸于小喬等人相距呂不煥很遠，秦樸雖然距離最近，白霧自地平線三面向上及四外展佈，未曾波及，衆人聞聲，自是飛躍於上風的地方，秦樸也極知機，貼地閉氣爬行，終於出了十丈霧圈。

呂不煥這時，左手已封住雙腿經穴，疼痛稍減，似知未能如願以毒霧毒斃衆人，立刻厲聲喝叫道：「是那個狗雜種，破壞了老夫的好事。」

童不老一步一步沉重的脚步走向霧中，走近了呂不煥，冷冷地哼了一聲，道：「千毒谷中梅，萬劫火上花。」

這兩句似偈非偈的話，不知有何厲害之處，竟使呂不煥聽了，立刻就是全身抖戰了起來，臉上本已失血蒼白，如今蒼白中更加添了一層死灰色。

童不老突地一聲斷喝道：「陰謀陷害全谷弟子，毒火弑師，呂不煥，你認爲上蒼是沒有報應麼？」

呂不煥戰抖着問道：「你……你……你是誰？」

白霧正好遮住了他的視線，他僅僅是看到了童不老的小腹下面，童不老業已走近呂不煥五尺地方，緩緩的坐下，正好面對着他。

呂不煥臉上泛起詫異之色，道：「你……我不認識你。」

童不老笑了，是冷笑，也是猙獰的笑道：「當然當然，你所認識的我，三十年前已死在你陰謀之下，呂不煥，小靈精……」

這一聲小靈精，使到呂不煥如遭蠍螫，竟拚命的用左手支地，往後暴退不迭。

童不老又笑了，道：「寒蜂陰火洞，並沒有要了你那可憐的大師兄的命去，僅僅是被他使毒蜂咬成頭大如斗，他也因此而巧獲『靈果』習成奇術，只是那顆大頭已再難以改變，他出洞之日，也正是你陰謀殘殺了谷中各同門之時，他步入恩師『靜心室』，你已弑師而去，你錯料了恩師的修爲，他見到恩師時，恩師還留有一口氣，諭示經過，並再傳絕藝，恩師死後，他發誓要親手處置叛徒以正門規，將你釘封七日而死，呂不煥，三十年了，他終於在今日又見到了你，你還有什麼要說的話嗎？」

呂不煥哭了，面對着童不老，哭訴着現在後悔了，哀求童不老饒他一命，他說得可憐，四肢已失去其三，已經是去死不遠了，哭求大師兄再給他個贖罪的機會。

童不老沒有再理會他，自身上取出個小巧三足古鼎，小白瓷瓶內，倒出一粒其紅如火、大如黃豆的丹藥，置於鼎上，二指直指赤丹，赤丹頓化烈火，怪事，十丈白霧如逢烈日，刹那間，消失了個毫無踪跡。

童不老站起身步向呂不煥，五指輕舒，呂不煥九穴被封，人已遭如千刀般索抖不止，額間汗滴如雨。

童不老抓起呂不煥走入林中，在一株合抱大的巨樹前停步，手腕一抖，呂不煥背對巨樹木幹撞去，背部剛剛碰上巨樹幹，四條火龍已自童不老雙手射出，在呂不煥身前一閃，再看看呂不煥，已經被凌空釘於巨樹木幹上，童不老連正眼也不去看一下，轉身便走出了林中，和于小喬及車飛虹等人又聚在一起了。

車飛虹看着童不老，頭一搖道：「童老，一刀豈不是更省事麼？」

童不老嚴肅的道：「小滑頭，你聽清楚，這個人情你少討，家法門規，

蒼天有眼，報應不爽。」

車飛虹一吐舌頭道：「好！好！算我沒有說過。」

于小喬立刻接話道：「鬼醫的問題解決了，現在，就要面對最强的兩大敵人了，一是史雲，再者就是那個什麼『老主人』了！」

童不老恨聲道：「也就是傳言當年已死的，實在却逃得狗命的『惡鬼城』之史連城。」

話剛說完，車飛虹突面色大變，于小喬就在他身旁比肩而立，他立刻悄聲道：「有人來了，已到了三丈之內，我來不及知會別人，妳要記住，當我和來人對答時，想辦法把自己人全召來湊到我身後三丈地方，不能遲緩。」

于小喬正要詢問原因，三丈外突然出現了三個人，他們像是原來就站在那裡一樣，來無其踪，令人驚懼。

三人中，一名老者看上去似是十分老邁至極，一頭白髮蓬亂垂肩，雪白的鬍子長有尺半，右手牽着個玉琢般的少年，童不老認識，他正是卓家雲生公子。

另一個人五旬左右，黑髮黑髻，一身黑袍，蒼白的一張臉，死板板的樣子，夜間碰見，非認定是個鬼怪不可。

車飛虹移步走過去，童不老迎向三人，童不老怔怔的說了句「那孩子正是……」車飛虹已把頭一點，道：「姑娘說有事要和你談。」

童不老信以爲眞，步向于小喬，于小喬立即揚聲道：「總領隊火速傳諭，人馬集於我身後五丈處待命。」

秦樸揮手，人馬全都到了指定的地方，車飛虹暗吐了一口悶氣，總算應變得快，至少目下保了個毫無傷亡局面。

他走近對方五丈停步，冷冷地問道：「來的可是史連城麼？」

白髮老人一聲咭笑，道：「小孩子，用不着在老夫面前賣弄這些花招，老夫如想殺人，他們早死多時，說，你叫什麼名字，是那個門派中弟子？」

車飛虹依然冷冷的問道：「你是否史連城？」

五旬老者立即揚起右手，白髮老人阻止他道：「不必忙，這孩子很合我的心意，當非殺他不可的時候，我會告訴你。」

五旬老者並沒有應聲，只是冷冷的垂下雙手，如果說他是史雲，似乎對那老鬼老子並不怎樣的敬重。

車飛虹見機不可失，又向黑髯老者道：「不用說，你便是史雲了。」

五旬老者僅僅一露滿口怪牙，車飛虹已別有用心的一指卓雲生道：「還有這個小東西，是你們史家的甚麼人？」

這時候，于小喬已經把車飛虹剛才吩咐的話，告訴了童不老，童不老更由車飛虹問話中，斷定來者是史連城父子無疑，聽到車飛虹有心誤指卓雲生，頓知其意，立刻大步向前，站於車飛虹左後三丈地方。

車飛虹這時不能不阻止童不老，故意現出不悅之色，道：「老人家，說好的由我一人辦這件事，你仍請回去。」

童不老也有心提醒車飛虹道：「笑話，你能保證姓史的一家子不動鬼主意，說好的那些下五門玩意由我老頭子對付，我怎能不往前站站。」

那白髮老人正是當年倖逃不死的「惡鬼城」城主史連城，黑髯老者，便是他的獨生子史雲，呂不煥無心中所說的卓雲生人在途中是眞的。

史連城目光罩住了童不老，桀桀的兩聲比鬼哭還難聽的怪笑傳了出來，道：「林中以『天火釘』釘封了老夫座下的人是你？」

這個「你」字，是針對童不老，並且大有不信之意。

童不老回答得妙，道：「不是我的話，難道是你嗎？」

史連城並沒有怒，道：「你那裡弄來的『天火釘』哩？」

童不老才要實答，心頭忽然興起了一個念頭，道：「這要問問那駝鬼了。」

史雲突然接口道：「這話怎麼說？」

童不老道：「這是駝鬼的東西。」

史雲立時對史連城道：「如何？我一再說這駝鬼存心不良，你却偏偏深信不疑，要早知道他藏有『天火釘』，我們又何必每年受上了一百天的活罪。哼！」

史連城叱道：「住口，你怎知道不是對方那個大頭鬼的挑撥離間？」

童不老冷冷一笑道：「史老鬼，這個很簡單，駝賊並沒有死，去問問他，看誰離間還是有人瞎了狗眼。」

史連城怒目迫視童不老道：「大頭老鬼，稍後老夫要生劏你的胸膛，活吃你的心。」

史雲妙到了極點，道：「現在向人家發狠有什麼用，天火釘見血後一刻內便失效，反正沒有用了，再說你又殺了他，就算還有，也問不出收藏之地了。」

史連城呸了史雲一聲道：「閉上你那張狗嘴，用心想想，天火釘已是駝子的東西，他又怎會用自己的東西把自己釘在樹幹上？」

史雲一愕，沒法答得話來，童不老笑道：「可惜你老鬼殺了他，要不，你會被氣死，實對你說，駝子錯當我是朋友，要我代他收藏起這玩意……」

「且慢！」史雲找到了毛病，接口道：「他向無朋友，是什麼時候認識你的？」

童不老嘻嘻的笑了兩聲：「我和巫老兒是八拜兄弟，巫老兒早成了駝鬼親信，這次聚會，駝子通知巫老兒，叫他不必來，要我來幫他的忙，聚會

時一網打盡你們父子，他就能立即自由並且成爲無敵堡主，他什麼都計算到了，才要我代他收好天火釘，生怕萬一被你們父子搜去，可惜他算錯了一件事，我不是他的朋友，而是他的仇人，於是我將計就計……」

史連城不待他說完，便接口說道：「你和他有什麼深仇大恨？」

童不老道：「我姓童，胞兄童震天，是千毒谷未來傳人，死於駝鬼手中，我本來不知道他是仇家的，是相交之後，一夜狂飲聚歡，互相告訴生平快事，他自己酒後失言說出，如果我不殺他，天理何在？」

史雲笑了，轉對史連城道：「這全是事實，要不，人家怎會知道我們今夜聚會，哼，眼看着東山再起的機會，就半生斷送在那駝賊手中。」

史連城似乎也相信了童不老的話，道：「姓童的，說，呂駝子在今夜安排了些什麼鬼計？」

童不老道：「簡單，火攻！」

史雲一頓足道：「更假不了，除了賊駝子這死鬼東西，外人怎會知道我們不能近火。」

車飛虹由心底裡佩服了童老，三言兩語不但使史家父子疑生暗鬼，並且套出內情，使未來的一場血戰，於勝負各半而轉到了勝券在握。

既已勝券在握，車飛虹回頭望了于小喬一眼，于小喬立即會意，含笑點首，她這次召調無敵堡十使，一使正携有無敵堡三大絕物，內中之一的「妙妙子」，可恰是史老鬼父子的尅星。

車飛虹知道此事，以目示意，于小喬慧心而悟，點頭爲答，車飛虹勝劵自六之對四變爲八之比二。

史連城似乎已不耐史雲的嚕囌，揮手道：「帶小娃兒去青石旁，我來打發這些礙事的。」

史雲一哼道：「叫他自己躲起來就得了，我也要宰兩個活人過過癮。」

史連城掃了史雲一眼，道：「你當我不知你心意，放心，那個丫頭留給你就是。」

史雲搖搖頭道：「不，我要親自弄到手才是可靠的。」

他竟連自己父親都不放心，由此可見這對寶貝父子的心性是如何的了。

車飛虹見時機已到，於是揚聲喝道：「別叫大風閃了你老兒的舌頭，來來來，滾近些，本公子先打發了你。」

史連城怪笑着移步上前，邊走邊道：「老夫本來看中你這身天賦的好骨頭，想將你作個傳人，如今你是死定了，看掌。」

話到掌到，好快，已到了車飛虹的面前，別看這老鬼個子並不高大，但是一雙手却是大如蒲扇，五指伸張罩定了車飛虹六處大穴。

車飛虹一聲哈哈旋身飛起，童不老一聲嘻嘻哈哈大笑迎上，童不老出了怪招，是拳法，半虛握拳，直搗鬼爪掌心，看上去是自投羅網，鬼爪太快，虛拳過小，姑不論童不老這一招有何殺手，總之是不智之舉，史連城在江湖上打滾的歲月難數，是成了精的精中之王，換了別人，焉有不大喜而緊闔鬼爪殺敵之理，可是他却沒有賺這份便宜，不僅如此，並且忽然收爪，旋身三步以外，嘿嘿的對童不老直笑。

童不老也立刻收拳於胸，依然是半虛而握，不移不動難測玄妙。

史雲突然冷哼一聲道：「三招兩招的事，那有這些多閒的虛耗，看我的了。」

他不服老子臨陣退縮，話聲下搶先一步，五指箕張抓向童不老右頸及肩，同樣是一抓，他這一抓要兇狠歹毒得多了。

老鬼人嘴角含着微笑，靜靜地看着，原來他認定童不老並非呆蛋，若無勝算，豈有送拳入抓的道理，只因尚未看出童不老的虛實，所以寧可退不急進，雖是無功但絕無過，如今史雲冷諷出手，老鬼人正好靜看其變，心中業已十成料定史雲定然受過傷損教訓，正好一殺史雲的狂傲。

那知道童不老依然出拳送上時，見史雲不像老鬼一般閃向一旁，竟自動收轉虛拳左移五尺，避開史雲的鬼手一抓，史雲猙獰一笑，旋步追上，車飛虹撲身相阻，一言不發貫足內力，一連三拳，相隔六尺，拳勢如同狂飆，風聲如寒冬西北勁風，嘯嘯作响，史雲突然停步，雙掌連推，以三掌抵三拳，竟被震得連退五大步，神色不由一變，老鬼人也目光現露駭意，正要出聲警告史雲，童不老一聲嘻嘻笑道：「老惡鬼，史老兒，請接我大頭老子一拳。」

這一拳，和剛才那一拳沒有分別，依然半虛握拳直搗黃龍。

老鬼人剛才是疑心自在生暗鬼，退而未搏，已被狂妄的史雲嘲諷恥笑，現在目射寒光，仍然是沒有看出童不老這一招有何變化，遂以八成眞力提聚右掌，五指張開迎將上去。

他上當了，童不老志在老鬼，因此有心避開史雲的一抓，如今老鬼人的抓已到，在相距尺許時，童不老突然一聲斷喝，虛拳變勢二指一彈，一道紅光已擊中了老鬼的掌心，緊隨紅光射出的利那，童不老揚聲對車飛虹叫道：「小滑頭，平射五丈，快，快。」

「快」字出口，他自己已雙足猛蹬，倒穿了出去，這時一聲輕爆，加雜着老鬼人的「宰豬般」慘叫，大蓬血腥帶有碎骨殘指肉塊散飛空中，老鬼人被震翻了三個觔斗，雖然仍然一挺而起，但是那張臉已成了蜡黃色，一條右臂已血肉模糊，不知消失於何處？

史雲也遭波及，頭臉均被碎骨斷肢扎傷了多處，一身是血，父子兩人全都變成了血人。

老鬼人不愧是「惡鬼城」的城主，眞夠狠，一指封死穴道止血，牙咬出咯咯的响聲，大踏步迫向童不老，邊走邊恨恨的說道：「老夫要不捉住你生喝你一身鮮血，就枉稱『惡鬼城』城主了。」

童不老沒有躲，一身功力提聚不懈，冷笑一聲道：「別以爲封穴止血就不礙事了，史老鬼，你中的是加上『雷珠』的『天火釘』啊。」

史連城突然止步，猙獰的狂吼道：「匹夫當眞？」

童不老沉聲道：「老夫是千毒谷傳人、呂不煥的大師兄、玉面修童震天是也。」

史連城猛一頓足直射半空，捨却了童不老，往山下飛逃而去，于小喬一聲冷笑，揮手高喝道：「圍住，十使十殺，把這老兒亂刃分屍！」她傳下諭令，人已射到了青石旁，一把抓起了卓雲生，飛退十數步外，史雲空自急得狂吼不已，可惜在車飛虹一輪天風神掌疾攻之下，反擊尚且無力，只有眼看于小喬救走卓雲生。

無敵十使不比史老鬼慢，自空中合圍成勢，落足後奇招迭發，史老鬼一臂已殘，天火正自所封穴道中絲絲透入各經各脈，內力漸漸消失，魄散心驚之下，三次突圍不得，已成强弩之末。

童不老不知何故退避一旁，背過身去的有盞茶時光，才步向于小喬和卓雲生。

卓雲生掙扎要撲向童不老，童不老笑道：「小子別忙，看，和史小鬼動手的，是你娘親平日對你說的三舅父小滑頭車飛虹，剛才救你的姑娘，姓于，是你小滑頭舅父的未來……」

于小喬急聲道：「童老您……」

童不老嘻嘻的一笑道：「反正早晚是那麼回事，告訴了雲生他也好安心。」

于小喬不理童老，對雲生道：「我是你娘的好朋友，你叫我于阿姨就可以，恐怕事情還沒有了結，別離開我，小心再落到壞人手上。」

卓雲生生性乖巧，點着頭不再掙扎。

童不老目注和史雲動手的車飛虹，點着頭對于小喬道：「取出妳那『神龍尾』來吧，多說點也有三二十招，史小鬼就要作脫身的打算了，小滑頭萬一攔他不住，被這小鬼溜走，後果嚴重，神龍尾是老鬼父子的尅星，千萬注意。」

于小喬點首道：「打個賭，我說他跑不了。」

童不老搖搖頭道：「不上當，小滑頭就够難纏了，妳比小滑頭還更難纏。」

于小喬小嘴一呶道：「好，等事情辦好了，我會把你這句話告訴車飛虹。」

童不老故作正經道：「好奶奶這可使不得，你若再放任小滑頭，那老夫變作老二，他成了老大啦。」

于小喬笑了，笑得闔不上小嘴巴。

童不老在一笑之後，低聲道：「姑娘，十使和老鬼纏戰下去，當眞是有勝無敗，不過老鬼在自知必死之前，定然是殺手迭出，不能不防，請下令將貴使調回五丈圈外，我有一舉殺了這老惡鬼的妙招。」

于小喬道：「有把握？」

童不老道：「這豈是開玩笑。」

于小喬道：「好，我等你招呼。」

童不老嗯了一聲步向十使，臨行再作吩咐，要于小喬千萬留意，不能疏忽，必須要留下史雲。

于小喬在童不老走向十使之後，立刻將卓雲生安置身後丈外，探手處，灰影閃飛，神龍尾已盤於地上。

童不老立即大聲道：「姑娘，是時候了。」

于小喬一聲令下，十使忽然散開，史老鬼突然失去對手，似乎是樂得喘喘幾口氣，並未追擊，于小喬一指卓雲生道：「小心保護這孩子，出半點差錯你要負責。」

秦樸應聲到了卓雲生身旁，嚴加防守一切可能發生的事情。

童不老已大踏步笑嘻嘻的走到史老鬼身前丈外，止步道：「老惡鬼，童老子又有了空閒，來打發你早些啓程往十八層地獄，怎麼樣，願否乖乖的走。」

史連城早已恨透了童不老，獰哼一聲大步逼上，這次童不老又沒有躲，立式開門戶出了奇特的怪招。

他雙手手曲胸前，手背正對史老鬼，手心對着自己面前，活像剛洗過手而恰好沒有毛巾，靜待着日光微風吹乾似的，史老鬼上一次當，學一次乖，頓時立刻止步仔細注視着童不老。

童不老沒有動，忽然雙掌翻了過來，變作掌心對着史老鬼，雙掌伸直，並無他物暗藏掌中，史老鬼皺了皺眉頭，他眞的不知道童不老又在搗什麼鬼，猶豫間，童不老雙掌又變作掌背相對史老鬼，史老鬼一搖頭道：「你這算是什麼掌法？」

「收鬼掌，」童不老大聲道：「專收惡鬼。」

史老鬼咬緊着牙又大步的逼上，童不老突然的雙掌立豎而對，雙掌掌沿虛對史老鬼面門，史老鬼仍然是看不出內中玄妙之處。

童不老嘻嘻的大笑道：「這也有稱號，叫做『找死你過來』吧！」

泥人還有土性，何況史老鬼不是個泥人，尤其在兩次注目毫無所見，怎會再容忍得住心中怒火，狂吼一聲飛撲而上，他一身功力全提聚在僅有的一隻左手之上，矯捷無比絕倫的已到了童不老頭頂。

童不老神色突然變作無比嚴肅，忽地坐在地上，身形因而矮了半截，史老鬼一抓成空，一聲不好尚未叫出，童不老的雙手，左手削向史老鬼雙腿膝處，掌沿竟然快過了上古千年兵刃，史老鬼的兩條腿成了枯竹，自膝下斜斜的被生生削斷，狂號聲中滚翻出去，在丈外地上橫撲亂爬不止。所到之處，鮮血噴流滿地，刹那間，只有吁吁牛喘和嗦嗦的發抖聲。

史雲在一旁雖和車飛虹搏殺中，目光却不時掃向童不老，突見老父之雙腿被斬，頓時魂飛魄散，狂叫一聲，「天魔掌中刀」竟捨却車飛虹，疾射而逃。

此舉大出車飛虹意外，當要追時，史雲已在六丈以外，突然，一條赤龍自天而降，離地丈高處捲住了史雲，接着龍擺尾，史雲被捲飛了五丈之外，身形乍落，龍尾又現，這次妙到了家，恰正纏在頸間，一抖一落，一甩再降，連翻三次，最後飛向青石，砰地一聲，赤龍忽隱，史雲不叫史雲，現在變作「散雲」，摔得不成人形，早已死去。

車飛虹向于小喬一伸拇指，人却步向史老鬼，童不老一把抓住了他，搖頭道：「別上去，史老鬼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何況他並沒有死，正等着臨死前拉個人作個墊背的，別過去，咱們有的是時間，等老小子一身鮮血流得乾乾淨淨後，再給他收屍不遲。」

這多虧童不老一攔，否則車飛虹就算不死也要重傷，史連城正要存着殺一個够本，兩個有利的毒念頭，他四肢三殘，已無法自封穴道止血止痛，已知必死，才裝作已死模樣等人上當，如今被童不老點破，殺人解恨復仇毒念已然成空，怎肯再受活罪，猛地坐起，猙獰的怒視着童不老，厲吼一聲道：「老子化鬼也不會饒你。」接着彈身而起，撞向青石，生生把一個狗頭像他寶貝兒子一樣，撞得失去原形而死。

元兇雙雙喪命，童不老和車飛虹自然向卓雲生之處走去，問東問西個沒有完，總之一句話，卓雲生倖獲天祐，被老鬼王看中要收爲傳人，沒有受到苦難，也沒有變成人狼。

于小喬責令秦樸不遺餘力照顧卓雲生，其餘要隨着童不老和車飛虹，等待莊子磊的消息，準備一舉攻破別莊，解救莊中的無辜者。

莊子磊從多年前被迫成爲史老鬼父子的鷹犬，就在等機會，終於機會來到，由於大妞二妞的指點，童不老和車飛虹很容易的找到了莊子磊這一隊，童不老決定先找莊子磊，有他的原因，一是素來認識，再者深知莊子磊爲人方正，今竟淪爲「惡鬼城」爪牙，或有苦衷，果然在坦誠相見之下，問出了莊子磊一家皆被毒禁，本身也被迫服毒丸，童不老慨然代爲醫治，更說出行事計劃，莊子磊承諾了聯手除去魔頭，終於使呂不煥和史連城、史雲父子應得報應而死。

有莊子磊帶路，別莊很快便被掃平，史連城親信及所有爪牙無一可以漏網，救出二十四名銀狼和數十名童男童女，于小喬令召無敵堡好手，大隊趕到，問清楚被救人家鄉姓氏，全被送回使能一家團聚，有七名童子皆是無家可歸，全收養於無敵堡中，着年事已高爲人忠誠的又無子女的人領養，諸事皆定，對於數十銀狼却成了個大難題，童不老再考慮很久之後，認爲除了頭部之外，其他地方可以清除狼的痕跡，只是四肢業已變形，就無法再能恢復正常了。

車飛虹却靜悄悄的找上丐幫，以「竹令」信符，將這件棘手之事報上師門，在十天之後，一個道貌岸然的老者押着三輛全是雙白馬的快車，到了無敵堡，別的不說，只看堡主出迎十里，躬身對答，和車飛虹跪行大禮，就可以料到老者的身份，次日一早，所有銀狼全登車上路，他們成了「天風老人」的貴客，老人更顧及門中僅存的一位長老，以昔日「快活谷」老神仙所傳的奇術，緩緩的使這些可憐的銀狼，重又恢復眞眞正正人的模樣，大妞和二妞，成了專司訓練這數十由人變狼再由狼變人的孩子，其中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蹟，就因不在本故事範圍之內，本故事就此結束。

（全文完）

上文提要：艾芙與秦娥在客棧中你擁我抱，儼如夫婦，像是情侶，艾芙初疑她是逍遙公子，現在知道就放心多了，趁她酣睡未醒，獨自跑出來，淸晨的長安城很荒涼，卻遇上了啞婆婆——胡姬，大家傾訴心情，來到城郊，轉到華淸宮後院假山脚，遇上了鳩盤婆和逍遙公子母子，二人連忙躲避，鳩盤婆似有所覺，幸秦娥出現，纏住惡魔婆，使二人走脫……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可飛・圖

一代天嬌

鳩盤婆大搜廢園　華淸池師徒相會

薄霧在旭日中冉飛，連一個人也沒有。其實太陽已漸昇高了，只因溫泉處處，驪山地熱，晨早天氣寒涼，是以較低之處，霧氣更氤氳蒸騰。

艾芙兜了個圈兒，眼珠子也轉了個圈兒，對，就是這個主意，高聲叫道：「呔！兀那妖眼秦娥，只道你逃到了天上凌霄殿，敢情逃來地上華淸宮，今兒可被我找到你啦，你也不打聽打聽，我火鳳凰跺跺脚兒，西蜀也亂顫，可是好欺負的，今日有你沒有我。」

話聲落，身兒也竄上了山崗，落在秦娥身邊。

秦娥一怔，妖眼登時成了笑眼，低聲說：「小哥哥，你眞愛死人。」卻大聲叫道：「火鳳凰，你這膽兒可眞不少，鳩盤婆出了地獄門，逍遙公子下了太白，都在搜尋你，你不躲藏，倒敢來找我晦氣。」

艾芙低聲道：「你說，他們能聽到嗎？來，你跑，我追。」

挫腰，錯身，再一旋身，伸手向秦娥臂上抓去。

秦娥格格的一聲笑，說：「好一個好勝的小哥哥，你是要我知道，你不怕入地獄門，好，我成全你。」高聲叫道：「大紅的花花轎在灞橋等你火鳳凰，有膽，你就追來。」

自是滑步，再旋身，艾芙是眞的想試試秦娥的功夫，眞把看家的本領全使上了，那知兩番眼看已把秦娥抓住了，卻皆如幻影一般，總被秦娥溜出手去。

秦娥霍地騰空一滾翻，已落在丈外，叫道：「有膽的就追來。」

一個前奔，一個後追，邊聽邊嚷，生怕沒人聽到見到，那知到了灞橋，地獄門、逍遙宮的人，一個也不曾現身，到了大路上，雖有行人，又有誰會去理睬兩個野小子的追逐。

秦娥來到了橋頭，收住脚步，霍地一旋身，那艾芙幾乎收不住拐子，撞入她懷裡，躲脚道：「你再敢……」

只道這妖眼又要摟着她親咀，那知妖眼不妖，定定的，忽爆發一聲大笑。

艾芙隨着她的目光，也是一怔，只見東面的大路上，來了一頂大紅的花花轎，那自是近親的花轎，那年頭，在蒙古人的重重剝削與鐵騎踐踏之下，民不聊生，富人盡成了窮人，窮人死在溝渠，成餓殍，即使民間有婚禮，亦皆草草，那有這般舖張的，而且那大紅花轎以金玉爲飾，花團錦簇，嘿！了不得，八個宮鬟堆鴉的女子皆全繡紅裙，轎兩旁男的亦皆衣錦袍，竟有十二個之多。

秦娥一怔之下，大笑哈哈，在驪山時本是一句戲言，不料才到灞橋，竟眞有一頂大紅的花花轎。

艾芙也是一怔，這可不是蒙古人的婚俗，而且別說今日了，便是大宋年間，民間亦無此排場，除非帝王之家，但卻又少了鸞儀。

驀然想起秦娥那句戲言，不由瞪大了眼兒，道：「你……變出來的，啊呀！你仍是……」

「妖精，」秦娥說：「這花轎來得古怪，你看，還有鼓樂在後，沒吹打，可知尚未迎到新人，不過，這花轎不是來自地獄門，逍遙宮的嬪妃雖是宮妝，可沒這般俗氣。走啦，小哥哥，妖精快餓壞了。」

拖着艾芙就走。其實只看秦娥也發了怔，便已知不過是巧合而已，只要與地獄門和逍遙宮無關，管他怎的。

京華古道，灞陵傷別，久入詩詞，而今親臨，當眞可追憶往昔的繁華，只見街道兩傍樓房櫛次鱗比，那青青柳，自也似舊垂，只不過已無冠蓋往來，少了迎來送往，不再攀折行人手了。

這古來傷別地，而今更冷冷淸淸，令人倍生淒戚，市面又那得不零落蕭條。大街上，只有一家酒樓在開着門做買賣。日未當午，更是門可羅雀。

秦娥拉着她就往裡走，艾芙可有經驗了，掏了塊銀子抛在櫃上，兩人衣服雖破舊，那銀子可是亮的，店家夥計的眼睛自也亮了。

兩人這裡才坐下來，那頂大紅的花花轎，竟也到了門口，而且停了下來。

秦娥說：「看此日桃花灼灼，宜室宜家，彩輿迎鳳凰，你是逃不掉的了。」

艾芙顧不得睬她，只見先後有五騎趨前，都下了馬來，那爲首一人打量了一下，道：「這裡最好，大道之上，淸靜又寬敞，立刻派人去知會，早前去長安的人，已去了三日，不知可曾迎得火鳳凰。」

艾芙一把抓住秦娥，使勁地捏了一把，總算秦娥張大了的咀兒中，沒曾發出笑聲來。

其實秦娥更是怔住，難道她一句無心的戲言，竟然成了眞。

咦！艾芙在做甚麼？

那艾芙昨日本把臉兒抹得黃黃黑黑的，昨晚洗淨後，今日和秦娥相同，都回復了本來面目，只見她臉兒紅紅，是三分兒羞，七分怒，怒得切齒咬牙。

秦娥道：「難道，當眞是來迎娶你的？他們是……」

「白蓮教！」

「白蓮教！」

連秦娥亦大吃一驚，白蓮教妖言惑衆，劉福通擁立韓山童，謊稱韓山童是宋徽宗八世孫，哨聚數十萬衆，據有河南淮河流域一帶，聲勢好不浩大，韃子兵騎被逐，退守黃河北岸，抗元羣雄之中，聲勢最爲强大，稱帝汴梁，國號宋，與東面稱帝高郵，國號大周的張士誠，南面建都濠州的郭子興，及國號天完，建都蘄水的徐壽輝，互相呼應。版圖橫跨歐亞兩大洲，而以中國及高麗爲本土的蒙古大帝國，東南半壁河山，竟已是烽烟處處，羣雄割據，紛紛稱王稱帝。

那艾芙對金陵稱帝國號應天的朱元璋、江州稱帝，國號漢的陳友諒以及台州的方國珍、最南方延平的陳友定，那時勢力尚弱，所知亦不多，秦娥自幼與世隔絕，近年始下崆峒，在江湖中行走，而且足不出關中，所知自也更有限了，但與河淮不過隔着一座潼關，白蓮教會的勢力，更早已滲入關中，民間亦多信奉者，是以知道也較多。

秦娥道：「你怎會知道？」

艾芙道：「白蓮教起義抗元，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降生，中原不聊生的流民，非是不懼死，而是無以爲生，於是羣起歸附，眞箇是風起雲湧，不數年間，已擁衆數十萬，皆以紅巾爲號，你沒見麼，這班人不論男女，皆携有一條紅巾。」

秦娥道：「了不得，長安城中尚有探馬赤軍駐守。潼關重鎭，蒙古人亦有重兵，竟敢明目張膽！」

艾芙道：「不過携有紅巾，不過明眼一看便知是白蓮教而已，那劉福通、韓山童，勢力日益强大，這關內不已風聲鶴唳，常一日數驚應，只不過這白蓮教尚志不在關中，關中始得苟安寧謐，那麼，你倒是想一想，白蓮教不來犯關中，蒙古人倒敢去招惹他們麼，而今已是烽烟處處，蒙古兵騎楚歌四面，疲於奔命，倒敢在關中燃起火頭，你……坐好啦，休得胡鬧。」

秦娥道：「瞧不出，你倒對天下大勢瞭如指掌，了不得，教我怎麼不更愛煞，不親……」

艾芙正怒形於色，只一瞪眼，秦娥便也不敢胡鬧了，道：「大紅花花轎，聲言迎娶火鳳凰，這又是怎麼回事？難道火鳳凰另有其人？」

氣得艾芙的牙兒咬得格格作响，那臉兒上紅一陣，又白一陣。

她有甚麼不明白的，火鳳凰天下聞名，不僅蜀中人奉若神明，尤其是獨闖特穆爾大營，退兵三路，自更傳遍遐邇了，而今更夷平連韃子也不敢犯的太白山，逍遙宮犁庭掃穴，何況美絕人寰，宛若那嫦娥來月殿，嘿嘿，天下羣雄，若娶得爲后，豈不强勝百萬雄兵，取西蜀，掠關中，豈不垂手可得。

當眞是算盤如意，日前便有那隨州的夏王明玉珍搶先一步，派來了一位將軍，由丹鳳五傑相助，要迎娶她爲后，韓山童這妖邪又豈會想不到，只不過相距較遠，來得遲一步而已，嘿！好大陣仗，好大的膽子，竟敢明目張膽，公然招了大紅花轎來，怎不把小艾芙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烟。

秦娥倒怔住了，不用說，已知沒

有第二個火鳳凰，就是身邊這個愛煞人的小哥哥，她不惱，倒樂了，說：「好哇，不料好戲陸續有來，那逍遙公子寵愛在一身，逍遙宮姬妾星散，全不當一回事，一心要娶你爲妻，數十年未下六盤山的鳩盤婆爲何而來，唯有我才知道，是要討你作媳婦，妙哇，當眞妙極，而今韓山童這位宋王大教主，要迎你去作皇后……」

言尚未了，只見那五個馬上人已當先走近店來，門口亂成了一片，那八個迎親的宮女也魚貫而入，大紅花花轎抬去後院了，只聽人喧馬嘶，另有十來個高一頭，低一臂的漢子，隨後前來，到了門口，紛紛滾鞍下馬，雖然衣著各皆不同，相同的是或在腰間，或在腕上，皆纏有紅巾，只不過未明目張膽，纏在額上而已。

艾芙一看，嘿！各皆武功不弱，其中有幾個，那太陽穴高高賁起，顯然都是內功高手。

秦娥說：「好傢伙，作皇后，敢情這般威風，這還是韃子的地頭，若到了汴梁，怕不儀仗十里，看來人家是志在必得。」

她一看艾芙的眼兒中，似要噴出火來，悄無聲息把艾芙的手按住了，因爲艾芙要探手入懷。秦娥道：「聽說你那銀絲金鳳凰的軟鞭，打遍蜀中無敵手，不，該說是天下無敵手，我可眞想見識，但這可不是時候，你注意到麼，其中好些人，尤其是那八個女的，滿臉邪氣。」

當眞被秦娥一言提醒，白蓮教妖言惑衆，若不是眞有甚麼邪門功夫，豈能長久欺騙人民，傳言能呼風喚雨，撒豆成兵，即使僅是甚麼障眼法兒，却也不是可以輕敵的。

艾芙的手不自覺軟了下來，道：「啊，我忘啦，當眞你有一雙妖眼。」

秦娥肅容道：「你聽着了，也記住了，先前在假山腹中我們說了些甚麼？」

艾芙心中一動，道：「視之不見曰夷，聽之不聞曰希，搏之不得曰微。」

「還有一句：復歸於無，你只要空靈內視，便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這白蓮教的邪門功夫，我可也聽說過一些。你說我是妖眼，也叫我妖眼，只不過是我能視若不見，却又能觀其微，透視其內心，是以你心兒裡在想甚麼，我立即就知道了，其人是正是邪，更是一眼便能看出。」

「那麼，」艾芙說：「我現在想甚麼？」

「可愛的小哥哥，你也想有一雙妖眼。」

艾芙慌忙避開秦娥的目光，眞覺那雙目光銳利得透視她心中，她的心兒有些慌慌的在跳。

秦娥格格的一聲笑，說：「其實簡單之極，你能做到無爲自化，清靜自正，那就行了，小哥哥，我問你，你能對眼前事物景象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麼？」

當眞，那心頭三千丈的怒火，登時熄滅了，無欲，不爭，無善亦無惡。眼前事物景象宛然在，只不過火鳳凰已遠去了，只覺那亂紛紛的一夥人，談說的另有其人。

可把那店家夥計嚇壞，也忙壞了，一下來了這麼多人客不說，而且各個腰繫紅巾，那開店的接待四方遠來客，有甚麼會不知道的。

僅是那宮妝女子已據了三桌，除了那八個宮女外，更有幾個裝束異樣的女子，竟也雍容高雅，襟上的紅巾更繡有花朵。

秦娥語聲如蠅，道：「你已見到了，一旦和那幾個繡巾的女子對了面，千萬緊記，務要空靈內視，若我猜得不錯，必皆是邪法高手，在白蓮教中，地位也必高，才眞各有一雙妖眼，傳說白蓮教攝心攝魂有術，可知不假，一旦被其所迷所惑，任你武功無敵天下，也無用武之地。」

艾芙心中一凜，不錯，這傳聞她早已聽說過了，秦娥的蠅語又再在她耳邊說道：「鬼神之說無稽，你放心。」

艾芙道：「崆峒武學，武學之上乘，意到力隨，心意可以尅敵，豈不是……」

秦娥道：「豈可比擬，一是內功眞力發於無形，一是精神意志之力，說：精、氣、神，你也許較易明白，師傳說這皆可產生能動作用，『能動』，日常生活中，其實所見多有，不過不爲人去深究探索罷了，爲何有人勇往直前，百折不撓，而有人稍受挫折，就頹廢萎靡，有人慷慨就義，視死如歸，而有人……」

「你笑甚麼？」

「名兒會噹噹響，會如雷貫耳，火鳳凰跺跺脚，爲何西蜀亂顫，會令人聞名膽落，會……會一見你，靈魂兒就飛上半天，我一見你，就想……又想……」

可不是歪過身子來了，艾芙重重地在她腿上擰了一下，說：「了不得，你怎會懂得這麼多。」

秦娥道：「懂得多的，是我師傅，人的一切意識、意念、慾望、意志，皆是精神思維的活動，之所以能產生能動作用，就是有一種無形的能量，江湖中有術能催眠，也就是同一種作用，想來，這白蓮教的邪術，也與類似……」

艾芙伸了根指頭兒壓在唇上，示意她噤聲，原來門口一人，打長安方向飛馬而來，正滾鞍下馬，只見來人奔到那頭兒面前，屈了一下腿，說道：「此間落脚，最好最好。」

艾芙和秦娥總見那人發號施令，知他是這夥人的頭兒，果也有些威儀，道：「見你神色有異，可是有何阻礙？火鳳凰可在長安？」

那飛馬而來的漢子抹了抹汗，點

頭又搖頭，道：「前日確曾在酒樓中現過身，打扮成個斯文公子，從此之後，便再無蹤跡，但却知她未離長安。」

「坐下吧，慢慢說來，看你的神色，定有阻礙了，既無下落，却又怎知她仍在長安？」

哼！艾芙和秦娥交換了一下眼色，這白蓮教當眞目中無人，長安重鎭，韃子的地頭，竟然高談闊論，全不把店家人客放在眼裡，却也可知有恃無恐。

那漢子道：「因爲，我們倒走在後面，前來迎娶火鳳凰的，已早有兩起人在，一路是夏王明玉珍……」

那頭兒哼了一聲，分明不把那夏王明玉珍看在眼裡。論勢力、聲勢，較之韓山童、明玉珍自是遠有不如。

漢子道：「但是，夏王的一營親兵，已進駐丹鳳，想來你也聽過丹鳳五傑的名頭，這陝南一帶，可是人家的地頭，夏王派來迎娶的，是親兵統領諸葛將軍，更得丹鳳五傑相助。」

只見那頭兒打了個哈哈，說道：「就是那個自稱諸葛孔明之後、自誇足智多謀的諸葛彬，他是手下敗將，你們可記得信陽一役？」

旁邊兩個漢子奉承道：「那諸葛彬潰不成軍，不堪一擊，落荒而逃。」

頭兒又道：「丹鳳五傑又如何，我宋王教主，眞命天子，那火鳳凰願作宋王的皇后，還是作夏王的壓寨夫人？說第二起。」

秦娥把艾芙的手重重的揑了一下，低聲道：「聽下去，好戲在後頭。」

艾芙揚起的眉兒雖然垂了下來，却難熄心中怒火，眞個牙兒也要咬碎了。

那人却遲疑起來，終於說了，道：「這一起，可難纏了，是……是那太白山，逍遙宮的逍遙公子。」

那頭兒果然一怔，但仍揚頭道：「那逍遙宮不就是被火鳳凰犁庭掃穴？」

旁邊那漢子也打了個哈哈，道：「難纏甚麼？你們可眞是少見識，火鳳凰鋤奸懲惡，火焚逍遙宮，已與那逍遙公子成了死對頭。」

那人道：「你是不知其詳，火鳳凰火焚逍遙宮時，那逍遙公子不在太白山中，他回山後非但不惱，反而大笑呵呵，說道：『三千寵愛在一身，他要的只是一個鳳凰仙子，倒多謝她替他打發了滿宮的姬妾嬪妃。隨在他身邊的美人妃子，以及婕衛，尚不下數十，且都是他一手訓練出來的，據說無不武功奇詭絕倫，其實，你們已深知，不用我來多說了，現今也已來到長安，聽說，他所到之處，必豎起一座牌樓，牌樓上大書四個大字——有鳳來儀，說明他志在必得。」

那秦娥竟也怔住了，說：「了不得，白蓮教可眞邪門，怎會知道這麼多。」

艾芙只覺一股無形眞力透達全身，全身如同癱軟了一般，心中怒火在燃燒，却動彈不得，心下却也明白，她的手不僅握在秦娥手中，而且腕上的經脈也被她鎖住了。

那頭兒旁邊的一人又說道：「我說，那又如何，不用擔心，論武功，逍遙公子是奇詭，那姬妾嬪妃也皆非常人能敵，但我們可有四嫘嫦同行，不信他們能逃得出天羅地網。」

嫘嫦，這名兒可是第一遭兒聽到，艾芙不禁好奇起來，拿眼來瞧秦娥。

秦娥也搖了搖頭，低聲道：「黃帝有妃子，名叫嫘祖，嫘祖教民養蠶取絲，想來是那韓山童狂妄自大，自比黃帝，故爾給他的女宮以嫘爲名。」

「但又爲何叫嫘嫦？」

秦娥睨着她一笑，道：「你不就是下月殿的嫦娥麼？那自是美若天仙之意，咦！」

秦娥忽然驚得咦了一聲，皆因那漢子又在說道：「宋王教主派有四個仙姑潛入逍遙宮，其中一個且已成了逍遙公子的近身妃子，那是你們都知道的。」

那頭兒點頭道：「宋王之所以不揮軍入關，便因對關中及隴西瞭如指掌，探馬赤軍龜縮在長安，不堪一擊，逍遙公子無異替咱們看守後門，如何不知。」

漢子搖了搖頭，道：「我不是說這回事，逍遙宮被犁庭掃穴，那潛伏在逍遙宮的妃子也能得以脫身，現已在長安，與我們會合了，才知那逍遙公子生母，名叫鳩盤婆，居住在六盤山地獄門中，無人知其歲數，便那妃子也沒見過，據說武功簡直已通神，到了長生不死的仙界。」

秦娥揚着眉兒一笑，艾芙明白，因爲地獄門這名兒，是她取的，難免得意。

「說下去，那又如何？」

「據說也已率領地獄門中人，來到了長安，據說是受了逍遙公子的懇求，務要得到那鳳凰仙子而後甘心，故爾，那明玉珍的人馬，可以不放在心上，但這逍遙公子和鳩盤婆，可扎手得很。」

一時間，無人言語，半晌，一人道：「火鳳凰幾時起又成了鳳凰仙子了？我可眞有些不相信，武功已了得，而又顚倒天下衆生，貌比天仙？」

那漢子道：「我若見過就好了，可惜，我遇到的人，都爲她而來，可就是誰也沒見過，在西川時，殺官劫庫，總留下一隻火鳳凰，獨闖特穆爾大營，兵退三路，也是自稱火鳳凰，但掃平太白山，逍遙宮犁庭掃穴，却成了神仙鳳凰，但神仙鳳凰到了那逍遙公子口中，也許也在心兒裡，可成了鳳凰仙子啦。」

秦娥道：「小哥哥，我知道你怒火滿腔，要發洩，那就跟我來。」

艾芙頓覺被鎖的經脈活了，兩脚

忽然離了地，身子離了座。

陽光在對面街簷上，店堂的角落陰暗，兩個小小的野小子縮着身兒，比桌子高出不了許多，是以那店中湧進了二十多個男女，又是目空一切的男女，竟未注意到兩人。

秦娥說：「飛啦！」

却當先快如一縷輕烟，捲了出去，艾芙覺得有一股力道自後一送，她又豈會服輸的，就勢脚尖在桌面一點，也飛遁出店。

只聽啊啊連聲，那店堂中的男女只覺勁風颯然，眼前微微那麼一暗，却甚麼也沒發現。

店中男女仍在驚愕，秦娥和艾芙早已到了街道的另一頭。

艾芙道：「你要帶我到那裡去？」

秦娥說：「你等一等。」

跑去一家店中，討了一張紙，寫上字，將它揉成一團，道：「你要出氣不是，而且還得露一手兒給他們瞧瞧，你那火鳳凰可以展翅啦，那個爲首的頭兒的桌上共有五人，只准割下他們一隻耳朵。那四個甚麼嫘嫦，不僅暫時放過她們，而且要加倍小心。我替你掠陣，也要看她們有些甚麼邪門兒。」

艾芙登時氣往上撞，却也對這妖眼言聽計從，說了聲好，陽光下金霞陡現，而且成了火紅，鳳凰軟鞭已取在手中。

「把這紙團兒塞在那頭兒口中。」

秦娥把紙團兒塞在她左手，再又說道：「只聽一聲爆响，你就出手，露一手給那些男女瞧瞧，教他們知道，咱們不是好欺負的，回去。」

大街上抬來了大紅花花轎，大夥男女又皆衣著怪異，先後又有十數騎飛馬而來，如何不轟動灞橋，只見街頭街尾，不少人跑出來瞧熱鬧，秦娥竟然全不放在眼中，只那麼騰身一掠，已取了塊瓦在手中，說了聲：

「走！」

回到那店旁邊，那大紅花花轎已抬去後面了，兩邊栓馬樁上，栓着的馬不下二十騎，秦娥的腰兒只那麼一扭，已綳在簷下。

只見那長安的來人仍在說個不休，道：「蕭左使命我趕來稟告，算計你們也該到灞橋了，果然迎個正着，那蕭左使也是此意，你們暫且留在灞橋，一待有了火鳳凰的踪跡，即來面商大計。」

言尚未了，驀聽一聲爆响，那桌上六人跳了起來，艾芙可看得明白，是秦娥飛出手中瓦塊，擊在桌子中央，那碎裂的瓦片和被擊碎的碗盞，和那湯汁茶水，不但飛濺在六人身上，而且頭臉也被碎片劃破了，三人的臉上也見了血。

艾芙一跺脚，早飛掠而入，奇門遁，換形也幻影，金霞暴捲中，只聽慘號之聲不絕於耳，那頭兒才張口啊呀，咀也被堵住了。

剎時間，血影金霞流光，桌倒櫈飛，人在飛竄，暴响聲聲，慘叫之聲不絕。

同一瞬間，驀聽連聲嬌叱，艾芙才脚尖在桌上一點，待要飛掠而出，白光暴閃，竟有四條白練自兩面飛捲而來。

正是那四個嫘嫦，不僅已離座阻住去路，而且齊一揚手，立有四條閃耀眼的白練飛出，向艾芙纏擊攔截而來。

這是甚麼功夫？非兵器，可又不像是妖法！本是同一瞬間，艾芙一咬牙，拳腿、騰身，不容她考慮，翻滾之頃，霍地向那白練點去，忑怪，那白練竟然可借力，她騰身空中，堪堪躲過襲捲而來的白練，不由她不向險中求存，竟不料那虛若無物，似光霞的白練，竟可借力，借力一掠，耳邊只聽秦娥叫了聲：「好！」斜刺裡一股奇大的力道一吸，她的身子竟硬生生騰了起來。

「你這愛煞人的小哥哥。」

咗！竟又被她親了一下，而且身子也被秦娥摟在懷裡，艾芙也慌忙提一口眞氣，和秦娥併肩，綳在簷下那斗方中。

同一瞬間，對街階下，也傳來一聲爆响，是幾塊瓦片從那對面的簷口墜下，跌在階下粉碎。

喜得艾芙差點也要摟住秦娥，眞想也親她一下，那店中男女可不是全以爲暴襲他們的人，打對面房上走了，紛紛搶了出來。

只聽有人在店中叫道：「還不回來，人家已去遠了，還要再丟人現眼麼？」

不錯，大夥兒湧出街頭，更有五人鮮血淋淋，豈不是揚醜，未到長安，先已被人家連傷了六人，而且來人只有一個，這個臉丟得有多大。

竟無一人抬頭望簷下，正因艾芙和秦娥全不把這些男女放在眼中，藝高人膽大，也才敢公然躲在簷下，也不怕被發覺，也才未被發覺。

是那頭兒把衆人喚了進來，只見他半邊身子染血，成了半個血人，手中拿着又縐又破的紙團。

店堂中的桌子東倒西歪，櫈子被踢飛滿地，嚇壞了的店家夥計，才壯着膽，從躲藏的地方探出頭來。

原來那頭兒和他同桌的五人，皆被割去了一隻耳朵，那六人半邊身子染血，那從口中取出的紙團，不僅又縐又破，而且沾染了鮮血。

一時間，那店堂中的二十多個男女，竟無一人能出得聲，盡皆變顏變色，像都被嚇得傻了。

艾芙也用蠅語在秦娥耳邊問道：

「你在紙上寫了甚麼啊？」

秦娥對她嫣然一笑，只不過唇兒微動，其聲也如蠅，說道：「小哥哥，你走南闖北，見識多了，有一宗，敢信你沒見過。」

「是甚麼？」

「癩蝦蟆鬥個你死我活。」

喜得艾芙情不自禁的把秦娥一摟，說：「我明白了，白蓮教大戰逍遙宮，好主意。」

「是邪鬥邪，大戰地獄門，你忘啦，小哥哥，逍遙宮已被神仙鳳凰犂庭掃穴。」

「好一個邪鬥邪，」艾芙道：「當眞，你旁觀者清，那白練是甚麼邪門兒，先前可眞嚇了我一跳。」

秦娥道：「幸是你嚇了一跳，跳了起來，否則只差點便被那四個嫘嫦擒住了，若不是旁觀者清，我也眞會以爲是甚麼障眼邪法，原來不過是薄綢上釘着閃閃發光的薄銀片，摺疊起來不盈握，可收藏在袖中，若在陽光下發出，必更生輝耀眼，令人目爲之眩。」

艾芙道：「我明白了，武林中，眞有這種奇門兵器，名叫萬里飛虹，我可僅是聽說，可沒見過，因爲全靠內功眞力，內功未到火候，也不能施展，而且只有女子使用，是以極是罕見，這麼說，白蓮教中眞有能人。」

秦娥道：「不僅此，我看那四個嫘嫦滿眼邪氣，也許眞會邪法兒，適才你出其不意，她們也因變生頃刻，不曾施爲，這倒好，和地獄門也許眞可一鬥，否則，論武功，憑眞本領，和鳩盤婆相差太遠，就沒好戲看了。」

兩人可不是只顧談說，店堂中的男女之一擧一動，可全在她們眼底，只見亂紛紛，議論也紛紛，煞去威風，不再那麼趾高氣揚了。

秦娥忽然皺了眉頭，艾芙道：「該走了，是不是？你擔心那四個嫘嫦？」

那四個腰繫紅巾的嫘嫦，店堂中衆人皆亂，有人忙着療傷，被割去耳朵的，有兩人在潑口大罵，那頭兒在吩咐甚麼，唯獨那四個嫘嫦却不言語，大夥兒都向裡擠，她們却靠過門口，凝眸不瞬。

秦娥點頭道：「唯有這四人臨危不亂，此時離去，必被她們發覺。」

艾芙道：「你放心，我有主意。」

輕輕揭下一塊瓦片來，運內力捏碎了，只一揚手，那店門口栓牢的約二十四高頭大馬，竟陡然人立而起，齊聲嘶鳴，向街道兩邊飛騰跳躍而去，只聽街道兩邊的人也同時發起喊來，一時人喧、馬嘶鳴，那聲威可眞是動地驚天，店中的男女也紛紛搶出，只道敵人又來了，既要迎敵，又要追逐馬匹。

艾芙道：「此時不走……」

秦娥樂得飛快的在艾芙的臉蛋兒上親了一下，說：「更待何時。」

兩人飛掠而下，只一眨眼，已鑽入奔逃的人羣堆中。

出得灞橋，秦娥道：「小哥哥，了不得，若不是眼見，眞以爲你也會邪法兒。」

艾芙得意一揚頭，眉梢兒也揚了起來，道：「這算得甚麼，那耶律可兒郡主的六十四兵騎，我只憑一把豆兒，就能在眨眼間，盡使她們閉着了穴道，何況不過二十四馬……」

艾芙一躍錯身，滑出兩步，警告道：「你若敢再胡鬧，我就像對那些馬兒一樣收拾你。」

艾芙現在對秦娥了解得多些了，對崆峒武學，也有了較深認識，渾厚有餘，意到之所以力到，是因爲身也到，確是絕倫奇奧，近道而法自然，但論小巧功夫，却又不足了，這方面更遠勝秦娥。

秦娥把嘴兒噘了起來，道：「發乎情嘛，怎說是胡鬧。」

「但要止乎禮。」

秦娥突然哼了一聲，道：「啊唷，我倒忘了，也失敬了，你是那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的夫子的門徒。」

頭兒一扭，掉頭就走，艾芙一怔，當眞失言？儒家絀老子，不過是說，道不同，不相爲謀，那老學者却道：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智慧出，有大僞；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而她竟然要秦娥止乎禮。

艾芙慌了，慌忙追了上去，攬着她，說道：「你知道的，我不是那意思，這禮不是那禮，你多在江湖中走些時，就知道了，返本復初，但咱們可已不是嬰兒，不是赤子，可以不理會那夫子之禮，但民俗自然，既在民間行走，可是不能不理的。」

秦娥道：「要我不惱也容易……」

艾芙瞧着四外無人，在秦娥揚起的臉兒上飛快的親了一下，但已是滿面通紅，慌忙跳了開去。

她眞怕秦娥歪纏，眞是又喜歡她、又怕她，如何會不知道，秦娥不過赤子之心，行爲如嬰兒而已，自性而然，自然而然，不受世俗虛僞的禮儀束縛。

可憐的秦娥，尚在襁褓，便被人棄在路邊，被崆峒老人抱上山去，那崆峒山地近黃土高原，連禽鳥野獸也稀少，自幼只能與草木爲伍爲伴，她雖自幼沒了爹娘，却有爺爺岷江漁隱疼愛，有瘋癲的醉菩提作伴，後來又有了師傅的教導，在啞婆婆懷裡打滾撒嬌，秦娥呢？有的只是一個老得連自己也不知年歲，而且經常不在山中的老人，即使在山中，也以天地松雲爲伴，而不是伴她，伴她的只有道，不可道，不可名的，法自然之道，在自然中長大起來，也成了自然的嬰兒。

艾芙明白，正因絕聖棄智，因心性空靈，反而具有大智慧，可愛可敬，反而令她有些害怕，因爲她不能絕聖棄智，生長在塵寰，而非生長在自然。

是以，跳開去的艾芙，不自覺又走回，挨近可憐、可愛，又可敬的秦娥身邊。

秦娥從小不識愁滋味，可憐嗎？

携着艾芙的手，說道：「誰是耶律可兒啊？六十四女兵騎又是甚麼？」

「耶律可兒是耶律楚材的女兒。」當眞，秦娥那會知道這許多，道：「那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滅西夏後死去，蒙古人得以完成霸業，建立自古未有、跨歐亞兩大洲的大帝國，可說是大功臣，是以，那忽必烈封其女耶律可兒爲郡主，自幼養在皇宮中，寵愛有加，也和一般蒙古男女一樣，自小也是在馬上長大的，後來更拜蒙古國師天都上人爲師，練就了一身了得的功夫，統領着六十四個女兵騎，分爲風、雨、雷、電四隊，劍陣了得，箭陣更厲害。」

當下把以往之事說了一遍，秦娥聽得津津有味，艾芙說來色舞眉飛，她也聽得眉飛色舞。

秦娥道：「白蓮教撒豆成兵，不過是幻象幻影，障眼的法兒，你却能夠撒豆閉穴活穴，那才眞了不得，今日若不是親眼見到，眞還不信，啊呀，小哥哥，你不會在我不在意，指頭兒一動，就閉我的穴道吧？」

「若是你今後兒乖乖的，不胡鬧。」

秦娥怔怔地，有些神往，道：「原來天下武術，如此奇詭。」

艾芙道：「不過是行之在理，互相爭奇鬥絕，表面看來，有所發揚，其實不過立異標新，徒生門派之爭，其實萬變不離其宗，那及崆峒武學，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無爲，而無所不能爲。」

艾芙只覺手兒被她握得痛楚起來，她明白，秦娥是對她讚美，是以不掙。

秦娥道：「師傅讚你生具慧根，我還是第一遭聽說師傅讚過人。你在鶴鳴山所遇的，確是我師傅。」

艾芙喜得心跳，連妙玄仙姑也敬禮之人，還會不是崆峒老人。

秦娥又道：「你若不是生具慧根，師傅豈會對你演說大道。」

艾芙道：「我可眞不明白，眼看當今天下，人慾横流，萬千生靈塗炭，當眞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難道因相殺亦自然，便聽其自然，崆峒武學既然如此博大淵深，爲何不發揚光大？」

秦娥一怔，覺得艾芙所說大是有理，以往她足不下崆峒，自下得山來，所見所聞，可不令她也如艾芙一樣，心生疑問。

艾芙一笑，忙道：「我不過隨便說說，你師傅是老神仙，見識自也異於常人，必有見地。」

秦娥道：「不，我若不下山，不眼見天下滔滔，不親眼見到那逍遙公子罪惡滔天，我也不跑去太白山，火焚逍遙宮了，只不過不及你有見識，想到相生相殺，師傅就快回山了，這早晚我們去問個明白。」

「我們？」

「是呀，你和我。」

「我能再見到老神仙？」

「我還要師傅收你作徒兒。」秦娥喜孜孜，說道：「那晚月下竟喚你近前，許你共聆大道，其實你已算得是師傅的半個徒兒了，只怨你失之交臂，未曾拜師。」

當眞，那晚在鶴鳴山上，一心一意，只想取到鶴涎，明知是一位道德仙翁，竟沒想到拜師，可不眞是失之交臂了麼？

秦娥道：「不用後悔，只在這早晚間，你必能見到我師傅。」

艾芙兀自不信，道：「據你說來，你師傅別無徒兒，你眞以爲會收我麼？」

秦娥道：「那是生具慧根的人太少了，師傅常嘆可遇而不可求，既然讚你生具慧根了，還怕他不收你，到了，咱們先把眼前的辦了再說。」

到了，可不是回到了長安。

「眼前的事？」艾芙怔道：「眼前還有甚麼事啊？」

聽秦娥說拜那道德仙翁爲師，如何不心花怒放，那心兒早飛上了崆峒。

「啊喲，」秦娥說：「皇后娘娘可眞健忘，夏王出動了迎接鑾駕的親軍、彌勒佛傳世的宋王爺也抬來了大紅花花轎，爭相迎娶鳳凰爲后，地獄門中偏又來了老魔婆，要你作鬼媳婦，啊呀！」

秦娥大叫一聲，停下步來，轉過身來，把眼兒睁得大大的。

艾芙怒放的心花中，頓又燃起了怒火三千丈，也不由一楞，道：「做甚麼？」

秦娥道：「我蠢，沒想起來也罷了，你那麼聰明，怎會想不到，那逍遙公子有了四大美人、十二妃、三十六婕衛之外，婠嫿女嬪無數，偏就沒皇后，多年來，是他看上的美女，派出婕衛女嬪擄劫回山，除非是那些你所說的甚麼武林門派的女兒，人多勢衆武功又高强的，他很少親自出馬，但這番可不同了，你火鳳凰雖然跺跺脚，西蜀亂顫，名頭大了，但那會把你的武功放在心上，却鄭重其事，大張旗鼓，先建有鳳來儀的牌樓，再又親率二美人、六艷妃、四隊女嬪，南下親迎，分明就是虛位以待，迎你爲后，好哇，宋皇后、夏皇后，你還是地獄門的鬼皇后……」

艾芙怒得直跺脚，怒道：「你胡說些甚麼，你再胡說……」

陡然閃出一片耀眼金霞，久已未出手的鳳凰軟鞭，今天竟在不到一個時辰之內，第二次出了手。

那秦娥却不閃也不躲，艾芙知她說得有理，又那會惱她。

秦娥在做甚麼？遙望西邊天際，那太陽已近中天了，寞落的長安不生烟霞，鬱鬱更迷茫，咸陽橋不見征塵，甚至不見行人。

而她在望甚麼？原來凝眸西方的雲天，喃喃地說：「黑石峯、黑水潭……黑石城，我早該想到的。」

艾芙從未見過秦娥這般凝重的面色，那黑石城三字一入耳，也不由發了楞，道：「黑石城，不是那西夏國的皇都麼？」

秦娥轉過頭來了，臉兒有些紅紅的，妖眼兒未迎着太陽，竟也炯炯生光，道：「正是西夏的皇都，六盤山野嶺荒山，方圓千里，眞個是千峯萬壑，那來名兒，鳩盤婆爲何給那峯以黑石爲名？潭名黑水？」

艾芙也恍然有悟，道：「莫非鳩盤婆是西夏人？成吉思汗率領大軍滅西夏，那黑石城眞個玉石俱焚，西夏人除了少數逃去吐魯番和鄯善、高昌兩國外，盡被殺戮。」

「鳩盤婆自是悲憤之極，把所居之峯命名黑石，不忘本來。」

「也恨極了蒙古人，」艾芙道：「與蒙古人有了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當然不共戴天。」

「我明白了，」秦娥道：「逍遙宮的姬妾，爲何全以宮中女官嬪妃命名，顯然鳩盤婆要西夏復國，西夏復國，當然就是逍遙公子爲帝。」

艾芙實是靈慧異常，常舉一可反三，聞一而知十，何况是南郭先生弟子，自幼多讀經史，道：「何况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可以爲天下母，而牝常以靜勝牡。」

秦娥跳了起來，摟住艾芙雀躍，道：「咱們兩個，今兒可把迷團解開了。必是如此，那鳩盤婆不但要復西夏，而且要證道，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牝常以靜勝牡，於是逍遙宮中滿姬妾嬪妃。」

「而且確也證明，牝能勝牡，逍遙宮的婕衛女嬪，把蒙古大軍的精銳探馬赤軍，打得落花流水，屍横遍地，探馬赤軍當者披靡，簡直不堪一擊。」

艾芙從未見秦娥這麼興奮過，高興得忘形，也就任由她摟住，道：「不怪那逍遙公子擄劫的美女中，多有天下武林各門派的女兒了，是武林女兒，自也家學淵源，訓練起來，自然也事半而功倍。」

秦娥在她臉蛋兒上又親了一下，說：「自然更不放過跺跺脚，西蜀亂顫、天下武林聞名喪膽，也敬若神明的鳳凰仙子了，不不，現下而今，火鳳凰不僅是鳳凰神仙，亦非是鳳凰仙子，而是鳳凰皇后了，啊唷。」

艾芙猛可裡兩臂一振，右腕倏翻，鳳凰軟鞭倒捲珠簾，只不過鞭梢的鳳凰不展翅，立把秦娥的腿捲住了，圈臂一拋，硬生生把秦娥抛了出去。

那知艾芙眼前陡然一暗，哎呀！該死的妖眼，眞是妖精，只覺另一邊臉蛋兒上又被親了一下。

艾芙三分驚，七分兒傻了，摸着臉，這不是邪門麼，分明被拋出去了的秦娥，怎會又在面前。

慌忙斜身錯步，脚下一爻，不容秦娥再摟住她。

秦娥嘻嘻笑，道：「這就是意到、力到、身也到，我不想走，你就轟不走我，這不是比你那甚麼奇門遁甲、移形換位更高明些麼？」

艾芙哼了一聲，只是一揚腕，便在陽光下，劃出一圈耀眼的金霞，道：「那是我不願傷你，否則你斷了腿兒，瞧你能不能意到身到。」

「但小哥哥，親親的小哥哥不會傷心，我知道，小哥哥不忍心。」

艾芙眞拿她沒法兒，可不是眞像個沒長大的孩兒、稚子，也眞是赤子，道：「這時候，你倒胡鬧不休，鳩盤婆把她居住的山峯以黑石命名，就不僅紀念黑石城那麼簡單，若我猜得不錯，鳩盤婆不僅是胡人，而且是西夏的皇族中人。」

秦娥道：「這長安以西，原是古秦地，若認眞考據起來，盡皆胡人，連我也是。」

艾芙點頭道：「這個我知道，當年周孝王因伯益養馬有功，封其後人於秦地，今甘肅的天水郡，即古之秦城，胡人乃是漢人對北方民族的統稱，羯、氐、羌、鮮卑、匈奴，莫不皆曰胡人，那伯益亦是胡人，到了秦孝公時，始定都咸陽，得商鞅變法强秦，至秦始皇，始滅六國而一統天下，若要考據，那秦始皇亦是胡人，不過被漢族同化了。」

秦娥笑道：「小哥哥，你錯啦，秦時那有甚麼漢族，自漢朝强大，征服西域後，北邊的民族始對中國之人統稱漢族，那是以後的事了，那時稱秦人倒是有的。」

艾芙不過是想安慰秦娥，便是胡人，亦非低下，道：「當眞，忘了你師傅是老仙翁，我倒班門弄斧了。」

她忽然想起胡姬。胡姬，這不是明明白白，說她是胡人之姬，既是鳩盤婆的弟子，只怕也是西夏人，道：「我可眞不明白，太白山便在眼前，老仙翁怎會任由那逍遙公子作歹爲非，糟蹋那麼多女孩兒的淸白，令百千家庭破碎。」

秦娥道：「我也不明白，師傅只不許那魔婆下山，竟放任逍遙公子爲惡，咱們眞要問個明白。你……做甚麼？」

艾芙拉了秦娥，轉身就走，轉入一條小巷，把那已是破爛的衣襟撕下一塊來，在一家門口的灶上抹了抹，忙不迭往臉上抹去。

秦娥一怔，顯然艾芙遇到了相識的人，不願被認出。但回頭一瞧，那中午時候，小巷中雖有疏落的行人，却沒有瞧她們一眼。

那年頭，多有流落街頭的異鄉人，誰會去理會兩個骯髒的野小子，一回頭，艾芙已向她臉上抹來，道：「我骯髒，你可不能白白淨淨，咱們是……是一根線兒上拴的螞蚱。」

秦娥任由她抹，抹得勻了，道：「你說甚麼呀？」

秦娥怎會曉得她和江虹小妹子的口頭禪，道：「螞蚱拴在一根線兒上，那自是走不了你，跑不了我。」

端詳了一下，果然看不出破綻了，秦娥嘻嘻笑道：「若不是見過咱們這身衣着的人，任誰也認不出咱們來了。」

兩人再把頭髮弄得亂了，那年頭，小子可也是挽髻兒，主要的是，和街頭巷尾隨處可見的落難野小子一般無二，再在破衣上多撕破兩處。

秦娥樂了，道：「便是遇到逍遙宮中人，只有躲得遠遠的，準怕臭了她們。」

艾芙忙又拉了秦娥，急急往回頭走，如今她已有了經驗，進入一家飯舖，不待掌櫃的開口阻止，已塞了塊銀子過去。

錢財連神也可通，何況一個做買賣的店家，登時臉上堆下笑來。

艾芙道：「我不開口說話兒，要甚麼，你只管吩咐夥計。」

却聽也有個姑娘的嫩嗓門在呼喚夥計，秦娥一見艾芙側身相向，便瞧料了幾分，知道必是艾芙認識，而又不願被認出來的人。

正是個和艾芙年齡相仿的姑娘，紫衣上黃色的披肩薄如蟬翼，店堂無風亦飄飄，頭上巧梳雲鬢，唇兒紺一顆桃夭，當眞是眼橫秋漾波，眉似春山翠黛。

一個夥計上前，道：「姑娘有何吩咐？」

那姑娘走出座來，在那夥計面前一旋身，道：「你看清了沒有？」

夥計的一怔，店堂中，中午午飯時刻，豈少了人客，便連秦娥也是一怔！

那姑娘眼兒一瞪，說：「你敢是啞啦，問你看清楚了沒有？」

夥計結巴巴說：「姑娘是……天仙下凡。」

那姑娘喜得眉開眼笑，說：「不錯，人人都說嫦娥來月殿，仙姬下塵寰，這樣一個姑娘，又和我打扮得一般無二，你若是見過，一定不會忘，是不是？」

她一轉身兒，已見到滿堂的人客都傻傻地望着她，更揚了眉兒，說道：「喂……還有你們，你們見過這樣一個姑娘沒有？美若……」

只聽一陣輕笑聲中，有人在打哈哈，那姑娘陡然臉色一沉，寒霜陡降，瞪着眼光一掃，便似有寒芒一閃，店堂中人客登時噤若寒蟬。

那艾芙也不由一怔，雖說人要衣妝，她那一身裝扮顯然非富即貴，足以駭得人噤若寒蟬，但她瞪眼一掃之下，確確實實，暴射出一掠寒芒。

那夥計打了個哆嗦，說：「姑娘天仙下凡，任誰見了，任誰也不會忘，各位，你們說是不是？」

忽聽有人說道：「夥計，你誤會了，這位姑娘是問你，和她一樣打扮，一般美的姑娘。」

那姑娘哼了一聲，說：「誰說和我一般美，姐姐才是天仙下凡，我只說和我一般打扮。我若及得姐姐一半兒就好了。」

原來她對面坐着一個衣着寒傖的相公，對人客說道：「和這姑娘不相上下，打扮也相同，聽說來了長安，各位可有見過？」

就有人嘖嘖連聲，說道：「不信還有更美的姑娘，這位姑娘已是天仙下凡了。」

登時異口同聲，這個讚一句，那個讚兩句，可全是讚這位姑娘。

不料讚她，她倒會惱。

「呔！」那姑娘叫道：「都給我住嘴。」

店堂中登時鴉雀無聲，那姑娘道：「好吧，我再說得明白些，火鳳凰，這名兒你們聽說過沒有？啊啊！火鳳凰來到秦地，可是被尊稱爲神仙鳳凰了，就是夷平太白山、把逍遙宮掃穴犂庭的那位姑娘。」

秦娥對艾芙一瞪眼，果然這凶霸霸的姑娘是來找她的，既然叫她姐姐，就不僅是認識而已，顯然關係不尋常，却奇怪艾芙躲着這姑娘，不願被認出。

艾芙却縮在她肩上，對她搖了搖頭。

只聽店堂中轟然聲喧，鳳凰神仙夷平太白山、火焚逍遙宮之事，不脛而走，早已傳遍開去了，豈有不知的，却還不知鳳凰神仙是一個比這天仙姑娘還要美的姑娘，大夥兒如何不驚奇駭異。

只聽那寒傖的相公道：「江姑娘，這麼說，是無人見過了，其實你我都忘了，艾姑娘早已厭惡了羅裳錦衣，不是最喜歡扮野小子麼？」

那姑娘啊呀一聲，驀地裡一拍桌子，道：「豈僅喜歡扮野小子，還把臉兒抹得髒兮兮、黑黑的。」

艾芙嚇了一跳，她現下不就是扮成了個髒兮兮、黑黑的野小子？想逃，却被秦娥把她的手握得緊緊的。

秦娥在她耳邊說道：「你瞧，人家可曾瞧過咱們一眼，髒兮兮、黑黑的野小子，如今遍街都是，別忘了，如今是一根線兒上拴的兩隻螞蚱，不是一隻。」

秦娥那會曉得，這一根線兒上拴的螞蚱，指的就是艾芙與江虹，是兩個淘氣姑娘初走江湖時的口頭禪，簡直成了兩個姑娘專門用語。

艾芙一想，不錯，江虹和文匡宋都還不知她有了伴兒，何況現下的打扮，街頭巷尾時有所見，更兼江虹和文匡宋壓根兒就沒瞧過她們一眼，絕想不到要找的人，就在他們身邊。

艾芙心兒定了，只不過仍然縮在秦娥肩下，把聲音低得不能再低了的道：「記住了，可千萬不用傳音，小妹子也罷了，那相公可內功深厚，修的是玄門上乘內功。」

秦娥道：「原來她就是你的小妹子，我若不是瞧她目蘊精芒，內功顯已具火候，我早用傳言和你交談了，奇怪，你說那相公內功玄門，我怎會看不出來。」

艾芙道：「他是深藏不露，他們要……」

要走，江虹拖了文匡宋，道：「走啦。」

兩人正是江虹與文匡宋，自被妙玄仙姑救上仙妙峯，瘋和尚說得不錯，不僅艾芙她得到了妙玄仙姑的恩典，那江虹與文匡宋因留在仙妙峯上時日較長，得到的恩典也更多，尤其是得知文匡宋非但是文丞相之子，而且是巴鼻道人的傳人，江虹是反元義士的女兒，更喜兩人資質極佳，是以療傷之頃，也運玄功，把內力輸給二人，那文匡宋本就內功深厚，不過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還不顯著，江虹却明顯地大大增强了，艾芙躲在秦娥肩下，沒瞧他們，是以沒發覺出來。

那日文匡宋毒已盡解，江虹的傷已癒，妙玄仙姑道：「你們可想去會那火鳳凰麼？不用去芙蓉城了，從此往北，越過秦嶺，只向長安尋訪。」

文匡宋捨命救艾芙，如何不知他對艾芙情痴深厚，江虹整日口不離姐姐，自也知兩個野丫頭是一根線兒上拴的螞蚱，是以成全他們。他們不知的是，妙玄仙姑臨別時的那一句話。

臨別時，妙玄仙姑說道：「你們三人，都與我有緣，那火鳳凰已得老神仙垂青，你們二人是否也有仙緣，那就看你們的造化了。」

兩人自是日夜兼程，江虹是有名兒的江上飛虹，文匡宋行來便宛若馭風，如何不快捷，不到兩日，便已到了長安，果然，才過秦嶺，道路已遍傳鳳凰神仙夷平太白山、火焚逍遙宮。

火鳳凰成了神仙鳳凰，兩人當然不疑另有其人，那江虹却不由一怔，道：「妙玄仙姑說的仙緣，可是指姐姐麼？難道姐姐眞的成了神仙？」

文匡宋差點兒忍不住笑出聲來，他如何不知道，艾芙姐姐在她心中早已神化了，那情義之眞摯，只有令他羨慕，令他感動的，又那會笑話她，道：「那芙蓉城的青年宮中，三清殿前，有一神亭，供奉太上老君，那亭柱上有副對聯，你可會見過？」

江虹搖搖頭，別說沒見，見到了，又那會在意。

文匡宋道：「那對聯是：

不神以爲神

無極而太極

你明白麼，人間世，那來神仙，不過是人們對不可測其高深奧玄者，神而仙之，有如妙玄仙姑，不過是道姑，道號妙玄，因其道德玄功，高深奧玄不可測，故敬而稱她仙姑。又如你這位鳳凰姐姐，掃蕩魔宮，造福一方，故爾人亦仙之。」

江虹在文匡宋面前，尤其是單獨相對，判若兩人，竟也溫靜起來。

她點頭道：「不錯，那妙玄仙姑說姐姐已得老神仙垂青，那麼，老神仙當然另有其人，不不，該說是另有神仙，那會是誰啊？」

文匡宋道：「我亦不解，但妙玄仙姑話出必有因，只待尋到了艾姑娘，自會明白。」

是以兩人日夜兼程，尋到了長安，一路打聽，到了長安，更逢人打聽，得知神仙鳳凰血洗探馬赤軍的軍營，殺死無數韃子，更喜得心花怒放。

江虹好不得意，見提起神仙鳳凰，人人敬若神明，面上亦有光彩，如何不得意，却就是沒人見過眞面目。

「走啦！」

江虹拖着文匡宋，不由分說，往外就走，到了門口，却又回頭道：「你們聽着了，我說，你們所有的人……」

艾芙一怔，小妹子要說甚麼？

只見江虹頭兒揚得高高的，跟前的夥計說：「姑娘，要說甚麼，請吩咐。」

江虹道：「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拳頭上立得人，胸膊上跑得馬……」

秦娥說：「她說甚麼呀！」

艾芙死命咬緊了下嘴唇，道：「小妹子走江湖呀。」

江虹瞪圓了眼兒，緩緩地掃了店堂中的人客一眼，成熟的姑娘，胸膊兒不挺已高，她一挺，可更高了，說道：「我，姓江，名虹，江湖人稱江上虹，西川道上成名立萬、一把銅壺煮三江是我爹……」

現下可是那文匡宋要慌忙拖她走了，江虹道：「你們聽清了，神仙鳳凰就是我姐姐，各位如見到了神仙鳳凰，替我捎個信兒……」

文匡宋不容她往下說，拖了她就走，那側着身兒、已被拖出街頭的江虹，兀自扭着頭，說道：「說，她的小妹子，來啦。」

話聲落時，人已不見，被文匡宋拖走啦。

「小妹子，來啦。」艾芙望着江虹身影消逝的街頭，喃喃的說：「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小妹子，你忘了說他年相見，後會有期啦。」

秦娥也瞪大了眼兒，目光從街頭收回來，望着艾芙，道：「她說些甚麼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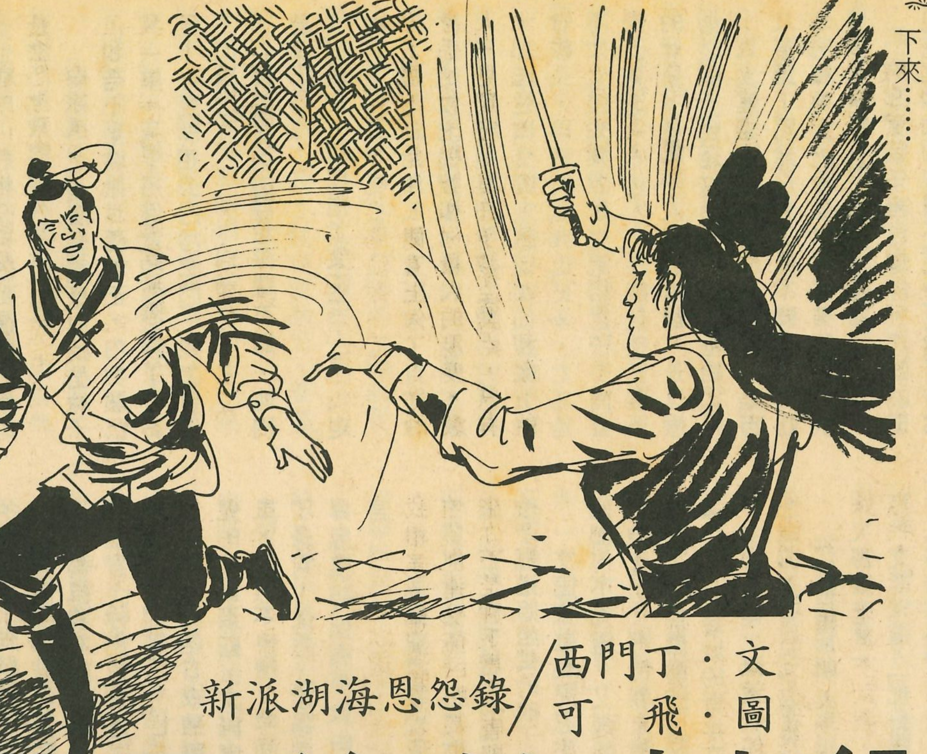
人在江湖，走在江湖之上，自當話說江湖，說江湖話，小妹子本是初走江湖，偏要裝作老江湖，就是這麼回事，秦娥自是不明白，她也是初入江湖，更不懂得江湖人有江湖語。

艾芙搖了搖頭，唇邊有一絲苦笑。

秦娥道：「你這小妹子眞眞天眞可愛。」

（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唐郎知道再無機會刺殺梁乙匡，於是買下一棟房子，與柳青青結爲夫婦，隱居起來；一天，唐郎在集上遇上白冰冰被三名漢子追殺，唐郎本不欲理會，却聽白冰冰對三名漢子說出崔府涼亭一幕，唐郎才知當時是她捨身相救，只好挺身而出，與白冰冰聯手擊殺三名漢子，結果暴露了身份，惹來官兵追捕，唐郎怕連累柳青青，不敢回家，於是賃了一間房子，與白冰冰暫時安頓下來……



新派湖海恩怨錄

西門丁·文　可飛·圖

最後的刺殺

居安思危勤練武　防範未然喜奏效

白冰冰見唐郎提了一隻鷄回來，於是她抓着鷄往灶房裡去，俄頃，傳來一陣悽厲的鷄叫聲，唐郎轉頭望進去，但見白冰冰滿手是血，那鷄也是一脖子鮮血，在地上亂跳，染了一地的血。白冰冰咬牙道：「姑奶奶一劍砍死你！」抽出長劍，往鷄背刺去。唐郎看得哈哈大笑。

白冰冰羞紅了臉，忙將長劍收起來，唐郎一彎腰，抓起鷄，用菜刀割斷其氣管，鷄脚撑了幾下，登時不能動彈！

白冰冰吶吶地道：「我從來未進過灶房……你心中一定在笑我！我知道青丫頭能燒菜……這一點我是不如她……」

唐郎臉上登時沒了笑意，淡淡地道：「那也不是甚麼大事，不會便要學！嗯，先燒半鍋開水。」白冰冰七手八脚地放了半鍋水，生火時，弄得一頭一臉的灰燼，唐郎道：「讓我來！」

他雖不是老手，但比起白冰冰來說便强多了！白冰冰站在旁邊默默地看着，傲氣全消。半晌，忍不住自嘲地道：「瞧我吃了二十年飯，居然連飯也不會煮！」

唐郎看了她一眼，道：「每個人的性格都不一樣，有的人喜歡燒菜，有的人喜歡練武，不能一視同仁，亦不能用同一個標準來衡量！不過我還是贊成任何人都能燒飯，燒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

白冰冰道：「以後我一定燒得很好，一定不會輸給青丫頭！」

唐郎道：「你還喚她青丫頭？」

白冰冰委屈地道：「那你要我如何稱呼她？喚大姐？」唐郎不由默然。事實上，他還不知道柳青青肯不肯讓他多一個妻妾，若答應白冰冰喚她大姐，他日有變化，豈非又要生出事端來？

這頓飯足足弄了一個時辰，才可以坐下來吃，但白冰冰却吃得很開心。「想不到你的烹調手法還眞不錯！」

「不是我的手法好，而是你第一次下厨，吃自己有份煮的飯菜，當然覺得特別香！」

「知道啦，以後我便洗淨鉛華，入厨燒飯。」白冰冰吃了飯，乖乖地去洗碗，唐郎則進廳練功。待他散了功後，但見白冰冰站在他面前，柔聲道：「唐郎，替我換藥！」她進房之後，點了燈，落落大方地解下上衣，又露出那具冰雕玉琢、教人心跳的胴體來。

唐郎暗暗吸了一口氣，不敢正視，一本正經地替她換藥。白冰冰噘着小嘴，問道：「我長得不如青丫頭麼？哼，情人眼裡出西施！」

唐郎吶吶地道：「誰說你難看……」

「那爲何你連正眼也不看一眼？你眞的這般恨我？你說，我該怎樣做，方能得到你的心？」白冰冰說至後來，

語氣已帶着幾分哀求。

唐郎仍然淡淡地道：「這種事也能教麼？你只管做你愛做的事就是！」

白冰冰淚水盈眶。「以前我是的，但如今……以後也恐怕不能了！誰教我一早便看上你這個無情無義的漢子！」

唐郎身子一震，期期艾艾地道：「你可以說些別的麼？你這樣迫我，彼此反而難以相處！」

白冰冰不理他，道：「三年前我剛出道，在襄陽暗中協助你，見你一人殺了屠氏三昆仲，便看上你了！你的身手、你的機智和你殺人的風度，教人一見難忘！這許多『孫悟空』，只有你一個是出息的，除了你，我還能嫁給誰！」

唐郎心潮起伏，但語氣仍力持鎭定，淡淡地道：「你太抬擧我了，天下間好男人太多了，我算得甚麼？」

「除了嫁給殺手之外，像咱們這種女人，還能嫁給誰？你以爲青丫頭不知道天下間有許多好男人麼？爲何她也一心要嫁給你！因爲只有嫁給殺手，方不會讓人瞧不起！」

唐郎雙手一抖，指尖觸及她的玉峯，連忙縮手。白冰冰道：「我沒有說錯！若能嫁給常人，說不定青丫頭也不會嫁給你！難道她嫁給你，不會爲以後擔憂？誰也不知道他自己還能活多長！」

唐郎大聲道：「不，我一定會活至天年，青妹也是！」

白冰冰幽幽一嘆：「我何嘗不想！反正你活多久，我便陪你活多久，你若不幸被人殺死，我一定自動下黃泉陪你！我白冰冰說得出做得到！」

唐郎深信她的性格，聽了此言雖然感動，但內心不知因何却有幾分恐懼，他也說不出因何會恐懼！他把紗布紮緊，爲她拉上棉被，道：「你早點歇息吧！精神充沛，傷口也較易癒合！」

白冰冰問道：「你不睡麼？你不跟我相親，難道躺在我身邊睡覺也害怕？你連受傷的蛇蝎也害怕？哦，原來你不是柳下惠！」唐郎不理她，拉了一張板櫈，坐在床前閉上雙眼。

他一合上雙眼，便見到柳青青的臉龐，不由忖道：「我兩天不回家，青妹一定十分牽掛，未知她如今怎樣？唉，她不會再混進京城找我吧？」想到此，他眞恨不得立即飛回家去！

白冰冰一直望着他，見他雙眼倏地睜開，問道：「你在想甚麼？」

「十七妹，明天我一定要回去見青妹，否則她見不到我，一定會進京師尋我！」

白冰冰過了半晌，方答了一句奇怪的話：「醜婦終須要見家翁！最多以後我尊她一聲大姐！」

唐郎噓了一口氣，道：「隨你，睡吧！」

次日一早，白冰冰便下床燒飯，未幾便嗅到一股焦味，唐郎忙走進去，見她手忙脚亂，不忍責她，往鍋內加了點水，道：「不打緊，隨便將就些就行！」

白冰冰紅着臉道：「你先去料理馬匹，吃了飯，咱們便回去！喂，你那裡有幾間臥室？」

唐郎沉吟了一下，方道：「兩間！」

「這倒不用另外再找！」白冰冰問道：「你跟青丫頭幾時成親的？在京城內住在一起便……」

「胡說，咱們成親至今方兩個月！她是個冰清玉潔的姑娘！」

白冰冰眼眶一紅，低聲道：「我就不是？」吃早飯時，各懷心事，却又恐路上找不到吃的，兩人還是把肚子塡飽，然後拉了馬出去。白冰冰道：「你不抱我上馬了？」

唐郎先將她放在馬背上，自己再跨上去，雙脚一挾，那馬兒大概悶壞了，歡嘶一聲，洒開四蹄，向村口馳去。唐郎不斷催馬前進，白冰冰心頭難受，忍不住道：「夫妻恩愛，也不急在一時片刻，累壞了馬兒，反而不美！」

兩人馳了八九里路，前面又出現那七八騎快馬，白冰冰咬牙罵道：「眞是寃魂不息！」那些馬上騎客亦發現唐郎和白冰冰。

唐郎一撥馬首，即向一座樹林衝進去。這樹林十分茂盛，唐郎抱着白冰冰跳下馬背，在馬臀上拍了一掌，那馬兒很乖巧，便向林內跑去。

唐郎放下白冰冰，道：「你伏在左邊，我在右邊，不解決這幾個人，逃不掉！」

白冰冰「颯」地一聲爬上樹去，唐郎在周圍走了一匝，撿了些東西進懷，然後躍上樹。未幾，林外已傳來一陣馬蹄聲。有人道：「那兩人必藏在林內，咱們分頭進內搜索！」

又聞另一個聲音道：「那兩個人咱們根本未看清楚，誰曉得是否咱們要找的人？」

唐郎心頭一跳，這聲音十分熟悉，應是耶律雄！耶律雄在此，其他人當亦是梁府的武士！

第三人的聲音十分陰沉。「雖然未必是正點子，但他們幾番一見到咱們便逃跑，是何道理？再說，此刻又沒有其他線索，死馬也得當活馬醫！」

第四個道：「你少說幾句，還是聽蔣大哥的！你若怕死，待我花英來帶頭！」

唐郎悄悄探頭望去，只見進來了七八條漢子，當先那一個身材高大壯健，手提一對短斧，一臉于思，活像劊子手！耶律雄果然在裡面。

那聲音陰沉姓蔣的道：「大家分開搜索！嗯，左右兩人一組，中間三人一組。」耶律雄帶隊在左，花英在右，他自己帶了兩個人由正中搜索過去。

這七個人可不是省油燈，要殺死

他們，談何容易？何況是次唐郎出來，根本沒有準備，身上只有一柄軟劍、一柄匕首！

倏地，一個念頭翻上來，唐郎當機立斷，斜飛到左首另一棵樹去。他行動小心，對方未至之前，倒也不太困難，眨眼便至左邊林緣，探頭望去，外面放着八匹馬，有個瘦削的漢子站在旁邊，似在照顧馬匹。

唐郎悄悄竄出去，只見那漢子正在撒尿，唐郎抽出匕首，一個箭步標前，左臂箍住其脖子，右手將匕首送進其胸膛。那漢子一聲不吭，便已了賬！他用力拍打馬臀，馬兒希聿聿地一陣悲嘶，四處奔走，唐郎則躍上一匹馬，一個倒掛，身子貼着馬腹，雙脚勾住馬背，指揮馬兒向樹林衝進去！

林內的七名梁府武士，聽到林外的馬嘶聲，都知道出了情況，是以都欲轉身出林。姓蔣的十分鎮定，喝道：「慢，說不定這是調虎離山計！每組去一個人便已足夠！」

當下三個漢子向林外奔去，誰知尚未出林，便見一匹馬瘋了般衝了過來，剛一怔，一柄軟劍已自馬腹下伸了出來，馬速甚快，但聞一道慘叫聲起，一名漢子砰地摔倒地上。

另外兩名大漢尚未看清楚情況，那馬兒忽然轉過來，急衝而至，其中一個剛將刀拔出來，但見一道人影自馬腹下飛出來，劍光過處，他一條右臂已飛落地上，五指仍緊緊抓住刀柄！那漢子望見地上的斷臂，心頭一驚，暈死過去！

好個唐郎反應極快，一劍得手，一個風車大轉身，左手一揚，向另一名大漢喝道：「看鏢！」那漢子已成驚弓之鳥，忙不迭向旁一讓，電光石火之間，唐郎的軟劍已然刺到！他再扭腰一閃，但唐郎反應更快，手腕一翻，軟劍斜飛，又在其肩上留下一道血口！

「正點子在此，快來！」

那漢子呼聲未了，腰上又中了一劍，唐郎左手再一揚，一顆石頭飛出，那漢子一蹲身，唐郎右腿已及時踢出，正中其胸膛，水牛般大的軀體，如斷線風箏般倒飛！

與此同時，一陣脚步聲傳來，唐郎頭也不回，再躍上馬背，出林而去。姓蔣的怒喝道：「快追！」

唐郎出了林後，身子斜飛，落在一叢野草後面，俄頃，但見四名漢子出林追前，他一閃身，再度竄進樹林內，吹着口哨，隨即聽到白冰冰的回響。

白冰冰自樹上躍下問道：「如何？他們都溜了吧？」

「咱們快從林後跑！」唐郎一手拉着白冰冰往林後跑去，白冰冰嘴角不期然露出甜蜜的笑容。

那馬兒甚是乖巧，停在林外等候新主人，唐郎心急逃跑，未暇顧及其他，攔腰抱起白冰冰，躍上馬背，雙腿微微一挾，那馬便洒開四蹄急馳而去。

唐郎沿途轉頭望後，一路未再見到耶律雄四人的踪跡，次日凌晨，馬兒便馱着他倆抵達那小集。唐郎忽然緊張起來，道：「你且在此等候，我恐那邊有危險，待我先去探探再說！」

白冰冰無可無不可地唔了一聲，唐郎躍下馬背，向家馳去。四周一片靜悄悄的，唐郎躡手躡脚地走進大門，將耳朵貼在門板上，凝神靜聽。半响，聞得房內有一個規律的响聲，起初十分奇怪，一忽方聽出那是有人在磨墨時發出的聲音，他登時放下心頭一塊大石，用力拍門。「娘子，爲夫回來了！」

大門「呀」地一聲打開！開門的正是柳青青，只見她一臉驚喜，呆了一呆，方投進其懷內，唐郎連忙張臂迎上前，兩人緊緊地擁在一起。

良久，柳青青方抬起頭來，問道：「大哥，你去了那裡？」

唐郎將她輕輕的推了進去，只見桌上放着一張白紙，上面寫了一行字：大哥，我進京城尋你，咱們在裏傷的地方相見……墨跡未乾，分明是她適才方寫的，唐郎嘴唇如雨點般落在她頰上，道：「對不起，累你擔心了！」

柳青青紅着臉問道：「你沒事吧？這三天你到底去了何處？小妹眞的擔心死了！」

忽然門口傳來一個冰冷的聲音：「他是爲了我！」

柳青青抬起頭來，目光落在白冰冰的臉上，俄頃，方囁嚅地問道：「你是十七姐？」

「不敢，說不定以後我還得稱你姐姐呢！」白冰冰斜乜着唐郎。「唐郎，你還未將咱們的事告訴青丫頭？」唐郎如同做了錯事的孩子般垂着頭，那裡還敢答話？

柳青青詫異地問道：「大哥，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快說呀！」

白冰冰大剌剌地坐在椅上，道：「青丫頭，這次眞是便宜你了，這眞是後來居上，雀巢鳩佔！」

柳青青走前道：「十七姐，妳有話何不說清？不必語帶雙關！」

「我知道你已嫁給唐郎了，但若論先後，我實比你早！我是以清白之軀獻給唐郎的！不信你可以問他。說你運氣好，並無誇大，他一直以爲那夜獻身的是你哩！」

這幾句話就如霹靂般在柳青青頭頂上炸响，但見她失魂落魄地退了幾步，一對清澈的眸子黯然失神！唐郎高聲道：「胡說！我從來沒有把那夜……當作……認爲是青妹，我是眞心愛她的！她裡外一把手，宜靜宜動，實是男人夢寐以求的終生好伴侶！」

白冰冰冷笑一聲：「是否如此，彼此心中明白！」

唐郎一把摟住柳青青，道：「不管如何，我心中愛的只是青妹一個！」

「青丫頭，你還是把經過聽個明白，比較妥當，免得以爲愚姐來破壞你的家庭！」白冰冰言畢，仍將崔府內的一幕，扼要地述了一次。「那時愚姐若不獻身，唐郎必死無疑，但一個姑娘的清白却是最重要的！」

唐郎吶吶地道：「誤服春藥，也不一定會死！」

白冰冰哈哈笑道：「慾火雖未必會焚身，但你若去找崔振中的八夫人錢阿仙，崔振中還會放過你麼？」

唐郎不由默然，低頭一望，見柳青青肌膚冰冷，一張粉臉煞白，但却出奇地冷靜，不由吃了一驚，忙道：「青妹，你放心，爲夫愛的只你一個！」

適才白冰冰的話，她句句聽在心中，唐郎再否認她也不相信！不錯，回憶過往一段日子的相處、交談，以及洞房夜他見着滿床落英的表現，証明他一直以爲那夜在崔府獻身的是自己！他改變對自己的態度，也是因此原因？

柳青青猛吸一口氣，掙脫唐郎的輕擁，回首問道：「大哥，小妹問你一句話，你得憑良心回答！」

唐郎急道：「莫說一句話，一百句話，爲夫也憑良心答你！」

「大丈夫做任何事都得負責到底，我與你可是拜過堂的……」

柳青青尚未說畢，唐郎已急不及待地道：「爲夫當然負責到底！我永遠是你的丈夫，你永遠是我的妻子！」

柳青青點點頭，又指着白冰冰問道：「那十七姐呢？」

唐郎吶吶地道：「她……那是另外一回事！」白冰冰不知爲何也突然緊張起來，一雙妙目，一時望望柳青青，一時看看唐郎。

柳青青再迫問一句：「十七姐的事，便不用負責？」男人在這個時候，反而比女人軟弱，唐郎一顆腦袋垂得幾乎貼着前胸。

白冰冰架起二郎腿，裝作一副輕鬆的神態，悠悠地道：「對呀，你們這對好夫婦，要如何處置我？」

唐郎用哀求的口吻，苦着臉問道：「青妹……你說，你要爲夫怎做？」

柳青青回頭望着白冰冰，神情更是冷靜，白冰冰的神態登時一斂。「十七姐，小妹與唐郎已經拜過堂，不但有夫婦之實，且我腹中已懷着他的骨肉……」

「啊，那愚姐可眞要恭喜妹妹了！」

柳青青不理她，續道：「小妹是不會離開大哥的，大哥也不是絕情的人，他亦決計不會拋棄糟糠之妻！姐姐的事，大哥當然亦要負責，你以後便留下來吧！」

白冰冰臉色一變，這個結果她有點意外，又恐聽錯，乃問道：「你要我留下來是甚麼意思？」

「咱們三個人共同生活，如果姐姐仍不願意，小妹也無能爲力！大哥，小妹如此處理，你認爲如何？」

唐郎長嘆一聲：「你不要問我，爲夫早已六神無主！」

白冰冰雙頰忽然升上兩團紅暈，垂頭低聲問道：「青……青，以後我在家裡是甚麼身份？」

柳青青落落大方地道：「不分大小，與我一般。不過我有一個條件，須十七姐同意。」她待白冰冰抬起頭來，方續道：「所謂家和萬事興，又謂夫婦合力其利斷金，人家是兩夫婦，咱們是三夫婦，小妹不想因爲比人多一個，便日夜吵鬧，兩夫婦相處必須互相忍讓，三夫婦就更須互相尊重，否則不但被人笑話，更無幸福可言，何況咱們的前途未卜！」

這番話活脫脫是羣妾之首的口吻，白冰冰本來氣沖沖的，一心欲將柳青青壓倒，但此際不知爲何突然心虛起來，亦一本正經地道：「十八……姐說得有理，白冰冰自今日起，必定改變自己……以後若有做錯，希望大哥及十八姐指點！」

這些話能出自白冰冰之口，實在不容易，但她畢竟說了，而且改稱柳青青爲十八姐，唐郎稍稍放心，但窘態未了，深覺欠了妻子一份情義。

室內倏地沉靜下來，還是柳青青打破僵局。「所謂言不正名不順，不管如何，你倆終須拜個堂，免得有苟且之感，擇日不如撞日，大哥，你這就去準備一切，家裡的事由我料理。」白冰冰雙頰再度燒紅。

唐郎早恨不得離開，聞令應聲而去，柳青青也在家裡打掃收拾起來。白冰冰與唐郎一般發窘，半晌方道：「十八……姐，我來幫你。」

柳青青抿嘴一笑。「你今日成親，與小妹上次不一樣！如今有小妹在此，豈有讓新娘子親自動手之理？喏，你還是先去燒水洗個澡吧！」她帶白冰冰到灶房，告訴她水放在那裡、米放在那裡。然後替她舀了半鍋子水。

白冰冰暗叫一聲僥倖，那天若非跟唐郎學生火，今日準得出醜，當下忸怩地道：「十八姐，小妹從未下過廚，今後還要你多多指教！」

柳青青笑道：「這倒不必，咱倆分工合作，我主內，你助大哥主外。」

「話雖如此，但再過幾個月，你便要做娘親了，家裡誰來料理？再說，主外平日有甚麼事好做？眞有强敵來犯，還分甚麼內外麼？」

柳青青心頭一暖，緊緊握着白冰冰的手。「十七姐，如果大家能衷誠合作，眞正有一家人的感情，大哥妻妾越多，我越高興！」

白冰冰微微一怔，「他如今已有兩房妻子，你還不嫌多？十八姐，你說的可是眞心話？」

柳青青正容地道：「當然是眞的，

咱們人越多，力量就越大，屆時不但不用害怕官兵，也不必擔心『如來佛』找上門來！」

白冰冰臉色微微一變，澀聲問道：「難道你想背叛『如來佛』？」

柳青青也是一怔，反問：「難道你還想替『如來佛』去殺人？萬一有甚麼閃失，你說大哥會多難過？」白冰冰聽了此言，滿面慚色，隱隱覺得唐郎對柳青青如斯死心塌地，極有道理，也深覺自己胸襟遠不如柳青青，甚至懷疑自己對唐郎的愛情，也不如柳青青深厚！

半晌，她才抬起頭來。「十八姐，以前小妹若有得罪你的，請您大人有大量，多多包涵，但自今日起，咱們三人便同生死共進退，白冰冰也不是尋常的女子，絕不會讓人看輕！」

柳青青此刻方露出笑容來，而且是發自內心的，笑得像鮮花怒放。「十七姐，以前的事，小妹早已忘記，你莫放在心上！以後嘛，小妹放心得很！來，火要熄了，快送兩根乾柴進膛，小妹也得去打掃及佈置一下了！」

白冰冰坐在灶前，一張臉被火烘得通紅，她似有許多心事，最後只見她咬咬銀牙，似乎下了極大的決心般，神情方輕鬆起來，但隨即又緊張起來。雖說她早已將身子交給唐郎，但那一次，箇郎根本不知是誰，今晚要坦誠相對，豈能不緊張？

* * *

柳青青一出廳，便見唐郎提了兩手的菜回來，見到愛妻，赧然道：「青妹，今晚……」

柳青青笑道：「大哥，你又不是頭一遭做新郎，且十七姐早已是你的人了，還緊張甚麼？」

「雖然你能體諒，但為夫始終覺得對不起你！須知為夫只愛你一個……」

柳青青用手堵住他的嘴巴，道：「小妹絕不怪你，而且非常高興，如果你有本事，不妨再討兩房妻小！嗯，二十妹及十五姐都還沒有意中人，你要不要……」

唐郎苦笑道：「青妹，你又何必再取笑我？」

「不是取笑。」柳青青正容道：「咱們人越多，力量就越大，越不用害怕『如來佛』及擔心梁乙匡的追捕！再說，我已跟十七姐說好，咱們今後三人同生死、共進退！」一頓續道：「還有一點小妹要提醒你，今日之前，你只愛我一個，小妹十分高興，但自今以後，便不許你只愛我一個！十七姐對你可也是一往情深！那夜她肯獻身給你，說明她早就看上了你，否則以她之性格，絕不會這樣做，甚至小妹也不肯幹！」

「青妹，你眞好，為夫眞不知該如何感激你！」

柳青青「噗嗤」一笑，道：「那還不容易？趕快再去把應用之物全買齊！」

唐郎轟應一聲：「為夫遵命！」忙再出門，這次跟上次的心情，已大不一樣！他萬料不到這件棘手的事，居然能有此理想的結果！

這一夜，三夫婦吃了酒後，柳青青便催他倆進洞房。「你倆再不進去，小妹便要生氣了！大哥，你還不抱十七姐進房？難道要她催你！」

白冰冰紅着臉道：「十八姐，要讓你冷清一宿了，明晚小妹趕他到你房內！」

柳青青笑道：「咱們已是老夫老妻了，你們是新婚燕爾，小妹把他讓給你七天，你可得好好看着他，晚上記得替他拉被……」話未說畢，白冰冰已不依的要撕她的嘴，只樂得唐郎張大了嘴巴，笑不合攏！

* * *

柳青青果然依諾，七日後方肯「接收」唐郎。兩夫婦小別勝新婚，難免恩愛一番。

「大哥，十七姐一定比小妹好多了！」

「她甚麼地方比你好？」

「最低限度，她這裡不會留下疤痕！」

「她跟你一模一樣，現在尚未完全癒合！」當下唐郎把白冰冰受傷的情況說了一遍。「傷你倆的高手，長得怎麼樣？日後提防他！」

柳青青道：「他戴着面具，身材高瘦，自動作看來，年紀不會很大！」她忽輕笑一聲：「這件事說來眞玄！小妹若非拜他之賜，說不定到今日咱們還未成親；十七姐若非拜他之賜，亦未必能再遇到你，今日也不會做你的妻子！」她春葱似的食指，在丈夫額上輕輕戳了一記。「說起來，你還得要感謝這位大媒人哩！」

唐郎笑道：「為夫正想拿一萬兩銀子給他，請他再找幾位美麗的姑娘開刀，屆時你便多幾個姐妹！」

柳青青雙拳在他胸膛上亂擂。「你要找可得找好的，找些下等貨色來，沒的辱沒了我和十七姐！」

唐郎笑道：「為夫不敢再找了！」他指指她肚子。「小傢伙甚麼時候出來？」

「還早哩！嗯，你準備替你兒子取甚麼名？」

「還早哩！如今連生男生女都不知道……」唐郎話未說畢，柳青青已伸手到他窩肢下亂搔。

兩夫婦鬧了一陣，方相擁而眠，忽然，柳青青睜開眼睛，道：「大哥，你明晚到十七姐那邊吧！」

「哦！今日是初七，以後你管單日，她管雙日，是不是這個意思？」

柳青青輕唔一聲，酣然入夢。次晚，唐郎與白冰冰躺在床上，白冰冰問道：「十八姐跟你說些甚麼？她一定以為我把你搾乾了！」

「胡說！青妹不是這種人，虧你說得出口，她不但勸我要多關心你，還要我從今以後不能只愛她一個人。」

白冰冰赧然道：「大哥，你生甚麼氣？小妹跟你說笑而已。以前我雖然看不起她，現在想來其實是妒忌……我從來沒有把她當作淫娃蕩婦！大哥，你放心，我絕不會跟她爭風呷醋，能夠分一杯羹，小妹已心滿意足了，而且必定尊重她。」

唐郎這才稍稍放心，道：「若不能和氣，還有甚麼意思？嗯，既然是夫婦，我且問你一件事，你還欠『如來佛』幾宗生意？」

白冰冰反問：「大哥，且讓小妹問你，最後一宗生意，你還做不做？」

「那本是件十分困難的事，如今既已暴露，成功機會幾乎等於零，你說還有機會麼？」

「這可難說！梁乙匡也是人，凡人都會出錯！」白冰冰喃喃地道：「但你不辭而別，『如來佛』會放過你麼？」

這正是唐郎的隱憂，他呆了半晌，方問道：「依你說，我該怎樣做？」

「為求長遠計，必須殺了梁乙匡！」

唐郎猛吸一口氣。「即使我殺了梁乙匡，你和青妹又如何？」

「小妹認為如果你能依期殺了梁乙匡，『如來佛』那邊還好說話，說不定他肯放過咱們！你也知道他絕非善男信女，手下的殺手也越來越多，只要他存心殺咱們，咱三人便永無寧日。」

「這種事，誰也無把握，而且我根本沒有殺梁乙匡的把握！要殺死他，還不是太難，最難的是全身而退！」唐郎身子一抖，顫聲問道：「我若死了，你倆怎辦？青妹腹中的兒子又怎辦？」

白冰冰不由默然，唐郎提高聲音：「誰都想過安樂的日子，即使『如來佛』要我將歷年來的積蓄全給他，換來咱們三人的自由，我也願意！」

白冰冰激動地握住其手，道：「大哥，別說傻話，三人分文不剩，還能過活麼？」

唐郎反問：「你不願過清淡的生活？以前我不願意，如今却恨不得遠離這個繁囂的世界！」

白冰冰蜷縮在他懷內，低聲道：「大哥，我是嫁鷄隨鷄，嫁犬隨犬，你喜歡怎樣，小妹都不反對！你若有甚麼閃失，我也不想活了！」

唐郎第一次覺得她可愛，將她緊緊摟住，道：「別說傻話，說不定你肚子內已有了我的骨肉，豈可輕易要死！」

白冰冰嬌聲地道：「大哥，我替你生十個胖小子好不好？只怕我沒這個福份！」

* * *

快樂的日子，通常過得特別快，眨眼間已是三九嚴寒天，但家裡還是暖洋洋的。唐郎覺得人生最快樂的，莫過於此了，他連人也懶了，身子起碼胖了六七斤。白冰冰雖每日都勸他練武，他只是虛應了事，不過白冰冰自己却練得極勤。

這天，白冰冰又再迫唐郎練武，唐郎不耐煩地道：「咱們如今與世無爭，還練甚麼武！」

柳青青插腔道：「大哥，十七姐說得有理，所謂曲不離口，拳不離手，我若不是懷着你的骨肉，也不會坐着不動！練好身手，只有益而無害！」

白冰冰却沉着臉道：「大哥，你不練好身手，萬一有强敵上門，你又如何負起保護妻小的責任？不但要練武，而且下午還請你去買些東西防備！」

柳青青心弦一緊，忙道：「不錯，如今我行動不大方便，更需你的保護！」

唐郎這才瞿然一驚，連忙取出軟劍來，先各自練了一陣，夫婦便對打起來，練了一個時辰，唐郎出了一身汗，笑道：「如今太胖了，也該出出汗！」他邊接過妻子遞過來的毛巾，邊自我解嘲地說着。

白冰冰道：「明天須多練半個時辰！」唐郎登時叫了起來。白冰冰冷冷地道：「只要梁乙匡未死，『如來佛』未死，咱們三個便不能掉以輕心！你不勤力練功，晚上不讓你進房！十八姐，你認為如何？」

「十七姐說得有理，小妹贊成之至！」柳青青轉頭又道：「大哥，十七姐苦口婆心，你須體諒方好！」唐郎接過白冰冰給他的一張白紙，悻悻然出去購物。

白冰冰要他買的東西十分零碎和奇怪，他本是此道高手，一望即知那都是些自己設計的殺人武器，下午，夫婦便在家裡動起手來，直至晚上方裝備完畢。白冰冰忽又問道：「大哥，我知道以前你有一對袖弩，還不拿出來檢修一下！以後不管何時，你須劍不離身！」

「你別擔心那麼多！梁乙匡查得出咱們住在此處麼？何況咱們如今都已恢復本來的面目！」

白冰冰秀眉緊皺。「近日來，小妹老是心驚肉跳，怕有事要發生，小心一點總是好的！何況，說不定僱主也要找你！你拿了人家的訂金，却窩在家內等着抱小孩，人家會甘心麼？」

唐郎不由默然，他雖沒法駁斥白冰冰，但心中總是不痛快，晚上與她同床時，故意冷落她。白冰冰也不計較，只是催迫他練武更緊，更硬性規定他必須日夜佩劍。

這天練完武之後，白冰冰又迫他去買些暗器，由於小集沒有這類東西，唐郎只好騎馬去遠處購買，跑了整天方買到，心中更是不願，窩着一肚子火回家。幸好，兩房妻子已燒好了菜在等他吃晚飯。

白冰冰問道：「買到了沒有？」

「買不到，我還敢回家麼？」唐郎抓起飯碗，吃着悶飯，白冰冰見他如此，心中甚是不快，却隱忍不發。

柳青青「噗嗤」一笑。「大哥，你變了，連這種事也生氣！喝口熱湯吧，

別吃悶飯。嗯，快過年了，須辦些年貨……」

唐郎有心氣白冰冰，故意歡聲道：「說得是，爲夫明天便再跑一趟，你要買多少都行！」

「三個人能吃得多少！不過應景罷了！」柳青青拉着唐郎的衣袖。「大哥，小妹跟十七姐的感情越來越好，她一心爲咱們這個家，你近來却躭於安逸，實在危險得很！萬一出了事，咱們三個任何一人受了傷，其他兩個都受不了！」

唐郎偷偷看了白冰冰一眼，見她雙眼濕潤，垂首望着眼前的飯碗，連筷子也未動一下，心中有愧，忙轉頭道：「冰妹，爲夫錯怪了你，你再不吃飯，我只好停箸陪你了！」白冰冰這才轉嗔爲喜，白了他一眼，然後舉碗吃飯，柳青青以肘輕輕推了唐郎一下，唐郎會意，忙替白冰冰佈菜。

白冰冰又愛又氣，忍不住擂了他一記。「討厭！」

柳青青哈哈地笑着。「好啦，如今陰霾一掃而空，十七姐晚上可睡得着覺了！」

「十八姐，你再亂嚼舌根，看我放過你不！最擔心的是你，可不是我！」

唐郎聽她倆這樣說，更覺自己是個混蛋，他忙兩邊討好，深嘆自己自討苦吃。三人吃飽飯，女人忙去洗碗，白冰冰搖頭道：「大哥，你今日在外面跑了一天，不先洗個澡，別想進我的房！」柳青青笑個不停，唐郎只好自己捧着澡盆，到明間內洗澡。

＊　＊　＊

次日，唐郎又騎着馬出去辦年貨，他剛走了頓飯工夫，忽聞白冰冰叫了起來：「十八姐，有敵人！」柳青青反應亦快，兩人立即竄進房內，將門門上。白冰冰指指床後，柳青青順手抽出短劍及長鞭，匿在床後，白冰冰則站在房門後面。

過了一陣，兩人都感覺到有人進屋，而且人數不少，忽聞有人低聲道：「房門關着，一定躲在房內。」

話音剛落，已聞「砰」地一聲響，白冰冰的房門已被人踢開，緊接着，這邊的房門亦被踢開。白冰冰怒斥一聲，長劍立即往外扎去！

她反應不可謂不快，但對方顯然有備而戰，一腳踢出，立即退後，白冰冰那一劍便扎在空處！但見她左手一甩，一柄飛刀射去，正中那漢子的心窩！

隨着一道慘呼聲起，又有人叫道：「點子在此！」旋見幾名漢子撲了過來，白冰冰見人便殺，她出手十分狠辣，左手尚不斷發射暗器，又有一個被她打傷！她一口氣衝出大廳，突然躍起，右脚在柱上一蹬，身子再拔高，左掌再用力拍下。

「嗤嗤」一陣聲響，樑上射下七八枝短矢，那些漢子虞不及此，登時又有人受傷，「不殺這賊淫婦，誓不爲人！」與此同時，又有人閃進房內。

柳青青早已等得不耐煩，見有人入房，立即扯動床後的繩子。「嘩啦啦」一陣聲響，樑上跌下無數石頭，那三名漢子大驚之中，又有幾枝短矢射了出來，竟無一倖免！

柳青青脫手發出一把鐵蓮子，標前一步，左掌在窗台上一按，躍了出去！

柳青青打算由過道跑至白冰冰的房間，再施以暗器，不料，外面竟然還有人，一見她躍出來，便撲了上來。柳青青長鞭立即出手，「畢啪」一聲，向第一個衝進來的漢子抽去！

那漢子去勢不止，舉刀撩去，柳青青爲求速戰速決，不肯與他糾纏，手腕一沉，長鞭悄沒聲息的改了個方向，一鞭抽打在其後背上！

她一鞭得手，嬌軀一旋，第二鞭又攻向另一名漢子。同時左手連發幾把飛刀，阻擋其他人，這一鞭她沒有得手，但她十分聰明，「颯」地一聲又跳回房內！一步竄至房門口！

廳內已躺着三四個人，但白冰冰亦陷於重圍，柳青青再發三柄飛刀，傷了一人，回頭見窗口又有人欲跳進來，甩手又拋出一柄飛刀！

那漢子哈哈笑道：「看她還有多少破銅破鐵！」舉刀一磕，將飛刀彈開！

說時遲，那時快，柳青青左手往後門一扯，牆角突然射出兩枝强勁的短矢，正中其心窩！

那漢子慘叫一聲，身子往後摔倒，柳青青再也不理，又再發飛刀射廳內的大漢。一個漢子怒道：「賊婆娘，你這是尋死！」他把一柄鬼頭刀舞得風雨不透，衝了過來：「快說！唐盛在那裡？」

柳青青長鞭「啪」地一聲抽出，回頭見窗口那裡已跳進兩位大漢來，斜退一步，左手抓住床柱上的繩子一拉，「嘩啦啦」一陣響，上面又跌下一堆石頭，只打得那兩名大漢呼爹喚娘！

但此刻，窗外又跳進兩名大漢來，柳青青的「機關」已用盡，陷於重圍，幸好利用那張大床作掩護，逃過幾次大難！忽又見她伸手往床板下一扣，「颯颯」聲中，七枝短矢射出，兩名大漢大腿立時中招！

就在此刻，忽聞外面傳來一聲斷喝：「擋我者死！」原來唐郎剛好回來，見家裡來了一批煞星，立即抽出軟劍來，向守在門口的漢子殺去。

「唐盛回來了，正點子在此……」

唐郎不知妻子是否受了傷，心急如焚，右臂微微一抬，「颯」的一聲響，一枝短矢射出，正中其喉嚨，以至此字尾音未了，便突然中斷，甚是怪異。

他軟劍一翻，劍光過處，又傷了一人之肩膊，其他人見他如此神勇，不由自主地讓開，唐郎毫不猶疑，舞着劍自縫隙中閃進去！

右臂後伸，又發了一枝短矢，正中背後一名漢子的大腿，人已射進廳內！白冰冰見他回家，鬆了一口氣，道：「大哥，你來得正好！」

唐郎出手狠辣，一劍往一個大漢的後背刺出，那漢子也厲害，聽聲辨位，立即縮肩閃開，唐郎手腕一翻，軟劍化刺爲削，但居然仍然失手，暗吃一驚：自己一向自詡的反應，如今因何比往常慢了許多？

幸好他還有其他絕招，左臂一抬，第二枝短矢射出，正中其後背，直入玉羽！

那大漢一死，其他人心中已先寒了幾分，而白冰冰的壓力大爲減輕，鬥志轉盛，極力反攻。唐郎殺進人羣，道：「你去助她！」他恐洩露身份，不敢呼出柳青青的名，白冰冰自然會意，立即虛晃一招，殺進柳青青房內。

唐郎喝道：「你們是梁府派來的人？嘿嘿，敢情是不要命了！」他左手往懷內一摸，衆人只顧注意其左手，不知他右袖內尚有一枝弩矢，只見他一劍刺出，一個大漢連忙跳後，可惜他的速度快不過弩矢，登時又到閻王殿報到。

如此一來，那幾個大漢更加無心戀戰，互相交換了幾個眼色，突有人呼道：「風緊，扯乎！」房內的梁府武士見多來了個白冰冰，形勢轉變，亦了無戰意，早恨不得撤退，聞聲紛紛逃掉。

唐郎要追，柳青青急道：「大哥，窮寇莫追！」唐郎仍追出屋外，見那些漢子撒腿急逃，其中一個突然回身一刀，砍在唐郎奪來的那匹馬兒身上！

唐郎大喝一聲，人如離弦之矢射出，可惜已追不上。唐郎心痛愛駒受傷，高聲叫道：「冰妹，快拿傷藥來！」

白冰冰應聲而出，邊替馬兒敷藥，邊道：「馬兒呀馬兒，我也不知該疼你還是恨你！上次能夠逃出魔掌，全憑你；這次招來强敵，亦是你！」

唐郎這才恍然，自己出去辦事購物，以牠代步，必是被梁府武士認出來，難怪他們能夠算準時間，在自己離開時進行突襲！當下嘆惜道：「這怎怪得了牠！」

白冰冰白了他一眼，「誰不知道，否則我又怎會替牠敷藥！」

唐郎想起柳青青，連忙跑回屋去，問道：「青妹，你有事麼？」

「好險！今次若非十七姐有先見之明，恐怕咱們已不能相見了！放心，不但我沒事，你兒子也不會有事！」

唐郎甚是慚愧，低聲道：「都是我不好！」忽又一陣風般奔了出去，一把將白冰冰抱住。「賢妻，爲夫錯怪你了！今日若非你有先見之明，咱夫婦不能相見尚是小事，這個家毀在我手中，却難辭其咎！」

「你瘋啦，還不快放開我，讓人看見不笑話才怪！」白冰冰又羞又喜，薄嗔道：「算你還有點良心！」

兩人替馬兒紮好了傷口，白冰冰在馬臀上輕輕一拍，道：「馬兒啊馬兒，咱們如今自顧不暇，各奔前程吧！」那馬兒似甚有人性，不斷在唐郎身邊斯磨，不欲離開主人。

唐郎輕嘆一聲：「馬已如此，人何以堪！馬兒，你且留下來！」那馬兒似乎能懂人語，歡嘶一聲。

白冰冰道：「大哥，看不出你心腸這般軟，根本不像是個殺手！」

「連我自己也奇怪，以前因何可以做到鐵石心腸！」

白冰冰亦喟然道：「也許一個人有了心上人之後，便會改變……說不定我以後亦是如此！大哥，此處已不能住，咱們搬去何處？」

唐郎再吸一口氣，望着天道：「想不到連年節也不能好好地過，好夢由來最易醒……」

背後忽然傳來「噗嗤」一聲笑，只見柳青青換了勁裝疾服，手上提着幾個布包，道：「此處不能住，難道天下茫茫，便找不到咱們夫婦立足之地？」

白冰冰臉色一變，低聲道：「只怕去到那裡都住不長，有四撥人馬不會放過咱們！一是梁府武士、二是金朝的公差官兵、三是『如來佛』、四是僱主！」

柳青青强笑道：「如今也只能見步行步！」她將布包放在馬背上，又道：「走吧，遲則官兵可能圍剿過來，那就更加麻煩了！」

三人漫無目的地走着，柳青青道：「咱們南下，便不用害怕金朝官兵了。」

「但江南可是『如來佛』的勢力範圍。」白冰冰道：「咱們還是先在附近找個隱蔽的地方，避避風頭再定行止！」

白冰冰一句話使得三人都默不作聲，良久，柳青青方再問：「那咱們去那裡重建家園？」

白冰冰幽幽地道：「不將事情徹底解決，即使重建家園也不能長久！」

柳青青再問一句：「依十七姐之見，咱們要如何做，方能將困難徹底解決？」白冰冰喉頭聳動了幾下，始終不能解答，不過她似乎仍堅持其見解。

唐郎也拿不出辦法來，只能說：「咱們見步行步吧！到江南與其受『如來佛』的威脅，倒不如留在江北！」兩個女人都不反對，當下三人走了一整天，不見後面有追兵，方稍稍放心。也因爲沒有目的地，是以晚飯之後，三人隨意而走。

他們沿着一條小路而行，穿過一條寧靜的山村，來到村後的一座山上。這山不高亦不大，不過路不好走，而且都是岩石。到得山頂，柳青青因懷了孕，有點疲乏，乃道：「咱們且坐下歇歇吧！」

唐郎道：「你倆且找個地方歇歇，爲夫去解個手！」（未完·七）

上文提要： 丘浩剛打發走皇甫大山及司馬大膽，在王老十的野店裡歇息，羅玉竟領着衙差抵達，丘浩拴在店外的馬，引起羅玉懷疑，却因王老十知道丘浩並非是惡人，於是砌詞瞞過羅玉，使羅玉未能與丘浩相遇；丘浩來到黃河邊，由於這一帶沒有渡河的大船，丘浩過不了河，遂央求一條靠在岸邊的小船渡他過去，船主答允，待小船來至河中央，丘浩才知船主便是曾傷在他刀下的張彤……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邪道小子

求診遲來一步　小子痛失良機

抬轎的正要停下轎來問丘浩，丘浩已經攔住轎了！

丘浩抿嘴一笑。

「大叔，我打聽個地方。」

「你打聽甚麼地方？」

抬轎的停下轎，前面那人仔細的看着丘浩！

「我想問一問，佟家莊在甚麼地方？」

他此言一出，坐在轎上的人伸出個頭，關心的對丘浩笑道：「老漢就是從佟家莊來的。」

丘浩這才高興的走到轎門邊，問：「你……老公公，你是從佟家莊來的？」

「是呀！」

老人抖着一頭華髮，回手向後面一指，道：「嗨，有燈光的地方就是佟家莊，快去吧！」

丘浩聞言，拔腿就跑，他一邊跑一邊還叫：「謝謝老公公呀，謝謝！」

他急着到佟家莊去找于立大夫了！

他只幾個快步，便消失在夜色中！

抬轎的抬起轎，自言自語的道：「這少年人是誰呀？怎麼我就沒見過？」

後面抬轎的也在說：「奇怪呀，這少年人是打甚麼地方來的？」他頓了一下，把轎槓換個肩，又道：「忘了問問他是誰。」

前面的也順了轎槓，道：「也忘了問他去找誰，是不是咱們莊上的小客人呀！」

他二人對上話，坐在轎上的白髮老人却又睡着了！

他們怎知道，丘浩一到，佟家莊就熱鬧了！

＊　＊　＊

丘浩拔腿奔得快，沒多久便到了一座大莊院前的一排大樹下，這時候他得琢磨了，因爲佟家的人也想殺他，貿然進去一定有危險！

他靠在樹上打主意，一時間又發愁了！

如果他知道于立的動向，他一定會哭！

佟家莊的大莊門兩邊，分別有兩座巨大石獅子，天色灰暗，看過去宛似兩團幽靈，丘浩繞到圍牆邊，他抬頭看向牆頭，只不過兩丈多高，心想，且溜進裡面去找機會問問看，如果走運，就能找到于立大夫……

他又左右看看，想着巧兒阿姨教的絕招，便背貼圍牆點雙足，「颼」的一聲便坐在牆頭上了！

丘浩覺得好玩，上身後仰，又是一個倒栽葱，「颼」的一下子便站在院內了！

丘浩的身子剛穩住，迎面花叢裡，兩團黑影撲過來了，丘浩吃一驚，忙又躍在牆頭上，只是他剛坐定，兩團黑影便躍起來向他咬去！

他看清楚了，只不過是兩條黑狗。

這黑狗不叫，發狠的躍着，晶瑩的狗齒閃閃發亮，丘浩曾聽巧兒阿姨說過，咬人的狗是不叫的，要對付惡犬，那得眼明手快出掌或杖，杖打狗腿，掌擊狗鼻，這狗就沒轍了。

丘浩眞怕驚動莊上的人，五丈遠處就是一座大廳，四丈遠的兩邊，就是廂房，裡面燈火明亮，似也聞到有人在說話，再往後，就看不清楚了。

丘浩見這兩條黑狗跳着咬，他的右掌暗含內力，對準黑狗一掌打去，正打在躍起的一頭黑狗的鼻子上。

「啪！」

「嗚……嗚……嗚……」

說也奇怪，黑狗立刻在原地轉起來，光景已暈頭轉向不辨方向了。

丘浩想着巧兒阿姨眞有一套，他如法炮製的又一掌拍在另一頭黑狗的鼻子上。

兩頭黑狗就在牆下轉圈子，只不過本來不叫的狗，鼻子受了傷便叫開了。

丘浩正自得意，忽見正廳上有人喝叱：「甚麼人？」

便在這一聲叫甫落，三條人影分自兩邊廂房內奔將出來，三個大漢的手上握着刀。

正廳的廊上站着三個人，燈光下看得清，是兩女一男，只不過這三男女並未走過來。

三個握刀大漢已奔到牆邊抬頭看，丘浩仍然坐在牆上面。

「小偷呀！」

「下來！」

丘浩聞得喝叱，不由嘿嘿一笑，道：「各位大叔，我不是來偷東西的，我不是小偷。」

「娘的，睜眼說瞎話，大門你不走，翻牆溜進來，你還說你不是小偷？」

另一漢子叱道：「滾下來，難道要我們上去砍了你？」

丘浩道：「大叔，我眞的不是小偷。」

就在這時候，正廳那面已有個男子聲音傳來，「沙管事、苗師父，你們把這個人帶過來。」

原來牆下三人正是佟家莊上的大管事與兩位護莊師父。

就在這時候，又有七八名莊丁也舉着鋼刀長矛三節棍圍過來了。

丘浩一看這麼多的人，他多少還帶點怯意，急又道：「各位大叔千萬別誤會，我不是小偷，我是來找人的。」

牆下面，乾瘦細高的中年漢子以刀指向丘浩，道：「你下來，先見見我們少莊主，有甚麼話，對我們少莊主去說，別坐在牆上要賴不下來。」

這時，又有人把兩條黑狗拉走，丘浩心想，來都來了，我怕誰呀。

他一彈腰杆落在牆裡面，大步往正廳前走去，他身後已圍上十多個漢子。

佟家莊剛吃過晚飯，大伙還未睡覺。

正廳廊上，一男兩女，丘浩只一抬頭看，嗨，他最不想見的兩個人都出現在他面前。

是的，佟飛虹與佟飛霞二女，是他最頭痛的人，不料偏偏就見着了。

丘浩這一出現，佟飛虹已戟指丘浩，對身邊的青年道：「哥，他就是我對你說的小惡人。」

那青年叫佟飛虎，正是佟長青的獨子，這人今年二十整，一副虎背熊腰身材，長眉入鬢，鼻孔奇大，厚厚的嘴巴一咧，足有半尺長，實在是吃四方的一副男人相，他此刻聞得面前站的就是這幾天他兩個妹子說的小惡人，不由得跳下石級，咬牙切齒的站在丘浩面前仔細看，就好像他在爲丘浩相面。

丘浩不動，他傻哈哈的笑。

佟飛虎忽然戟指丘浩的鼻子，吼叱道：「你小子好大的膽子。」

丘浩道：「我不是來找人打架的。」

佟飛虎冷笑，道：「你今年才多大呀？」

丘浩道：「好像十二三歲了。」

佟飛虎對他的手下道：「你們聽聽，他這是甚麼話？完全是惡人口吻，那有連自己的年紀還有好像是多少的！」

丘浩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大，六七年來就沒有那一個大叔阿姨告訴他年紀的！他們只會揍他。

佟飛霞這時走過來，叱道：「你來送死呀。」

一怔，丘浩道：「我是因爲不想死，才來的。」

佟飛霞似發急的道：「你神經病，你糊塗蟲，你……」

佟飛虎冷笑道：「小子，你報個名來。」

丘浩道：「我的名字呀？我叫娃兒。」

佟飛虎大嘴一咧，道：「似你的名字一樣，如此小小年紀，就殺人放火，這以後，天下還能太平呀？」

丘浩道：「我沒有殺人放火呀。」

佟飛虎怒吼道：「我問你，江湖上『黑獄十三煞』是你甚麼人？」

丘浩道：「是我大叔阿姨呀。」

佟飛虎道：「不就對了，他們是你的大叔阿姨，他們教了你武功，而你又與他們一起做案殺人，小子呀，你還想抵賴。」

丘浩道：「他們是他們，我是我。」

佟飛虹走上前，叱道：「那日在大山裡，我們本可以殺死幾個大惡人，只因你出面，才把局勢攪亂了的，你還不承認？」

丘浩嘆口氣，道：「大姐姐，我是好意呀，妳難道忘了前幾天我們正要動手，却中了涂大娘的毒，後來我勸

涂大娘放了妳二人之事了？」

他想說出那事把情況緩和下來。

佟飛虹也怔了，便佟飛霞也不開口了。

突然一聲厲吼傳來，只見一大漢拄杖的走出正廳，丘浩只抬頭看，心頭猛一抽。

是的，佟長青來了。

佟長青站在台階上，以杖指向丘浩，大喝一聲：「你們給我拿下，你忘了他的身價是兩千兩銀子。」

佟飛虎退到石階上，佟家父子女四人並排站着，佟飛虎已對側面三人道：「沙管事，苗師父，成師父，你們合力把這小惡人拿下。」

十幾個大漢往一邊閃，姓沙的大管事舉刀向正面砍，他口中大吼：「你還不躺下！」

另外兩個護莊師父也分左右出刀。

刀聲「咻咻」響，丘浩無奈了。

他不是來殺人的，他更不想打架，他只想請于立大夫為他治毒。

不出刀成嗎？他還有十天活的，而希望也在這十天之內，他能任人宰殺嗎？

三把刀從三個方向砍來，丘浩的反應是自然的，他並不拔身騰空，因為空中有三道厲芒壓下來了。

他挫腰矮身，貼地便往沙管事的下盤切過去，這動作出自「二閻王」厲莫野的怪招，但當他貼着敵人左腿錯過的同時，立刻又用了「鬼叫天」石大海的潑風刀法，尖刀劃過沙管事的褲襠，差半寸未把姓沙的「男性尊嚴之地」切掉。

當沙管事拋刀、雙手捂着那地方閃向圈外的時候，丘浩已掠到兩個護莊師父附近。

尖刀幻起一片冷焰，「邪刀」風雲的怪招便撒出來了，兩位護莊師父舉刀回擋，立刻發現為時已晚，兩人的手臂開了口，鮮血被二人甩得往空標。

一招之間的事，丘浩已把三人殺得一邊淒叫。

他還未站定，台階上的佟飛虎抖着一對虎爪撲過來。

佟飛虎年輕火氣旺，他是不聽嚷嚷的，一對虎爪上劈下掃，凌厲無匹。

丘浩却哈哈笑，道：「嗨，佟家大少爺，你這招式不實際，就好像驢屎疙瘩外面光一樣，唬唬人可以，眞正遇到厲害的，你就完了。」

他不回手，只在那兒閃躲，口中的話，早把佟飛虎的肚皮快氣炸了。

佟飛虎又是一陣猛殺，丘浩却很輕鬆，只因為丘浩的大叔中「太行山君」尚不邪便是江湖上用虎爪屬第一的高手。尚不邪的「風雷虎爪」少有人能敵，佟飛虎的差遠了。

丘浩除學過尚不邪的「風雲虎爪」之外，「人魔」吳非吾與「神偸」巧兒也均是使爪，只不過這二人的爪身帶着鍊子。

十七招已過，丘浩開口吼道：「佟大少，你可要小心了，我不想殺人，可也不想被人殺，這是你逼我殺人，你小心，我一招就叫你流血。」

他這話是想嚇退佟飛虎，只不過佟飛虎沒被嚇退，却令佟長青吃驚了。

佟長青只此一子，如何捨得兒子死。

「住手！」

佟長青暴吼如雷，震得人們耳膜痛。

丘浩側身一邊閃，那佟飛虎已對老父抗聲道：「爹，你看我打死這小子。」

佟長青叱道：「退下。」

佟飛虎那知他老子是因為聽了丘浩的話才發急十三章的急叫他退下，佟長青心裡有數，丘浩能在一招之間把他的管事與兩位師父擺平，佟飛虎自己打不過人家，丘浩的話不是在吹牛，萬一兒子被殺，佟長青就斷後了。

就在這時候，佟飛虹與佟飛霞兩姐妹拔刀了。

姐妹二人往院中一躍，分兩邊就要往丘浩撲去，丘浩急擺手，道：「我不和妳們打架。」

佟長青沉聲道：「退回來。」

佟飛虹忿怒的道：「爹，這小惡人找上咱們家門了，能忍得他囂張嗎？」

她好像發瘋似的對十幾個莊丁大吼：「你們是幹甚麼吃的？給我亂刀砍死他。」

她與佟飛霞雙雙站在石階上，十幾個莊丁拚上命了。

「殺！」

「打死他！」

人多勢不見得衆，丘浩一見漫天刀影與槍棍，這是欺他人單力薄好欺侮，心中不由大怒，暴叱一聲拔身而起，冲着一個使槍的撲過去，那人一槍刺空，早被丘浩一把撈住，尖刀順着槍身切，嚇得那人拋槍就逃。

丘浩人在半空，三個動作一次做——插刀、旋身、舞槍，於是「酒肉和尚」悟空的「旋空十八打」便狂風驟雨般的展開來了。

但見他的身形只一旋空，便聞得有人哎呀慘叫，只不過七八個旋空起落，十幾個圍殺他的莊丁已傷了一大半，丘浩這是手下留情，他拿長槍當棒耍，棒棒打在對方的肩背上。

他不能殺人，他是來求人的，如果他要殺人，何不把佟長青一人的人頭切了包回老龍洞，他就不會被吳非吾毒死了。

丘浩就是不想回老龍洞，如果他沒有中毒，他早就找地方躲起來了。

現在，還有五六個莊丁圍着他，只是不再往上撲了，他們掄刀虛空叫着。

一邊的佟長青早就忍不住了。

他大吼一聲，道：「刀來。」

佟長青人稱「閻王刀」，是關洛道上出了名的狠角色，他當然不會叫一個娃兒欺到他的大門裡，傳將出去，他有甚麼顏面見人。

佟飛虎攔住，道：「爹，你身上有傷，行動不便，怎好同他交手，我兄妹三人合殺，必不讓爹失望。」

佟長青咬牙切齒，氣得紅面也灰了，却又聞得丘浩道：「我不和你們打架，我是來找人的。」

佟長青道：「你找甚麼人？我這裡有甚麼人認識你這小惡人？」

丘浩道：「老實說，我不想死，我也不想你死，所以我才急急的來你這兒找那位老人家。」

佟長青不明白丘浩說的是實話，還以為他胡說八道，不由怒罵道：「小王八蛋，你拿刀上我佟家莊來，還敢說不是來殺人？」

丘浩道：「我來找人。」

佟長青道：「找誰？」

丘浩道：「我找一位住在武關西面十八盤嶺上的于立于大夫，我是求他醫毒的。」

他此話一出，佟飛霞道：「啊，原來你在找于公公呀！他不在。」

丘浩道：「妳騙我。」

佟長青道：「落日以前他就走了，你來晚了。」

丘浩楞然，道：「眞的？」

佟長青道：「老夫何人，豈對一個娃兒說謊！」

佟飛霞道：「你說醫毒，醫何人的毒？」

丘浩道：「我！」

佟飛霞急問：「你中毒了？」

丘浩道：「我還有十天好日子過，那天在山道上相遇，我就是去找于大夫的，想不到被你們先請來了。」

事情終於明白了。

佟飛霞帶着幾分緊張的道：「怎不早來，來了又怎不先明說，于公公已快過黃河了吧。」

丘浩突然想起那坐在轎上的老人，不由急問：「可是坐轎的老人？」

佟長青已對他女兒佟飛霞叱道：「不要多說了，就叫這小子中毒而死吧！」

佟飛霞急得一跺脚，道：「爹，他中了毒呀！」

佟長青叱道：「妳多事。」

丘浩就不明白，女孩子變得可眞快，她似乎對自己也擔心起來了。

丘浩對佟飛霞點了一下頭，他的心中有了暖意。

他很少有這種感覺，只因為他是被人揍慣了，一旦有人稍稍對他關懷，就令他心熱。

丘浩冲着佟長青一抱拳，道：「我不死，你便也不會死了，再見。」

他彈身而起，半空中故意賣弄身法，七個觔斗連着翻，「刷刷刷」的便落在墻外了。

只這一手惡龍出雲，佟家莊就無人使得出來。

佟長青却怒罵一聲：「小王八蛋。」

佟家莊無人敢追，因為無人追得上，更重要的是無人打得過丘浩。

佟家莊慢慢又恢復平靜了，就在不到半個時辰，從莊上馳出一騎，仔細看，正是佟飛霞，這小妮子獨自一人騎馬追上去了。

* * *

丘浩聞知于立大夫坐轎往黃河渡口，不由分說拔腿就往河岸追去，他心中想着，自己眞夠倒楣，怎麼如此不巧，偏偏人在自己面前過，還會失之交臂，難道天絕我嗎？

過了今夜，他只有九天可活了，心中一想及此，便不由得拚命的跑，捨命的追。

這一追就快近三更天了，丘浩肚子可餓慘了，便又想起自己帶的那包東西還掛在馬鞍上，那馬仍在河對岸的樹下拴着，不知現在怎麼樣了。

丘浩正自狂奔，忽聞身後有馬蹄聲，夜闌人靜，蹄聲清脆，三里外已能聽到。

丘浩回頭看，不由吃驚——這是誰？難道又是佟家莊的人追上來了？

丘浩心想：我不要殺人，還是躲一躲吧。

他跳入路邊的草叢裡，一對大眼睛盯着大路看。

不旋踵間，一匹怒馬飛馳而過，馬上的人半低頭，但丘浩已認出來了。

「是她，她追我幹甚麼？」

怒馬疾馳而過，丘浩驚訝的在後面追着，那馬上正是自佟家莊出來的佟飛霞。

只一看她在馬上的模樣，便知道她是多麼的緊張。

她拍馬趕到渡口，渡船已往對岸過去了。

黃河面上的渡船，只有白天渡客人，可也怪事，怎麼半夜也渡人？這情形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官方有事例外。

渡船過河了，渡口却停了一條小船，有個年輕人斜躺在船尾不動顫，想是疲倦了。

佟飛霞便在這時策馬到了河岸石堤邊。

她望着快駛向對岸的渡船，跳下馬來直跺脚。

小船上的年輕人挺直身子抬頭看，岸上的姑娘令他吃一驚。

「師父，有位姑娘要渡河。」

小船內傳來粗啞而又蒼勁的聲音，道：「休管他人瓦上霜！」

不料他這裡的話才落，只見姑娘把馬拴在岸邊的小樹旁，匆匆的往小船上躍來。

「喂，送我過河去。」

「我們不渡人。」

「我給銀子呀。」

「是妳？」

矮艙中有個灰蒼蒼的人頭露出來，還帶着詫異的問那姑娘。

不錯，躍上小船的正是佟飛霞。

這時候，佟飛霞也看清小艙中的人了，她太高興了，立刻笑道：「喲，是張伯伯呀，太好了，也太巧了。」

小艙中並非別人，乃「黃河魚叟」張彤是也。

這師徒二人想活捉丘浩未成功，反而弄了個小船一團糟，不少東西也掉進河裡了，他師徒二人火大了，張彤決心等在黃河渡口，非抓丘浩不甘心。

想不到等到半夜，佟飛霞來了。

張彤當然認識佟飛霞，他們曾一起協助官家捉拿「黑獄十三煞」，平起平坐的一起生活了半個月。

再次遇見，大山中那段丟人之事也就不提了。

「張伯伯，我急於過河呀，你送我過去好嗎？」

張彤走出小艙了。

他的衣衫似乎還有點濕，他抖了幾下，站在佟飛霞面前，却又看向岸邊，道：「二姑娘，只妳一人來？」

「是呀，張伯伯。」

「你爹他們沒來？」

「他們也不知道我一個人出來。」

張彤楞了一下，道：「妳一人出外，爲甚麼？」

「張伯伯，我在追一個人吶。」

「誰？」

佟飛霞遙望對岸，灰濛濛似已看不到渡船了，她急急的道：「張伯伯，你可記得在大山裡我們協助官府捉拿十三惡人之事？」

「是十四惡，還有個小的妳難道忘了？」

佟飛霞道：「我不瞞張伯伯，今夜我就是追那個小惡人來的。」

張彤吃驚道：「怎麼？那小子去你們佟家莊了？」

佟飛霞點頭，道：「也打傷了我們十幾個人。」

張彤沉聲罵道：「這小王八蛋，想也想不到，他會去了佟家莊，害老夫白等了大半夜。」

他此言一出，佟飛霞也一驚，道：「怎麼，張伯伯也見到小惡人了？」

張彤道：「還是老夫的船送他過的河。」

佟飛霞道：「你把小惡人送過河？這是甚麼意思？」

張彤道：「我怎會替小惡人服務，我放船在河中央，準備在水中捉活的，娘的，那小惡人眞詭，他從水中逃掉了，想是這小惡人的水性也是一流的，老夫失手了。」

佟飛霞道：「那就快渡我過河呀，別叫小惡人逃遠了！」

張彤搖頭，道：「二姑娘，小惡人並未在渡船上，那渡船上只有公差幾人，小轎一頂，沒有那個小惡人。」

佟飛霞道：「你看清楚了？」

張彤道：「老夫在此專等那小惡人，怎會看錯。」他頓了一下，又問：「二姑娘，憑你的本事，妳即使追上，也不是那小惡人對手，追上豈不白費？」

佟飛霞道：「小惡人說，他還能活十天，我要追上去看看，他是怎麼只能活十天。」

張彤哈哈笑道：「二姑娘，小惡人的話妳也相信？妳未免太天眞了。」

佟飛霞心中不愉快，她不開口了。

張彤又道：「那小惡人的精神可大着，黃河的水也拿他沒辦法，又能蹦又能殺，那會像個要死的人呀。」

佟飛霞道：「也許這小惡人在中途睡着了，張伯伯，我再策馬回頭找一找，說不定能找到。」

張彤道：「對，再回頭去找一找，如果找到了，又發覺他睡着了，妳就狠狠給他一刀，要他的命，妳的刀往他的心口扎，想捉活的，那就一刀切斷他的脚筋。」

佟飛霞不回答，她只點了一下頭，便又跳上岸。

她拉馬往大道上走，心中好像塞了一塊大石頭。

走了一段路，她開始往兩邊看——矮樹林、小土坡、前面一道防風林。

「佟二姑娘，佟小姐姐，你追我幹甚麼？」

這兩句話當然是丘浩說的。

丘浩也聽到佟飛霞在小船上對張彤說的話，他們口口聲聲說他是小惡人，對於他這個「求好」的人，眞的是入耳刺耳，入心心痛。

丘浩心中想，即使幹過錯事，以後永遠就是惡人了？這是誰說的？我是小惡人，你們眞的是大好人？爲甚麼你們大好人也殺人？你們一心拿我去換賞銀，也是好人？

就在佟飛霞在林下拉馬的時候，丘浩又暗中躲到遠處大路邊。

他要問一問，佟飛霞爲甚麼還不放過他。

* * *

現在，佟飛霞發現丘浩了——丘浩也正自一棵樹後走出來了，他似乎走得十分艱難！

丘浩走到佟飛霞面前，道：「妳打算一刀扎入我的心口呢？還是一刀斷了我的脚筋？」

佟飛霞似笑不笑的道：「那是渡口張彤張伯伯說的，我沒有這麼說！」

丘浩道：「妳打算怎樣整治我？」

佟飛霞道：「我更未打算整治你！」

丘浩一楞，道：「那麼，你們不打算拿我到官府換那兩千兩賞銀了？」

佟飛霞道：「我們也不缺銀子花用！」

丘浩道：「奇怪，妳甚麼目的也沒有，那麼妳半夜三更天追我幹甚麼？」

佟飛霞道：「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眞的只有十天可以活！」

丘浩道：「本來有二十天活命，却白白浪費十一天，我的命好苦！」

佟飛霞下得馬來，道：「你中了甚麼毒？」

「三七斷腸散！」

「我沒聽過有這樣的毒！」

「那是因爲妳還小，大人們也許會知道！」

佟飛霞道：「誰給你服了這種毒？」

丘浩道：「說了妳也不會相信，就是我的吳大叔，他是十三惡人中的頭一名！」

佟飛霞吃一驚，道：「他們怎可以如此對付你？你對他們那麼幫忙！」

丘浩道：「小姐姐，我如果能爲他們把那天在大山裡殺他們的幾個高手中，任何一人的頭切了包回去，我就不會死了，我也當定惡人，我也畢業了，當然也有解藥送給我解掉身上的毒了！」

佟飛霞大驚，道：「他們逼你殺人？」

丘浩道：「我不想殺人，所以我找于立大夫爲我解毒，小姐姐，妳一定要相信我的話呀！」

佟飛霞不開口了！

當她聽了丘浩的話以後，不由得大爲感動！

如果丘浩想殺人，她爹就打不過丘浩！

丘浩這種行爲也令佟飛霞暗自高興！

她把馬拴在樹下，伸手去拉丘浩，道：「小弟弟，你原本就不像惡人，我在大山裡頭一回見了你就知道了！」

丘浩還有些靦腆的道：「小姐姐……」

佟飛霞眞大方，她拉着丘浩低聲的道：「聽張伯伯說，你過了黃河又落了水，然後跑去我家，你餓了吧？」

丘浩道：「是呀，我大半天加大半夜，餓得肚子直喊叫！」

佟飛霞立刻取出個油布包，笑笑道：「我準備自己吃的，怕是要追你很遠，啜，你拿去吃吧！」

丘浩也不客氣，一把接過來，還未打開，便聞得一股香香的味道！

油紙包着的是糕點，肉包子也有七八個，另外就是幾個茶葉蛋！

丘浩也不管了，一口氣吃了一大半！

「吃飽了？」

「飽了！」

「餘下的你帶着吧！」

丘浩道：「小姐姐，于立大夫爲甚麼天快黑才走？」

佟飛霞道：「這老大夫有個怪毛病，他怕晒太陽，一定要在夜裡走，上一次我姐妹去請他，就是趕夜路回來的！」

丘浩道：「還有這樣的怪人！」

佟飛霞道：「小兄弟，怕是你今夜過不去河了！」

丘浩道：「小姐姐，我該怎麼辦？」

佟飛霞道：「小兄弟，你可願意聽我的？」

丘浩抹抹嘴巴，道：「妳對我好，就像涂姐姐一樣對我好，我聽妳的！」

佟飛霞道：「好，我勸你跟我回佟家莊，對我爹說出那批惡人住在甚麼地方，然後由官家派出大批人馬去把十三惡人抓住，你也就立了大功，那時候還怕沒有解藥？」

丘浩眼睛一瞪，道：「不，我怎麼能這樣？他們養我多年，又教我武功，我却帶官兵捉拿他們，我不幹，小姐姐，妳原來叫我當個眞正不義的小惡人，我才不幹，我要走了！」

他拔腿就走，佟飛霞雖感不快，但她還是用力追趕上去，叫道：「小兄弟，你別走呀！」

丘浩不回答，拚命拔腿跑！

「小兄弟，不聽就算了，不要跑呀！」

丘浩那裡肯聽，一口氣跑了七八里，再回頭已不見佟飛霞的人影了！

丘浩奔到黃河岸邊，找了個石堆小坡坐下來，所幸他也吃得差不多，便歪下身子閉上眼，也許他太累了，這一閉，就不知不覺幾個時辰過去了！

當他被陽光照得半閉上眼睛醒來的時候，他吃驚了！

河面上黃浪滾滾不見船！不是不見船，因爲對岸正有一條小船往岸邊靠過去，再往岸邊瞧，你說巧不巧，大樹下正拴着一匹馬，不用說那是他昨日拴在河岸樹下的馬，也是從馬販子手上接收的！

丘浩站在河岸極目看過去，小船上跳下一個人，丘浩一看就知道是「黃河魚叟」張彤，就這麼幾個時辰，張彤的小船又回來了！

丘浩大聲叫，但黃河的浪濤聲比他叫的聲音大多了，他只能看着張彤騎上他的馬往南去了！

丘浩氣得直跺脚，不知張彤爲何又轉回來騎走了他的那匹馬！

* * *

原來四更天時佟飛霞沒有追上丘浩，她想起丘浩對她說的話，便又到渡口對張彤說了一遍！

張彤聞得佟飛霞的話，半信不信的想了一陣，遂決定把丘浩出現的事去對「冷面金剛」羅玉說！

羅玉住在洛陽城，洛陽又在南面，爲了趕時間，張彤便想到丘浩騎的那匹馬了！

於是，他命徒弟把船搖到昨日靠船的地方，果然丘浩的馬仍然拴在原地！

張形也不客氣，拉過馬騎上便往洛陽去了！

* * *

丘浩看着自己的坐騎被人騎走，却也無可奈何，算一算能活的日子才九天不到了！

他有些沒精打彩的又往渡口走去。

張形走了，張形的小船也離開渡口，丘浩放心大膽的來到渡口，更小心的上了渡船，船上已有不少過河的人，或坐或站的聚在船中央。

那渡船是四方形的，有一條百丈長的粗纜繩拉住個大錨在河中心，那渡船便由北岸到南岸，由南岸往北岸，固定的停在渡口的石堤邊上。

* * *

丘浩無奈的擠在人羣中，他正在苦思怎樣去找于立大夫的時候，忽覺後頸癢得慌，他反手拍，以爲有蚊子咬，不料拍中一隻柔軟的手，便立刻回頭看，他吃驚了。

「妳……」

「我等你很久了。」

「妳怎麼沒有回去？」

「我才不回去。」

「妳跟着我？」

「是呀，我跟着你想幫你呀！」

丘浩道：「妳跟着我，人家把妳也當惡人了。」

佟飛霞抿嘴一笑，道：「正相反，我跟着你便可以替你向人解釋了。」

丘浩道：「解釋甚麼？」

佟飛霞道：「說你並不是別人想的那般可惡呀！」

丘浩道：「可是，如果有人看見我同妳在一起，這事傳入我吳大叔他們耳朶裡，我就完了。」

佟飛霞怔住了。

她本是有心幫助丘浩的，丘浩太年輕了，他怎麼會是惡人，她打定主意想幫丘浩，但丘浩這麼一說，她就沒有主意了，因爲她才大丘浩兩歲呀。

* * *

渡船攏到石堤邊，丘浩搶先奔下船，也不再理會佟飛霞，拔腿就往南面奔去。

佟飛霞氣鼓了嘴，她知道追不上丘浩，但她却明白，丘浩會去找于立大夫。

於是，佟飛霞不追丘浩了，在去找于立的那條大道，她相信一定還會碰見丘浩的。

佟飛霞把自己的坐騎慢慢的牽下船，騎在馬上往南看，早已不見丘浩的影子。

* * *

丘浩爲甚麼往南奔？

他知道，如果沒有坐騎，他又得多浪費兩天的時間，所以他去追張形，因爲張形騎着他的馬！

丘浩本打算借佟飛霞的馬騎的，他怕佟飛霞因爲借馬而不離開，如果兩個人騎一匹馬，還不如走路快。

* * *

丘浩在河岸睡足了覺，也把佟飛霞送的東西吃光，精神好肚子飽，跑起路來一陣風一樣。

前面有個大山坡，路是從山腰盤過去的，丘浩追到半山腰，他往坡下看，嚄，有個人正蹲在石堆後方便吶，這人的手上拉着馬韁繩——怕馬跑了。

丘浩用目直看着，妙啦，那方便的人可不正是他心裡想追的人——「黃河魚叟」張形。

張形也看見丘浩了。

張形一看見丘浩，他不方便了，拾個石頭擦屁股，提起褲子站起來。

丘浩可輕鬆了，他拭去頭上的汗水，找個石頭坐下來，對下面的張形道：「嗨，老公公，我追上你了。」

張形奔到丘浩身邊，怒道：「你追老夫何事？」

丘浩道：「捉拿盜馬賊呀！」

張形看了路旁的馬，火氣更大，道：「你小子敢誣陷老夫是盜馬賊？」

丘浩也站起來了，他指着那匹馬，道：「老公公，這是你的馬嗎？」他走到馬旁，拍拍馬鞍子，又道：「這是我拴在河岸邊上的馬，你不經我允許就騎走，這不是盜是甚麼？」

張形一頓手中鐵杖，吼道：「你說老夫偷了你的馬？」

丘浩道：「不錯！」

張形道：「那好，你把老夫送進衙門去吧，小子，我們去官衙講理！」

丘浩哈哈笑道：「老公公，我不會上你的當，你不是去洛陽府衙通風報信嗎？我跟你去，你就發財了！」

張形道：「老夫發甚麼財？」

丘浩道：「官家告示捉拿我，賞銀二千兩，老公公，你我進了衙門，你不就發財了？」

張形面色一寒，道：「那麼，這匹馬你不打算要了？」

丘浩道：「怎麼不要，我就是爲了這匹馬才追來的，老公公，你還是回你的小船去吧！」

張形眨動幾下眼睛，立刻問道：「小子，聞得你身上中毒，只有十天好活，是嗎？」

丘浩道：「不是十天，是九天。」

張形道：「老夫不信你身上中毒，以你這般精神旺盛，能吃能拉又能睡的年輕人，你會中甚麼毒！」

丘浩道：「三七斷腸散，時辰一到，突然發作，肚腸寸斷而亡。」

張形聞言吃一驚，却見丘浩已解開韁繩，道：「老公公，物歸原主，我走了，你也回去吧！」

張形道：「你走不了啦！」

丘浩道：「爲甚麼？」

張形心中想着，他如果身上眞的中毒了，這不也是個機會，如果能以武功拿下他，再押進洛陽府衙，自己的這張老臉，可就風光了。

他想着，手中鐵杖一橫道：「小子，老夫打定主意要押你進衙門了！」

丘浩道：「怎麼啦？奸詐之後還來狠的呀！」

張形道：「你小子生受了吧！」

「颼！」

好凌厲的一杖掃打過來，眞的是想一招就叫丘浩躺下爬不起來了！

丘浩一個矮挫，人自馬腹鑽到另一邊！

他這麼鑽到馬的另一邊，立刻勾起張形的兇心來了！

張形看似舉杖往丘浩追打過去，但當他躍在馬背上方的時候，那招「鯉躍龍門」裡却挾着一記狠招，鐵杖疾打，「咚」的一聲悶响，打在那匹馬的頭上！

張形的鐵杖可以碎石，這一杖打在馬頭上，立刻馬頭一塌，血漿迸流，「噗通」一聲，好端端的一匹壯馬，就這麼死在地上了！

張形落地得意的笑，道：「我看你小子也別騎馬了，跟我往洛陽去吧！嘿……」

丘浩幾乎不相信，這些口口聲聲是好人的白道人物，怎麼如此殘酷的打死一匹好端端的馬。

他的心中也猛一緊，眞想抱住那匹馬大哭一場。

丘浩聞得張形還在得意的冷笑，他忿怒了。

「你原來是個不受尊敬的老東西，我恨你！」

他的表情正是眦目欲裂，就要出刀殺人的樣子。

張形一看還眞吃一驚，但他認定丘浩身上既已中毒，功力一定大減，艮機怎可坐失！

他仰天一聲笑，道：「罵得好，正好培養老夫出手收拾你這小惡人的情緒！」

殺人當然要有情緒，一個人心情惡劣的時候，出刀才有力量，也更不加思考。

丘浩便也產生了殺人的情緒。

當張形一杖把他的馬打死之後，丘浩就拔刀了。

他忿怒的道：「老甲魚，你比我的那些大叔阿姨們還不如，我知道我的那些大叔阿姨們，出手對付的均是有錢的大官、黑心的大商，手段不對，義風仍在，而你……你這老東西却是個黑心的……」

張形早就火了，他揮杖就打。

丘浩一見張形揮杖擊來，他不退，發狠十三章的尖叱一聲，直往張形懷中衝去。

張形想也想不到這小子不要命了。

他更以爲鐵杖已沾到小子的左肩臂上了，然而，奇怪的事發生了！

只見丘浩左臂似靈蛇一般，繞纏住張形那千鈞鐵杖，右手尖刀已往張形的肩頭削去。

張形也是老行家，這是左軟右硬，沾身抖之不去的功夫，這動作是摔跤常用的手段。

他若不鬆手，右臂連上肩都會被一刀削斷！

張形當然會鬆手，而且即使那麼快的鬆手，他還是標血飛洒，左手托着幾乎快被切斷的右手肘直抖不已！

丘浩毫不放鬆，他一個側身疾閃，尖刀已到了張形的脖子上了！

張形自覺完了，上一回在大山裡，這小子以刀背掠過自己的脖子，當時就嚇了一大跳，如今怕是不會再輕易的放過自己了！

丘浩的尖刀在張形的脖子上狠狠的按了幾下子，咬緊牙關未往脖子裡面切！

他大聲的喊叫：「你爲甚麼打死我的馬？」

張形痛得冷汗直冒，雙唇抖顫，聞言強忍一口氣，道：「你小子厲害，老夫認輸了！」

丘浩吼道：「我便老實對你說，我很想切掉你的頭！」

張形一聽，心中似落了一塊大石頭，因爲他知道丘浩不會殺他了！

他的聲音有些僵硬，道：「殺我對你沒好處！」

丘浩大叫：「正相反，我正要告訴你，我如果把你的人頭切了用油紙包好送回去，他們就把我身上中的三七斷腸散的毒解掉，你知道嗎？可是，可是我不要這樣做，我不想當惡人，而你……你與惡人何異？」

張形聞言眞的大吃一驚，怎麼還有這種事情，偏偏如今刀架頸上！

他急忙道：「呀，原來有這麼回事呀，你小子怎不早說？那好，我賠你一匹馬，怎樣？」

丘浩道：「有甚麼辦法賠？」

張形道：「兩個方法任你挑選！」

丘浩道：「那兩種方法？」

張形指向南方，道：「第一種方法，我去洛陽爲你買一匹送來；第二種方法，我出銀子五十兩，你自己去買！」

丘浩氣唬唬的道：「你帶有銀子？」

張形道：「老夫雖在河上過日子，銀子還多的是！」

丘浩道：「把你的銀子全拿出來！」

張形把身子一橫，道：「口袋在右邊，我這右臂被你切了一刀，我若鬆了左手，血就會流不止，你自己取吧，老夫今天認了！」

丘浩怕張形弄詭，尖刀擱在他脖子上，另一手便去掏張形的口袋。

嚄！丘浩掏出一把「紙」出來了！

他未發現銀子，不由怒道：「你眞是個不受敬重的老王八，你騙我，你袋子裡沒銀子，就這幾張擦屁股的爛紙！」

張形哭笑不得的道：「你這小子沒

知識，那幾張紙就是銀子！」

丘浩怒叱道：「沒見過拿紙當銀子的，你還想欺騙我，是嗎？」

張彤覺着脖子有點痛，眞怕丘浩一刀切！

他急又加解釋，道：「小子呀，那不是擦屁股的爛紙，那是銀票，爲了帶着方便，才由銀號出銀票，這幾張銀票足有四百多兩，你挑五十的一張拿去，老夫要找大夫治傷了！」

丘浩聞言，半信半疑，他生活在老龍洞，幾曾見過甚麼銀票，他身上帶着金葉子，也不缺這幾兩銀子，只不過他恨張彤殺了他的馬，躭誤了他的行程，是以要整整這個他心目中的老混蛋！

他心中在想，反正我也不打算殺你，而你的袋中只有這幾張銀票，不如來個一馬掃，全歸我的了！

丘浩收刀了！

張彤苦笑，他對丘浩道：「你不知這是銀票，大概也不識甚麼字吧，我告訴你那一張是五十兩的！」

丘浩道：「你不用告訴我了，我還認得幾個字，只不過這些我全要了！」

張彤大怒，道：「甚麼？你全要？」

「是的，我全要！」

「娘的，殺你一匹馬，老夫賠銀五十兩，你小子怎如此黑心，把老夫的積蓄全拿光！」

丘浩道：「總比拿你的人頭好吧？至少你還可以活命，是不是？」

張彤灰髮亂抖，大吼道：「這是訛詐老人，天地不容，你這個小惡人，倒不如你把老夫殺了算了！」

丘浩道：「這話可是你說的？」他咬咬牙，又道：「好呀，這些爛紙我不要了，還你，我把你的頭砍下來，用油紙一包，我也省得再去找那個甚麼于立大夫了！」

他還眞的自懷中取出一張油紙，那是他離開老龍洞的時候，巧兒包給他吃的東西用的，丘浩一直收在懷中！

這時候張彤一看，急又大叫：「去，去，你把老夫的頭砍了，老夫要這些銀票何用？」

丘浩笑笑，道：「你想通了？」

張彤大吼：「滾！」

丘浩攤開油紙，把幾張銀票包起來，道：「這就算把你的人頭包在裡面了，老公公，恭喜你不死了！」

他這話尖酸捉弄人，便他自己也爲這兩句話暗叫一聲妙語！

張彤幾乎跌坐石地上！

丘浩却洒開大步，回奔黃河渡口去了。

他不回頭看，張彤早已不見了，顯然是往洛陽府城去向衙門通風報信了。

＊　＊　＊

丘浩快步往渡口趕，正巧渡船在等過河的人，他可不跳上船，渡船是往對岸駛去的，他又不去佟家莊。

丘浩趕往渡口，是想打聽一下，剛才那騎馬女子過河沒有。

他打聽的當然是佟飛霞，因爲佟飛霞也騎了一匹馬，如果佟飛霞把馬借他騎，他寧願把那一包銀票全都送給佟飛霞。

河岸邊有個小茅棚，那是行旅等船避風雨的地方，丘浩見有個老婆婆在賣茶，他走過去了！

「老婆婆，我問個人好嗎？」

「你這年輕人要問誰呀？過河的人這麼多！」

丘浩道：「我問的這人是個姑娘，大我不過一兩歲，騎着一匹馬！」

老婆婆面無表情的指向西方，道：「往西去了！」

丘浩一聽可樂了，佟飛霞往西，那一定是去找我的，這可好，追上去借她的馬！

他一念及此，拔腿就跑，這一跑又是幾十里，前面有個小飯館，飯館外面正好拴着一匹馬！

丘浩剛到小飯館門口，屋裡面已有人叫了！

「小弟呀，快來呀，吃飯了！」

丘浩望過去，誰說不是佟飛霞！

他也笑了——準備向人借馬，當然臉色要好看才是！

佟飛霞站起來，雙手拉緊丘浩，光景眞怕丘浩再跑掉似的：「來，坐下來！」

丘浩道：「妳沒有回去？」

佟飛霞道：「等你找到于大夫，解了身上毒，我才放心回家！」

丘浩道：「我們原是敵人，你爲甚麼關心我？」

佟飛霞道：「一開始我就不以爲你是敵人，你那麼小，又沒殺人！」

丘浩道：「你在這裏等我？」

佟飛霞道：「我本打算慢慢走去于大夫家裏等你的，我是因爲東西被你吃光了，我才在此打個尖，然後再包些吃的便走了！」

丘浩這才明白，一笑，道：「小姐姐，我請你吃東西，還有——」

他把得自張彤的銀票取出來，攤在桌上問道：「小姐姐，妳看這些紙一共值多少錢呀！」

佟飛霞一看，哈哈一笑，道：「這是銀票，上面寫多少便值多少！」

丘浩道：「唔，那老東西沒有騙我！」

佟飛霞道：「老東西？誰呀？」

丘浩道：「偷走我馬的人，這老東西眞可惡，我追上他討回我的馬，他却用鐵棒把我的馬打死了！」

佟飛霞道：「鐵棒？」

丘浩道：「一杖打在馬頭上，把我的馬打死在地上，我才出刀逼他賠我的馬！」

佟飛霞想起了張彤！

她急問：「你把那老人打死了？」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張員外的酬恩宴會，禮極隆重，即席贈銀票五萬兩，作爲答謝。跟着蕭飛燕暗示王俊要求張夫人帶去佛堂參觀，索取了供案的古香爐，張夫人和員外極不願意，似內有隱衷，佛堂的老尼想討回，張夫人勸止，但態度不和善，前恭後倨下逐客令，王俊離開張府，由蕭飛燕帶着回去過新年，選白狼坡作聚會之處，關於香爐之事和金燈門行事作風，王俊才略知一些……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卧龍生·文 可飛·圖

金燈門

苦主討血債　夜闖白狼坡

王俊道：「六妹知道麼？」

于重點點頭，道：「她知道，她明媚嬌艷，外面看來很柔弱，事實上，她是屬於那種很堅强的女孩子。」

王俊點點頭道：「這幾日的見識，也是使我覺着，不能以貌取人。」

于重道：「在金燈門中，有一個不成文的規戒……」

王俊接道：「什麼樣的規戒呢？」

于重道：「單根獨苗，不收入金燈門中，我們身入金燈門後，就要下定了以身殉道的決心。」

王俊道：「這個……」

于重接道：「大哥有兄弟麼？」

王俊道：「沒有，不過，諸位賢弟可以放心，我也沒有了父母。」

方昭道：「如是大哥以身殉道，豈不是絕了王家的香火？」

王俊哈哈一笑，道：「諸位賢弟，在下孤身一人，老實說，生而無歡，諸位賢弟，可以不用爲我擔心了。」

于重微微一笑道：「大哥已是金燈門的掌門之人了，既如此說，咱們也沒有話說了。」

王俊笑一笑，道：「于賢弟，很多疑團，都已從諸位談話中得到瞭解，只還有兩點不明，希望于賢弟能多給我答覆了。」

于重淡淡一笑道：「大哥請說。」

王俊說道：「咱們這金燈門，一共有多少人？」

于重道：「重要的人，眞正屬於咱們金燈門的人，只有咱們六個，不過，金燈門是一個很有錢的門派，咱們需要什麼人，都可以化錢請來。」

王俊道：「這話怎麼說？」

于重道：「如是咱們要請兩個鏢客，那麼咱們就去選最好的鏢局，去請他們……」

王俊點點頭，道：「哦！」

于重接道：「如若咱們要請兩個殺手，那麼派人去請兩個殺手來了。」

王俊道：「咱們居無定處，金錢財物，都放在什麼地方？」

于重道：「都存在幾家大銀號中，其中以山西福記柳家的銀號存款最多。」

于重伸手從懷中摸着一個存摺，道：「大哥這是一個十萬銀子的存簿，大哥請帶在身上，如有需用，隨時可以支取。」

王俊一生之中，從來沒有一下子懷有如許的巨大金錢，接款的手，也有些微微發抖起來。

于重輕輕吁一口氣，道：「大哥，這筆錢，大哥可以任意去用。」

王俊道：「賢弟，這可是咱們全部的款數麼？」

于重道：「不是！這只是要給大哥用的銀子。」

王俊道：「那是說，咱們幾個兄妹，每人身上都有一筆巨款了。」

于重道：「咱們各位兄妹身上，每人都帶有一個存摺，上面都有着很多銀子存在銀號中。」

王俊道：「于賢弟，咱們行俠仗義，濟困扶危，向來不受人酬報，那來的這麼多銀子呢？」

于重道：「大哥，這件事，兄弟要說明一事。」

王俊道：「什麼事？」

于重道：「咱們金燈門這些錢財，都是取之有道的財物，大哥，過去咱們金燈門很富有，廉潔得一文不取，結果是把所有的財產都變賣得精精光光，一無所有，以後，咱們開始得到應得的酬報。」

王俊道：「酬報有一個標準麼？」

于重道：「沒有，完全沒有任何標準，有錢的，咱們可以多取幾個，沒有錢的，咱們也可能要貼些銀子。」

王俊道：「這些錢，都是人家送的，還是咱們要的？」

于重道：「大都是他們送的。」

王俊點點頭，道：「原來如此。」

兩人談話之間，黃媚和蕭飛燕已經端着酒菜行了過來。

很快的，擺好了酒菜。

菜不多，但每一樣都做得十分可口。

六個義兄弟圍坐一桌，一面說笑，一面食用酒菜。

嬌麗的黃媚，展開了笑靨，像一隻蝴蝶似的穿來飛去，優美的聲音，像出谷黃鶯一般，使得全場中充滿着歡愉的氣氛。

王俊冷眼旁觀，發覺了嬌媚的六妹有着完全不同的兩種性格，她有時候很文靜，文靜得有些沉悶，沉悶得使人感覺到她是個很憂慮的女孩子，給人一種憂鬱和不安。

她活潑起來，給人一種天眞可愛的感受。

這一頓飯吃得很愉快。

飯畢，蕭飛燕和黃媚收拾了碗筷之後，六個人圍在一處。

蕭飛燕輕輕吁一口氣，道：「大哥，二哥和你談過沒有？」

王俊道：「談什麼？」

蕭飛燕道：「關於張伯年？」

王俊道：「沒有啊！」

蕭飛燕道：「我們決心要追查一段往事，一段很沉痛的往事，但此事動機不合咱們金燈門的規戒。」

王俊道：「這個，我又能如何幫忙呢？」

蕭飛燕道：「金燈門的大哥，擁有一種特權，那就是——他可以下令我們爲某一件事行動。」

王俊道：「這樣，不會背棄金燈門的門規麼？」

蕭飛燕道：「不會。」

目光一掠黃媚，接道：「這事和六妹有着很密切的關係，我們這些人，本來不許爲私情行動，事實上，這一條門規，已然不太合理，我們以身相許金燈門，咱們任何傷害，都和金燈門有關，爲甚麼咱們的身軀不能和金燈門連在一起。」

王俊道：「理當如此。」

黃媚突然站起了身子，凝神聽去。

于重一皺眉頭，道：「六妹，甚麼事？」

黃媚道：「好像有人來了。」

于重道：「快些散開。」

呼的一聲，吹熄了桌上的燈光。

原來，已是深夜初更的時分。

黃媚嬌軀突然之間到了王俊身前，低聲說道：「大哥，跟我來。」

王俊感覺到一隻滑膩的玉手，抓住了自己的右腕。

不自覺的王俊站起了身子，悄然的一側行去。大廳外突然響起了一陣低沉的笑聲，道：「諸位的行踪雖然隱密，但仍然被咱們查了出來。」

聲音突然轉高，道：「各位聽着，咱們已經在這裡佈下天羅地網，只要一聲令下，立刻有無數的引火之物，拋擲過去……」

于重冷冷接道：「這些房屋不畏火燒，閣下準備好了引火之物，豈不是有些可惜麼？」

室外那沙啞的聲音又傳了過來，道：「除了那些引火之物外，還有十二個匣弩，十二個梅花針筒，諸位只要離開此地一步，會立刻死於毒針之下。」

于重一面暗中指揮佈署，一面說道：「閣下帶了如此衆多的人手而來，不知道用心何在？」

方昭道：「你們又燒房子，又埋伏了匣弩針筒，誠心要置咱們於死地了？」

蕭飛燕道：「如是咱們非死不可，那只有以命相拚了。」

幾人一面說話，一面悄然的移動身形，戴上了人皮面具。

黃媚把王俊拉到了大廳一角之處，又移動過來兩張木桌，木椅，擋在了王俊的身前，低聲道：「大哥，好好的坐在這裏，聽小妹的話，不要亂跑。」

王俊點點頭道：「我手中短劍……」

黃媚低聲道：「大哥，我們應付得了，你不要放在心上。」

黃媚口中說話，人已戴好面具，忽然動身一躍，人到了大廳門口。

但聞金風破空，一排弩箭，疾如流星一般射了過來。

黃媚忽然右手一揮，祇見一道寒芒，透體而生。

但聞一陣叮叮噹噹之聲傳入耳際，近身弩箭全被擊落。

黃媚衝出室外，引發了大部的暗器，但她擊落了襲向身來的暗器之後，並未再向前衝進，橫劍而立，冷冷說道：「這大廳外面的埋伏，也不過如此而已，如若只想憑藉這些暗器，就把我們制服，那是有些白日做夢了，諸位既然敢找上咱們兄妹，想必是大

有來歷的人，實也用不着藏頭露尾，請出來見見吧！」

這時，于重也快步行了出來，接道：「那一位朋友來見咱們兄妹，請出來吧！」

但見人影一閃，一個全身黑衣的老人，緩步行了過來。

那似是一件黑色的生絲長袍，雖在夜色下也可以看到衣服上閃動的光芒。

他的臉很黑，黑得叫人分辨不出五官眉目，整個的臉型，好像是一幅潑墨的畫。

只看到兩個眼睛，閃動着光芒。

于重雖然是多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也沒有見過這樣的人物，不禁爲之一呆。

黑臉人停在七尺外，露出了一口白牙，笑一笑，道：「諸位都是金燈門中人了？」

于重答非所問，道：「閣下是甚麼人？」

黑臉人哼了一聲，冷冷說道：「先回答老夫的問話。」

于重一皺眉頭，道：「閣下可以問，咱們却未必要回答，閣下如是想要咱們回答，最好是先回答咱們的問話。」

黑臉人冷笑一聲，道：「看來，咱們是很難談得攏了。」

突然出手，一把扣向了于重的右腕脈穴。

于重右手一縮，避開了一擊，左手擊出一拳。

這一拳，力道十分强猛，帶起了一股强烈的嘯風之聲。

黑臉人不閃不避，右手一抬，硬把于重的一拳給接了下來。

雙方拳、掌接實，響起了一聲蓬然大震，于重被震得向後退了一步，那黑衫人却靜站不動。

雙方功力在這一拳交接之中，已然分出了高下。

于重和那黑臉人有着很大的距離。

黑臉人突然又向前跨了一步，一拳擊出。

于重略一猶豫，又舉手接了一拳。

這一拳是那黑臉人擊出，力道更爲强猛，于重接下了一拳之後，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兩步。

黑臉人冷冷笑道：「你如若能再接下老夫一拳，老夫可以回答你任何問題。」

黃媚低聲道：「二哥，我來。」

于重一揮手，說道：「六妹，我還支撐得住。」

黃媚猶豫了一下，終於停了下來。

黑臉人哈哈一笑，道：「金燈門是一個很神秘的門戶，你們的行動，一向飄忽不定，而且，人人都戴着面具行動，這一點，老夫已經摸得很清楚了。」

于重道：「就算咱們戴着人皮面具，但也比閣下强一些，不會用黑灰把臉上塗滿。」

黑臉人冷冷道：「你對老夫知道得太少，老夫要告訴你的，我是以本來面目出現於江湖，從來未戴過面具，也未經過化妝。」

于重道：「你是本來面目？」

黑臉人道：「不錯，你應該知道是甚麼人了？」

于重道：「閣下是黑面神鄭同。」

于重臉上戴着人皮面具，無法看出他臉上的神情變化，却看到了他眼神中，流露出一抹驚異之色。

黃媚年紀幼小，不知黑臉人鄭同是何許人物，眨動一下眼睛，低聲道：「二哥，黑面神是甚麼人？」

于重道：「他是一位息隱於江湖二十年的大俠，想不到，今夜竟然會出現於這等荒凉的地方。」

黃媚道：「二哥，如若他眞是一位曾經息隱於江湖的大俠，他就不應該來找咱們的麻煩了。」

黑面神鄭同冷笑一聲，接道：「老夫對你們金燈門的事，已經聽到了很多……」

于重接道：「既然聽聞很多，那就應該知道我們做的是對是錯。」

鄭同道：「你們做得不錯，只是太過嗜殺，殺的人太多，而且，誤殺了很多好人。」

于重道：「這個，也許我們手段上激烈一些，但我們作的事，決沒有錯。」

鄭同道：「但你們殺了很多的人，這些人，都有親戚朋友，他們的家人、子弟找你們報仇，該是沒有錯了。」

于重道：「沒有錯，金燈門作甚麼事，敢作敢爲，只要是我們殺的人，我們就不會不認賬。」

鄭同道：「那很好，你們如若是願意講理，現在咱們就揭開談談也好。」

于重道：「好吧！把事情說清楚，作一個徹底的了斷。」

鄭同點點頭，道：「老夫第三掌，可以取你之命，但如金燈門願意講理，老夫倒願意作一仲裁，而且，如是金燈門眞的沒有錯誤，老夫也願意支持你們，不過，唯一的條件，就是金燈門從此之後，不能再很神秘的在江湖上活動，既然要行俠仗義，那就要堂堂正正的出面，打起金燈門的旗號，死也要死得堂堂正正，死也要死得名正言順，轟轟烈烈。」

于重爲之沉吟了一陣，道：「老前輩說的是。」

鄭同道：「你叫甚麼名子？」

于重沉吟了一陣，道：「在下于重。」

鄭同道：「你能夠作得主麼？」

于重道：「不能，金燈門中的一切大事，都決定於大哥之命。」

鄭同道：「你排行第幾？」

于重道：「排行第二。」

鄭同道：「就老夫所知，貴門大哥已然死去。」

于重道：「不錯，他死了，但金燈門不可一日無大哥，誰能再接管大哥的權利，決定於上一任大哥的身上，他選擇的人，就是下一任金燈門的大哥。」

鄭同說道：「那是說，你們又有一位大哥了？」

于重道：「不錯，金燈門不可沒有掌燈人。」

鄭同道：「這一位掌燈人，現在何處？」

于重道：「亦在此地。」

鄭同道：「可否請出一見？」

于重道：「可以，不過，在下先要取得閣下的保證。」

鄭同道：「甚麼保證？」

于重道：「咱們這一任掌燈大哥，是一位讀書的人，不會武功。」

鄭同道：「不會武功？」

于重道：「他不會武功，閣下如若不能保證他不受傷害，咱們不能請他出面。」

鄭同沉吟了一陣，道：「好！老夫可以保證，在事情未得到結果之前，不許有人對他有所傷害，如是事情有了決定，那就應該照決定辦了。」

于重回顧了黃媚一眼，道：「六妹，請大哥出來吧！」

但聞一人應道：「我來了。」

王俊手執短劍，緩步行了出來。

黃媚吃了一驚，道：「大哥，你……」

王俊接道：「你們談話的聲音很大，我都聽到了，我雖然不會武功，但我已經掌了金燈門，我就應該出面，對麼？」

黃媚道：「大哥，事情還未決定……」

鄭同接道：「咱們立刻可以決定了。」

他提高了聲音接道：「諸位，你們可以出來了。」

但見人影閃動，暗影處現出數十個人，緩步行了進來。

這些人的身份不同，有高有矮，也有婦女，童子。

大都佩有兵刃，兵刃不同，顯然是來自很多不同的門派。

但這些人有一點相同之處，那就是每個人的臉上都帶着一片仇恨。

約略的估算一下，大約有二十餘人。

四五十道目光，盯住在于重的身上，充滿着仇恨的怒視。

鄭同目光環掃了全場一眼，道：「你們給我聽着，金燈門已決定和諸位談談，如是你的家人，枉死於金燈門弟子的手中，金燈門會給諸位一個很公平的交代，如果他們作惡多端，確有該死之因，那就無法怪責金燈門，老夫也無法爲你們報仇。」

二十餘人臉上泛現出不同的神色，有的驚奇，有的發怒。

但却沒有一個人反對鄭同。

于重輕咳了一聲，道：「鄭兄，咱們請到大廳中坐吧。」

鄭同點點頭，舉步向內行去。

大廳中點起了四支蠟燭，照得一片通明。

這大廳中，有一張很大的長桌，所有的人都圍桌而坐。

王俊、于重、方昭、黃媚、言小秋和蕭飛燕全部都參與了這場會談。

黃媚和言小秋，分坐在王俊的兩側，隱隱有保護之意。

金燈門和鄭同帶來的人，保持了分明的壁壘。

于重對王俊低言數語，王俊點點頭，站起了身子，道：「諸位大伯、大娘、大嫂、兄弟，兄弟王俊，現爲金燈門中的掌門人。」

全場中一片靜寂，靜得聽不到一點聲息。

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王俊的身上。

王俊神情黯然，緩緩接道：「金燈門的掌門人，都活不了多久，在下接掌金燈門，不過是數天前的事，我不會武功，也不懂江湖中事，但仰面有天，江湖有道，道理擺在桌面上自然是不會有錯，諸位都受過金燈門的傷害，我希望諸位能講一個事實出來，金燈門有錯失的地方，我們金燈門一定償還。」

只聽一個尖嗓門的女子聲音，道：「老身先講。」

王俊目光轉到那講話人的身上，只見那是一個五旬左右的老婦人。

只見她神情冷肅，緩緩接道：「先夫和犬子，父子兩人，都死在金燈門的手中，但不知是你們那一位，這仇恨，老身記了已整整七年。這七年來，老身一直耿耿難忘，我跑遍了大江南北，始終找不出你們金燈門的窩子建在何處。」

王俊神情肅然，道：「老夫人，你丈夫和兒子，都死在了金燈門的手中，那確實是很大的仇恨。」

那老婦人穿着黑衣短裝，手中執着一柄鳩頭拐杖。

只見她拐杖在地上一頓，接道：「原來金燈門，還有講理的人！」

黃媚低聲道：「大哥，問問她丈夫、兒子的姓名，爲甚麼死在金燈門的手中。」

王俊一抱拳，道：「老夫人，妳那丈夫和令郎的姓名，可否見告？」

黑衣婦人道：「先夫名叫陳章。」

于重接道：「鬼影陳章！」

黑衣婦人道：「不錯，正是先夫。」

王俊道：「令郎的名字呢？」

黑衣婦人悲聲地道：「小犬的名字，叫作陳龍。」

于重道：「五毒蛇陳龍。」

黑衣婦人道：「他們父子兩人都死在你們金燈門下。」

于重道：「是！他們兩位，確然是死在我們金燈門下。」

王俊回顧了于重一眼，道：「老二，咱們爲甚麼要殺了他們父子？」

于重道：「陳章是我殺的，陳龍死於老三之手。」

黑衣婦人道：「那一位是老三？」

方昭道：「區區方昭，就是老三。」

黑衣婦人兩道目光中滿含惡毒，望了方昭一眼，道：「就是你殺了我的兒子？」

方昭道：「是！令郎綽號稱五毒蛇，在襄樊兩地，十日中，姦殺七個少女，第十日晚上，被在下遇上，雙方動手相搏，不幸死於在下之手。」

黑衣老婦人道：「你胡說，老身自己的兒子，我怎麼不知道他會採花傷人。」

方昭笑一笑，道：「陳夫人，時間不算太久，襄陽府的檔案中，還有他的記錄，而且，那血案連續發生，震驚了襄樊一帶，只怕那地方，現在還記憶猶深，陳夫人如是不信，不妨到襄樊一帶去打聽一下。」

陳夫人怔了怔，道：「就算犬子行爲不檢吧！但關你們金燈門甚麼事？」

方昭道：「雖然不關我們金燈門的事，不過，金燈門中人不能不管這件事。」

王俊接道：「老夫人，咱們殺了令郎，不過，那是有殺他的原因！老夫人，對這原因，有何高見？」

陳夫人冷冷說道：「我不管爲甚麼，但你們殺了我的兒子，我就要替他報仇。」

王俊道：「如是你自己覺着應該報仇，那是以後的事了。」

目光一掠于重，接道：「老二，你爲甚麼殺了陳章？」

于重道：「他截劫一批財寶，刀傷八命，在下爲了救一位事主，和他動手搏殺，失手殺了他。」

王俊道：「應該的，他殺了八人，抵償一命，有何不可？」

陳夫人冷冷說道：「老身先替兒子報仇，然後，再報殺夫之仇。」

突然舉起手中的鳩頭拐杖，直對方昭擊了下去。

鄭同突然一揚右手，抓住了陳夫人的拐杖，道：「慢着。」

陳夫人怒道：「姓鄭的，咱們尊敬你是個人物，才把你請出來，主持正義，想不到，你竟然敢吃裏扒外。」

鄭同厲聲喝道：「住口，咱們要對付金燈門，也要找個理由出來，你那丈夫，劫財傷命，兒子採花行兇，都犯了江湖大忌，死有餘辜，還有甚麼顏面找人報仇？」

陳夫人道：「那因爲死的不是你的兒子，你可知道母子連心這句話。」

鄭同道：「養子不教是誰之過，妳能生不能教，怪得何人？」

陳夫人突然狂笑一聲，道：「鄭同，你現在是人物了，是麼？別人不知道你的出身，但老身知道，當年你初出江湖，和犬子有何不同，劫財採花，甚麼事你沒有幹過？」

鄭同雙目中泛現殺機，道：「陳夫人，老夫昔年也許交友不愼，犯過幾次錯誤，但我錯而能改……」

陳夫人接道：「那是白璧之汚，就算作了一百件好事，也不能抵一件錯事。」

鄭同冷厲的說道：「妳給我坐下，金燈門要答覆的事很多，我相信，總有很多事，他們找不出堂皇的理由出來，不能因你一個人攪亂了大局。」

陳夫人道：「老身不用你幫忙，我要替兒子報仇，憑仗我自己的武功。」

鄭同道：「那也不行，你這樣做壞了大家的事。」

陳夫人突然用力一掙，但却沒有掙脫鄭同的右手。

鄭同突然歎口氣，道：「陳夫人，你坐下，你不是金燈門中人的敵手。」

陳夫人一掙未脫，氣得怒喝一聲，左手放開拐杖，一掌向鄭同拍了過去。

這一掌出人意外，距離又近，本是很難閃避。

但鄭同却能坐着未起，身子突然一偏，避了一掌。

陳夫人一掌落空，身不由主的向前栽去。

鄭同右掌輕輕一揮，拍在了陳夫人的背心之上。

陳夫人一張嘴，吐出了一口鮮血，身子搖了兩搖倒摔在地上。

鄭同輕輕吁一口氣，道：「陳夫人，你連老夫一招都擋不住，如何能夠和金燈門中人動手？」

陳夫人倒摔在地上，就未再掙動，也不知是死是活。

王俊等冷眼旁觀，未發一言。

鄭同目光環掃，望了羣衆一眼，道：「諸位聽着，那一位和金燈門中結有恩怨，可以提出來商討一番，不過，那要站得住脚，佔得住理。」

只聽另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我……金燈門中人殺了我父親、兄弟四條命。」

轉頭望去，只見那說話的人，是一位白衣少婦，一身白衣，有如重孝。

但也正因她有如一身孝服，看起來，有一股俏媚的味道。

鄭同哦了一聲，道：「姑娘，令尊是何許人？姑娘又怎麼稱呼？」

白衣女子幽幽地道：「賤妾姓冷，先父冷樹……」

鄭同接道：「原來是君子刀冷樹的後人，在下失敬了。」

語聲一頓，接道：「姑娘怎麼稱呼？」

白衣女子道：「我叫冷香。」

鄭同道：「令尊是俠名卓著，是白道中的人物，怎會和金燈門結下怨仇呢？」

冷香悲聲地道：「我爹爹確實死在金燈門下。」

鄭同道：「這就要問問金燈門了。」

目光轉注王俊的身上，道：「貴門對君子刀冷樹的事，有何高見？」

王俊一皺眉頭，望了于重等人一眼，道：「君子刀冷樹的死亡，諸位賢弟、賢妹那個動的手？」

于重、黃媚等一個個默然不語。

王俊連問數聲，一直無人回答。

直到王俊問到了第三次，于重才輕輕吁一口氣，道：「大哥，咱們金燈門中有一條規戒，那就是，一人作事一人當，如若無人承認，那就說明了這件事，不是咱們金燈門幹的。」

王俊道：「我不明白，如若不是咱們金燈門幹的，爲甚會賴在我們身上。」

鄭同道：「君子刀的女兒，豈會說謊，移禍金燈門。」

王俊道：「于兄弟，咱們不承認這件事，是否就可否認了這件事？」

于重道：「自然不是。」

王俊道：「既然不是，咱們就應該有個交代。」

于重道：「好！大哥，可否讓在下問冷姑娘幾句話？」

王俊道：「自然可以，但不知道鄭前輩意下如何？」

鄭同道：「話不講不明，木不鑽不透，老夫也希望你們把事情說明白。」

于重道：「多謝鄭前輩。」

目光轉到冷香的身上，道：「冷姑娘，妳如何能證明，令尊是傷在我們金燈門下？」

冷香道：「我親眼看到的。」

于重接道：「姑娘既是親眼所見，想必可指出兇手是誰，金燈門下主要的人全都在此，姑娘請指出兇手。」

冷香搖搖頭，道：「不是看到兇手。」

于重道：「那是看到了甚麼？」

冷香道：「那是看到了我父親、兄弟的屍體。」

黃媚道：「冷姑娘，看到你父兄的屍體，難道就證明了他死在金燈門下？」

冷香道：「那自然不能證明，但我父親屍體之下，寫了幾個字，却是鐵一般的證據。」

黃媚道：「令尊寫的甚麼？」

冷香道：「殺我者金燈門。」

黃媚點點頭，道：「果眞如此，那倒算得證據，不過，小妹還要請教冷姑娘一件事。」

冷香道：「小妹洗耳恭聽。」

黃媚道：「冷姑娘是否想到過，那可能是別人的嫁禍？」

冷香道：「別人爲甚麼要嫁禍金燈門？」

黃媚道：「金燈門的仇人太多，所以，他們很可能來一個移禍江東。」

冷香道：「姑娘，別忘了，那字是我父親的手筆。」

黃媚笑一笑，道：「冷姑娘，怎能確定那是令尊的手筆呢？」

冷香道：「他壓在屍體之下，屍體沒有移動過的跡象，別人怎會寫出來？」

黃媚道：「冷姑娘，如若我們眞的殺了令尊，我們怎會讓他在屍體下留下字跡，何況，我們也沒有殺死令尊的理由。」

冷香道：「有……」

黃媚一怔，道：「姑娘請說。」

冷香道：「這是我父親告訴我的事，那是百分之百，不會有錯了。」

黃媚道：「姑娘請說吧！」

冷香道：「有一次，你們金燈門追殺一批綠林人物，他們一行九人，死了八個，還有一個人，也受了傷，但你們不肯放過，我爹爹剛好路過，勸你們不可趕盡殺絕，當時，你們還不肯接受，不知此事是眞是假？」

方昭道：「是眞的。」

于重道：「三弟在場麼？」

方昭道：「君子刀冷樹勸的就是我。」

黃媚道：「只有三哥一人，追殺九匪？」

方昭說道：「不是！我和上一任的掌門大哥。」

冷香道：「事實俱在，你們還有甚麼話好說？」

方昭道：「姑娘，當時情形，不知令尊是否說得清楚？」

冷香道：「爹告訴我說，他阻止你們，你們不肯聽從，直到拔刀而出，强行攔阻了這件事時，你們才勉强收手。」

方昭道：「令尊沒有說謊，經過的確是如此。」

冷香道：「這麼說來，你們承認了是殺我父親、兄弟的兇手了？」

方昭道：「不是，我們是承認了被你父親攔阻咱們追殺盜匪的事，咱們却沒有承認是殺死令尊和令兄的兇手。」

冷香道：「你們不敢承認。」

方昭說道：「不是不敢，而是咱們不是兇手。」

冷香道：「鄭前輩，你是否願意作主？」

鄭同道：「作甚麼主？」

冷香道：「替我們判定一下是非，看金燈門是不是殺死先父的兇手？」

鄭同道：「金燈門的嫌疑很大。」

王俊道：「我相信自己的兄弟，他們沒有做過，自然不能承認。」

黃媚笑一笑，道：「鄭前輩，你要主持公道，必需要找出證據，不能夠隨便決定。」

鄭同道：「我只說嫌疑很大，但那並不是指你們都是兇手了。」

黃媚道：「這就是了，冷姑娘，我們如有傷害令尊之心，那天他攔阻我們追殺匪徒時，就鬧的動手相搏了，何以會等候甚久？」

冷香道：「君子刀在江湖上，亦非無名之輩，你們一二人，決不敢動他。」

黃媚道：「我明白你的意思，那是說我們不聚在一起，就不敢動手和令尊作對了。」

冷香道：「至少，你們一對一的殺不了我爹。」

黃媚道：「姑娘，你能不能把這件事當作一個問題來商討一下，不要先入為主，心中早已認定我們是兇手？」

冷香道：「你們不會證明，只要別人能夠證明這件事，那就夠了。」

黃媚道：「聽口氣，姑娘已經認為我們是兇手了，找我們就是來報仇來的？」

冷香道：「確然如此，你們金燈門，憑仗神妙的易容之術，出沒無常，行踪詭秘，到處留下金燈門的標誌，那表示你們金燈門是替天行道，被民間視作萬家生佛，每個金燈門的人，都應受到江湖同道的敬重，你們成名了，但却造成了很多的鬼魂。」

王俊回顧了黃媚一眼，道：「六妹，這件事，咱們又如何解釋呢？」

黃媚笑一笑，道：「大哥，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我們沒有殺死君子刀冷樹，別人如若硬說我們是兇手，大哥覺着應該如何？」

王俊道：「這個，這個……」

目光轉注到鄭同的身上，道：「鄭老前輩，你的看法如何？」

鄭同道：「老夫的看法，目前，金燈門還談不上是兇手，但也脫不了嫌疑。」

王俊道：「此事要如何解決？」

鄭同道：「這個很難說了，目下老夫還沒有主意，只能算一段疑案，先擱下來就是。」

目光轉到冷香的身上，道：「冷姑娘，妳能不能提出更有效的證據？」

冷香道：「目下，晚輩還無法提出。」

鄭同道：「好！那麼老夫就暫時作一個判定了。」

冷香沒有回答，王俊等也沒有說話。

鄭同重重咳了一聲，道：「冷姑娘請多想想，看看能不能找出一點新的證據出來，在未找出新的證據之前，咱們不能認定金燈門就是殺你父親的兇手。」

冷香歎息一聲，欲言又止。

鄭同道：「冷姑娘，老夫的判定，妳服不服？」

冷香道：「如若是老前輩不肯支持晚輩，我就是心中不服，也是別無良策了。」

鄭同道：「君子刀冷樹，在江湖上的聲譽，不但老夫對他敬佩無比，天下武林同道，大都對他敬慕異常，只要金燈門確是殺死令尊的兇手，老夫必將為妳伸冤。」

冷香道：「多謝前輩。」

鄭同道：「好！妳先在一旁坐着。」

目光轉到王俊的身上，接道：「王兄，老夫隨來之人，大都是和金燈門有着恩怨的人，有十幾樁和你們金燈門有關，因此，老夫才帶他們來，拜見貴門。」

王俊道：「我加入金燈門雖然不久，但我是金燈門的老大，不論甚麼事，只要金燈門輸了理，而你們又證據明確，金燈門必然會對你們有個交代。」

鄭同道：「老夫相信你的話。」

提高了聲音，接道：「諸位和金燈門有甚麼恩怨，可以提出來，不過，證據愈是明確愈好。」

但聞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老夫有冤要伸訴。」

轉頭望去，只見那說話之人，是一個六十左右的老者，留着很長的白髯，瘦骨嶙峋，看上去，有如一根竹竿。

他身體十分瘦弱，瘦弱得似是一陣大風就可以把他吹跑了。

鄭同皺皺眉頭，道：「老人家你有甚麼冤情？」

白髯老人道：「我只有一個兒子，我兒子也只有一個兒子，結果，他們兩個人，都被金燈門中人殺死了。」

鄭同道：「你說話好生拗口，兒子的兒子，那不是你的孫子麼？」

那白髯老人說道：「不錯，正是老夫的孫子。」

鄭同道：「好吧！你說，你那兒子、孫子，怎麼會死在金燈門的手中。」

白髯老人道：「我兒子在官府中當差，我那孫子麼……在江湖上打滾。」

鄭同道：「他們父子二人作的事情，完全不同。」

白髯老人道：「正是如此，有一天，我那孫子又打家劫舍，但不幸的是，却被我兒子給抓住了。」

鄭同冷冷說道：「老人家，那是你兒子和孫子的事，你們一家人的事，和我們有甚麼關係？又和金燈門有甚麼關係？」

白髯老人道：「我老人家這是開場白，以後，我會和他們把金燈門拉上關係。」

鄭同道：「拉上關係？」

白髯老人道：「不錯，他們慢慢就和金燈門有關了！」

鄭同道：「好，你說下去吧！」

白髯老人道：「我孫子殺了人，被處一個問斬的罪名。」

鄭同道：「那也和金燈門無關啊！」

白髯老人道：「我那孫子和金燈門不知道如何拉上了關係，金燈門中人為了要救他，去劫了法場，我兒子責

任在身，沒有法子，只好追了上去，結果被金燈門中人殺了。」

鄭同道：「你兒子是官府中人，他被人殺了，自然由官府中人替他報仇，與我們甚麼關係？」

白髯老人道：「好吧！就算我兒子沒有關係，那麼我的孫子呢？」

鄭同道：「你那孫子，不是金燈門中人救了麼？」

白髯老人道：「救是救了，但他們又覺着我那孫子作惡太多，所以，又把他殺了。」

鄭同怔了一怔，道：「殺了？」

白髯老人道：「不錯，他們把我孫子殺了，結果，我一個兒子，一個孫子，不是全都死在金燈門之手中麼？」

鄭同道：「如若金燈門中人不救你孫子下來，那豈不是也要被你兒子殺了麼？」

白髯老人道：「不錯，我的兒子殺了我的孫子，但我還有兒子，過幾年，我再替兒子取房媳婦，豈不是可以再生個兒子麼？」

鄭同道：「再取個媳婦麼？你既然生了孫子，兒子難道還沒有娶媳婦麼？」

白髯老人道：「娶是娶了，不過，我老人家命苦，她又死了。」

鄭同道：「死了，怎麼會死了？」

王俊冷冷說道：「老人家，你媳婦死了，難道也和金燈門有關係麼？」

白髯老人道：「和金燈門無關。」

王俊道：「哦！」

白髯老人道：「但我兒子和孫子都死了，難道損失不大麼？」

王俊道：「很大，很大，不過，這和金燈門沒有關係。」

白髯老人道：「鄭同，我老人家這血海大冤深不深？」

鄭同道：「不深。」

白髯老人道：「我該如何報仇？」

鄭同道：「你不用報仇了，你兒子和孫子都該死。」

白髯老人哈哈一笑道：「鄭同，你要我說出來，老夫就說了出來，說了出來你不管，那是你的事了。」

鄭同道：「你胡搞瞎纏究竟是何意思？」

白髯老人道：「你要人說出了冤屈，只要和金燈門有關，都由你承擔，對不對？」

鄭同道：「不錯。」

白髯老人道：「老夫說出來了，你不管，那就是你的事了。」

鄭同道：「好吧！老夫承擔了下來，你要如何？」

白髯老人道：「鄭同，你的意思是賠我兒子和孫子的命了？」

鄭同道：「我覺着連你也殺了，倒是乾淨得很……」

語聲微微一頓，接着問道：「你是怎麼來的？」

白髯老人道：「和你們一起來的。」

鄭同道：「我怎麼記不起有你這麼個人來呢？」

白髯老人道：「我的年紀大了，你自然不會太注意了。」

鄭同冷笑一聲，道：「老人家，在下眼睛揉不下一顆砂子，你也不用裝作了，究竟你是甚麼人？」

事情變化，大出了王俊的意外，呆呆望着鄭同和那瘦老人，一副茫然無措的樣子。

他雖然滿腹經綸，但究竟是全無江湖經驗的人，雖然覺着情形不對，但却看不出那裏不對。

轉頭望去，只見于重、言小秋、黃媚等人，一個個面帶微笑，似乎是，這件事的變化，早已在他們的意料之中，所以，一點也不覺着驚奇。

那瘦老人冷冷說道：「鄭同，你自己把這件事擔待下來，如若不給老夫一個交代，那就別怪老夫翻臉不認人了。」

鄭同緩緩站起了身子，道：「老人家，你的事，我鄭某人已經有了結論，你兒子、孫子之死，完全和金燈門無關，但你這一把年紀了，如此孤苦無依，實也是悲慘得很，現在，你有兩條路可以選擇。」

瘦老人道：「哦！你不妨說出來看看，那兩條路？」

鄭同道：「一條是，由老夫成全你，你去和你的兒子、孫子見面。」

瘦老人道：「那不是說，要殺了我老人家麼？」

鄭同道：「好像是如此了。」

瘦老人道：「這辦法不行，第二條路是甚麼？」

鄭同道：「第二條路，你給我立刻出去，不用在老夫面前再耍花招了。」

瘦老人搖搖頭，道：「第一條路不好，第二條路更不好，看來，我老人家只有選第一條路了。」

王俊大吃了一驚，道：「老人家，好死不如賴活着，我想，你應該走第二條路，何必要走第一條路呢？」

瘦老人道：「我老人家孤苦無依，如是活下去，不知要苦到那年那月才止，第一條路，雖然很不好，但至少我老人家可以落一個痛快。」

鄭同笑一笑，道：「說得也是，我鄭某人只好成全你了。」

突然右手一揮，劈出一掌。

王俊心中大震，道：「鄭兄，這位老人家已到了風燭殘年，而且，又死了兒子、孫子，你怎麼能夠殺了他？」

他說這幾句話的工夫，雙方已經動上了手，鄭同連劈出了三掌。

而瘦老人身子宛像一張飄落的樹葉，輕靈絕倫。

鄭同連劈出了三掌，那瘦老人身子隨着劈出的掌勢移動，竟然輕輕把三掌閃避開去。

每一掌看上去都十分危險，但每一掌都被他輕輕的閃避了開去。

（未完・四）

上文提要：小羅從郭玉書瞭解到齊天榮的資料，教主雖是童先生，只不過一個記號而已，所以他不是童翎，但又不能說是雲中子，一定要明查暗訪，因此也經常和影子小羅交換意見，他也經常和軟軟拚「功夫」，弄得死去活來，他們的行動，也受到對方的偵察，關於龍起雲和小仙蒂父女不相似，童翎的話值得尋味，另一個可能像母親。二人又分手，小羅受騙進入齊天榮宅中……



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垂死英雄

怕洩秘殺人滅口　說前因觸起疑團

到此地步，小羅心頭一驚，却立刻泰然進入。

年紀輕輕地，眞能作到「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境界。

齊天榮道：「老弟請坐。」

小羅也不客氣地坐下來，下人送上茗茶。

這兒的規模也不算太小，却聽不到人聲，好像只有這幾個人。

當然，小羅不信只有這麼三個人。

小羅道：「齊大俠把在下騙來有何指教？」

「忘年之交，請老弟來山中盤桓幾天。」

小羅道：「只可惜在下無此雅興。」

齊天榮道：「到了這兒只怕由不得你了！」

小羅道：「齊天榮，當我剛才第一眼發現是你的時候，我就知道你爲何要把我請來的原因了。」

「噢！」

「因爲我犯了你的大忌。」

「說說看。」

「由於我對你已有某種程度的瞭解，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不久前『大喬』和『小喬』之被追殺的原因，本來當時我會以爲是童先生，也就是玄陰教教主。」

「怎麼？又不以爲是他了？」

小羅笑笑，道：「當然，因爲童先生也許並不是一個太好色之人，至少他不是個陰陽不分的人。」

齊天榮臉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

「陰陽不分」是甚麼？說穿了就是個怪物。

也有人稱之爲「人妖」。

小羅救了「三手潘安」郭玉書，齊天榮自然知道所有的隱私已經洩露，他絕不會讓知道他的私秘的人活在世上。

這似乎是一個不變的公式。

齊天榮道：「郭玉書呢？」

「他……」小羅本要說他已痛悟前非，削髮遁入空門了。但是，齊天榮絕對不會讓他活着。

即使郭玉書從此不問世事，從此一字不吐也不成。

齊天榮必然派出大量部下去找郭玉書。

因此，小羅有所警覺，道：「他羞忿而自絕了。」

「死了？」

「當然，他自幼和一些女孩子在一起，無形中養成了陰盛陽衰的風格，大了以後想糾正自己也是心餘力絀。就這樣過了半生，當你派人追殺他被我救下時，他以爲愧對郭家的列祖列宗，突然拔劍自刎而亡。」

齊天榮不能不信，因爲他不自刎也必被追殺，道：「雖然你只有半年好活，我却想讓你再活半年。」

「當然，你的秘密不能外洩，傳出

去會使武林大嘩。男不男、女不女地，而且郭玉書大致還描繪了一下你的身體是甚麼樣子……」

齊天榮站了起來。

這種一個半陰半陽人一旦動了殺機，那表情就十分可怖，因爲他的面貌本就和常人截然不同的。

平常人男人有男人的面孔，女人是女人的長相。

齊天榮有時看來像女人，有時又像男人。

當然，他既像男人也像女人。

小羅也站了起來，要來的非來不可，躲也躲不過。

不過小羅心裡清楚，齊天榮和「窮仙」百里光又不同。

「今天終於証明了一件事。」

「甚麼事？」

「以前我以爲童先生是人妖，原來不是他而是你。但你們在那小別墅中和常有慶、小五子及軟軟等苟且時，他們一些年輕人却只知道一個童先生，不知道另有其人，可見你們二人易容術之高明。」

「不錯，是我易容模仿他。小羅，我給你自衛的機會，絕對不會有第三者參與，我也不會用暗器或施毒。」

「我信。」

俊童把桌椅移到一邊，有個足夠的搏殺空間。

郭玉書說過，齊天榮身邊有兩個孌童。齊天榮道：「小羅，三招內我不攻僅採守勢。」

小羅道：「那又有甚麼分別？」他接過小童遞給他的劍。

小羅以爲，在此拚命不宜久戰，此人把他騙來，沒有十成十的把握不會這麼大方，所以他一出手就用上了那道人叫他代傳給「葛三刀」的四招刀法。

小羅代傳刀法，他所得到的却比「葛三刀」更多。

齊天榮也用劍，他忽然發現小羅長劍施展的却是凌厲的刀法，雖然心頭一驚，却接了下來。

四招刀法接下，齊天榮道：「小子，這似乎是『黑白陰陽判』秋老賊的刀法，這老賊大概已到了中原。」

小羅不出聲，接着就是以前學的一招半劍法，其玄妙凌厲猶在刀法之上，這當然也是由於刀法是乍練之故。

齊天榮一點也不敢大意，全力應付。

一招半劍法用完，接着是剛學的三招。

四招半一氣呵成，齊天榮雖然身手高絕，畢竟他面對的是獨步天下的劍招，好像瞬間就失去了主動，自己的劍路似乎都被對方堵塞住了。

儘管如此，齊天榮接下三招時，只退了小半步。

小羅不由駭然，由此已可看出齊天榮的身價了。若非他有此身價，童先生也不會和他一起在那別墅中「同樂」了。

「窮仙」也是頂尖人物，但在童先生心目中就比齊天榮稍矮了一頭，大概也只有星宿海老怪差堪和齊天榮比擬。

小羅知道，只有逃走一途，能否逃得了還不一定。

當他再施出最後的一招時，齊天榮又退了半步，可見小羅是全力施爲，而此劍招又精奧絕倫了。

就在這時，小羅一個倒縱穿窗而出。

一出窗就上了屋頂，由於是自前窗穿出，估計齊天榮和俊童也會自前窗穿出，他立自後窗再射入屋中。

齊天榮一上了屋面，就不見小羅的影子，立刻猜出他自後窗進入屋中。冷笑道：「小子，不必玩花樣了！你是逃不出這裡的……」

齊天榮飄落客廳門前，小羅又自側窗射出，因爲這側窗外是花圃，花木茂密，易於藏身。

但是，這花圃對齊天榮來說却是瞭如指掌。

不久就被齊天榮堵在假山邊沿處。

這花圃中有個池塘，直徑約十丈以上，中有假山，並無小樹。小羅非逃不可，因爲齊天榮絕對不可能留他的活口。

他猛吸一口氣，縱身而起。

他本想在池塘中央的假山上墊足，再掠到對岸，那知齊天榮竟先他一步以「金雞獨立」站在假山上。

小羅下落之勢已施展出來，想再掠到對岸已不可能，若事先不打算在假山上藉力，也許能一口氣掠過此池塘而到達彼岸。

這假山不算太小，大約有一丈五六方圓，是由一些千餘斤重的大石塊堆成，石面上長滿了一厚厚的青苔。

這還不要緊，以小羅的底子，青苔滑不倒他，却因齊天榮在等他下落，不論他落在何處，都逃不過齊天榮的致命一擊。

這是個十分絕望的局面。

他不能不落下，不落在假山上，必落在池塘中。

此刻他距假山只有一丈五六，下瞰塘水，由於池塘中有水草，僅能隱隱看出，深約七八尺，大約比一個人的身高略深些。

他忽然覺得落入池塘中比落在假山上好些。

至少他不是一隻旱鴨子。

「卜通」一聲，小羅落水沉了下去。

這一手齊天榮却是出乎意料。

他不知道小羅的水性有多好，如果不好，小羅會淹死，也免得他動手，如果水性好，可要大費周章了。

此刻他注視小羅落水之處，「咕嚕，咕嚕」水面上冒上一串串的汽泡。齊

天榮終於笑了。

「小子，不出盞茶工夫，會把你灌飽……」

水泡冒了一會，越來越少，終於停止了冒泡。

他立刻叫那俊童拏長杆子來打撈屍體。

當然，齊天榮雖以爲小羅九死一生，總是不大放心，還站在假山上監視，且不時四下張望。

這草廬中，看來的確只有三個人。

老僕和俊童各取來一根長杆，竹杆前端綁上三爪鈎子在落水點附近足足撈了半個多時辰，然後幾乎把全塘每一寸地方都撈遍，也不見影子。

齊天榮知道又被耍了。

八成在水底冒泡只是一個煙幕，然後暗示不諳水性而在水底下灌水，然後在俊童離去找工具時逃走了。

固然齊天榮站在假山上不時四下打量，但他比較注意落水點處的時間多，他身後的方向是個漏洞。

齊天榮掠到身後岸邊，不由怒吼了一聲。

岸邊有些水漬，甚至岸邊廍石上還有些水草和塘底的汚泥，顯然小羅是潛至此處悄悄上岸溜掉的。

齊天榮厲嘯一聲，身子冲天而起，然後以「平沙落雁」之式射出原木圍牆之外，可是他不知小羅去了那個方向。

齊天榮以過人的聽覺貼在地上聽了一下，立刻確定了小羅去的方向，向西追去。

這一帶山路迂迴崎嶇，且多草木，如果小羅暫時不奔跑，先匿起來一段時間，齊天榮就找不到他了。

不久，小羅眼前人影一閃，齊天榮迎頭攔住。

小羅不再作逃走的打算，決定全力一搏。

「小子，你再猾也逃不出我的掌心！」

「齊天榮，你和常有慶也有一腿對不？」

「小子，死到臨頭，你還要逞口舌之利！」

小羅道：「齊天榮，毫無疑問，你是玄陰教教主的左右手，反正我是逃不了的，你可敢告訴我他到底是誰？」

齊天榮又拔劍出了手，小羅也只好再施展那四招半高超的劍術，這劍法雖然高絕，但四招半是制不住齊天榮的。

四招半用完，再用那四招刀法。刀法也厲害，似比劍法稍遜，但齊天榮也有點忌憚。

只不過劍招和刀招加起來也不過八招半，仍然無法擋住齊天榮。小羅心想，如何敗中取勝？

總不能就這麼死在這個老人妖的手中。

八招半以後，再用別的招式就不行了。

齊天榮道：「怎麼？就只有七八招管用的嗎？」

小羅道：「齊天榮，你能不能在我臨死前答應我一件事？」

「甚麼事？」

小羅道：「我的年紀雖不大，這些年見過的怪人怪事却不少，如今必死你手，就算不死你手也活不了半年，唯一的遺憾是從未見過陰陽人的身體是甚麼樣子！」

齊天榮大吼一聲，猛刺一劍。

這一劍竟自小羅的左腋下穿衣而過，傷及了皮肉。

小羅出了一身冷汗，道：「齊天榮，反正這裡也只有你我二人。」

齊天榮恨極，他最恨談及這件事的人。

劍芒一重重一叠叠地壓下來，小羅衣衫上又多了兩道劍痕，但未傷及皮肉，他這才知道齊天榮的厲害。

「齊天榮……據郭玉書死前透露……他雖未看清你的身體……却因觸碰而試出你的身體——」

齊天榮絕對不容許他說出口。

連人帶劍居然走中宮貼上，他的一劍固然旁耳而過，但他主要想以左手把小羅的嘴抓爛。

而小羅似乎也旨在使他貼近到相當的位置。

這對小羅來說，自然是孤注一擲。

如果估計錯誤，或者一擊不中，他的命再大也會立斃當場。

齊天榮的目標是他這張胡說八道的嘴。

小羅的目標却是「飛天鰲」又稱「獨角鰲」齊天榮額上的肉瘤。

郭玉書曾暗示過，齊天榮對那肉瘤防得極嚴。

因而郭玉書猜想，他的「罩門」可能就是在肉瘤上。

小羅的目標是肉瘤，却絕對不敢直接去抓那個比桂圓略大的肉瘤，而是去抓他的左耳，在相距半尺左右時，突然移向那個肉瘤。

這突變使齊天榮猛吃一驚。

保護「罩門」就是保命，他忽然放棄了抓爛小羅的嘴這一抓，事實上，如果二人都向目標抓去，齊天榮必然稍快一點。

只不過他也知道，肉瘤是他的「罩門」，嘴巴却非小羅的「罩門」。

齊天榮疾退五步，目蘊奇芒，一字字地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小羅道：「當然是郭玉書說的。」

「可是我從未告訴任何人！」

「有時我們不必說任何一句話或一個字，別人仍可以自我們的動作或眼神中猜出我們內心的秘密。」

「小羅，你這條小命，就更不能逃過今夜了。」

小羅道：「那是另一回事，至少我知道了你太多太多的秘密，使我對人

類的尊嚴和卑微另有一番認識了！」

齊天榮雙目噴火而不出聲。

小羅道：「你身邊的兩個俊美少年所扮演的角色不是變童，而是小公雞，這是相當反常的。」

齊天榮暗提眞炁，就要作石破天驚的一擊。

小羅豁出去了，當然，要死總要死得值才行。

他故意激怒他，使他的身心失去平衡。

盛怒之下，固能使人暴躁發狂，但也必然不能冷靜思考，交手時不冷靜就不能調配適當的招式。

小羅道：「齊天榮，我還要告訴你另一件事。」

「我不想聽！」

「如果我是你就一定會聽。」小羅道：「『無腸居士』柳無情和『佛面魔心』賈聖仁以及左恩左義等人，表面上雖是你的忠僕或左右手，却並非和你一條心。」

「你休想挑撥，他們都是我的死士。」

小羅大笑起來。

「你笑甚麼？」

「我笑你幼稚，鬍子都白了，本不該如此的。當你那些部下聽到郭玉書說出一些聞所未聞的人體畸型怪狀時，他們有的笑了起來，有的目瞪口呆，大叫妖孽……」

「大叫妖孽」自是假的，乃是小羅編出來的，這些話齊天榮不能不信。如果他是郭玉書，在被利用過之後而差點被殺了滅口，一定也會把他的秘密告訴救他的人。

齊天榮一步步地欺上來。

他的目光中跳躍着餓獸似的厲芒。

小羅力貫四肢和劍身，準備再以初學的八招半刀法與劍法力搏，齊天榮突然攻出凌厲無儔的三劍。

小羅迎上，「噹噹噹」一連交擊七八下。

八招半刀劍法用完，齊天榮一掌把他砸出。

這一掌是集他滿腔的羞忿和恨恚，力道驚人，小羅的身子竟飛出一丈七八以外，滾到山溝中去了。

齊天榮冷森地笑了幾聲，正要分開草木下溝去找昏死過去的小羅，他相信小羅必然昏死過去。

但是，背後有人冷漠地道：「何必和一個孩子過不去？」

齊天榮猛然一震，甚麼人能在他不知不覺中到達他身後一丈之地？

「龍起雲，是……是你……」

一位長眉朗目，儀表不俗的中年人負手佇立。

由齊天榮的口氣聽來，他已是色厲內荏了。

「正是在下！」

「龍起雲，你要插手？」

「不是要插手，而是已經插上手了！」

「龍起雲，昔年武林中的一切不幸，皆因你而起，你該自絕以謝天下。」

「如果一切不幸確因我而起，我自應自裁以謝天下！只不過大多的不幸却不是因龍某而起。」

「這是你的一面之詞。」

「當然，你這種看法不也是一面之詞。」

「你爲甚麼要挑起武林殺伐？」

「試問，屠殺玄陰教前教主及百餘徒衆的是誰？殺死『神算子』、『塞外三鷹』以及『南海雙星』者又是誰？雖然這些人當中有些人未死，死的人是誰殺的。」

「昔年他們連手圍剿你這血魔，當然是你殺了他們的人。」

龍起雲冷冷一笑，道：「齊天榮，你是那主兒的死黨，在下目前說甚麼也沒有用，但是也許有一天你也會像『大喬』和『小喬』以及郭玉書一樣被人殺之滅口的！」

「不可能！」

龍起雲笑笑道：「你請吧！我要帶走羅天。」

「你憑甚麼？」

「如果知道了我憑甚麼的時候，你可就要灰頭土臉了。」

「龍起雲，大概不久你就知道自己的斤兩了。那主兒像一杆秤，只有他才能秤出你的眞正斤兩！」

龍起雲道：「能稱出龍某斤兩的人也許不是你們那主兒，像劍客羅寒波，『黑白陰陽判』秋鳳池等等都還差不多。」

「你知道那主兒是誰嗎？」

「哈……」龍起雲仰天敞笑，但齊天榮已經悄悄地出了手，手掌甫出，無儔的罡氣使附近三丈方圓的草木狂搖起來，他自然知道雙方的實力和深淺。

他絕不會在這等人物面前抱有僥倖心理。

龍起雲兩袖交拂，「嘶嘶」聲在雙方罡勁接合時傳來，三丈方圓的地上泥塵和樹上敗葉捲起飛揚。

然後，在兩人各退了一大步處，泥塵再次旋起。

齊天榮冷冷一笑，道：「江湖中人，往往誇大不實，若非親自動手，我還以爲『七殺夢魘』有多大本領呢！」

龍起雲道：「你齊天榮有此功力，倒是出人意料。」

齊天榮道：「就憑這點實力硬要帶走小羅，只怕還差了點，龍起雲，我希望和你見個眞章。」

龍起雲突然道：「不必急在一時，我想這一天已經不遠了。」

龍起雲走向溝邊，齊天榮又施出了「單撞掌」。

龍起雲扭身橫移一步，在衣衫「獵獵」作響中，又甩出一袖，這一次他退了半步，齊天榮竟退了大半步。

齊天榮自然不會服貼，因爲這和

雙方所用的幾成內力有關連，如果一方用八成而另一方用六成，就可見强弱了。

齊天榮全力推出了「雙撞掌」。

這一次龍起雲再次交揮雙袖，竟多退了半步。

齊天榮楞了一下，也弄不清龍起雲到底比他强還是弱，三次對拆，有勝有負，但至少他以爲對方的實力不分上下。

龍起雲到溝中去找小羅，齊天榮本想再繼續打下去直到分出明顯的勝負爲止，但猶豫一下，忽然掉頭而去。

而小羅躺在溝中似尚未醒過來。

就在這時，忽然溝的對岸又出現一人，道：「老龍，你這一手忽强忽弱，忽硬忽軟的打法，居然把齊天榮弄糊塗了！」

龍起雲笑笑，道：「不這樣似乎也沒有甚麼益處。」

「我也沒有說你這麼作有甚麼不對！」

龍起雲道：「不過此人的功力也非同小可。」

「這還用你說，要不，玄陰教教主怎會倚爲左右手？」

龍起雲道：「老衛，你以爲齊天榮較之星宿海老怪冷通天，誰高誰低？」

衛天愚茫然搖頭，道：「你知道？」

龍起雲道：「對於別人的武功，又能瞭解多少？就算好友都辦不到，何況是仇家，只不過冷通天和我動過手，而剛才又和齊天榮動過手，估計之下，也許冷比齊略高些。」

衛天愚道：「老龍，傳說你的『夢裡乾坤』神妙無方，你露一手如何？」

龍起雲道：「道上的人誇大形容而已。」

「不不！至少你對小羅用過『夢裡乾坤』授藝。而玄陰教教主也偷過你的『夢裡乾坤』奇技。這當然不會是假的，亮一手吧！讓我開開眼界。」

龍起雲苦笑一下，道：「這叫着打鴨子上架。」

「你也別客氣了！」

「好，請看看羅天醒了沒有？」

衛天愚走近一看道：「還沒有！」

龍起雲雙手連續作了幾個手訣，然後喃喃自語，衛天愚自然聽不懂，然後龍起雲施出一招他拏手的絕招，而且連續演練了三招。

每招演練三次之後，低喝一聲，道：「羅天起來！羅天起來，羅天起……」第三聲未畢，小羅果然一躍而起。

他看到這兩人不由一怔。

衛天愚他是熟悉的，但龍起雲並不很熟。

儘管不很熟，仔細一看也認出來了，立刻拜下，道：「兩位前輩援手搶救，晚輩等於死而復生。」

此刻，衛天愚還未能信服他的「夢裡乾坤」。

也可以說，尚未能體會到他的絕活的眞髓所在。

龍起雲道：「起來吧！」

「謝謝龍前輩。」

衛天愚道：「怎麼？小仙蒂都要臨盆了！你還不改稱岳父？你小子也未免太不像話了！」

龍起雲道：「不必急在一時。羅天，把你剛才在夢中學的三招劍法演練出來讓我看看。」

此言使衛天愚猛然一楞，道：「怎麼？他剛剛作過夢？他是被齊天榮一掌擊昏的不是睡覺呀！」

龍起雲道：「的確，最初他是被齊天榮擊昏的，但他快要醒來時，我對他施行了催眠術。」

不錯，他當時曾作了幾種手訣，那必是催眠術。

小羅道：「遵命，只不過晚輩不知能不能把三絕劍術全部記住，還請前輩原諒。」

龍起雲道：「不妨，你記住了多少就演練多少。」

小羅拔劍緩緩地比劃，似在邊練邊想。

有時會稍停一下，想通了之後繼續練下去。

衛天愚目瞪口呆，似乎仍然不願相信這類似邪術的左道旁門。

他當然也不能不信，因爲小羅不可能和龍起雲串通起來騙他，只是這件事太出乎他的想像了，至少小羅演練的和他未醒前龍起雲練的完全一樣。

小羅時練時停，終於練完了三招。

龍起雲帶點感嘆語氣道：「昔年我在師父的催眠下學習三招劍術，催眠要兩次以上才能記住，而記住以後演練的招式有時偏差很多。」

衛天愚道：「老龍，這太玄了吧。」

龍起雲道：「這的確是一門玄學，正因爲它和一般武學不同，不免被視爲異端，甚至被稱之爲妖術。事實上，道之有道，是沒有甚麼正道與旁門之別的。」

龍起雲再叫小羅演練三四次，稍加糾正，已大功告成，的確，雖僅三招，在當初研創人絞盡腦汁下，必然是精奧細緻，別人來學它，也必然倍加艱澀難學，彆扭萬分。

小羅居然就在不到一個時辰之下學成。

這樣資質的年輕人是到處都會受到歡迎的。

衛大愚道：「小羅，你怎麼會招惹上齊老妖？」

小羅說了郭玉書被賈、柳等四人追殺被他所救的事。

衛天愚道：「老賊殺人滅口，枉想一手遮天，煙滅醜事。」

龍起雲道：「這當然犯了他的大

忌。」

衛天愚道：「原來『大喬』和『小喬』也是他們殺的。」

小羅道：「雖然當時殺『大喬』和『小喬』的不是賈、柳二人，而是哭、笑二面具人，說不定，賈、柳二人就是這兩個面具人。」

龍起雲微微搖頭道：「金面人是玄陰教教主，但戴金面具的也許不只他一個人，齊天榮也戴過，只是他戴的次數極少，至於哭、笑二面具，也許主要的哭、笑二面具人絕不是賈、柳二人。」

衛天愚道：「爲甚麼？」

龍起雲道：「舉一反三，不難猜到，老衛，我們走了。」

小羅躬身道：「不知晚輩何時才能和小仙蒂重聚？」

龍起雲道：「不會太久了。」

衛天愚道：「也許就在你開始叫岳父之時。」

龍起雲肅然道：「也許沒有必要這麼稱呼……」說畢人如大鳥騰空而去，衛天愚急忙攔住，道：「小子，你已開罪了你的岳父。」

小羅木然地怔立在溝旁。是因爲他始終未叫一聲「岳父」，龍前輩生氣了？他以爲龍前輩應該有此涵養的。

那是爲了甚麼？

爲甚麼他會說「也許沒有必要這麼稱呼」？

小羅以爲在正式補行婚禮時，他自會改稱岳父。此刻如此稱呼，雙方都不自然，尤其他和小仙蒂先有夫妻之實，也算是違反了傳統，怎可張揚。

小羅望着龍起雲，正要說明，龍起雲却搖搖手，道：「你不必多心，我不要你提早叫岳父則另有深意。」

衛天愚道：「怎麼，這又是天機不能洩漏？」

龍起雲點點頭，道：「早說無益而且有害。」

小羅心中一動，突然想起和玄陰教教主對話的事來，立刻觸動他的疑團，抱拳道：「龍前輩能不能回答晚輩幾個問題？」

龍起雲淡然道：「可以。」

小羅吶吶道：「前輩身上是否藏有慕容雪前輩的畫像？」

衛天愚大驚，想要制止却已不及。

他知道龍起雲最忌提起昔年這件傷心事。

他的情人慕容雪被一色魔奸汚而痛不欲生，後來自絕，這種事自然不願重提的。

但龍起雲揮揮手，表示小羅問這件事無妨。

只是他默然良久才喃喃地道：「我身上是有她一張畫像，一直未曾離身，你問這事……」

小羅躬身道：「前輩可否讓晚輩瞻仰一下。」

龍起雲突然面有怒色，目蘊厲芒。

衛天愚一見勢頭不妙，他們一老一少，二人如果鬧僵，自不是一件好事，忙道：「小羅，你這麼聰明怎麼又糊塗起來了，誰的一生中都有些傷心事。」

龍起雲忽然又揮手打斷了衛天愚的話，自懷中取出一個竹筒。

這竹筒只比拇指略粗，長六七寸，已因年久磨得甄光瓦亮。衛天愚心想，小羅這小子怎麼了？

甚至衛天愚以爲，這兩人今天有點失常了。

這工夫龍起雲拔下竹筒上的塞子，捏出一個絹卷，展開了，竟是一張畫像。

小羅雙手接過，虔敬地向畫像一拜。

那是一幅女子半身像，眉目如畫，楚楚動人。

這年輕女子看來有點像小仙蒂，也可以說是小仙蒂像這女人。

小羅看了一會，又雙手捧還，十分虔敬。

因爲這美貌女人，可能就是他的岳母。

龍起雲目蘊淚光，收畫於竹筒之中。

小羅又躬身道：「還有一個問題也請前輩示知。」

「問吧！」

「前輩是否還有一位師兄？」

龍起雲嘶吼一聲，大袖一揮，小羅被掃入溝中。

衛天愚驚疑交集，小羅怎麼會問這件事？

當然，小羅怎麼知道龍起雲的事？他吶吶道：「老龍……無論如何……這小子是你未來的女婿，童言無忌，如他說錯了甚麼，你也不必介意。年輕人嘛，不免好奇心重。」

龍起雲哼了一聲，騰身而起，如大鳥臨空而去。

衛天愚望着已去的龍起雲，良久才回過頭來打量小羅，道：「你怎麼忽然不聽明起來了？」

小羅道：「前輩，我不想解釋甚麼。」

衛天愚道：「你怎麼知道龍起雲身上有慕蓉雪的畫像，又怎麼知道他有一位師兄？」

小羅道：「前輩請暫時別問好不好？」

衛天愚道：「怎麼？我是外人，不配與聞？」

「前輩別誤會。」

「你有話能對龍起雲說却不能對我說，我能不誤會？」

小羅終於說了和玄陰教教主的一席談。

衛天愚自然十分驚奇。

第一，他奇的是那魔頭居然沒有殺了小羅。

更奇的是，居然和龍起雲可能有相當的關係。

當然，和小仙蒂也可能更密切。

只不過，他的身份却仍未揭開，他到底是誰？到目前爲止，大概也只有龍起雲一個人知道他是誰了。

衛天愚沒有繼續問小羅有關這些事，兩人分了手。

＊　＊　＊

「葛三刀」四出找尋小羅一直未找到。身上沒帶銀両，肚子却餓了，就晃進一家包子舖，坐下猛吞。

吃了兩盤包子，差不多飽了，不知如何走出大門？

他抹抹嘴，到後面厠所去了一下，向後望去，墻不高，可一躍而過，這種糗事不大光明，但身上無銀兩總不能當衆出醜。

看看無人，往墻外掠去，自以爲輕而易擧。那知到了墻頭附近，忽然雙腿被繩子綑住。

明明四下無人，怎麼會雙腿被綑住了呢？

「葛三刀」雙手抱住墻頭，不上不下懸在墻上。

他回頭望去，墻角站着一個大妞，健美、大方、衣着樸素，却掩不住一身的青春浪漫，手中握了一根皮索。

「葛三刀」道：「姑娘，這是幹甚麼？」

大妞道：「本姑娘正要問你，你這是幹甚麼？」

「葛三刀」練功頗笨，玩這一套的反應却不慢道：「在下剛剛入厠出來，聽到墻外有人邊走邊哼着一曲，頗似我的好友的口音，所以……」

妞兒道：「少來，你大概是想嘴上抹石灰——白吃。」

「這是甚麼話，憑我金刀聖母之徒會白吃？」

「金刀聖母是誰？」

「這位名震八荒的奇人妳居然沒有聽說過？」

「沒有。」

「妳把我放下來，我亮一手給妳看看，保証看了之後……」

「保証看了之後又如何？」

「葛三刀」道：「說出來姑娘也許會惱火說我吹牛。」

「說說看。」

「我的刀法天下第二，妳如果能接下我兩招半，八成妳會立刻喜歡上我，非……非……」

「非甚麼呀？」大妞雙手叉腰，「是不是非嫁你不可？」

「葛三刀」道：「意思差不多……」

本以爲會挨幾下，那知大妞一扯皮索，他落了下來，竟坐在地上，因雙腿被皮索綑牢，拏樁不穩。

大妞再一扯皮索，就收了回去，道：「我就試試你這兩招半金刀聖母的天下第二刀法。」

「那好極了。」「葛三刀」道：「如果姑娘接不下來，承讓一招半式呢？」

大妞道：「就讓你來說好哩。」

「葛三刀」道：「在下葛大海，又號『葛三刀』，這是因爲武林中很少有人能接下在下三刀的。」

大妞撇撇嘴道：「眞能吹！」

「葛三刀」道：「葛某已過了二十六歲，却沒有成家，心中焦急，就常常在家父母面前暗示，也許是家父母的反應遲鈍或者是裝糊塗，以爲我成親尚早，總是不能領會我的意思。」

大妞道：「葛大海，你對我說這箇幹甚麼？」

「葛三刀」道：「有個朋友給我出了個主意，非常高桿……」

「甚麼主意？」

「他說回家鋸床。」

「鋸床？這是幹甚麼？」

「回家鋸床，我父母必定問我爲何要鋸床，我就說一個人睡一張雙人床太浪費了。」

大妞大笑道：「你那朋友眞幽默，這辦法一定有效。」

「葛三刀」長嘆一聲道：「我爹娘也許是鐵了心，還是無動於衷，所以我決定出來闖闖，也許能混個老婆也說不定，今天一見姑娘，我以爲也許已經到了由單人床換雙人床的時刻了。」

大妞撇撇嘴道：「如果你眞能在兩招之內勝了我，你的換床計劃大概很快就會實現了。」

「葛三刀」一躍而起，大喜過望道：「眞的？」

「當然，只怕你沒有這個本事。」

「葛三刀」撤下了七星大刀，道：「如果在下在三招內承讓，而姑娘却反悔不遵守諾言呢？」

「不會。」大妞道：「『魔索』祝繼宗的女兒不會說了不算的。」

「姑娘就是武林中極負盛名的『魔索』祝前輩的千金？失敬，失敬，能娶『魔索』之女，我葛大海可就更神氣了。」

「先別得意，出招吧。」她提着皮索，一副胸有成竹，根本未把「葛三刀」放在心上的樣子。

「葛三刀」道：「姑娘，妳可要小心了，我雖然十分希望贏妳，因爲贏了妳，我就有老婆了，但又怕妳不敵而受了傷，我將來一定會後悔的。」

「你先別得意太早，快出手吧。」

「葛三刀」心道：「今年度換床計劃能不能實現，就在此擧了。」這工夫他已攻出了第一招。

這第一招自然也就是以前那凌厲的三刀。

名家刀法果然不凡。

祝家雲本要不守而攻，她們祝家的索法能被稱爲「魔索」，原因在此，大概是由於出索快吧。

但是，這一次非但作不到不守而攻，還非閃避不可。

祝家雲剛閃過了這招，終於抽出一索。

索是纏人、套人及抽人的，捷如靈蛇，令人防不勝防。

遇上一般的對手，即使纏不到也套不住人也必然逼得對方躲躲藏藏，只不過這一次例外，因爲「葛三刀」施出了一招新學的刀招。

這兩招半新招剛剛練熟，還談不上甚麼火候。

但七八年前和七八年後的招術，必然大大的不同。

事實上這一招果然比第一招更凌厲，祝家雲想收回皮索幾乎都有點困難，就地一滾才勉强避開。

只不過「葛三刀」的另外半招已到。

祝家雲大爲震驚，一個連八錢銀子的包子錢都付不起的人，居然有此身手，眞叫人想不通。

這半招的威力就更不必說了。

「葛三刀」心花怒放，「換床計劃」本是幻想，這下子居然弄假成眞，怎會不樂昏了頭啊？

因此不免分神，他要看看未來的這位「堂客」的身段，雖然是一瞬之間，優劣之勢忽然變了。

本已準備臣服的祝家雲忽然閃電飛出皮索。

「葛三刀」憬悟中回刀一掃，祝家雲一躍而起道：「兩招半已過。」

「葛三刀」道：「祝姑娘，妳已經輸了。」

「沒有！我沒輸。平手。」

「葛三刀」十分懊惱，連連頓足道：「都是我……都是我沉不住氣……樂昏了頭分了神……把已經到手的老婆輸掉了！」

他居然連眼眶都紅了。

祝家雲忽然笑了起來。

「葛三刀」道：「妳當然樂，我却恨死了自己。」

祝家雲道：「你走吧，包子錢算了。」

「葛三刀」垂頭喪氣地躍出墻外，只聞墻內的祝家雲道：「葛大海，你在鎮西頭等我一下。」

「葛三刀」以爲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道：「祝姑娘，這話是妳說的嗎？」

「是啊，我要跟你到江湖上闖一闖，因爲我以爲你這個人還算老實，不花梢，可以信賴。」

「好好，那太好了，我就在這墻外等妳好了。」

「不，你還是到鎮西頭河邊柳樹下等我，如果我一個時辰還沒有到達，那就是我爹反對，不能去了。」

好像頭上忽然被潑了一頭冷水。「葛三刀」吶吶道：「令尊有可能讓妳出去闖嗎？」

「不是沒有可能的。」

「可是妳爹連我是甚麼樣子都沒見過，怎能放心讓妳跟我到江湖上去歷練，妳快別耍我了！」

祝家雲道：「我爹見過你。」

「妳是說我進你們的包子舖時？」

「不，是在我們動手的時候，我爹見識過你的刀法。」

「妳爹見過我的刀法又如何？」

「我以爲我爹不討厭你這個人，似乎更欣賞你的刀法。」

「葛三刀」摸摸後腦，飛掉的雙人床似乎又飛回來了。他道：「好好！我去等妳！希望妳快點來。」

「葛三刀」虛飄飄地來到鎮西柳樹下。

他從未像今天這麼興奮過，看來男人是不能沒有老婆的。

結果等了將近一個時辰，祝家雲居然眞的來了。

「葛三刀」一時高興，抓耳摸腮，手足無措。

他前此從不以爲會有個女人看上他。

好看的女人就更不必說了，天長日久不免形成了自卑，以爲自己長得姥姥不親、舅舅不愛地，其實他只是一個不算英俊也絕不能算是醜的人。

由於祝繼宗看他爲人厚實，沒染上江湖中人的險詐和油滑，才准許女兒就這樣跟他走的。

當然，主要原因是祝家雲對小葛頗有點意思，而祝繼宗也知道「葛三刀」和小羅在一起。

她以爲小白臉靠不住，找丈夫要找可靠的男人。

「祝姑娘……我簡直快要瘋了……」一時忘情，抓住了祝家雲的雙手，祝家雲抽回手，道：「葛大海，我叫祝家雲，希望你能一直保持君子風度，循序而進……」

「當然，當然，妹子，我好感激祝前輩。」

「爲甚麼？難道你不感激我只感激我爹？」

「妳當然也感激，但要不是祝前輩瞧得起我，無論如何不會讓妳跟我一道去闖蕩的。值得感激的人不是送我們幾百兩銀子的人，而應該是最瞧得起我們的人。」

祝家雲點點頭，道：「另外，我爹也知道，幾位前輩如劍客羅大俠伉儷、衛天愚大俠、周大國手以及『黑白陰陽判』秋鳳池大俠及龍大俠等已誤會冰釋，正準備和玄陰教作殊死之鬥，就叫我先隨你到江湖上歷練一下，家父隨後也會和幾位前輩滙合，共襄盛擧。」

＊　＊　＊

小羅目前很孤單。

和小仙蒂不能團聚，這相思滋味眞是愁腸百結，茜茜也不知去向，就連「葛三刀」也失踪了。

近來小羅常常一個人喝悶酒。

現在他就坐在這家飯館內迎門的座位上。

他希望「葛三刀」或茜茜由此經過能看到他。

（未完・十）

上文提要：江楓等拿着黃布，毫無頭緒地抵達汴京，根本不知道狗皮葫蘆是人還是物，幸而七寶和尚在龍蛇混集的相國寺外，認識了當地的扒手頭兒丁彪，丁彪在那兒混了十多年，對當地的人與物均瞭如指掌，經過他苦苦思量，懷疑狗皮葫蘆是指一個賣草藥的郎中；當晚，丁彪帶着七寶和尚等四人來到那個郎中的家，憑着黃布，竟獲郎中接見，證實身份……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遇高手信心動搖　得劍譜勤加修練

「我們想要少林寺的絕技！」大和尚道：「如何能夠取得？」

「少林絕技？」田平怔了一怔，由懷中取出兩片舊的黃色布片，大一片的有兩尺見方，一片小的正是江楓帶來之物，大片的中間有一洞，小片的剛好補上，田平在燈下很仔細的瞧了一陣，道：「布縫密合，同是百年以上的舊布，應該不會錯呀，可是你們要的東西不對。」

「你保管的是一件東西？」大和尚道：「少林寺存放於此，那就不會錯了，此事傳承百餘年，言詞之間，未必完全吻合。」

「說得有理，諸位跟我來。」田平收起布片，進入卧室，推開木床，揭開兩塊地磚，取出一個小鐵箱子，接道：「這就是我們保管了三代的秘密，我從未打開看過，現在交給諸位了。」長長吁了一口氣，有如卸下了千斤重擔。

江楓接過鐵箱，揮掌劈落鐵鎖，打開一看，箱中放着一塊羊脂白玉，三寸見方，一面光滑，一面却刻了「身後無餘事，碑下土三尺」八個字，江楓唸了兩遍，搖搖頭道：「看不懂，看不懂。」

大和尚也看不懂，但田平却聽得臉上發青，道：「身後無餘事，碑下土三尺……我懂了，我懂了！」

江楓道：「田大夫果是高人，還請指點指點。」

「這塊玉是我家傳之物，勿怪我看起來有些眼熟。」田大夫歎口氣，接道：「兩位不要誤會，這塊玉原長六寸，中分爲二，一半留作我們傳家之寶，一半却藏在這鐵箱之中，老實說，這塊白玉市值不過數十兩銀子，先祖指定作傳家之寶，竟是另有用心，大概是怕我們保不住機密。」

江楓低聲道：「有人來了。」呼的一聲，吹熄火燭。

「令祖的墓地在……」大和尚幾乎附在田平的耳邊說。

「城東龍王廟，家祖的墓碑後面刻了一個酒葫蘆。」

「謝啦，躲起來，不關你的事了。」大和尚說：「毀掉玉牌。」

江楓揑碎玉牌，握在手中。

雪、霜二女已悄然潛出卧室，隱於廳中。

江楓步出廳外。

夜色中，只見五個黑衣人無聲無息的站在院中。不禁一怔，忖道：「來得好快。」

居中的黑衣人一揮手，兩側四個黑衣人四把刀，飛撲江楓。

江楓殺機早動，一揚手，一把碎玉飛洒而出，四個黑衣人全被擊中，攻勢一窒，江楓的指風已到，取命奪魂，四個人一齊倒摔下去。

「天狐指。」居中黑衣人冷冷說道：「老妖狐還未死麼？」

江楓的答覆是迎面一掌。

一股暗勁洶湧而出，表面上却又無聲無息，江楓這一掌，運起了六成功力，存心把對方斃於掌下。

黑衣人冷笑一聲，一揚手，迎了上去。

江楓暗道：「找死！」一提眞氣，又加兩成內力。

雙方的掌勢相距還有五尺，但內勁已先觸接。

突然間，狂飆捲起，沙土橫飛，有如疾風掠地，好強猛的兩股掌力。

黑衣人被震退了一步，江楓似是稍稍勝了一籌，但江楓心中的震驚，却是惶惶不已。

自入江湖，和人搏殺，江楓第一次用出如此强大的內力，却未料到竟也遇上了如此强悍的敵人。

「老和尚的無相神功也傳給了你？」黑衣人冷冷說道：「金丹書生的大羅掌和『穿喉一劍』絕技，想必也傳授給你，施展出來，讓在下見識見識吧！」

江楓沒有說話，他心中震駭已極，只管全力施展，盡出十成功力。

武林三聖全力培養的弟子，果非小可，那黑衣人雖然功力深厚、技藝精湛，但在江楓全力施爲之下，百招之後，仍被點中一指，黑衣人已顧不得院中遺屍，轉身一躍，飛馳而去。

江楓沒有追趕，呆呆的站在庭院中，望着黑衣人的去向出神。

「好厲害的一場搏殺。」大和尚說：「昔年九華山三聖技伏羣魔，斲殺數十陣，也未有今夜一戰激烈，招招絕學，江湖高手，很難有人能接得下十招，和尚心中估算，三十招內我將傷在江兄弟的手中。」

「但他接我百招後，還有再戰之能。」江楓黯然說道：「他身體堅如鐵石，我那一指，只能使他受到驚嚇，眞要分出勝負，恐還要百招以上。」

大和尚低聲道：「兩百招可以擊敗他麼？」

「應該可以，不過，那時，我也將氣力耗盡。」江楓道：「只怕連你的十招也接不下了。」

大和尚心中忖道：原來他心中早已瞭然我的武功成就，看來，和尚是眞的差他一大截了，但不知歐陽昭夫婦的成就，在他心中定位如何？口中說道：「歐陽兄夫婦聯手，能和那黑衣人分出勝敗麼？」

「岳父在劍術上的成就，非我能及，但武功到了一定的境界之後，決死之戰就要靠功力深淺、招術變化綜合計算了。」江楓道：「他們手中有劍，聯手對敵，可拚兩百招。」沒有說出勝負，長歎一聲，住口不言。

這勝負也就不言可諭了。

「五環齊出，繞飛相助，和尚可以和他拚上一百五十招，只此一人，並不可怕，但他們……」

「最少有六個人。」江楓苦笑一下，道：「也許更多，我們集中在一起，最多能對付三個，他們出動四個這樣的高手，我們或可勉强應付，再多一人，我們就無法應付了。」

大和尚心中忖思：你可勝一人，我和尚可戰百招以上，歐陽夫婦聯手，可抵一人，還有一人誰來抵禦？世上也許沒有眞能力敵萬夫的勇士，但此等高手，騰掠如飛，來去似風，雖千軍萬馬也困他不住，有誰可再頡頏一人呢？

江楓似已瞧出七寶和尚心中之疑，歎口氣道：「張四姑和雪、霜二女聯手，可抵一人，以四姑的武功，自然無法力敵，但她技藝博雜，五行遁術，能借用百物，隱現無常，雪、霜的技藝，實已得天狐眞傳，如論百招內有取敵的機會，她們的組合是唯一的可能了。」

「承教了，和尚竟未思慮及此。」

吟雪、吟霜隱身在廳中，並未現身，兩人伸手相握，靈犀互通，她們感受到了江楓的惶然痛苦，也聽到江楓那句岳父、岳母的語聲，江大哥心中已承認了她們妻子的身份，也承認了她們的武藝，十幾年的苦功，果未白費，已有能相助夫婿。

「但願少林絕學，眞有起死回生之力。」江楓道：「今夜一戰，我已全力施展，百明老方丈說得不錯，他們憑籍的是眞實武功，除非三位師長復生，我已回天無術，有負他們的寄望了。」

語意蒼涼，聲音凄然，大有英雄末路、壯士無顏的感慨，聽得兩個小狐女的心都冷了。

「江兄弟，」大和尚低聲勸道：「少林寺一場血戰，精銳盡失，老方丈現場目睹，如是心中沒有幾分把握，豈會要我等千里奔波，先去取得少林藏物，再作道理，田大夫守候三代，已然盡了心意，路上還可能遇上截擊，就不用拖累他了。」

「說得有理。」

雪、霜二女飄然而出，接道：「江大哥，我們盤算過了，那人不再現身，算是他的運氣，再要現身攔截，就不用講甚麼江湖道義，咱們聯手除了他。」

「妳們看見過他的身手了？」七寶和尚低聲說。

「和尚伯伯不相信？」吟霜接道：「江大哥只要和他拚鬥十招，我們就有機會殺了他，剛才我們不敢出手，是怕手段不太光明，惹得江大哥和你和尚伯伯生氣。」

「兩位姑娘長大了，小嘴巴也越來越甜，江大哥後面加上個和尚伯伯，大和尚想不說也不成了，以妳們江大哥的功力，點中他一指，仍被他逃走了……」

「和尚伯伯說的是，」吟霜說：「所以，我們說手段不太光明，不但是出手暗算，而且，暗器也銳利歹毒，能穿金石，見血奪魂。」

「我明白了，張四姑算無遺策，物盡其用，和尚佩服極了，以後，再遇上這等強敵高手，妳們儘管出手，妳們的江大哥如是責怪妳們，妳們加十倍還在和尚伯伯身上。」

「這數月之中，得張姨教導，使我們本身技藝成了倍數增長。」吟霜說：「張姨的五行遁術、斷腸三劍和天狐武功，竟是暗相呼應，再加上利器相助，和江大哥的武功配合，確具破山裂鼎之勢，就是方法不太光明，怕損了江大哥及你和尚伯伯的俠名。」

「和尚不是大俠，妳們的江大哥是俠心劍膽，執大義不拘小節，兩位姑娘就不用顧忌太多了。」

看了江楓一眼，吟雪微笑說道：「和尚伯伯教言如此，我和妹妹就可以放膽出手了。」

「好厲害的小狐女，全套在我和尚的頭上，倒像是我和尚攛掇她們暗施算計。」七寶和尚忖道。

「和尚伯伯，你別生氣……」吟霜似是已瞧出大和尚心中的感慨，接道：「這幾個月內，我們見識大開，勝過山居十年，這人間的花花世界，竟是如此的紛擾複雜，我和姐姐如有寸進，也全是和尚伯伯和張姨的教導之功。」

大和尚微微一怔，笑道：「說得好，說得好，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啊，兩位機智大進，武林重光有望矣！」

「四位可以走了。」田大夫的聲音由室中傳來，道：「目睹適才一戰，田某已知兇險，那地方在城東五里，田某隨行無益，反成累贅，恕我不能帶路了。」

「已與大夫無關，多多珍重，和尚先行帶路。」飛身躍起，江楓和雪、霜二女如影隨形，消失在夜色中。

* * *

城東龍王廟，築建得高大堂皇，而且香火鼎盛，雖在夜間，亦是燭火通明，香客未散，數千年來，黃河經常泛濫成災，洪流過處，廬舍潰失，良田淹沒，有得三五年不遭水患，兩岸居民大都盡出所有興建廟宇，求佑一方平安，這龍王廟在黃河兩岸最為衆多，有些規模大的，年有祭祠，長達十餘日。

這座城東龍王廟就屬大廟之一，此廟興建之後，汴京(開封)近郊二十餘年未遭水患。雖已二更過後，仍有香客還願，這倒方便了江楓等不少。

廟東土崗，有不少墳墓壘起，說是風水好，倒不如說是地勢突高，洪水不易淹沒。

借幾分上弦月光，大和尚很快便找到了墓碑後有酒葫蘆的標幟，墳不大，墓碑正面只寫着汴京名醫田老人之墓，名字、籍貫都未留下，顯是早已預知兇險。

四人暗運內力，悄然沿墓碑下挖，果然在三尺左右處，取得一個木盒，外面已有腐朽現象。

大和尚歎息一聲，道：「死後不入老墳，用木盒盛裝托存之物，埋入碑下，這位田老先生果然是位有心人了。」

吟霜四顧無人，低聲道：「死後不入老墳，碑上不留名字，是怕拖累後人，但用木匣盛裝少林奇學，就有些大意了，如是再晚上幾年，木匣腐朽了，匣中之物，豈不也要化作灰泥？」

「這就是田老先生的過人之處了，」大和尚道：「這個柏木匣子，可在土中承受兩百年的時間，超過此時，木匣和匣中之物，盡化泥灰，就算有人找到了這裏，甚麼也見不到了，兩百年還用不到，留下何益？」

這時，江楓已打開木匣，解開一層油綢子包裝，只見是一本手抄的册子，上面寫着：非遭遇空前大變，少林寺陷入存亡關頭，不得學習册記武功，以免干違天機。

「夠了，快收起來，還原積土，立好石碑，盡早離開這裏。」大和尚口中說話，人已率先動手。

有過一場勢均力敵的搏殺之後，江楓也收去了托大之念，急急收册入懷，復還碑土原樣，趁一夜淡月涼風，離開了汴京。

* * *

奔行十餘里，吟雪突然停下了脚步，道：「萬里飄香。」

「我也聞到了。」吟霜道：「是不是張姨到了？」

「不是，我在田老人墓前佈下了香袋，」吟霜道：「香袋已被弄破，香味隨風飄來。」

大和尚用鼻子吸了一口氣，果然聞到了一種怪異的淡香，心中對張四姑又多了一層佩服，道：「那是說，敵人已找到了田老人的墓前？」

「是這樣了，我們沿着順風走，就是要萬里飄香能生作用，以便警覺。」吟雪道：「我想不通，他們怎麼會那麼一個快法，我們前脚走，他們後脚就到。」

「這說明了，他們已精銳盡出，」江楓道：「全力在對付我們了。」

「可能是丁彪洩露了秘密，」大和尚道：「看來田平也凶多吉少了。」

「姐姐擔心的不是這個，」吟霜道：「姐姐是擔心，我們一直在對方的監視之下，那就算遁踪千里，也無法避開他們的追踪術。」

「一定要擺脫，」大和尚有些急了，接道：「我們需要在一個隱蔽的所在住些時間，以便江兄弟和兩位姑娘參透絕學。」

兩個小狐女中，吟雪似是不如吟霜刁鑽，但此刻，倒現出她的本領來了，只見吟雪顰起秀眉兒，稍一沉吟，道：「能追踪我們的絕對不是人，他們的人只在預佈的定點上會合，再佈置突擊、狙殺，我和妹妹早已遁身查看過數次，未發現有人追踪。」

「就算是第一流的輕功高手，在我

們如此嚴謹的防範下，要追踪我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江楓說：「每次休息，我都運功查看，三十丈之內，絕無潛踪的敵人。」

「那會是甚麼呢？難不成他們也懂得萬里飄香追踪術。」大和尚道：「他們弄出來的香味不同。」

「不可能。」吟雪道：「不管甚麼味道，只要有氣味，我就能聞得出來，張姨傳了我辨聞氣味的方法。」

「飛鷹，」江楓道：「菱花能用飛鷹傳遞消息，也可能用飛鷹追踪我們。」

「大概是了，」吟霜道：「我只注意到飛鴿追踪，却未想到他們會利用飛鷹，牠們高飛數百丈，目光犀利，很難發覺防止。」

「還有狗，一種形如野狼、嗅覺靈敏的怪狗，我們東來汴京時，途中曾發現兩次，鷹、犬配合，勿怪我們極盡小心也無法隱匿形跡。」吟雪道：「既然被我們發覺了，就有辦法對付了。」

大和尚心中又震驚，又快慰，急急說道：「小雪兒，快說呀，甚麼辦法？」

「第一，先斷絕他們的設計，譬如他們預計我們會西返長安，和張姨會合，我們偏偏不去，想我們會返少林，趕上武當，我們也不去，因為，只要我們在他們設定的路綫上活動，就永遠無法避開他們的鷹、犬追踪法；」吟雪道：「第二，入水上船，以絕靈犬嗅覺，第三；深夜登岸，以絕飛鷹的監視，我們不定目標，那裏合適了，就在那裏停留下來，當然，上了船後，要先看看這本册記上的武功，是否值得我們下功夫習練，不值得，就早些西下和張姨會合，研商對敵之策。」

「好辦法，走！轉向黃河，先躲在船上。」大和尚道：「我帶路。」

「和尚伯伯，」吟雪道：「我這是第一次大膽的論事、推理，可不保險一定不錯，要是想錯了，你可要保証江大哥不會怪我。」

未待大和尚開口，江楓已走近吟雪，握住她一隻小手，道：「妳推理分明，我心中佩服極了。」

「可是，我怕錯了。」吟雪道：「那怎麼辦？」

「錯了也不怪妳。」江楓道：「大姐要妳們跟我來，已經早知道妳們有這些機智和能力了。」

吟雪道：「錯了，你不怪我們，我和妹妹就敢出主意了。」

「對，有主意儘管說出來。」大和尚笑道：「和尚伯伯已經感覺到妳們青出於藍，勝我十倍了。」

走近黃河岸畔，不過四更多些，找了一條船，大和尚出手就是兩百両銀子，船老大眼睛也看直了，自然是一切照辦，木船划入河心，就讓它順流而下。

天色一亮，江楓等就躲入艙中，這條船不大，只有一個艙，四個人全躲在艙中，有些擠的感覺，當然，兩個小狐女也就無法纏在江大哥的身上撒嬌了。

江楓取出册記，細看封面上的幾個字，心中暗暗震動，這裏面記載的是甚麼武功，竟然會干違天機。

那是說，人不應該練這種武功，一旦練了，干違天機，就會破壞了自然運行的天道。

兩個小狐女已洗淨臉上的灰土，雖然衣着仍是男裝，但兩張蘋果似的臉蛋兒，配着四隻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望着江楓微笑。

江楓執着書册沉吟，二女也不言語，她們覺得不該管的事，絕不開口。

「打開吧，就算是看過了使人會發瘋，你已是如箭在弦，不得不發了。」大和尚沉聲的鼓勵江楓。

江楓點點頭，道：「說的是，昨夜一戰，使我想起過往的無知，我輕藐少林絕學，我相信百明老方丈的心中也有感覺，只是他修養高深，不願和我計較，要是賭了氣，不肯賜下信物，我不但有負師長教誨苦心，也將誤盡天下蒼生，現在想來，眞是冷汗淋漓，懊悔不已。」

大和尚微微一笑，道：「老方丈要救少林寺，也要救天下武林同道，你是唯一可托的人。」

江楓的手竟然有些顫抖，封册面上「干違天機，淪劫莫怨」八個字，使人觸目驚心。

兩個小狐女口雖不言，但心中却如負千斤，臉上神情驚怖，已然無法掩飾。

這本册記，究竟在搞甚麼鬼？萬一江大哥受了册記中的內容影響，變得無法親近，這一生要如何生活下去？

江楓打開了封頁，兩個小狐女本能的閉上了眼睛。

「論劍篇」，江楓立刻被內容吸引，全神投注。

兩個小狐女悄悄睜開眼睛，只見大和尚別過頭去，竟然未看，吟霜大感氣忿，冷冷說道：「和尚，你為甚麼不看，只要江大哥一個人去應劫麼？」

她眞的火了，連伯伯兩個字也省啦。

「小霜兒，和尚看不懂。」

「眞的？」吟霜奇道：「你不是很有學問麼？」

「江湖跑久了，我只是經驗豐富，讀書却不多。」

兩人爭論的聲音很大，但江楓却恍如未聞，二女忍不住，繞在江楓身後，凝目看去，立刻被册記上的內容吸引，如磁吸鐵，再也捨不得移開眼睛。

這論劍篇中，只有一招劍式，重要處是如何把人融入劍中，人劍合一，無招勝有招，千變萬化，盡在其中了。

（未完．卅九）



上文提要：谷飛雲協助華山派趕走通天教弟子孟時賢，他帶來的人全部擒下，使他們重新做人，留在華山。對谷飛雲協助揭穿魔教顛覆華山活動，破去他們的陰謀，掌門元眞子以跪拜之禮叩謝，以示隆重敬意，谷飛雲師兄妹三人拜辭華山七眞子，趕到華陰落店，醉道人留下條子，約到華嶽廟會面，晚上和醉道人商談拯救父母，談好後再回客店……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東風傳奇

千萬化變術容易　相扮裝喬堂官三

荊月姑道：「大哥說在那裡呢？」

谷飛雲笑着問道：「大家都稱他老人家爲甚麼仙？」

「酒仙！」馮小珍搶着道：「對了，只要到產酒有名的地方去找，一定會找得到的。」

說到這裡，忽然洩了氣，雙手一攤，說道：「天下產酒有名的地方多着呢，我們就算跑上一年，也跑不完。」

谷飛雲道：「師傅不是要珠兒告訴我們，東風是向西吹的嗎？現在離我們最近的柳林鎮，正在西首，而且也合了東風向西吹的意思……」

馮小珍喜道：「二哥家不就在柳林鎮附近嗎？」

荊月姑點點頭，一面說道：「大哥的話好像還沒說完呢！」

谷飛雲續道：「我從前的師傅，在我下山之時，就是要我到柳林鎮去的，我也是在柳林鎮遇上南山老人家的，如今想起來，從前的師傅雖沒明說，其實就是要我找南山老人家去的了。」

這番話，是他早就想好了的。

「那就對了，我們這就上柳林鎮去！」馮小珍接着道：「哦，大哥，師公在你臨走時也沒說嗎？」

谷飛雲道：「沒有。」

馮小珍道：「我眞想不通，這些前輩高人有話爲甚麼不直接了當的說，要這樣九拐十八彎的打着啞謎，叫人家往返跋涉。」

荊月姑道：「南山老人家也許另有深意。」

馮小珍站起身道：「好了，我們走吧，到了柳林鎮，我們就住到二哥家去。」

荊月姑柔笑道：「這還用說！」

馮小珍回頭朝谷飛雲問道：「大哥，上次你去柳林鎮時，是不是也是住在二哥家裡？」

谷飛雲笑道：「我和二弟是在品酒會上認識的，一共只見過一次面，怎麼會住到她家去呢？」

馮小珍問道：「那你住在那裡？」

荊月姑抿抿嘴，笑道：「大哥是住在女狀元家裡。」

谷飛雲臉上一紅，說道：「那是跟南山老人家一起去的。」

「品酒會……」馮小珍還想再問。

谷飛雲道：「我們走吧，品酒的事，妳問二哥好了。」

三人走出店堂，會賬出門，小廝早已牽着馬匹在門口等候。谷飛雲接過繮繩，取出一錠碎銀子賞了小廝，就跨上馬鞍，三匹馬循着大路，直奔西門。

由華陰到鳳翔，一路西行，經渭南、長安、咸陽、岐山，都是官道大路。這天午牌時光，就已趕到鳳翔，進入東門，大街上就有一家新鳳翔大酒樓，五間門面，黑底金字大招牌，看去十分有氣派。

谷飛雲因醉道人說過在鳳翔會面

的，這家酒樓正好在東門頭上，進入城來的第一家，這就朝後面的兩人說道：「二位賢弟，我們就在這一家打個尖吧！」

三匹馬剛到門口，就有伙計上來拉住了馬頭。谷飛雲關照他好好上料，那伙計看是三位年輕公子，連聲應着「是」，一面欠身道：「三位公子請高升，牲口自有小的照料。」

谷飛雲三人跨進大門，登上樓梯，只見偌大的一座樓廳，幾乎已上了九成座頭，這時一名伙計迎了上來，陪笑道：「公子爺是三位嗎？」

谷飛雲目光一轉，早已看到臨街的一張桌上，坐着一個頭簪道髻的藍袍道人，那不是醉道人還有誰來，心中一喜，指指窗口，說道：「二位賢弟，那不是醉道長嗎？」

荆月姑喜道：「果然是醉道長，我們快過去。」

伙計正嫌那老道叫了一盤鹹水花生，獨個兒喝酒，就佔了一張桌子，如今聽三位公子的口氣，好像認識他，連忙跟了過去。

谷飛雲領先走在前面，走近窗口，就拱着手道：「道長也在這裡，眞是巧極了。」

醉道人抬頭看到三人，不覺呵呵笑道：「三位小施主也來了，快快請坐。」

三人落座之後，馮小珍道：「道長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醉道人瞇着醉眼笑道：「你們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伙計端上三盅茶，放好杯筷，一面伺候着道：「三位公子要些甚麼酒菜？」

馮小珍道：「你去叫廚房把拿手菜揀好的送來就是了。」

伙計連聲應着，又道：「不知三位公子要喝甚麼酒？」

醉道人揮揮手道：「到這裡來，自然喝西鳳酒了，要十年陳的。」

伙計這回沒命的應是，匆匆退下。

醉道人喝了口酒，朝谷飛雲問道：「小施主到鳳翔來，究竟有甚麼事嗎？」

這是故意問的。

谷飛雲道：「晚輩是找南山老人家來的。」

「這倒巧。」醉道人笑道：「貧道此行，也是找他老人家來的。」

馮小珍道：「道長來得正好，最近大哥一直有着心事，道長就幫幫大哥，能把東風找到了才好。」

醉道人點點頭道：「這事要找到家師才行。」

馮小珍道：「道長是他門人，知師莫若徒，你找他，自然比我們找他容易多了。」

醉道人呵呵笑道：「馮小施主口才俐落，貧道眞是說不過你。」

馮小珍道：「道長這是答應了？」

醉道人道：「谷小施主的事，貧道推得了嗎？」

馮小珍喜孜孜的道：「大哥，你現在可以放心了，醉道長答應幫你找到東風呢！」

醉道人忽然低聲道：「恭喜兩位小施主，蒙紫雲夫人垂青，福緣眞是不淺。」

荆月姑奇道：「道長怎麼知道的？」

醉道人笑道：「你們三個，是貧道一路護送來的，貧道怎麼會不知道？」接着正容道：「紫雲夫人一身所學，大半出自紫府眞解，爲道家最上乘的功夫，二位小施主有此不世奇緣，還得痛下功夫，才會有成就，並不是學會了就可以了。」

荆月姑、馮小珍被說得臉上一紅，同聲道：「道長說得是。」

伙計陸續送上酒菜，四人也就吃喝起來。

飯後，荆月姑問道：「不知道長下榻何處？」

醉道人一手摸着飄胸黑鬚，笑道：「貧道剛從青城回來，就在這裡遇上你們了，還沒決定去那裡。」

「那就好了。」荆月姑喜道：「寒舍就在柳林鎭，道長也見過家父，到了這裡，自然就到寒舍去住了。」

醉道人道：「不錯，令尊好像和紫柏宮的玄修是師兄弟。」

荆月姑道：「道長認識玄修師伯？」

醉道人笑了笑道：「陝西境內所有道院，差不多全屬終南一系，貧道自然認識了。」

說話之時，谷飛雲已叫伙計過來，會了賬，大家相繼走出酒樓，一名店伙已經牽着馬匹伺候。

荆月姑道：「道長，你坐我的馬匹好了，我和三弟共乘一騎就好。」

醉道人大笑道：「你們幾時看到和尚、道士騎馬的？那是因爲和尚、道士天生就是苦行者，得了道，就可以騎獅子、老虎，或者白鶴了，貧道還沒得道，只可以用脚走路，好在貧道已經走慣了，你們只管騎着牲口先走，貧道決不會落後多少的。」

谷飛雲從伙計手中接過牲口，說道：「道長既然不肯騎坐，在下兄弟陪同道長一起走好了。」

醉道人道：「有着牲口不坐，這又何必呢？貧道說過你們只管騎着走，貧道趕得上的，你們就不用管貧道，否則豈不是虛僞了？」

馮小珍道：「好嘛，大哥，我們那就不客氣了。」

「這就對了。」醉道人笑了笑道：「貧道就喜歡這樣。」

谷飛雲三人只得相繼上馬，馮小珍道：「道長，我們先走啦，大哥，快走咯！」

出了北門，馮小珍一路催馬疾行，又催着大哥、二哥快走，一面回過

頭去，咭的笑道：「大哥、二哥，你們瞧，醉道長還沒跟上來呢，這時候連人影都沒看到，還說決不會落後的。」

荆月姑道：「大哥，我們要不要等等他？」

谷飛雲道：「我看不用，醉道長並沒有說要我們等他，那就不用等了。」

馮小珍咭的笑道：「他說趕得上我們的，這回我看他輸定了！」

谷飛雲道：「我們走吧，二弟，荆村我不熟，還是妳來帶路的好。」

於是由荆月姑一馬領先，谷飛雲和馮小珍跟着上路。谷飛雲在馬上回頭望去，依然不見醉道人的蹤影，也只好由他了。

這樣奔行了一頓飯的工夫，荆村已在眼前。荆月姑馬鞭朝前一指，說道：「大哥，我們就快到啦！」

三匹馬剛到村口，只聽一聲敞笑，一道藍影疾如飛鳥，一下飛落在三人馬前，說道：「貧道沒有遲到吧？」

那不是醉道人還有誰來？他瞇着醉眼，朝馮小珍笑道：「小施主一路催馬快行，貧道總算沒有輸給你了。」

荆月姑奇道：「道長來得好快！」

馮小珍臉上一紅，說道：「道長怎麼會知道的？」

谷飛雲笑道：「一定是道長跟在三弟的馬後了。」

馮小珍哦道：「是了，難怪我說的話道長都聽到了，我不來啦！」

醉道人笑道：「貧道不跟在你們後面，怎知道荆村如何走法？那眞的輸定了。」

荆村也有幾十戶人家，一條小街，十分整潔，荆月姑翻身下馬，牽着馬匹，走近一幢莊院，一排五間門樓，雖非閥閱，却也相當氣派，門前還有廣闊的一片草地。

荆月姑把繮繩圈着掛到馬鞍上，跨上五級石階，舉手在黑漆大門上叩了幾下大鐵環。

沒多一會，只見大門開啓，走出一個身穿青布短衫褲的年輕漢子，看到荆月姑等四人，不覺問道：「這位相公，你們找誰？」

荆月姑含笑道：「請問荆莊主在家嗎？」

那年輕漢子啊了一聲道：「在、在，請問相公高姓大名，那裡來的？在下好進去通報。」

荆月姑嗤的笑出聲來，說道：「福哥，你連我也認不出來了？」

那叫福哥的漢子又啊了一聲，說道：「相公是好像在那裡見過，在下眞有些想不起來了。」

荆月姑道：「你也眞是的，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我是月姑呀！」

那叫福哥的漢子忽然用手敲敲腦袋，連忙躬着身道：「妳是大小姐，小的看妳穿着男裝，一時認不出來，大小姐快請進去，哦，還有大小姐的朋友，馬匹小的會照料的。」

荆月姑道：「不忙，你快去通知爹一聲，說醉道長來了。」

福哥答應一聲，轉身往裡奔了進去。

荆月姑抬手道：「醉道長，大哥，三弟請！」

三匹馬就放在大門前，荆月姑陪着三人剛走入大門，主人荆溪生已經急匆匆的從裡面迎了出來，一眼看到醉道人，連連拱手道：「道長仙駕光降，荆某有失遠迎，多多恕罪。」

醉道人稽首答禮，呵呵笑道：「荆大俠好說，貧道打擾了。」

荆溪生把大家讓入大廳，分賓主落座。

荆月姑道：「爹，女兒給你引見兩位客人，這是女兒的結義大哥谷飛雲、爹總記得品酒大會上，和南山老人家坐在一起的……」

「記得，記得！」荆溪生沙着喉嚨大笑道：「谷少俠爲父見過，哈哈，歡迎，歡迎。」

谷飛雲拱手行禮，叫了聲：「荆老伯。」

荆月姑又指指馮小珍道：「她是女兒三妹馮小珍，行走江湖，改穿男裝，就叫她三弟。」

馮小珍因自己穿着男裝，只好拱拱手，也叫了聲：「荆老伯好。」

荆溪生連連點頭道：「請坐，請坐。」

福哥端上茶來。

荆溪生含笑道：「醉道長、谷少俠、馮姑娘同時光臨寒舍，荆某無任榮寵，小女少不更事，以後還要醉道長多多指點才好。」

醉道人呵呵笑道：「荆大俠太客氣了，令嬡福緣不淺，如今已是紫雲夫人的記名高足，貧道那有資格指點她！」

「甚麼？」荆溪生聽得不禁睜大雙目，爲之一呆，繼而喜形於色，急急問道：「月姑，這是眞的？妳拜在紫雲夫人門下？是崑崙雙俠紫雲夫人？」

荆月姑道：「是呀，女兒是和三妹同時拜師的。」

荆溪生道：「醉道長說得不錯，妳們兩個當眞福緣不淺，幾十年前，咳，咳，記得爲父小時候，就聽江湖傳說着崑崙雙俠的故事，但那時候就已經沒人見過崑崙雙俠了，據說早已歸隱名山，如今算起來，只怕已是百歲以外的人了。」

馮小珍道：「誰說的，師傅看去不過三十許人。」

荆溪生遲疑的道：「那恐怕不是從前的紫雲夫人了。」

醉道人大笑道：「天底下那有第二個紫雲夫人？崑崙雙俠人間仙侶，豈能以世俗的年歲來論？」

荆溪生連連點頭道：「道長說得是。」

荆月姑站起身道：「爹，你陪醉道長、谷大哥談談，女兒進去要何媽整理客房，醉道長和谷大哥要在我們這

裡住幾天呢！」

荊溪生笑道：「醉道長、谷少俠能够在寒舍多盤桓幾天，眞是求之不得的事，妳快去吧！」

馮小珍站起身道：「二姐，我幫妳去。」

兩位姑娘走後，荊溪生和醉道人、谷飛雲談得極爲投契，尤其對谷飛雲，他是成了精的老江湖，自己女兒對這位結義大哥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老實說，只需要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了，對這位未來女婿，他自然要多瞭解些！

谷飛雲因他是荊月姑的老爹，自然不好隱瞞，只有有關父母之事，因事關機密，不便說以外，無不是有問必答，中間還有醉道人的補充說明，這一問，可把荊溪生聽得更是心花怒放。

谷飛雲第一個師父是號稱佛門怪傑的石頭和尚——頑石大師，當今少林寺方丈至善大師的師叔，第二個師父是崑崙岳大先生，聽醉道人的口氣，荊月姑、馮小珍能得蒙紫雲夫人青睞，收爲記名弟子，還是沾了谷飛雲的光！

這對平日仰慕權勢的荊溪生來說，當眞是天大的收穫，父憑女貴，想不到自己在武林中終於也有揚眉吐氣的一天。但却沒想到這一席話，反而使荊溪生身敗名裂，此事後話。

不多一會，荊月姑已經收拾好客房，陪同醉道人、谷飛雲前去看了。兩間客房是在大廳東首，賬房的左邊，一排三間，自成院落，倒也十分清幽。馮小珍則和荊月姑一起，住在樓上。

荊家人口簡單，荊溪生中年喪妻，一直沒有續絃，膝下只有一個女兒，就是月姑。家中有一個燒飯的女傭何媽，還是月姑的奶娘，另外是老管家荊福，和荊福的兒子福哥。

荊溪生是個大而化之的人，家裡一切都由荊福掌管，荊福在荊家已經有三代了，忠心耿耿，把荊家當作了自己的家一樣。

福哥他娘，在福哥三四歲的時候，跟人跑了，荊福雖然很氣憤，恨不得逮住姦夫淫婦，一刀四個窟窿，但時間久了，也就淡然忘之，所幸留下福哥，自己有了後代，也足以自慰了。

一個下午，何媽有荊月姑、馮小珍兩位姑娘在厨房裡幫忙，到了上燈時分，葷素菜餚，差不多全做好了。

荊福捧出一簍陳年西鳳酒，裝在一大錫壺裡，也已燙熱。福哥則在東閣忙着抹桌子、排碗筷。

現在荊溪生陪同醉道人、谷飛雲進入東閣，朝福哥問道：「馮姑娘和大小姐呢？」

福哥答道：「馮姑娘和大小姐還在厨房裡幫忙。」

荊溪生抬手道：「醉道長、谷少俠先請入座好了。」一面朝福哥道：「你快去請馮姑娘和大小姐來，厨房裡何媽一個人料理就好。」

福哥領命而去，不多一會端着二盤菜餚走出，說道：「回莊主，大小姐說一會就來，請道長和谷少俠先用好了。」

荊福也送上酒來。

荊溪生接過酒壺，給兩人杯中斟滿了酒，然後在自己杯中也斟滿了，說道：「道長請嚐嚐，這是敝村釀製的，足足有十年陳了，在下敬二位一杯。」

醉道人喝了一口，咂咂舌頭，點頭笑道：「果然好酒，貧道以醉爲號，看來應該搬到鳳翔來才是。」

荊溪生忙道：「道長能够搬到鳳翔來，那眞是太好了。」

福哥陸續端上菜來。

荊溪生道：「今晚太倉促了，荒村市遠，沒有甚麼好招待的，道長和谷少俠多多擔待，請隨意用吧！」

醉道人呵呵笑道：「荊大俠太客氣了，這許多菜，做得色香味俱全，還說沒菜，貧道以醉爲號，好酒也喝，最差的酒也喝，平常只要有一盤鹹水花生就已足够下酒了。」

谷飛雲站起身，擧杯道：「在下借花獻佛，這杯敬荊伯父的。」說完一口喝乾。

荊溪生連道：「不敢」，也喝了一杯，道：「谷少俠，請坐。」

這時荊月姑、馮小珍相偕走出。

醉道人笑道：「二位姑娘辛苦了，快請坐下。」

馮小珍道：「我才不忙呢，只是幫二姐做下手罷了。」

荊月姑站起身敬了醉道人、谷大哥，馮小珍也敬了荊溪生、醉道人，自然也要敬谷大哥。

這一席酒，自是喝得賓主盡歡，谷飛雲喝上幾杯，還不在乎，兩位姑娘可就喝得玉頰生春，紅如胭脂，三人裝了飯，先行吃畢。

只有主人荊溪生還在和醉道人一杯又一杯的喝着，最後主人喝醉了，醉道人本來逢喝必醉，自然也醉了。

一宵過去，第二天早晨，大家因昨晚多喝了幾杯，自然起來得也遲了，兩位姑娘家起來得雖也遲了，但一個早晨，客房門前已經來過兩趟，因醉道人和大哥都沒有起床，也就不敢驚動。

現在已經日上三竿，這是第三趟來了，兩人房門依然關着，聽不到一點動靜。兩位姑娘未免心裡有點嘀咕，她們知道醉道人的脾氣，喝醉了可以睡上三天三晚，但大哥決不會酣醉不醒。依荊月姑的意見，不妨讓大哥再睡一會，待會再來。

馮小珍可是急性子，早就走近房門，擧手叩了兩下，嬌聲叫道：「大哥，你還沒醒嗎？」

她叩得雖輕，房門却應手而啓！

馮小珍回頭笑道：「妳看，大哥不是起來了嗎？」一面叫道：「大哥，你也不看看是甚麼時候了，我和二姐這一趟已經是第三趟了。」

隨着話聲，一脚跨進房去，目光一注，發現床上被褥摺疊得好好的，却不見大哥的影子，心頭微微一怔，回頭叫道：「二姐，大哥呢？」

荊月姑跟在她身後進來，自然也看到了，心中覺得奇怪，忍不住道：「大哥不在房裡，可能出去了。」

「啊！」馮小珍忽然輕啊一聲，說道：「二姐快來，大哥枕頭下面好像壓着一張紙呢！」

急步朝床前走去，果然從枕下抽出一張紙來，低頭看去，不禁失聲道：「大哥他走了。」

荊月姑深感意外，急急問道：「這紙條是他留的，說些甚麼？」

馮小珍隨手把紙條遞了過來，說道：「大哥也眞是的，要去找南山老人，也不和我們說一聲。」

荊月姑接過紙條，低頭看去，只見上面寫道：「愚兄和醉道長去找南山老人家，最遲不出十天，即可回來，二弟、三弟可在荊府等候，勿念，愚兄谷飛雲留字」

荊月姑道：「原來大哥和醉道長一起走的。」

馮小珍道：「我看醉道長是和大哥約好了的，不然那有這麼湊巧，去找南山老人，也用不着瞞我們呀！」

荊月姑道：「我想南山老人家可能住在一處深山裡，不欲人知，否則大哥不會不告訴我們的。」

馮小珍道：「就是嘛，連紫雲岩我們也去過了，南山老人住的地方，有甚麼好故作神秘的，這都是醉道長在故作神秘，當道士的，都喜歡故作神秘。」

荊月姑道：「三妹，妳怎麼可以這樣說醉道長呢？」

馮小珍道：「難道我說得不對？昨天我們來的時候，他不是也故作神秘，還和我賭脚程呢！」

* * *

醉道人和谷飛雲衾夜離開荊家莊院，黑夜中谷飛雲和醉道人展開身法，一路奔行，也不知走了多少路，醉道人忽然捨了大路，轉入一條小徑，這樣又走了兩三里，才來至一座小廟門前。

谷飛雲抬眼看去，那被風雨剝蝕的橫額上，依稀可以辨認是「三官堂」三個大字。醉道人已經推門而入，谷飛雲只好跟着進去，心中暗想：「醉道長帶自己到這裡來，不知有甚麼事？」

醉道人却像回到家裡一樣，甚是熟悉，領着谷飛雲經過久已沒有香火的大殿，一直走入後進。這後面一進更是荒涼，牆垣有一半已經倒塌，連幾間小屋也都相當破爛。醉道人走近東首一間小屋，推開一扇木板門，走了進去。

谷飛雲也只好跟着走入，目光一瞥，只見屋內除了有兩張木板床、一張破桌，別無他物，心中暗暗覺得奇怪，忍不住問道：「道長……」

醉道人已在一張木床上坐下，沒待他說下去，就含笑道：「你是不是想問貧道帶你到這裡來做甚麼？咱們至少要在這裡住上五天。小施主也許又要問，在這裡住上五天做甚麼呢？哈，事情可多着呢！不過今晚時間不早了，咱們歇一晚再說。」

他脫下鞋子，就在木床上盤膝坐定，瞑目垂簾，不言不動的調息起來。

谷飛雲眞拿他沒有辦法，心裡縱然想問，但他已如老僧入定，問也問不出來，只好在他對面的木床上坐下，也調息行功了。

第二天清晨，谷飛雲聽到一個蒼老聲音說道：「道友已經來了？」

醉道人笑道：「貧道打擾道長了。」

那蒼老聲音道：「不要緊，這裡最是清靜不過，道友和這位小施主要住幾天，就住幾天好了。」

醉道人道：「多謝道長。」

這兩人似是在天井中說話，谷飛雲急忙睜開眼來，跨下木床，走出門去，却只見到醉道人一個人站在小天井裡，看到谷飛雲，含笑道：「小施主起來了？快去洗一把臉，咱們吃過早點了，就得上課了。」

谷飛雲心想：「醉道長帶自己到這裡來，是來上課的，不知要上甚麼課？」

心中想着，只見醉道人指指天井右首一口石井，說道：「小施主，井水清涼得很，你自己去打吧！」

谷飛雲依言走近井邊，果見有一條鐵鍊和一個水桶，這才發現竟是鐵的，如果裝滿一桶水，少說也有一兩百斤，以自己的功力，當然並不在乎，但方才說話的蒼老聲音，至少已有七八十歲了，每天要用鐵桶提水，這份臂力就不是一個普通人所能勝任，由此可見這位老道人也決非尋常人了。

他提起一桶水來，用手掬着洗了把臉，回入屋中，破桌上早已放了一包十幾個饅頭，和一包切好的滷菜。

醉道人却用胡蘆對着嘴喝酒，一面笑道：「這份早餐是給小施主準備的，今天的午餐、晚餐也在這裡了，小施主吃過之後，就把它包起來好了。」

谷飛雲問道：「那道長呢？」

醉道人笑道：「貧道通常是不吃飯的，只要有酒就好，你快吃吧，吃飽了，就得去上課。」

谷飛雲不再多問，他知道問也沒用，這就撕着饅頭，吃了起來，他只吃了兩個饅頭，已經吃飽，就把滷菜和饅頭包好，問道：「道長，晚輩要上甚麼課呢？」

醉道人站起身道：「小施主隨我

來。」

谷飛雲跟着他走出小屋，順手拉上板門，越過小天井，來至對面一排小屋。醉道人在左首一間門上輕輕叩了兩下。

只聽一個蒼老聲音說道：「道友請進。」

醉道人推門而入，谷飛雲跟着走入，只見這間屋和自己兩人住的差不多，靠壁處放有一張木床，床上也沒有被褥，床前只有一張木桌和一把木椅，除此之外，別無一物。

木床上坐着一個白髮椎髻、白眉下垂、白鬚拂胸的老道人，身上一件青布道袍，也洗得快發白了。

白眉老道含笑招呼道：「道友請坐。」

一雙炯炯發光的眼睛打量着谷飛雲，頷着道：「岳大先生眞是好福氣，他等了幾十年，總算找到傳人了，好資質的人，好像都被崑崙派捷足先得。」

醉道人並沒有坐下，朝谷飛雲道：「小施主快去見過老道長。」

他沒說這白眉道長是甚麼人。

谷飛雲慌忙拱手作了個長揖，說道：「晚輩谷飛雲見過老道長。」

白眉老道呵呵笑道：「小施主不可多禮。」

醉道人打着稽首道：「多謝道長成全，貧道告退了。」一面朝谷飛雲叮囑道：「小施主好好跟老道長學習，貧道出去了。」說完，回身走了出去。

谷飛雲心中暗道：「醉道長帶自己來，原來是要自己跟這位老道長學功夫來的，難道自己學的崑崙派武功還不夠應付嗎？」

白眉老道見他站着，含笑道：「小施主請坐。」

谷飛雲依言在木椅上坐下。

白眉老道又道：「小施主可知醉道友把你帶來三官堂，要你跟老道學甚麼嗎？」

谷飛雲道：「醉道長沒和晚輩說過，晚輩不知道。」

「易容術。」白眉老道微微一笑道：「易容一道，江湖上會的人很多，也並不稀奇，但眞正精通此道的，千萬人中也找不出一個人來，這並不是易容術難學，而是不得其法，尤其一般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小施主資質過人，有五天時間，大概也可以學得一點皮毛了，如果要精益求精，那就要看你以後能不能深入研究了。哈哈，小施主縱然只學得一點皮毛，但行走江湖，已經勝過一般人許多了。」

谷飛雲沒有說話，心中暗道：「這位老道長口氣大得很。」

白眉老道忽然呵呵笑道：「小施主可是不相信嗎？好，你看着。」

左手袍袖陡地一揮，朗笑道：「你再看看，貧道如何了？」

谷飛雲聽他要自己仔細看着，自然目不轉睛的看着他，那知他寬大袍袖這一揮之間，就像變魔術一般，一個白髮、白眉、白鬚的老道人，在這一瞬間，坐在自己面前的竟然變成一個頭綰白玉簪、修眉、朗目、膚色玉潤、胸飄黑鬚、丰神清朗的中年道人，連他本來蒼老的口音，也突然變成了年輕人的口音。

如非已知他使的是易容術，幾乎會把他當作活神仙。

谷飛雲這回當眞看得目瞪口呆，慌忙拱手道：「老道長果然神乎其技，晚輩自信眼力比一般人差強，也一點都看不出來。」

白眉老道大笑道：「小施主的玄門神功已有三四成火候，老道相信你目力不差，但行走江湖，難保不遇上功力深厚、目光敏銳的人，你要在對方面前施展易容術，自然不能讓對方看出來才行。」

說話之時，左手大袖再次一展，又已恢復了原來樣子，接着含笑道：「現在小施主對老道已經有了信心，咱們可以開始了。」

他從身邊摸出一個革囊，囊中是一隻古銅扁盒，隨手打開，放到板桌上。

這隻古銅扁盒，分爲盒蓋和盒底兩面，盒蓋上排列着七八支極細的毛筆，和小剪刀、小玉片、小玉匙、小刷子等，都是十分精巧之物。盒底放的是八九個小玉瓶，和一個小巧調色盤。

白眉老道說道：「易容一道，分爲兩種，一種是把易容藥物直接塗到臉上，易好容之後，大概半年之內，不易洗去，如果要把易容藥物洗去，就得要用洗容劑才能洗清。」口氣略爲一頓，又道：「至於另一種則是使用面具，面具本來是空白的，只要畫上易容藥物，往臉上一覆，就可以改變容貌，也有先行畫好，隨時可以取用，也可以隨時取下，比前者要方便得多，但臉上覆了一張面具，不論有多麼精巧，也只可騙得過一時，尤其遇上老江湖，就極難瞞得過去，所以要講眞正易容，還是直接用藥物敷在臉上，不易使人瞧得出來。」

谷飛雲聽得只是點頭。

白眉老道首先詳細解說了扁盒上面每一件小工具的用法，然後又把盒底那一個小玉瓶貯放的是珊瑚粉，那一個小玉瓶貯放的是珍珠粉、青黛、胭脂、松煙、膠粉等等，一一加以說明。最後，他用雙手拇指撥開裝在盒蓋兩旁的蝴蝶翅，掀起盒蓋，原來裡面還有一層，取出比蟬翼還薄、摺疊整齊的三張面具，打開來最多也只有手掌大小。

一面說道：「這就是人皮面具了，用時只要放在雙手掌心，用口呵氣，讓它稍稍溫軟，再用手輕拉，即可覆到臉上了。」

谷飛雲道：「老道長方才說使用面具，容易被人看出，那麼面具就沒有甚麼用處了？」

白眉老道笑了笑道：「那也不然，使用面具，雖是臨時性的，但却極爲方便，何況使用面具，具有兩種效用，一種是臨時給自己改變面貌，讓別人認不出來，一種是臨時給別人易容，使對方在你擧手之間，就被你易了容，依然一無所覺，而且也可以藉此混淆第三者的視覺。」

谷飛雲道：「給別人易容，對方依然一無所覺，聽來好像很玄。」

「哈哈，小施主不信嗎？」

白眉老道大笑聲中，左手袍袖隨着迎面拂來。

谷飛雲目光盯注，趕緊肩頭一側，避了開去，只覺一陣輕風拂面而過，並無異樣感覺，心道：「莫非老道已經給自己易了容？」心中想着，但却沒有問出口來。

白眉老道含笑問道：「小施主可有甚麼感覺嗎？」

谷飛雲忍不住伸手朝臉上摸去，也沒有甚麼不同，口中說道：「沒有。」

「呵呵！」白眉老道從大袖中取出一面圓形的銅鏡，遞了過來，說道：「小施主拿去瞧瞧你自己。」

谷飛雲心頭兀是有些不信，伸手接過銅鏡，照到自己面貌，不由得驚啊出聲，原來這一瞬間，自己竟然變成一個面容清瘦的中年人，這自然是剛才那一陣輕風拂面之際，被換了一副面貌，心頭更是對這位白眉老道長佩服得五體投地，說道：「老道長神技，眞使晚輩大開眼界了。」

白眉老道道：「這也並不難，小施主的玄門內功已有相當火候，只需學會手法訣要，練純熟了即可使用，你現在用雙手手掌緊貼耳根，朝前輕輕搓轉，等五指轉到耳根時，可用大拇指和食指把它揭下來。」

谷飛雲依言用手掌抱頸，輕輕搓轉，果然感到耳根邊上有一層極薄的東西隨着手掌搓轉被搓了起來，再用大拇指、食指緩緩揭下一張面具，一面問道：「老道長，方才說給人易容，是爲了混淆第三者的視覺，這話晚輩還不大懂。」

白眉老道笑了笑道：「譬如你被三個敵人圍攻，你只要先準備好一張你自己面貌的面具，這可以先在平日做好，再用一張普通面具，選擇其中一人，只要在袖內加强他臉上幾處特徵，有幾分像即可，但這就非平時練純熟不可，然後先用左手把你的那一張覆到他臉上去，再把易成他模樣的一張迅速覆到自己的臉上，這一來，你和他的身份便互易，形勢也就立時改變，但你至少也要學着他的聲音說話才行。」

接着，就給谷飛雲講解如何觀察每一個人的臉部特徵、如何使用易容藥物，谷飛雲一一牢記在心。

白眉老道接着取過一張空白面具，放在掌心，雙掌合攏，呵了幾口氣，然後用手四面拉了一陣，把面具用膝蓋頂着繃開，一面抬目道：「小施主，你坐到老道右邊來。」

谷飛雲依言走近木床，坐到他身右。

白眉老道道：「現在你要看仔細了。」

他拿起一個小玉瓶，傾出一小點膠粉，用水調勻，再用小鉗子鉗起極細的眉毛，一根根沾着膠水黏好，然後用小筆蘸着調好的藥粉，加深鼻樑和臉頰等處的陰影，再畫嘴唇稜角，每畫一處，都逐一詳加解說。

直到全部畫好，用嘴輕輕吹乾，說道：「好了，現在全部畫好了，老道戴好了給你瞧瞧，看你能不能找出破綻來？」

說完，雙手把面具覆到臉上，再用手掌輕輕在四周壓勻。

谷飛雲看他瞬息之間，就變成了一個四十來歲的白面文士，除了下頷還露出一段白鬚，當眞和天生成的一般，忙道：「老道長製作的面具，晚輩如何看得出破綻來？」

白眉老道揭下面具，又從盒底取出一個小玉瓶，滴了三滴，說道：「這是洗容劑，老道配製的易容藥物，都摻了膠粉，塗到臉上，就是用熱水洗臉，也不會被洗去，必須要用洗容劑，用水調稀了，再用棉花輕拭，才能洗去。」

說話之時，加了十幾滴水，用棉花在面具上輕輕拭去易容藥物，才把古銅扁盒闔起來，交給谷飛雲，說道：「小施主把這個拿去，裡面有三張空白面具，下午，勤加練習，洗去了再畫，畫了再洗，明天早晨，把畫好的三張面具拿來給老道看。」

谷飛雲雙手接過銅盒，退了出來，看看天色，果然已近晌午，回到屋中，不見醉道人的踪影，不知他去了那裡，打開油紙包，吃了三個饅頭和一些滷味後，依然包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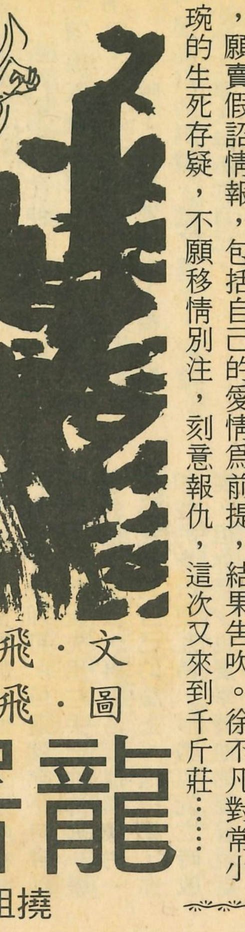
接着打開銅扁盒，用小玉匙在幾個小玉瓶中挑出少許易容劑，在調色盤中用水調好，然後取出一張空白面具，合在掌心，輕輕呵了幾口氣，用手拉開，繃在膝蓋上，開始照着白眉老道所授的易容方法，用小筆細心繪製起來。

他人本聰明，白眉老道解說得也十分清楚，因此雖是初次實習，却也做得相當不錯，只是手法不純熟而已。

這一個下午，就是用一張空白面具，畫了洗去，再畫再洗，幾遍下來，漸漸有些心得，手法也熟練了不少，才十分小心的繪製好三張面具，收拾起古銅盒子，取出油紙包，吃了三個饅頭作爲晚餐。

（未完・廿五）

上文提要：徐不凡及時趕到血轎旁護住自己軀體，立時還魂，頓使鍾玉郎下手不成，繼而喊出呂忠、侯方名字，銀衣使者立應，知道當年送僞詔來大同的呂、侯二人參加這個秘密組織，至於組織的頭頭是誰，鍾玉郎不說，雙方又再打鬥，鍾雪娥出現，願賣假詔情報，包括自己的愛情爲前提，結果告吹。徐不凡對常小琬的生死存疑，不願移情別注，刻意報仇，這次又來到千斤莊……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血劍屠龍

主謀主犯要殺　公子公主阻撓

陳寶泰說道：「徐不凡，老夫係以最熱烈的方式接待你，你難道還覺得不滿意？」

徐不凡冷冷一笑，道：「是有點意猶未盡，貴莊還有甚麼壓箱底的本事，儘管施展出來就是，徐某願在此候教。」

「接待的工作到此結束，盛宴大餐還在後頭呢，少頃自當陸續登場，千斤莊絕不會慢待客人。」

徐不凡望望日影，似乎時辰未到，道：「貴莊名千斤，其義至明，這天下第一莊的尊榮又是因何而得？不知陳莊主可肯賜告，以啓茅塞。」

一提起天下第一莊，陳寶泰便面露得意神色，沾沾自喜的道：「五代同堂，世所罕見，五代莊主都是望重武林，傲視江湖的拔尖人物，更是舉世無雙，應可稱之爲天下第一而無愧，是以武林同道每棄千斤而尊第一。」

徐不凡畢竟出道未久，尚難盡知天下事，八駿二老又是半生戎馬，寄跡軍旅，對江湖典故亦所知不多，聞言不由一怔，道：「令高祖父尚健在？」

「當然，否則何敢尊稱第一。」

「令高祖父想必已是百四十歲以上的人了吧？」

「今年剛好一百五十歲。」

「敢問令高祖父如何稱呼？」

「勾一峯，人稱流星錘。」

流星錘勾一峯，這不正是陰曹地府裡的朋友，託徐不凡遍尋九幽而不着的那個大惡棍嗎？老而不死，居然現在還在陽間，難怪在冥府裡找不到他。

慢說陰曹地府，就是陽世也不易尋獲，任何人也不會想到，千斤莊陳家會冒出一個姓勾的來，徐不凡聽得一呆，道：「令高祖怎麼會姓勾？」

陳寶泰慢條斯理的道：「那是因爲家高祖當年是入贅陳家的。」

「令高祖現在何處？」

「後院。」

「好，橋歸橋，路歸路，咱們先算咱們的，我問你，五柳莊的大屠殺，你可是主謀之一？」

「見眞人不說假話，老夫的確參加了這次行動。」

「閣下與先師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

「談不上，懷璧招災，純粹是爲了血劍、血書。」

「血劍、血書到底落入何人之手？」

「此事可能成爲千古懸案，大家似乎皆空手而回。」

「這一次的滅門慘案，那一位是發號施令的盟主？」

「自然是以三才會、雙劍會、上官堡馬首是瞻。」

徐不凡再度看看日影，臉色一沉，面部殺機陡現，道：「陳寶泰，時辰差不多了，你該上路了。」

陳氏昆仲却篤定得很，一直不會開口的陳寶山嘿嘿冷笑道：「時辰是該到了，只是上路的不會是我們兄弟，而是你們主僕十一人。」

徐不凡的嘴角撇下一抹冷笑，道：「此話怎講？」

「老實告訴你，徐不凡，千斤鎖上塗有劇毒，任何人皆不可能活過半個時辰，一旦行功抗拒，或者出力奮戰，死得更快更慘。」

「陳寶山，說出來也許你會失望，早在毒發之前，我們就已經服下了仙丹妙藥，你們這些下三濫的手段，還奈何不了我徐不凡。」

察言觀色，八駿二老氣定神閑，那有半點中毒的現象，陳寶山不覺由心頭升起一股寒氣，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一步，事先想好的幾句狠話，再也說不出口了。

徐不凡目光如電，又落在陳寶泰的臉上，道：「陳寶泰，時辰已到，再拖延閻羅王會怪我玩忽職守。」拔刀而出，大踏步的走上去。

陳寶泰不待徐不凡攻至面前，便大聲怒吼道：「上！上！殺了他！殺了他！」

陳寶山帶着一羣人，從四面八方攻上來，陳寶泰老奸巨猾，却獨自拔足而起，向後院飛奔而去。

「姓陳的，你插了翅膀也飛不了。」

喝聲中人去如風，躡踪猛追，兩條飛快的人影，在第二重院子的上空相遇，徐不凡不顧一切的硬往上撞。

地上又如衝天炮似的竄上來兩個人，正是陳寶泰的父親與祖父，二老功力深厚，身輕如燕，從左右兩側攻來，企圖將徐不凡截下。

蓬！蓬！徐不凡眞不簡單，硬拚兩掌，將二老震飛出二丈有餘，借着這一股反彈之力，去勢更快，終於在第三重院子的上空，取下了陳寶泰的首級。

八駿二老，且戰且走，已抬着血轎跟進來，徐不凡將人頭交給天叟丁威，越過第四院，直落在第五重院子裡。

院內有一位白髮如雪的老老者正在練功，一根牛筋皮繩繫着兩個流星錘，舞來倏高乍低，虎虎生風，時而頭頂盤旋，時而脚下迴轉，星錘飛閃，密不透風，當眞是飛不進一隻蒼蠅，潑不進一滴水去。

直至老老者看見血轎，看見自己的子孫全跑進後院來，這才收起流星錘，愕然言道：「發生甚麼事了？」

千斤莊二莊主，不……現在應該說是千斤莊主陳寶山，上前說道：「我大哥，被這個殺人魔王徐不凡給殺了。」

老老者突然放出一個流星錘，疾取徐不凡的腦袋，流星錘快如閃電，出手便到，徐不凡急忙低頭閃過，老老者開口說道：「你爲何要殺我老人家的玄孫子？」

徐不凡不亢不卑的道：「爲了索仇，爲了討債。」

陳寶山怒沖沖的道：「我大哥已死，血債已了，你爲甚麼還要來擾我高祖父的清靜？」

「無事不登三寶殿，想找勾一峯算一筆陳年舊帳。」

「家高祖已有七八十年不曾行走江湖，娃兒小小年紀，何來仇隙瓜葛？」

「帳不是我的，我是代人討債。」

老老者紅噴噴的臉上，掠過一抹異樣的神色，道：「是那一位？」

「我想先確定，老英雄是否就是流星錘勾一峯？」

「沒有錯，流星錘勾一峯正是老人家我。」

「是就好，有一位黑煞手趙一虎，你不會陌生吧？」

「趙一虎？我想想看……這小子少說也死了有一百二十年了，你怎麼會認識他？」

「別管我們怎麼認識，只問你知不知道這個人？」

「知道，知道。」

「當年，你們是綠林中的一對好漢，人稱雙煞，不知幹了多少殺人越貨的案子，彼此一直合作無間，水乳交融，江湖上的朋友莫不懼畏三分。」

「這是事實。」

「後來，幹了一票大買賣，你却突然變了，在酒食之中下了毒藥，害死黑煞手趙一虎，獨吞了全部金銀珠寶？」

百年前的往事，尤其是只有他自己一個人知道的絕秘之事，怎麼可能會在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口中說出，在勾一峯想來，簡直不可思議，疑雲滿腹的道：「小娃兒，這些事你是怎麼知道的？」

「是趙一虎親口告訴我的。」

「你與他會碰面？在那裡？」

「陰曹地府。」

「徐不凡，你……」

「別大驚小怪，羣雄夜襲五柳莊，我當場被殺，曾在十殿待了兩年多，最後還是被閻羅王驅逐出境，趙一虎就是在那個時候認識的。」

「趙一虎不投胎轉世，在十殿泡個甚麼勁？」

「他在陽世作孽太多，先在十八重地獄裡受了八十年的苦刑，刑滿出獄後，便到十殿擊鼓鳴冤，控訴你謀財害命，然而尋遍九幽，却始終找不到你勾一峯，原來你老而不死，還窩在陽間逍遙。」

流星錘勾一峯冷哼一聲，道：「你打算怎麼樣？」

「好說，在陰在陽，你都是死路一條，有甚麼未了之事，請即刻交代清楚。」

勾一峯一振手中流星雙錘，道：「我老人家沒有甚麼後事交代，你可以出手了。」

徐不凡淡淡一笑，道：「別忙，按照我一貫的規矩，應該給你充分的準備時間，請取香火來，咱們以一香為準如何？」

對一個成名人物而言，這樣的話，無異是莫大侮辱，怒不可當的虎吼道：「好狂的雛兒，看老夫砸扁你吃飯的傢伙。」

流星雙錘，一進一退，一退一進，連環出擊，交互使用，錘錘不離徐不凡的腦門，招招快若流星閃電，看得八駿二老眼花撩亂，為徐不凡捏了一把冷汗。

勾一峯的攻勢急如狂風暴雨，徐不凡根本沒有還手的機會，全憑絕妙的身法騰挪閃躲，一輪猛攻下來，足足攻了二十餘招。

他是老行家，二十餘招居然傷不到人家一分一毫，再這樣瘋狂的打下去，不是累死，就是露出破綻被殺，一念及此，主意立變，馬上易攻為守，又將雙錘舞開，將整個身子包在數不清的錘影之中。

噹！噹！徐不凡試着打出兩支袖箭，被流星錘彈碰出來，連劈三記劈空掌，同樣被一股高速旋轉的氣流化解，遁入烏有之鄉。

這是徐不凡自以道出來，所遇上的第一個扎手人物，不禁激起他的萬丈豪情，道：「勾一峯，我今天要是殺不了你，從此金盆洗手，不再言復仇二字。」

默察少頃，已看出破綻漏洞，陡地彈身而起，凌空虛渡，越過流星錘的封鎖，來到勾一峯頭頂。

牛筋皮繩長達兩丈，中間自然有一眞空地帶，縱然上下舞動，却無論如何無法全部封死，徐不凡動作奇快，手法奇準，抽冷子抓住一個空隙，便將勾上峯的腦袋割了下來。

頭已經沒了，血如噴泉，流星錘餘勢未竭，牛筋皮繩復將他的軀體緊緊纏住，直待繩盡勢竭，失去了彼此牽扯的力量，流星錘勾一峯的屍體，才通的一聲倒下去。

徐不凡做事乾淨俐落，從不拖泥帶水，待大家從驚惶中醒過來時，血轎已載着兩顆新增的骷髏，離開千斤莊。

* * *

過了十嶺關，再行半日，太原城已遙遙在望，徐不凡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殺太原總兵褚鵬舉，他是褚鵬飛的胞兄，也是謀殺徐全壽全家的元兇主犯之一。

眼看天色已黑，為免招搖過市，引起不必要的困擾，凡是途經通衢大邑，徐不凡皆不公然投宿住店，循例在山區僻靜之處安營紮寨。

好在，二老八駿都是久經陣仗的老兵，血轎之內營帳、炊具等日用所需，又應有盡有，不虞匱乏，遠離塵囂，反而顯得格外安靜，舒適。

由於褚鵬舉本身出身武狀元，武藝高强，手下又猛將如雲，可能是最大最强的一個仇家，徐不凡一點也不敢掉以輕心，晚飯一畢，就囑令大家養精蓄銳，早早休息，以備探明敵情後，隨時採取行動。

詎料，事與願違，徐不凡剛剛躺進血轎內，眼睛還沒有闔上，擔任警戒的八駿之一回來說道：「公子，我們好像被人包圍了？」

徐不凡心頭一懍，到外面四下略一張望，果見黑暗中人影晃動，有不少神秘人物在暗中窺伺，當下提了一口丹田眞氣，朗聲說道：「是何方朋友，敢請現身一見，這樣鬼鬼祟祟的豈是英雄本色？」

話係以內家眞力送出，羣山迴響，嗡嗡不絕，來人見行藏已露，再隱身已無可能，只見人頭鑽動，步履雜沓，不一時已湧上來四五十人，將營地包圍。

為首之人瘦高挑的身材，好像一根長竹竿，左右二人却肥胖壯碩，成强烈對比，徐不凡一眼就認出為首者乃三才會的首席堂主……天堂堂主司馬彪。

「司馬堂主，別來無恙，咱們足足有六年多沒見了。」

司馬彪聞言大吃一驚，道：「徐不凡，你……你怎麼會認得老夫？」

「你認得我，徐某當然也認得你。」

「血轎主人，武林毒瘤，你惡名滿天下，無人不知。」

「事實不是這樣吧，早在六年之前，在五柳莊，我們就曾有一面之緣，並承司馬大俠恩賜多多，我們是老相識才對。」

「你就是死……死在五柳莊的那個娃兒？」

「錯不了，在你未償債之前，請先介紹一下這幾位朋友，算是給你的準備時間。」

司馬彪原以為混戰中出手，徐不凡不可能還認識自己，聞言臉色陡變，心頭七上八下，强作鎮定的道：「左面這位是本會地堂堂主詹明秋，右面是人堂堂主包玉剛，餘為香主，都是武林中鐵錚錚的漢子，你如知趣，束手就縛，可能是最佳選擇。」

這幾句話，與其說是企圖唬人，還不如說是為自己壯膽，徐不凡冷然一笑，道：「你們會長柳清風怎麼沒有來？」

人堂堂主包玉剛聲音若洪鐘，道：「對付一個小小的血轎主人，還用不到我們會長親自出馬。」

「說說你們今夜的來意？」

「當然是為你徐不凡而來。」

「想幹甚麼？」

「想殺你以謝天下。」

「為甚麼要殺我？」

「為了公理，為了正義。」

「好一個公理、正義，天底下好多骯髒事，就是在它的掩護下滋長、蔓

延，當年肆虐五柳莊時，為何沒想到這四個好聽的字？既然是理直氣壯，又為何不公然露面，而要隱在暗中，企圖幹偷鷄摸狗的勾當？」

三才會乃武林泰斗，天、地、人三位堂主自視甚高，地堂堂主詹明秋聞言大怒道：「三才會在江湖上是何等地位，對付你血轎主人，明的暗的都一樣，用不到在豆腐裡找骨頭。」

徐不凡雙肩一聳，道：「說得好，待徐某先向司馬堂主討一筆小帳，然後再敬領詹堂主的高招。」

司馬彪已拔劍在手，道：「我們有甚麼帳好算？」

徐不凡抬起一隻腿來，道：「算算斷腿的帳。」

「你的腿不是好好的嗎？」

「當年曾經斷過，你忘了？」

「莊裡莊外一片混戰，何敢肯定是老夫砍斷你的腿？」

「斷腿之痛，痛徹心脾，你就是骨化飛灰，我也不會忘記你。」

徐不凡復仇一向都是要人吃飯的傢伙，司馬彪情不自禁的摸摸脖子，道：「你想要怎麼樣？」

「別怕，不加利息，只要本金，一報還一報，只要你的一條腿，不會要你吃飯的傢伙。」

司馬彪一聽可免一死，心下稍安，膽氣立壯，與詹明秋、包玉剛互換一個眼色，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率衆一擁而上。

他們早有週密的攻守計劃，衆香主困住二老八駿，天、地、人三位堂主單挑徐不凡一人，詹明秋一刀砍來，徐不凡左臂架住，司馬彪劍如電閃，從右側攻來，被他一掌震歪，同一時間，包玉剛的一對判官筆，已險險點到他的心窩附近。

徐不凡三面受敵，根本沒有迴旋的餘地，獅吼聲中，「一鶴冲天」，就在判官筆將要得手的那一瞬間，他已拔起三丈多高，脫出重圍。

天、地、人三位堂主，如何肯善罷甘休，接踵飛身而上，徐不凡冷哼一聲，呼！呼！呼連劈三掌，三個人頓覺頭頂壓力沉重，宛若撞上鐵壁銅牆，立又被迫飄飄而下。

「司馬彪，你的時辰到了。」

喝聲中，徐不凡已拔出短刀，頭下脚上，咬着司馬彪的影子俯衝下去。

司馬彪嚇了一跳，又翻觔斗，又打千斤墜，意欲逃脫徐不凡的追魂一擊，當他橫飛出五六丈遠，落在一棵枯樹下，以為已經擺脫時，面前刀光一閃，徐不凡的刀已近在五寸以內。

噹！詹明秋、包玉剛動作飛快，三樣兵器霎時撞在一起，金鐵交鳴，火花四濺，硬生生的將徐不凡的短刀給擋下來。

徐不凡心堅如鐵，只知前進，不知退縮，右刀一受阻，左鐵臂馬上電掣而出。

噹！噹！包玉剛、詹明秋的反應好快，刀、筆招發即到，撞上鐵臂，又濺起無數星花。

驀聞一聲慘叫劃破夜空，左鐵臂內，突如其來的射出一柄利刀，將司馬彪的左腿齊膝斬斷，人也痛得昏死過去。

殺一儆百，大家皆為徐不凡超凡入聖的技藝懾住，惡戰立告靜止，三才會的衆香主原非二老八駿之敵，這時見勢不妙，那還敢再戀戰，忙不迭的退到詹明秋、包玉剛的身邊來。

徐不凡宅心寬厚，討回血債，於願已足，無意為難任何人，退後三步，道：「詹堂主，包堂主，怎麼樣？兩位如果不想另起爐灶，再一決高下，就請回吧。」

詹明秋氣忿忿的道：「徐不凡，你少得了便宜賣乖，我告訴你，這一筆血債，三才會遲早會加倍討回來。」

徐不凡淡淡一笑，道：「不用你們找，有一天我會去拜訪貴會的，請轉告柳清風，叫他將項上的人頭保管好，不要讓旁人摘了去。」

命人揹起司馬彪，香主們在前，詹明秋、包玉剛斷後，二人未再多言，率衆匆匆離去。

徐不凡拾起地上的斷腿，道：「慢走，請將這條斷腿也帶回去，如能訪得名醫，說不定還能接上去。」

言畢，抖手擲出，包玉剛接住斷腿，頭也不回的走了。

天叟丁威道：「少主，三才會卧虎藏龍，勢力龐大，他們這一走，無異縱虎歸山。」

徐不凡道：「虎不傷我，我不傷虎，我只想討回我應該討回的，並不想跟他們斤斤計較。」

一棵古樹之上，有一個嬌滴滴的聲音接口說道：「人無傷虎意，虎有傷人心，今日放走一個活人，他日就會增加一分危險，這是婦人之仁，孺子之見。」

話落人現，從古樹之上，輕飄飄的落下一個紅衣、紅褲、紅靴、苗條婀娜、美艷嫵媚的紅衣姑娘來，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死盯着徐不凡不放，害得徐不凡面頰緋紅，不好意思的垂下了頭。

紅衣姑娘好大方，接着又道：「不過，你這個人倒挺俊的，功夫也不賴，以一對三，還能把欠債討回來，放眼當今武林之世，眞還找不出幾個，只可惜美中不足，是個殘廢。」

地叟毛奇聽得刺耳，破口大罵道：「閉上你的烏鴉嘴，再胡說八道，小心老夫撕爛妳的嘴。」

運足一掌眞力，正準備要揍人，却被徐不凡阻住了，道：「在下徐不凡，姑娘怎麼稱呼？」

紅衣姑娘笑盈盈的道：「古月蟬，熟人都叫我胡纏。」

「怎麼說？」

「古月為胡，蟬與纏同音，古月蟬

不就是胡纏嗎？」

「是那一個門派的？」

「火焰教。」特別指一指綉在胸前的一個火焰標誌。

「火焰教？請恕在下孤陋寡聞，我好像還沒聽說過武林中有這麼一個宗派。」

「這不能怪你，是敝教成立的時間太短，相信很快就會名揚四海，震驚武林。」

「我可以知道貴教主是那一位前輩高人嗎？」

「火眼眞人，就是與令師無根大師齊名，八百年糾纏不清的那位老神仙。」

徐不凡聞言大感駭異，心想：「糟了，這個老怪物如此大張旗鼓，開宗立派，必有所圖，看來天下武林免不了將會有一場腥風血雨。」

此念一生，對古月蟬的來意立生狐疑，道：「古姑娘從那裡來？想到那裡去？」

古月蟬直接了當的道：「我是專程來找你的。」

「找我？甚麼事？」

「聽說血轎主人天人神技，蓋世無雙，特來討教。」

「抱歉，我既不想與人爭名，亦不想與人爭利，當然不接受任何人的挑戰。」

「這不是挑戰，而是請教。」

「都一樣，師出無名，就是無謂之爭。」

「希望你能重新考慮。」

「已經考慮過了。」

「怎麼樣？答應了？」

「對不起，不答應。」

「哼，這可由不得你。」

這丫頭好刁，話甫落地，擰腰跨步，攻來三掌，掃來一腿。

地叟毛奇正想要揍人，口說：「少主，這個野丫頭交給老奴了。」左右開弓，招出如雨，眨眼連攻三拳四掌，古月蟬的確難纏，嬌叱一聲：「一邊涼快去！」呼地一掌劈過來，毛奇那麼深厚的功力，竟然招架不住，被震得蹬！蹬！蹬！連退三大步。

惹惱了一旁的天叟丁威，挺身揚掌而上，徐不凡道：「讓我來！」搶在了丁威的前面，他心知古月蟬存心挑釁，自己不出手，是無論如何也平息不了這一場莫名其妙的紛爭。

氣提丹田，功引右臂，立與古月蟬鬥在一起。

古月蟬確非泛泛之輩，功力精湛，固不待言，招式詭異，無出其右，每在絕處可以回生，敗處可以反勝，眨眼纏鬥百十回合，依然半斤對八兩，難分軒輊。

猛可間，二人凌空對了一掌，人影一觸即分，落地後古月蟬仍面不改色，嬌聲笑道：「徐不凡，見面勝似聞名，你的確名不虛傳，是姑娘我出道以來，所遇的第一號勁敵。」

徐不凡道：「古姑娘客氣了，妳乃女中豪傑，不讓鬚眉。」

「不打不成交，奇怪，我發現我挺喜歡你的。」

「姑娘別開玩笑，我是個殘廢。」

「沒有關係，姑娘我不在乎。」

地叟毛奇道：「妳不在乎，我們公子可在乎，他早就有未婚妻了。」

古月蟬含情脈脈的望了徐不凡一眼，道：「這是小事一件，可以退婚，甚至把她殺掉，只要是姑奶奶我喜歡的東西，就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再見，咱們後會有期。」

男女間事，在她口中說來，如行雲流水，毫無嬌羞之態，聽語氣，看神色，信心十足，簡直把徐不凡當成了杯中酒、囊中物。徐不凡冷然一笑，話還沒有出口，古月蟬已飄身離去，僅剩下一點紅影。

徐不凡揚手召來王石娘、高天木，道：「火眼老道成立火焰教的事，你們知不知道？」

王石娘道：「我們也是剛從胡纏的口中，第一次聽到火焰教三字。」

「火眼眞人與師父無根大師積怨甚深，火焰教必然會對我們採取敵對態度，以後大家務必要格外小心，尤其要留意火焰教的一切動態。」

「最重要的一點是，主人千萬要防着古月蟬。」

「笑話，她能把我怎麼樣？」

「俗話說得好，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隔重紙。」

「不會的，除了小琬，今生今世我不會再接納第二個女人。」

「我懷疑古月蟬的來歷大有蹊蹺。」

「妳以為她是誰？」

「以她的年歲而論，除非有特殊而又特別的奇遇，不可能有這麼高的武功，如果說她是另一匹狠的化身，或者說她就是追咱們到冥府的那一頭灰色的狠，應屬可信。」

「嗯，有道理，古月蟬的功力，是超越她的年齡太多太多。但不知小琬的下落，可有眉目？」

高天木道：「還沒有理出一個頭緒來，一有結果，我們會隨時向主人報告的。」

常小琬生死如謎，神偷孟元、神探刁鑽却帶來了另外一個驚人的消息，韃靼法王巴爾勒，帶領着他的大弟子布魯圖、二弟子烏蘭格，正在太原府活動。

巴爾勒是徐家滅門慘案的關鍵人物，徐不凡雙目一瞪，道：「這事是道聽塗說，還是親眼目睹？」

神探刁鑽道：「是我與老孟在太原府衙上親眼看見的。」

「可知他此來太原的目的？」

「聽說曾與褚鵬舉碰過面。」

「住在那裡？」

「狡兔三窟，到現在還沒有查清楚。」

「請繼續查，我一定要見見巴爾勒。」

神探刁鑽滿口答應，徐不凡又取出血旗、血帖，交給高天木，道：「去，將血旗、血帖送到太原總兵府去，我要褚鵬舉的腦袋。」

高天木略一尋思，道：「主人，褚鵬舉出身武狀元，藝業超卓，比他那個寶貝弟弟褚鵬飛要難纏得多，現在巴爾勒師徒又在太原，更是如虎添翼，依奴才之見，不如暫時放過褚鵬舉，日後再另作計較。」

徐不凡不假思索，馬上斷然說道：「不！既來太原，絕不空手而過，以後比褚鵬舉厲害的角色還多得很，難道都要過門而不入？」

王石娘道：「主人，奴才以為，起碼應該改換一個方式，不必插血旗，貼血帖，給他充分的時間準備，乾脆說幹就幹，攻他個措手不及。」

徐不凡以無比鄭重的語氣說道：「石娘，江湖上自有血轎以來，一直正大光明，磊落坦蕩，轎頂上的十五顆骷髏，每一顆都給他準備的時間，與申訴的機會，事關規矩原則，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必然如此，絕對不考慮改弦更張。」

徐不凡據理固執，誰也不敢再持異議，只好照着他的意思，分頭去辦。

＊　＊　＊

老西會吃，尤其是麵食，最為膾炙人口，據說，一位一流師傅，可以在三個月之內，做出絕不重複的麵食來，其中以貓耳朵、撥魚兒、千層塔最具地方色彩。

午膳時分，東羊市與活牛市的拐角處，太原最大的「晉陽樓」飯莊內，已上了九成以上的座，徐不凡、王石娘、高天木、丁威、毛奇等五人，正在樓上大快朵頤，品嚐着「晉陽樓」遠近馳名的醬牛肉，與道地麵食。

鍾玉郎突然大剌剌的走了進來，身後還跟着四名銅衣使者，掌櫃的堆着一臉的笑容迎上來，鍾玉郎趾高氣揚的道：「本公子訂的座在那兒？」

「就是那一間，小店最好的上等雅座。」

掌櫃的彎腰哈背，在前引路，鍾玉郎留下兩名銅衣使者在門口，又留下二人在雅座外，獨自一人走進去。

掌櫃的跟進來說道：「請問幾位？」

「三位。」

「幾時上菜？」

「你瞎了，主客還沒有到。」

掌櫃的見馬屁沒拍上，不敢再吭聲，夾着尾巴溜出去。

顯然，鍾玉郎是在等人，可是，他在等誰呢？徐不凡主僕略加討論，一致認為，以等巴爾勒的可能性居高，自己尋遍大半個太原城，始終沒找到巴爾勒師徒的下榻之處，如能誤打誤撞的碰上，自可省去不少麻煩。

沒多久，晉陽樓外停下一輛豪華大馬車，車上下來兩個年輕的喇嘛，大模大樣的走進晉陽樓，由銅衣使者直接恭送至雅座內。

鍾玉郎起身迎迓，表現得十分熟絡，緊握着二人的手，笑哈哈的道：「布魯圖兄、烏蘭格兄，久違，久違，聽說貴師徒身在太原，好不容易才輾轉託人連絡上，快請坐，快請坐。」

夥計忙以最快的動作，端整好一桌豐盛的酒席，鍾玉郎敬酒勸菜，備極恭謹，酒過三巡後，一本正經的說道：「前些時，鍾某曾專程前往狠山喇嘛寺，欲拜見尊師巴爾勒法王，只可惜貴師徒已來中原，未能謀面，僅見到令師弟巴敦夫一人，巴兄功參造化，法力無邊，着實戲耍了徐不凡那小子一番，想來兩位已盡得老法王眞傳，成就自在巴兄之上多多，日後若與姓徐的小子相見，咱們好好的給他一頓苦頭吃。」

這眞是吹牛皮不犯死罪，明明是自己吃了癟，反說是戲耍別人。灌了幾句迷湯，布魯格簡直忘了自己姓甚麼，自吹自擂的道：「小事，小事，徐不凡氣焰囂張，我們早有個耳聞，他日狹路相逢，保證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烏蘭格乾了一杯汾酒，入口即告氣化，香氣直滲腑肺，斜着頭，乜着眼，道：「鍾兄去狠山找家師，有事？」

鍾玉郎敬了二人一杯酒，道：「是有件重要的事，想向法王稟報。」

「能不能告訴咱們兄弟聽聽？」

「家義父鄭重交代，此事只能面稟法王一人。」

正想追問巴爾勒法王的去處，徐不凡最關心的也就是這件事，豎着耳朵聽，一名銅衣使者忽然進來說道：「公子，太原總兵府的魏千總魏將軍求見。」

鍾玉郎一怔，道：「魏將軍找我何事？」

銅衣使者道：「魏千總說有急事要面告公子。」

「好，快請。」

魏千總全副戎裝，顯得格外英武俊拔，一進門，鍾玉郎劈面就問：「魏將軍，究竟有甚麼事，直說無妨，這兩位喇嘛算起來也是自己人。」

「是總兵大人叫我來的，有一件重要的事，想請鍾世兄過衙一談。」

「你還沒有說是甚麼事呢？」

「總兵府的鼓樓之上，今天大清早就發現徐不凡的血旗，午正之前，又貼出血帖，定在申酉之交，要取總兵大人的首級。」

鍾玉郎重重的捶了一下桌子，咬牙說道：「徐不凡這小子，膽子是越來越大了，居然敢在太原府公然撒野，要我褚大哥的命，這樣也好，趁法王師徒正在太原，咱們好好合計合計，想個萬全之策，將他們主僕一網打盡，埋葬在太原府！」

魏千總道：「總兵大人請鍾兄去的目的，就是爲了共商撲殺徐不凡的良策。」

「好，魏將軍請先回，等小弟見過巴爾勒法王後，即刻去總兵府見褚大哥。」

魏千總一揖告退，鍾玉郎陪布魯圖、烏蘭格再喝一會兒酒，也隨即起身離開。

待他們走出晋陽樓，徐不凡主僕亦隨後追下去。

鍾玉郎與布魯圖、烏蘭格一路東行，沒去客棧，沒去驛館，一逕來到太原最有名的白馬寺。

白馬寺乃佛家聖地，香火鼎盛，一對銅鑄的麒麟，足有一人半高，雄踞門前，栩栩如生，三個紅漆大門，一大兩小，寺內殿宇連綿，古柏參天，梵唱之聲不絕於耳，當徐不凡主僕追進去時，已失去鍾玉郎等一行七人的踪跡。

大白天盯人追踪，最是不易，距離太近，恐被發覺，太遠又有追失之虞，敵踪已失，無計可施，只好夾雜在遊客信徒羣中，到處閑逛。

看罷千手觀音，再逛大雄寶殿，大家信步而行，不覺間來到白馬寺後，在一片松林內，偶然發現一個銅衣使者。

徐不凡精神大振，足底抹油，在銅衣使者神鬼不覺的情形下，便將他的腕脈扣住，低聲喝道：「我警告你，想活命，就不要出聲，問一句，答一句，如有一句謊言，你就活不成。」

銅衣使者早就見識過徐不凡的厲害，三魂早已飛走二魂，但他們的組織嚴密，律令森嚴，洩密者是惟一的死罪，却不敢隨便走漏消息半點，只好硬着頭皮說道：「老子無可奉告。」

徐不凡嘴角含笑，腕上加力，銅衣使者血氣逆轉，痛徹心脾，豆大的汗珠滾滾而下，仍自咬牙苦撐，徐不凡再加三分勁，銅衣使者氣血攻心，四肢百骸都要拆散了，忍不住出言求饒：「我說，我說，但請高抬貴手，腕下超生。」

「第一：鍾玉郎、布魯圖現在何處？」

「就在前面白馬寺住持淨塵禪師的精舍內。」

「巴爾勒也在裡面？」

「大概是吧？」

「第二：誰是呂忠？」

「是一名金衣使者。」

「他現在那裡？」

「可能在京城。」

「金衣使者一共有幾人？」

「四人。」

「武功如何？」

「約與鍾公子在伯仲之間。」

「銀衣使者又有幾人？」

「八人。」

「銅衣使者呢？」

「十二人。」

「第三：鍾玉郎是何來歷？可是一匹狼的化身？」

「這我不清楚，一點也不清楚。」

「你沒有騙我？」

「如有半句謊話，天打雷劈，哎唷！徐爺你請輕一點。」

「輕一點可以，但要說實話，第四：鍾雪娥又是甚麼出身？」

「我們公主比我們公子更厲害，更神秘，從來不許人問她的過去，她也不提過去。」

「可曾見過她的廬山眞面目？」

「見過，有好幾道刀疤，是個標準的醜八怪。」

「知道刀疤是怎麼來的嗎？」

「據說是爲情而自我毀容。」

「爲誰？」

「這我就不清楚了。」

「第五：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死是活，就要看你肯不肯招出內情，你們這個秘密組織的首腦，也就是鍾玉郎、鍾雪娥的乾爹是誰？」

一提到這個問題，銅衣使者立露惶悚之情，猶豫再三，還是英雄不吃眼前虧，作了痛苦的決定，道：「我們的首領，號令百官，權傾天下，他就是……」

就是誰還沒有說出來，突聞噗的一聲，一股强猛無匹的指風，如尖刀，似利刃，電襲而到，徐不凡根本沒有搶救的機會，銅衣使者也沒有留下半聲哼，便一指穿心而亡。

是穿心指。

徐不凡心裡雪亮，仰首樹梢，鍾雪娥已踏虛而去，忙以「千里入密」之法喝道：「鍾雪娥，妳越來越有長進，連殺人滅口的勾當也幹得出來，從今以後，我徐不凡與妳勢不兩立。」

「徐不凡，你別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我完全是爲你好，現在曉得老賊的底細，對你有百害而無一利。快去偷聽巴爾勒的談話，煩惱如何割下褚鵬舉的腦袋吧。」

聲嬌語嫩，愈去愈遠，早已奔出徐不凡的視綫之外。

摸巴爾勒的底，比追鍾雪娥更重要，踏着石板路，步步登高，松林深處，果然現出五間精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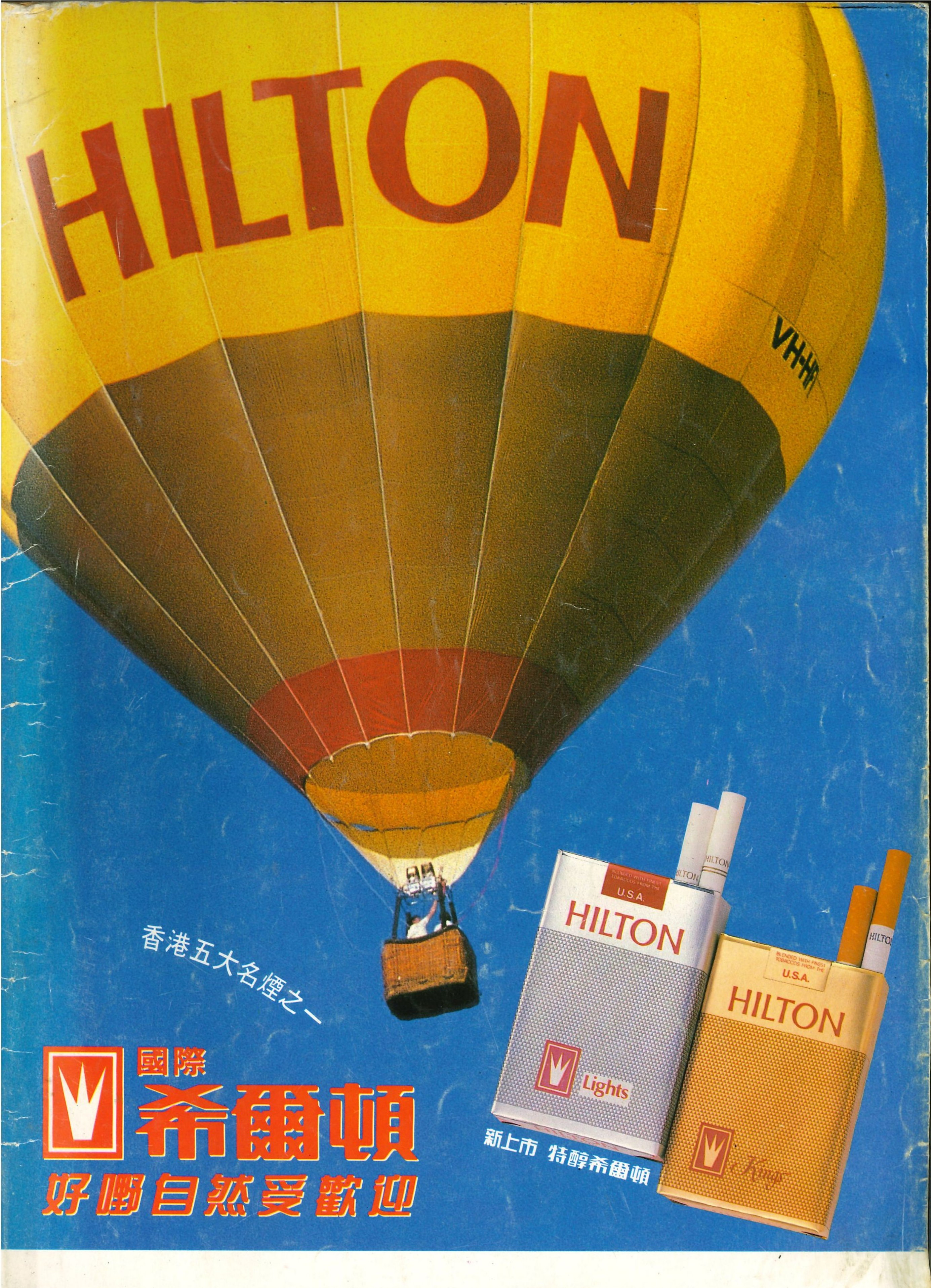
精舍的前、後屋頂上，各站着一名銅衣使者。

這下可把徐不凡難住了，如想在不傷人的情況下接近精舍，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同時，如想在不驚動鍾玉郎、巴爾勒師徒的情況下傷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徐不凡雙眉一挑，計上心來，命大家退後數丈，隱身樹後，由他自己發出一陣尖銳刺耳的貓頭鷹叫聲。

乾坤朗朗，紅日當空，那來的貓頭鷹？後山精舍，素爲白馬寺的禁地，更加啓人疑竇，屋頂上的銅衣使者看不出一點端倪，翻身下屋，闖進松林中來。

（未完・九）



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煙危害健康

希爾頓：焦油含量中　特醇希爾頓：焦油含量低至中(製造商估計)